

大戰回憶錄

德國魯登道夫著
戴望舒譯

同仇學社發行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館

分類號 740.283 945.1

30022

大 戰 回 憶 錄

Erich Ludendorff
Meine Kriegserinnerungen

魯 登 道 夫 著
戴 堅 譯



3 0662 9950 8



影 近 者 譯

740283
5451



前	一
我的思想與行為	七
戰爭之本質，軍隊及國內，我對於政治問題的意見，興登堡元帥，在本部的生活及與各軍的來往，所轄的司令部。	六
呂替溪	一九
戰前軍事政策的情形，在參謀部的平時生活，第二軍的參謀處長，呂替溪附近的戰鬥，城市前方的戰鬥及佔領，堡壘的佔領。	二八
在東戰場任參謀長	二八
自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二八
坦能堡	二八

目錄

一

奉召到東戰場，會戰計劃，會戰，對林侃姆前進，在馬蘇耳湖的會戰，在加里西亞及西方的狀況。

一九一四年波蘭之役……………四二

在奧軍司令部，在阿伯·施內西恩開進，向外克塞爾河前進，在外克塞爾的戰鬥，華沙的退却，向國境退却，在戰場總司令部，在北波蘭的戰鬥，羅基會戰，波蘭會戰之結局。

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月馬蘇耳寒季會戰……………五九

南方軍事參謀長，俄軍的反攻，東普魯士的最後解放。

一九一五年對俄國之夏季戰役……………七〇

東方決戰計劃，向立陶宛苦蘭得突擊，加里西亞的突破，越那留河的反攻，外克塞爾河以東的攻擊，華沙及洛吳·格落幾衛斯卡的佔領，尼門軍之攻擊，夏季會戰之結果。

一九一五年十月至一九一六年七月在可吳洛東戰場總司令部……………八〇

平靜的時期，一九一五年秋季的世界狀況，歷史的印象，前線的穩定，幸福的設備，土地與人民。

在東戰場之戰鬥與危機.....	九三
<u>拉羅志湖</u> 的戰鬥，海戰，俄軍的新攻勢，東戰場之危機。	
一九一六年八月在東正面司令之擴大.....	一〇三
在新隸屬的指揮機關方面，在不銳斯特·利他倫斯克，俄軍的重新攻擊，正面的穩定。	
任作戰參謀次長.....	一〇七
由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九一六年秋季協約國之突擊.....	一〇七
<u>德國</u> 與其他同盟國，對 <u>羅馬尼亞</u> 作戰的基礎， <u>布加利亞</u> 的作戰， <u>土耳其</u> 的作戰，一般的作戰指導，在西正面的印像， <u>桑姆</u> 會戰及對 <u>羅馬尼亞</u> 第一次戰鬥，全正面戰鬥——	
第二次對 <u>羅馬尼亞</u> 進軍，在 <u>羅馬尼亞</u> 決戰之前， <u>瓦拉閃</u> 會戰， <u>羅馬尼亞</u> 戰役的結局。	
一九一六——一七過年前後的狀況.....	一三一
嚴重的展望，和平問題，潛艇戰問題，無限制潛航戰的決定， <u>威爾遜</u> 總統的和平折衷案， <u>奧國</u> 政府的改組， <u>卡爾</u> 皇帝及其顧問。	
繼續作戰的基礎及作戰機構.....	一四三

補助服役義務法規，服役義務及勞動義務——補助服役義務法規，奧登堡計劃，原料供應，給養問題，羅馬尼亞對作戰的意義，對國內陣線的鬥爭，國民情緒的分裂及新聞指導，宣傳，部隊與指揮，波蘭軍隊。

一九一七年上半年協約國之攻擊……………一七六

退却到細格佛利得陣地，阿爾伯里希運動，西方抵禦戰的基礎，俄國的革命，美國的宣戰，阿亞斯會戰，愛斯內及康拍內之重複會戰，維特塞得的戰鬥及德國局部的攻擊，俄軍在東加里西亞之攻擊，在東方的戰鬥，貝特曼總理及卡澤林伯爵，漢堡會議，卡澤林伯爵關於和平的意見，普魯士的選舉權——國內意志的沒落，更換總理及和平決定，愛國教育，作戰負傷者的保護——卡洛茲納哈——愛爾薩斯——羅特因。

佛蘭得會戰及一九一七年夏秋俄國之崩潰……………二〇六

凡爾登的前方及佛蘭得之戰鬥，第十一次衣索恩挫會戰，里枷的佔領，在意大利的攻擊準備，第三次佛蘭得會戰，拉佛克斯角及康卜萊附近會戰，一九一七年意大利戰役，對巴爾梯島的行動及東方的休戰，和平問題，德國內部的狀況，更換總理。

一九一八年在西方之攻擊準備……………二一九

攻擊的決心，在不銳斯特·利他衛斯克的和平談判，布爾雪爾克，與烏克蘭締和及與

托洛茲基談判的破裂，漢堡會議，東方敵對行動的再起，不銳斯特·利他衛斯克的辯和及布佛特阿的和平預備條約，攻擊部隊的裝備與訓練，同盟國的支援，我們的補充情形，軍隊的情緒。

一九一八年在西方之攻擊……………二四七

攻擊計劃，攻擊的準備，在法國的大會戰，客墨爾及阿爾門梯銳斯附近的會戰，新的決心，其他正面的狀況，芬蘭諸役，在索衣索恩斯及愛姆斯附近會戰與在意大利之奧匈軍攻擊，美國的援助意義，精神的作戰能力的衰退，和平的展望，我們在東方的政治，在康伯內及對馬爾勒河之攻擊戰，索衣索恩斯西南福熙所指導的攻擊，由馬爾勒河退到菲斯內河之後。

一九一八年夏秋最後的戰鬥……………二八九

八月八日及其結果，和平談判的進行，退却到細格佛利得陣地，新的和平會議，敵人在西方攻擊的擴展及布加利亞的崩潰，最高統帥部決心申請休戰，新內閣的組織，對威爾遜第一次通牒，內閣與休戰申請，威爾遜總統的答覆，西方作戰的進行，向黑爾曼及風頂，布龍希爾得的陣地轉移，十月十七日軍事內閣開會，我軍事歷程的端末。

大戰回憶錄

六

尾

語

附德文人名地名中文譯名對照表。……………三三二

三三九



言

大、本書作戰史讀，蓋魯氏在第一次大戰中，由高級指揮官轉任高級幕僚長，對作戰之指揮與戰爭之指導，均負重要之責任，其所記述之事蹟，亦即當時親歷之情況，較一般公報性之戰史，更確實，故可為一般研究戰史之補助；再本書應作傳記讀，因魯氏所述，係以其個人為中心，記述大戰期中個人軍中生活所經過及觀感，此種資料，實可補一般戰史之不足；又本書可作策論讀，因魯氏對於當時國際之情勢，戰爭之得失，國民之精神與政治經濟之措施等，均有精湛之評述也。

二、第一次大戰中之名將，如興登堡，潘興，福熙等均有其名著，此次大戰後，德日戰犯，先後就刑，對戰時個人之活動，未獲其親作供狀，而聯合國各高級將領，亦以軍務倥傯，個人評述戰爭之鉅著，亦未多見，惟此次大戰，吾人身在其中，印象自深，如再讀此書，綜合兩次戰爭中，德國戰爭上，政略軍略之得失，當更可獲得歷史上之寶貴教訓與深刻警惕。

三、本書原名應譯爲「我的戰爭回憶」(Meine Kriegserinnerungen) 茲爲簡明起見，特意譯爲「大戰回憶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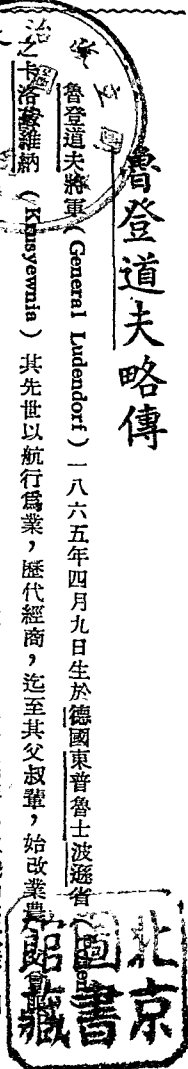
四、本書於「七七」事變時，完稿於青島，旋即倉卒付印，其後九年，譯者於役行間，僕僕戰地，偶閱舊作，其中因逢譯時，力求真信，而不免流於艱澀之長句頗多，屢欲潤色，終以軍務繁忙，未遑握管，茲者抗戰勝利，各方需求此書者日多，又迫不能待，故仍以原版重刊，尙祈讀者不吝指正，以匡不逮！

譯者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六日
於東京返國航程中

712.823
851=2
2

魯登道夫略傳



魯登道夫將軍 (General Ludendorff) 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生於德國東普魯士波遜省之卡洛維維納 (Königsberg) 其先世以航行爲業，歷代經商，迄至其父叔輩，始改業農。幼習武職，因兵役，於普奧普法兩役中，嘗立功受勳，其伯叔中亦有任軍官者，故其上輩對於軍職均甚欽羨，因是魯登道夫遂於一八七七年(十二齡)入陸軍幼年學校焉，閱二年升學陸軍軍官學校，迄一八八二年畢業(十七歲)即任陸軍少尉官，至第七軍團第八步兵旅從事部隊見習，其後會服務於柏林軍事體育學校 (Militärturnstat) 繼調至海軍陸戰隊，隨軍隊遊英瑞各地，由是見識亦與日俱增矣。

一八九〇年夏，魯氏應陸軍大學考試，參加考試者數百人，被錄取者僅數十名。蓋陸軍大學在養成高級指揮與幕僚人材，重質而不重量也。

魯氏在校對戰史戰術之研究，極爲努力而有心得，其師如墨克爾將軍 (General Meckel) 即對彼甚爲器重，每年夏季之隊附勤務，魯氏極爲重視。故一八九一年於愛爾佛野戰砲兵旅，一八九二一年於騎兵旅中等之實習，獲益頗多，其學理與經驗得融會而併進矣。

一八九三年魯氏畢業於陸軍大學，墨克爾將軍在其考核表總評中書曰：「有一清晰之頭腦，並具豐富之學識與能力，且有良好之軍人風度。」 (Eine klarer Kopf.)

魯登道夫略傳

(南)

der mit gutem Wissen und Koennen gute Formen Verbindet.)

一八九四年魯氏服務於參謀本部，旋會赴俄遊歷，專攻俄文並考察俄國之軍事，值中日戰作，魯氏據墨克爾將軍（曾在日本負叛軍編練之責）關於日本陸軍之改造，與英國海軍部公告日本海軍建設等，立論日本當勝，其時當局者頗不謂然，迄我國失利，兵界咸服其遠見，同時魯氏即升任步兵少校，時年僅二十九也。

中日媾和後，德俄法三國干涉日本還我遼東半島，魯氏殊不同意，蓋彼意日本佔領旅大，正所以牽制俄軍駐重兵於東方而減輕英國對俄之防禦兵力也，迄德佔膠州灣，魯氏更以德國之重心在歐洲，如以膠州灣之故而置海軍於黃海，自是分散其兵力，實有害而無益，惜此項意見，均未蒙當局嘉納，然吾人自今日觀之，則不能不欽服其先見也。

一八九六年三月調第四軍團參謀處服務，閱二年任第四軍團吐爾恩（Thorn）營長。拳匪之亂起，魯氏會自請於參謀總長史蒂芬擬隨瓦德西元帥來遠東工作，未邀允准，乃重返吐爾恩。

一九〇二年調任第五軍團第九師之參謀官，閱二年調參謀本部第二處第一科科長，一九〇六—一〇八年間兼陸軍大學兵學教官（擔任戰史及戰術），一九〇九年升同處處長，該處所司之業務，主要者為軍隊教育，裝備，動員，作戰等當時正為世界多事之秋，日俄交戰，英俄協商，英法協商，於是英法俄三國圍攻之勢已成。魯氏除輔助小毛奇將軍修改史蒂芬將軍作戰計劃，積極從事動員及作戰準備外，並力主擴充軍備，並於議會中提出增加常備兵三十萬人案，竟得通過，威廉二世與

1937
1865
7

小毛奇將軍均曾致謝忱焉。

一九一三年調任旅長駐集塞道爾夫，翌年任混成旅旅長駐斯特拉斯堡。七月聞開戰消息，旋即於八月初參加呂替溪要塞之攻擊。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調東戰場參謀長佐興登堡指導世界不朽之坦能堡大殲滅戰。

一九一六年八月調任大本營作戰參謀次長，仍佐興登堡元帥策劃抵禦西方協約國優勢之攻擊，於是演成空前之陣地戰。

一九一八年指導德軍西方之大攻擊，爾後指導西方德軍之退却戰，並參與辯和之商討。

一九一九年魯氏以其四年作戰經歷之事實及對政治，經濟，資源，輿論等見解，著作大戰回憶錄（即我的戰爭回憶錄）。

一九二二年魯氏與希特拉在南德民新城同謀革命。

一九三五年魯氏所著全性戰爭（Der Totale Krieg）出版，德國政府界以元帥稱號。

一九三七年杪，譯者遙譯魯氏之「大戰回憶錄」，殺青之日，即致書魯氏，請其於篇首作序，旋筆者赴前方工作，不幸竟得友傳其作古之消息，而此書遂作遙之紀念品矣。噫！

前 言

在四年作戰之中，余不能有所紀錄。吾儕無暇及此。現余有暇補述及寫作余之戰爭回憶錄，故主係由於記憶矣。

余生活處於指揮地位。與登堡元帥與余有統率僚屬遂行德國防禦戰之職責。

戰爭回憶錄當述德國人民及軍隊之行為，余名亦將與之同垂萬世。本書敘述余之奮鬥，並告知余在民族戰爭中所經歷者，此即德國人民之無與比倫的鬪爭，堅忍，及其蜕化也。

德國人尚無時間從事自覺與反省。彼之負擔過重，而彼却能自負的藉軍隊之偉大行動及國內之成就以恢復元氣。但彼不能空耗時間。在導彼不於幸之事件中有所學習。因世界歷史之遞壇嚴酷，并蹂躪此自陷於分崩離析之國民也。

魯登過夫

我的思想與行為

呂替溪 Juttich 的奇襲，開闢了德國勝利的途徑。這是一個果敢的決心和大胆的實施。

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及一九一六年夏季在東戰場諸役都有偉大的功業，堪與一切戰史上偉大的作爲相匹敵。以上諸役對指揮官及部隊的要求，已達最高程度。當時俄軍比較在該地聯合作戰的德國及奧匈軍，遠爲強大。

興登堡元帥 Der General V. Hindenburg 同我從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踏入最高統帥部之日起，所指導的戰爭，都是屬於世界歷史上最困難的。這種偉大和激烈，在地球上從沒有見過。德意志以薄弱而處於劣勢的同盟軍，對世界奮鬥，必須下非常困難的決心。

即令作戰的兵力及軍事器材比從前強大，而陸海軍的相互交戰，與從前並無兩樣。但另一方面，在末次戰爭，全國人民以整個力量緊密連繫並融合於其國防軍之後。這僅只法國在一八七〇——七一年會有類似的情形。

陸海軍的力量在那裏開始，國民的力量在那裏停止，在這次戰爭中再不能區分了。國防與國民是整個的。世人可看到國民戰爭字樣的真實意義。世界上強大的國家以這種混合的力量互相抗衡。與敵軍隊交戰時，同時須對敵國人民的精神及生活力搏擊，其目的就在使其毀滅和萎靡。

容易而危險很小的的是以強大的部隊指導戰爭和會戰。但是元帥同我在最初的三年戰爭中，却不

是這種情形。我們除了按我們的責任與良心和注意爲獲得勝利所必要者外，別無所務，成功在這個時期是在我們這方面。

當我們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於德國戰爭中尙未前見的有利兵力狀況之攻擊，很有力量求得大的勝利，萬不至於迅速的決戰。但爾後敵人加强的時候，德軍萎靡了。

這次世界與國民的戰爭所要求於德國人民者異常之大，凡是我們需要的，每一個人都要貢獻最後的一切。我們必須奮鬥與工作，一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與汗，雖然敵人給我們安擺着生活的災難，雖有我們毫未注意而力量異常強烈的敵人宣傳之侵襲，但此際我們嚴重而強制的要求保持戰鬥意志，尤其是必勝的信念。

單是陸海軍能給德國保證最後的勝利。祖國用他們對世界作巨人之戰，（譯者註：巨人之戰爲神話中巨人與諾斯 Nors 神之戰。）他們像檉木在德國土地一樣根深蒂固的生在祖國。（譯者註：檉 Eichen 德國生產最多，被稱爲德意志樹，以之爲堅實剛毅及自由獨立之象徵。）他們由家鄉裏創造他們的力量。並只能以其所賦與的精神緊張力，人員及軍事器材從事戰鬥。

因此國內的精神狀態及戰爭意志必須鞏固：假使它受到損害，我們也就感動了：祖國的人格與物資的力量，對於作戰必須使其達於極度的發展和安定。

這是國內艱鉅的任務。它是動力的源泉，這必須雪亮與有力的扶持，因是強化陸海軍並能不斷的更新其力量。國民與國防軍的力量不能彼此分離的。軍隊對敵的作戰能力，視國內人民的能力而

定。一種空前的適應戰爭的工作與生活，必須在國內產生。而政府，負責的內閣總理必須指導和有力的維持這種工作與生活。

在這上面又發生戰爭指導的第二個大任務：對敵國內陣線的戰鬥行動。德國不是應該使用這種每天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的有力的戰爭手段嗎？對敵國人民的精神狀態，不是應該使像敵人在我們方面所得的效果一樣令其動搖嗎？總之德國失敗於一種有力的宣傳補助兵器：對敵國人民的糧食封鎖。

德國政府應解決有利的結束戰爭之大任務，以德國人民統一的力量為皇帝運用於戰場以求勝利，並指導對敵國人民精神與情緒交戰，這種偉大的事件，還沒有人會担負過。政府的工作與措施是得到這樣一種決定戰爭的意義。這必要政府，國會與人民的戰爭思想完全的提高，這不是別的；作戰力量的基礎在國內，力量的表現在前線。

想達到和平這個大目標，只有由有力的作戰，才能如願以償。因此政府與戰爭工作同時要求直接導來的和平，這就是政府遠大而崇高的任務。

元帥同我到最高統帥部不久就把這種見解通告帝國總理，我們叫他與作戰協同工作，雖則情況威脅的嚴重，而是滿有希望的。

政府歡迎我們到最高統帥部。我們對政府開誠的信仰。但是不久兩種思想就開始衝突，政府與我們的見地就大相逕庭。這種衝突給我們一種嚴重的失望，而同時是一種異常的負擔。

軍隊及國內

人們在柏林不明瞭我們必要作戰的見解，並找不着一種剛強的意志，控制全體國民並把他們的生活與意見置於一種思想上：適合戰爭與勝利。爲在戰場上得到和平，人們在柏林不把現有全部的力量，爲戰爭緊張與集結，反而走入一條另外的途徑；人們總是談諒解與調停，並沒有同時給自己國民一種強有力的戰爭意志。人們相信敵國人民或許熱望着傾聽這種諒解的話，並將壓迫他們的政府求和平。人們對有強大的國家思想與剛強的意志之敵國政府與人民精神之所向認識這樣的淺。柏林從早先時代的歷史中沒有學得什麼。人們在那裏對於敵人的精神氣質，只感覺到自己的無能。人們喪失了對於勝利的希望而使自己騷動。想得到和平的願望強過爲勝利而奮鬥的意志。

國會與人民沒有衆望所歸的指導，以致政府像在急峻的坡路上滑下來。作戰的重要問題常是擱在一邊。內部的政治問題及對應個人的思想倒繁芸滋蔓。這就釀成了祖國的不幸。

現在所震撼歐洲的革命，或許可以導來一種其他的世界形勢，並能給人民一種真正的和平與諒解。但當我任作戰參謀次長的時候，還不到這種時機。（譯者註：德國最高統帥部的參謀次長 Generalquartiermeister 有 1，其第一參謀次長 Erster Generalquartiermeister 担任作戰；第二參謀次長担任補給。故此處原文爲第一參謀次長，茲譯爲作戰參謀次長，似較醒目。）

最高統帥部的觀點以爲首先要人類變成另外一個樣子，那末我們也能放下武器並想到諒解。否則可預先保證，我們要吃大虧。和平的玉冠是敵不住寶劍的，只要人尤其是我們的敵人是像以前的人類一樣存在着，這就是說我們要緊握着寶劍，並時常從新的磨鍊，因此對於政府堅持戰爭必要的人類

實施，和嘗試使其滿足我們認為正當的決定，都是我們的職責。

最高統帥部在一切問題中都要向憲法的機關交涉。作戰在每一個時間都要求迅速而切要的決心。但是人們在柏林還停在習慣了的和平軌道上。一個問題的答覆，就是很重要的，也時常在星期一以後才到。基於這種異常遲緩的公事手續，致互相呼應的信息常時停滯。我們對此深為遺憾，但是我們心裏發生熱烈的要求。這必須迅速的矯正，因為這常能預防不可數計的損失。

政府大員於戰爭爆發時在最高統帥部設一個辦事處尚難於習慣。這種辦事處不僅以答覆報告帝國總理，並担負愈是在柏林所不能預測愈須緊急處置的非常重大的事件。

在某幾種範圍，屬於其他官廳任務的事件，最高統帥部於開戰之後必須隨即加以干涉。其他關於新聞，輿論，防止敵人偵探與國內勞動的怠工，以及穩定破壞從事戰爭工作的國家秩序之力量等範圍，凡有害於作戰者，則委諸軍事上的自衛。因此指導屬於參謀本部，實施反而常歸秘密的機關。故扞格之處不可避免。凡在內部計能為參謀本部支撐的一個明瞭堅確的指導，或許也生障礙。

最高統帥部對政府提出要求，在任作戰參謀次長時期常是我個人的責任。

關於政治人物與黨派，我是不關心的，那裏不鼓吹祖國的作戰意志，反而總只高談和解的黨派，是沒有看到要求的必要。政府也像他們一樣的想法。於是政府同多數黨連成一氣，根本把我們軍人的思想和願望擺在一邊。

我有許多在政黨方面有關係的，這很顯明，他們馬上對我亦示與敵人和平的諒解是不可能。因

此以最大的精力從事戰爭。我從來沒有遊說他們，但是他們相信我。爲了這點雖然我僅只想到作戰，但旁人誣陷我爲「反動派」。如果我在民主黨方面有相當的觀察，那或許我也與他們有關係，但以後或許我在右派方面惡評爲「民主黨」。

我既不是「反動派」也不是「民主黨」。我只爲幸福，文化的進步及德國人民特有的力量，威權與秩序而服務。在這些上面奠定祖國的將來。作戰間的目標是：「以最大的精力從事戰爭及軍事與經濟的生活可能之穩定，並及於戰後的時代。」

由於政府指導的無能，在許多地方對我發生弊害，就是我被一般計劃錯誤，有時也被熱心過度的朋友，總沒有給我一點幫助並亦無成就的拉進黨派的鬥爭。凡是我所做的都被改造並要由關係中拔出來。行動與措施受一種原來不在裏面的釋義。先講着不明瞭，毫無理由的成見。我坦白的軍人的思想首先就謝絕這一切。這在我所籌劃的大問題傍邊是太不重要了。以後我厭惡這種現象，但是無法改變。再說新聞界也不與我合作。在其餘的我都親自表示意見那是太繁忙了。我還少一個發表已見的講壇；關於這點我屬望德國人民多注意嚴酷的現實。但這在政府是當然的能够找到一根避雷針；政府不保護我，反而放任煽動者，政府把我看做獨裁者，因此更加强反對我的情緒。

我在國內責任的行使總也有許多不便。於是我對給養制度的粗笨與缺陷從來不能過問。關於集會權的執行完全置於我的權限之外。再在一九一六——一七年冬季的交通與煤炭的困難也給我煩累。相反的我會由前線抽調鑛工來調劑，這不用感謝我，或者也只是我的責任。

就我所負艱鉅的責任上講，我願望戰爭的終了。我時常表露這種心情。但是講和必須能保障德國的生存，否則戰爭就失敗了。我以爲即令敵人是準備和平，也只有這樣才能有講和的可能。我們一方面高唱準備和平，我看是很危險的。

如果人們談論及熱心的渴望和平，我保證他們遠離和平很遠。一種無併合賠償和平的和平主義者的思想，大部分是反對我們的工具；許多人以爲這是真實的，但是敵人是否也一樣想法，而且如果這個不是這樣，那他們傳播了我們隨時能有這樣一種和平的思想，很明白的演成不可言喻的禍害；此際他們同一般人一樣最後的削弱了根本沒有刺激過的戰爭意志，這他們知道嗎？他們對我們國民造成和平的憧憬，沒有對敵人造成和平的意志。他們由此增加和平的困難，因爲協約國利用和看透了我們的情形；他們由此也增加最高統帥部奮鬥的困難，這是在戰爭中僅有的用以達成使敵人傾向和平的手段。他們雖然有一切理論的主義，却要負陷祖國於不幸的責任！

我就敵人的態度知道沒有達到公平與合法的無併合賠償和平之機會。關於這點一切在口頭或報紙上所傳播的都不正確。政府對最高統帥部從來未表示有這樣一種和平的可能。

我們確信每一瞬間能有像我們現在必須成立的一種和平，那個總理，那個政府大員，那個德意志有思想的人會願意這個？不僅是德國的軍人，而差不多是整個的德國人民，只要他感覺有從事奮鬥的自尊的自信力，都是會拒絕這樣一種的和平！這種自信與這種力量必須砥礪政府大員，爲着能使祖國達到勝利及在失敗之前能判明祖國不可勝數的禍害。按敵人的意志不會有一種折衷辦法。我

們的意志對於他簡直不關重要。敵人的意志還沒有破毀。如果這個是由於最後的勝利，然後外交官才能講和解。

X X X X X X X

元帥同我，我們四個年頭在深切的和諧中像一個人一樣的工作。我衷心十分滿足的看到他爲德國人民這次戰爭的模範形態，是每個德國人勝利的化身。

元帥使我分担他的榮譽。在他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七十大壽祝賀的時候，他以特別鄭重的語句表示這點。

國家的主帥是有責任。他在世界之前，更困難的是在自己之前，在自己的軍隊及自己的祖國之前担当這個責任。在我當參謀長及作戰參謀次長的時候。是完全有連帶責任，而我永遠是表示他的。我是隨時保證我的行動。

我們兩個的戰略和戰術的觀察，思想完全一致。由此自然發生一種和諧與十分信任的共同工作。我在與我的僚屬商議之後，對元帥簡潔的陳述我們關於全般作戰的意見及指導，並給他一個完全確定的建議。我很滿意元帥部是——由坦能堡 Tannenberg 一直到我一九一八年十月去職——與我的思想一致，並認可我們的命令草稿。

我們關於這次國民戰爭的性質及由此產生的需要也有一致的見解。同樣我們關於和平的着眼亦無二致。元帥同我努力在新的攻擊之前保障德國人民的生活。他也以他的人格保證這一切。

在本部
的生活及
與各軍的
往來

元帥的功勳是永遠堅牢的存在德國人民的心裏。

我非常尊敬他及誠實的給他服務，他崇高的精神與忠君及樂於負責一樣的尊貴。

X
X
X
X
X

我的生活是為祖國，皇帝及軍隊工作。當四年作戰期中我僅只為戰爭生活。

我的日子過得是有則律的，當我在東戰場當參謀長及直接指揮部隊的時候，一切處理都是按軍事狀況的要求。我是由早上六點或七點至夜深都在辦公室。

任作戰參謀次長的時候，在平靜時期是八時許辦公。大概遲一點鐘元帥來了，我們談論到所發生的事件，企圖及未決的問題。

十二時我們啓奏皇帝。

正一點早餐，經過二刻到三刻鐘。將近四點半我又到辦公室。八點我們吃晚飯；在一個半鐘頭休息之後工作，一直繼續到夜間十二或一點。

這種單純生活很少有間斷。我四天到五天的作戰休假也因爲勤務沒有間暇。

與前線各部份及同盟的最高指揮機關是以電話或電報連絡。各軍總是規定的在早晨及晚上報告特別的事件。

一方面明瞭的看到強大正面的一切事件，但是另一方面一種非常的負擔是要直接接觸戰鬥的搏動。最高統帥部却必須即刻知道一切重要的事變。因爲假若在預備隊不足的時候，必須直接着手影

我的思想與行爲

響甚大的決定。

部隊指揮，軍隊及國內作戰能力的補充，是優先於一切其他的工作。軍事政治的將來問題，才是在第二線。

就我非常的工作負擔及重大的責任，我只能用自動的，誠實的人員，我要求他們對我毫無顧忌的說出他們的意見，並他們的——有時很澈底的——辦法。我們的共同工作是建築在相互的信任上。我的同事是自覺並細心忠實的幫助我。他們是為我最關切而自立的助手，充滿着最高的責任觀念。決定自然是在我，因為責任是不容有躊躇的。作戰要求一種迅速的處置。但是在決定中沒有意氣，凡是我與僚屬意見差異的地方，並不傷感情。此時並如果是調和意見，我是極力推許不同的見解。我喜歡把榮譽和好的聲名給我的僚屬。

我們的共同生活是和諧的，特別是共同的會餐在大範圍中親如兄弟的流露。元帥愛作愉快而興奮的談話。但是我也參加講些勤務上的事件。自然注意到過於秘密的作戰措置不能在這裏處理。

來客常時同席，也或僅只在辦公室。間空客人恰好在特別危險的狀況中來了。那末他們是一種很大的神經負擔。

我們由在此經過各種兵的及前各方面的軍官聽取軍隊中經過的情形，有時比大的公開的報告良好。我十分着重與前線密切連絡並得到許多要追隨的動議。這種軍事上的訪問我特別喜歡並很有價值。

由柏林及同盟國常時有政府的人員來。帝國總理貝特曼、霍爾衛克 Der Reichs Kanzler v.

Reinmann Heilweg曾於一九一四年秋季到波遜 Posen 以後在一九一五年二月到陸增 Loeben 訪問我們。其他的總理大臣也時常到我們這裏。閒空我們有國會式的訪問。我常常得到這種印象，就是各種人物都願意在我們這裏，那一個黨派的都留神的傾聽。

大工業、重工業、商業、勞動者與公司職員等行會的代表有時來在我們的座上來的還有旅行前線的中立國武官，中立國派遣的軍官團，本國與外國的通訊員，也有新聞，科學及藝術界的人物。

在東戰場總司令部的席上是特別的常有東西普魯士各界的代表。

許多帝王在我們這裏作客。

假使皇帝賜顧我們，自然是特別的榮幸，那末接談也是無拘束的，我們感覺到皇帝喜歡在我們這裏。

客人來訪問我是異常的喜歡，因為在這個時候有機會談論各種須待討論的問題。然後是有較多的時間從事我純粹軍事的任務。

各集團軍與各軍司令部就這樣特別困難的任務對我們自動的並理解很深的共同工作。我們與他們處於一種密切的思想交換中；但是決定在我們。最高統帥部也調和並能廣泛的在許多範圍顧慮見解的統一，這是決定軍隊生活的。這在軍隊時常移動的時候特別重要。司令部以這種提示的限制可在其命令範圍內自由活動。

所轄的司令部

我的思想與行爲

我是非常着重口頭的談話及印像的直接蒐集，我時常乘車並願意到前線去，在當作戰參謀次長的時候，總是利用帶有特別的工作與電信車箱的專車。勤務在途中不停止。在規定的機關之日日報告是像在大本營一樣的吸收，並在必要時能與全世界通信。

我個人與司令部及部隊的關係是諧和的。人們對我很相信。

我特別喜歡的是想到我與德國皇太子司令部的來往。皇太子對於軍事的業務表露豐富的理解，並提出明睿而着實的問題。他愛軍人並掛念部隊。他是不爲戰爭，而說是爲和平。即令旁人唱反對論，這仍然是對的。皇太子總是遺憾他對繼任皇帝的事業沒有足夠的準備，這個他自己已盡一切可能的在努力補充。他對我以爲他這個劣於一個專門家。關於這點他對他的父皇及帝國總理也提出一個建白書。他的外形有損於他；他的胸懷是多於表現的。

當我親臨前線的時候，各長官對我陳述狀況。他們偉大本營的僚屬一樣明確無道的講出。他們知道我要聽他們自己的見地並須明瞭。陳述之後接着一種討論，如果高級指揮官不是自己陳述就參加意見。在討論中通常產生共同的結論，給我與高級指揮官談議許多其他問題的機會。

我與各軍的交通不是限定在星期的旅行。我每天早上以電話與各軍接談，並聽取他們的顧慮及他們確實的期待。常時他們有所請求。我所能幫助的地方，他們是能知道的。我常時對各官長談話引起良好的感情，然後感覺到他們更十分信賴的隨行他們困難的任務。軍事的狀況由所謂綠色的掉上有時無所非難的比在個人強烈印像的效果下更能適切的透視。

我的措置在電話中指示一種要旨。此際命令僅在必需の場合中頒發，然後筆記的對高級司令部再來一次明文的重述。

我的談話自然被通告於各高級司令官。一種長官的威權我是絕對避免的。各高級司令官也有自立的精神不至於把這個破壞。

凡是我不能親自看到的地方，爲着能獲得狀況的一種盡可能明瞭的景象，就派遣最高統帥部的參謀到前方或各軍司令部任連絡軍官。

在最高機關更動高級將領是不能避免的。這種更動在司令部由軍事內閣長，在參謀處由野戰軍參謀部長提出。有時由各級指揮官交辦。這種處置如果按在戰鬥的焦點上需要特別作戰經驗的軍官，或者在一種休息的自然需要上，或因非常的神經負擔致緊張力鬆弛是有必要。此際雖則一切都秉承良心，而不嚴格，或許還不公平，那不是時常走得通的。

呂 替 溪

呂替溪要塞的襲擊是在我的軍人生活中最愛回憶的。這是一個新奇的行動，在那裏我能像在戰鬥中克盡職責的行列中士兵一樣戰鬥。

當戰爭爆發的時候，我是在施特拉遜堡 Strassburg 中的旅長。在一九一四年八月舉行的開進，是以史蒂芬伯爵 Grafen V. Schlippen 思想爲基幹的。他的計劃是打算中立的比利時或許不被法

國注意，或者比利時要加入法國方面。根據這個前提。自然就得使德國以主力向比利時進兵的計劃。一切其他方面的作戰，都會使德國出比利時的軍隊右翼繼續的威脅萎靡，而對法國不能迅速的決戰。但是適時對抗俄軍侵入德國腹地的大危險，實有必要。對俄國攻擊對西方防禦，不用說是一個長期的戰爭，而為史蒂芬伯爵所不採的。

假使我們不自願坐以待斃，那我們處歐洲中央對抗周圍敵人的不利的軍事政策情形中，必須計及敵人大大的優勢而整飭軍備。俄國是怎樣的在準備作戰和繼續加強他的軍隊，這都是都曉得的。他決定的削弱奧匈而統制巴爾幹。在法國方面，復仇的思想重新澎湃起來，說那式德國土地應該仍歸法國。在法國裏有許多徵兆，三年兵役制的恢復，無疑的是企圖再統治該地，英國以不平的眼光看着我們經濟的突飛猛晉，我們便宜的工作和我們熱心的勤勞。那時候德國是歐洲強大陸軍國。加之現有一種優良而進步迅速的艦隊。這個使英國對他的世界威權發生恐慌。盎格魯撒遜民族感覺主人生活的習慣受到威脅。英國政府把他不久以前主力遺在地中海的海軍，集結到北海 Northe 和海峽。洛得，格阿爾格 Lloyd George 一九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威嚇的演說，就是一股明銳的光線射在英國的企圖上；否則他的企圖是極度技巧的偽裝着的。所以戰爭不久要壓迫到我們身上來，而且這次戰爭在世界上還不會曾看見過，這種預料是漸漸可以更加證實了。要是像在德國非軍事範圍所遠達的一樣看輕敵人將來的力量是危險的。

在最後的時期，在一九二二年秋季，當對敵人企圖的一切疑惑都已打消，及軍隊以盡忠祖國職

在參謀部
的平時生活

實的心情，以全副力量與熱心的勤勞從事工作的時候，我起草一個大大增強軍隊的計劃，這個計劃是迎合富有見地的國民團體和眼光明利的國會黨之志願的。我能够得到毛奇將軍 General V. Moike 的允許。因此接近了帝國總理。他使陸軍大臣訂立一個法則，而同時並沒有從事於爾後正確指導民衆精神的明瞭而有目的的政策。億萬的法規加上他全部的創造史是沒有一點攻勢的性質的，牠不過平衡那些不調和的現象，與切實的防衛義務而已。再訂一千個防衛義務，對於祖國也沒有好處。我們的要緊和物質也是渴望加強的。一切都被同意了；但是我想成立三個新軍團之最迫切的希望，沒有達到目的。他們簡直未被徵集。這個把自己陷入難境。在戰爭開始和一九一四年秋季必須配備的新部隊，軍團就缺少，這表現一種臨渴掘井的害處。

這在全部議案結束以前，我被關到魏色多爾夫 Duesseldorf 任步兵第三十九團團長。一九一四年四月我從這裏到施特拉遜堡。

X

X

X

X

X

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動員令頒發了。我的妻子即刻起程到柏林，因為所有軍官和公務人員的家屬必須離開施特拉遜堡，我們在四年戰爭當中，簡直不能料理家庭，我對我的妻子僅只很少的像在飛行中見到。我的家眷在這個嚴重的時期來得很少，因為公務總是在我身上。

八月二日早我出發到阿亨 Aachen 晚上到達該地。動員規定把我派為第二軍參謀處長，第二軍司令官就是波盧將軍 General V. Buelow。

我首先到厄米西將軍 General V. Emmich 那裏，他是負有以幾部迅速動員混合編成的步兵旅，出其不意襲取呂替溪要塞任務的。由於此舉應給軍隊開放向比利時侵入的路線。

八月三日晨我第一次見到厄粗西將軍。從這裏起我異常尊敬這位高尚的軍人，一直到他死去。八月四日晨，將柏林國會發表一篇擁護政府的祖國宣言，出席的黨魁在宣讀皇帝勅語之後，熱烈的舉手宣誓無論在光明與黑暗的日子中絕對盡忠於皇帝的時候，軍隊就越過比利時境界。當天我在比色 Biese 作了第一次戰鬥，此地是緊靠着荷蘭邊境。比的時對於我們的進兵，毫無疑義的是很久以前就有準備。道路是這樣有計劃的破壞和阻絕，這是要不間斷的工作才能辦到的。在比利時西南邊境，我們却簡直沒有發現同樣的障礙。爲什麼比利時對法國不作同樣的措施呢？

我們是否可以不受損失而佔領比色的橋樑，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我到參加在該處的馬爾易茨 Marwitz 騎兵軍團。該軍團只能慢慢前進，因爲道路上有重的重鹿岩障礙。依我的請來，派了一個騎兵連推進在前方。不久來了一個腳踏車兵報告：騎兵連向比色衝入並完全殲滅了。我帶了二名兵士向那裏前進，並找到我的友軍，騎兵連沒有損失，僅只連長洽好給馬斯河 Maas 對岸飛來一顆子彈重傷了。這一小段插話的回憶對我後方是有幫助的。我對韃靼的或後來叫做兵站的謠言是不介意的。在比色附近美麗而偉大的馬斯橋是被破壞了：比利時是即刻進行作戰。

當晚我在黑爾衛 Herve。這是在敵國的地面第一次宿營。我們在車站對面一家客棧過夜。一輛均沒有損失。我們安安靜靜的睡覺。在夜間我爲一陣活躍的槍聲驚醒。射擊也對着我們的房子。

在比利時的士民戰爭開始了。第二天各村落都活躍起來，並帶着這樣堅決的憤怒，這此次戰爭以在西方與在東方的情緒對照，在第一年就現出特徵。比利時政府自己扭負了一種困難的責任。他把國民戰爭有計劃的組織了。這樣的戰爭方式是不適合於戰爭習慣的。假使他們堂堂正正反抗我們的軍隊，我們是不抱怨的。他們是無可答責的，但是很可惜「比利時的暴行」是非常熟練而帶着狡猾與廣泛的實施。這不論鉅細必須比利時政府担負。我自己是以一種騎士的精神徒事人道的戰爭。這種士民戰爭一定使每個軍人厭惡。我軍人的情緒遭受一種嚴重的失望。

向前推進的步兵旅在呂替溪之前所要解決的任務是困難的。穿過一個新時代的要塞前線而侵入到他內部去，這也是聞所未聞的大胆行動。部隊自己感覺到不安。我從軍官們談話裏推想，我們企圖成功的把握很少。

八月五日到六日的夜間開始穿過堡壘向呂替溪進兵。半夜的光景厄米西將軍離開黑爾衛。我們騎馬到步兵第四旅的集合地。吳素少將 *Generalmajor V. Wussow* 到大約離佛特，佛葉龍 *Ft. F. Jeron* 有二至三個公里的米雪羅克斯 *Mischeroux*。在能直接由正面掃射的道路上，在漆黑的夜裏部隊帶着一些還沒有十分習慣，可是在平靜點的戰況中很成功的炊爨車集結。在集結地落入幾顆由道路以南村莊裏飛來的砲彈。這是發生戰鬥。可是正面沉寂；這倒莫明其妙。一時頃開始前進。我們走佛特，佛葉龍以北經過，越要塞前線後方的熱錫納。再上城邊上的卡爾特洛塞 *Chartreuse* 高地。我們應在

早上午到達該處。

厄米西將軍的司令部差不多在縱隊的後尾。忽然間部隊很久的停止下來。我從後尾通過行軍縱隊到前面去。這次發生的停止沒有任何理由；反之，屢起停止狀況的解釋是一種真要同情的。我自己原來僅是一個作戰傳聲者，沒有命令威權，只應下達關於呂替溪事件爾後到達的軍命令，並把厄米西將軍的處置與波盧將軍的預期部署協調一致而已。我當然使縱隊前進而自己在他們的先頭。在這個時候與前面的連絡已經失掉了。漆黑的夜裏，好容易找着道路，我們來到熱錫納。與前面還是沒有連繫，我同尖兵由一個錯誤的村道口出去。子彈對面射來，左右兄弟都倒下了。聽得着打來的子彈在人們頭上，我是永不會忘愚的。我們對着不能看見的敵人躍進了幾次，敵人的火力更活躍起來。在黑夜分辨道路是不容易的。我們走岔了路是毫無疑問。我們必須退出醜人射界，這是很痛苦的。士兵只能相信，我或許是害怕了。在那裏拚一個死活是沒有用處。我爬回來並給士兵一個命令。退到村荒邊緣。

在熱錫納我同較少的隨從走入向魁·多·布斯 Crene Du Bois 的公路，這條路是對的。突然間一片火光在我們前面。敵人榴霰彈炮兵沿着公路轟擊，我們停着不動。在幾步之後我們撞到一堆德國傷亡的士兵，這是波盧將軍與尖兵，他們一定是着了較早的敵人榴霰彈射擊。於是我決定接替旅的指揮。首先排除敵射擊公路的炮兵是要緊的。由參謀處先遣的哈波 Hartou 與布審卡曼 Bryn Kmann 上尉帶了幾個勇敢的士兵，利用道路兩側的圍牆和院子向敵砲兵接近。屈朔了強大的守備者。往後

的道路開放。

我們前進並踏入魁·多·布斯不久發生嚴重的村落戰鬥。天漸漸亮了。一門野戰榴彈炮後來接着第二門都上前面。他們清掃道路並射擊村落的右左。於是我們緩緩向前。我必須常常警告那些遲緩的士兵，不要使自己單獨的進行，結果我們通過了村落。

當從村落裏出來，我們向馬斯河看見一個向呂替溪前進的縱隊。這是比利時的，他們不攻擊我們，反而毫無頭腦的退過馬斯河。等到情況確定，時間經過很久。在這個時間當中由於落伍士兵的到達，加強了我身邊的兵力。突破要塞的前線是成功了。阿芬上校 Oberst V. Over 指揮的步兵第一六五團已接進連繫。厄米西將軍到達。

繼續前進沒有發生意外的事情。為眺望呂替溪北正面的堡壘，我們由馬斯谷攀登卡爾特洛塞以東的高地。當旅到達該處已大概是二點鐘了。炮兵已對城市準備。前前後後的射擊，一部份是對另外一旅作信號彈，一部份使呂替溪城和要塞司令官喪喪氣。我使本旅休息並由週圍村落裏征發給養，一切經過良好。

從這個高地我們對城內有一個良好的視界作我們的基礎。呂替溪的內城從馬斯河的彼岸奔出。那裏忽然插上白旗。厄米西將軍想派一個軍使去。我建議等敵人的軍使來。厄米西將軍維持他的決心。哈波上尉騎馬到城裏去。晚上七點鐘他回來了：說那白旗不是表示要塞司令部的意思。向呂替溪進發時間已終晚了。一種困難的夜暗擺在前面。

我們的狀況非常嚴重。由其他一個旅沒有消息。傳騎沒有過來。這愈來愈顯明，本旅是單獨的在正面地帶中，與外界隔離。我們必須計及敵人的反攻。對我們特別不方便的是將近千數的比利時俘虜。當我知道在前方的卡爾特洛塞是一個舊要塞而沒有敵人守備的時候，我派一連人押了這些俘虜到那裏去。這位連長一定對我的意思驚訝。

在天一亮的時候，部隊神經興奮起來。我到前線去警告士兵安靜並保持不動。他們叫出這句話：「在我們是早上淮呂替溪。」

我永不會忘記八月六——七日的夜間。我緊張的傾聽是否可聽到某處的戰鬥，我總還是希望這個或那個旅突破了敵人的前線。一切都沉寂，僅只每半小時發射一顆榴彈到城裏。精神是緊張得不得了。晚上十點鐘左右我給獵兵連命令，要他佔領到呂替溪的馬斯橋，保障本旅繼續前進的安全。連長望着我——走了。這裏未經戰鬥就達到他的目標。報告沒有送回。

天已經亮了。進入的決心已確立。當我改善旅的部署，並嘗試到步兵第十一旅行進路的時候，厄米西將軍隨即給我命令出發。當進入時周圍許多比利時的士兵都降服了。阿芬上校通報要他佔領內城，這是沒有關係的，他却是應侵入城的西北方向向佛特·龍京 *Fort Loncin* 去的道路上並配備在這個呂替溪的出口。聽說阿芬上校是在內城，我就同旅部副官坐了一輛比利時的車子開到那裏去。內城是遷在敵人手裏。我敲那閉關着的大門，門就從裏面打開了。幾百比利時人因我的勸導投降了。旅現在進出並佔領內城，這是我立刻施行防禦配備的。

我自行接替的任務是因此結束。我能請求厄米西將軍以後准我辭謝。我企圖由進來的道路出要塞去，爲得使軍司令部能出其不意佔領坎恩特力次 Kainthaus，並尋找其他一旅及指導炮兵對要塞開進。步兵第三十四旅已經以先頭突破馬斯河西岸，但以後就應起了戰鬥。稍遲步兵第十一旅，再遲步兵第二十七旅也都到達，以致當我離開厄米西將軍的時候，很有足夠的兵力使用了。

我同厄米西將軍告辭，七點鐘我起程到阿亨。因各行駛機會的幫助，我夜深到達該處。在屋力宛旅社 Hotel Union 像死處重生一樣被問候着。在這裏我也找到大行李同我的勤務兵羅奪夫佩特爾，他很忠實的服侍我六年了。我爲了尋找那旅，迅速的吃過東西然後在夜裏前進。我將近九十個鐘點沒有穿衣。我無意中遇着我的老步兵團，該團爲着到呂替溪助戰，很緊急的在上火車。最高統帥部在柏林關於我們的命運，也扭着很大的心。

我們部隊在要塞裏的情形是極端緊張的。但是敵人沒有什麼舉動，這種緊張也就鬆懈了。

要塞漸次並適時的到了我們手中，使得德軍的右翼渡過馬斯河向比利時進兵能毫無障礙的實施。我們是放下了心上的一塊石頭。

皇帝爲這次旅的指揮授與我功勞勳章，厄米西將軍當然是授受了第一等的。他是負責的指揮官。再呂替溪的佔領並不是某一個人的作爲，却是諸將士共同的努力，他們都能分担佔領要塞的光榮。

我參與在比利時繼續前進是當參謀處長。我得到機會根本認識大軍統帥的各種問題，熟悉此類

問題對於以後當參謀長是容易多了。

八月二十二日晨，我奉到到東戰場的命令。

在東戰場任參謀長

自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坦能堡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在桂烏熱 Wartro 那姆 Namur 中途第二軍司令部，毛奇將軍來信，召我到科布朗茲 Ochsenz 大本營，並通知我已被任為東普魯士第八軍的參謀長。

毛奇將軍來信寫着：

「你將担任一新的困難任務，或許比襲擊呂替溪還要困難……我找不到能够像你一樣絕對信任的人，只有你或許還能挽救東戰場的局勢，你不會見怪我吧，我由於一封信把你召回來，因此你或許會有一次決定的戰鬥，這次戰鬥，上帝的意思是要給它決定的，你也必須為祖國犧牲，皇上也很信任的望着你，你當然對於所發生的事情能够不負責任，不過你還能够以你的精力排除這個危難，所以你服從這個新任務吧，這任務對於你是最光榮的，有這種光榮才是一個軍人，你要把這個任務担在肩上，相信你不会辱命的。」

我還聽到說興登堡將軍要當東戰場總司令，人們却是不知道，興登堡將軍是否知道和接受。

奉召到東
戰場

我對於我的任務覺得很自負，並且感到在最困難的時候，對於皇上，國軍與祖國能在重要的位置服務，愛國，忠君以及很明顯的理論，是每一個人都要為家庭與國家的責任而生活，這些思想是綿延分布，是從父母那裏得來放在生活中的，我的父母是不富裕，她們的忠實工作却不因一時的報酬而中輟，我們是很節省而簡單過着和諧而幸福的家庭生活。我的父親同我母親一樣完全在保育我們六個兄妹，因此要在世人面前，表示感恩父母。

我當青年軍官的時候，必須篤實的過嚴格生活，我的生活興趣，並不受到影響，我在衛塞爾 Weser 威兒黑姆 斯哈溫 Wilhelmshaven 及起爾 Kiel 尉官住宅有很多進步，我讀歷史，戰史及地理書籍。我在兒童時代學的東西，都給它擴充起來，我對於祖國和他的重要人物覺得很自負。我狂熱的敬仰比士麥 Bismarck 威權和熱情的偉大，我們普魯士——德國天寶的成就，是顯明劃時代的，由矢志的忠誠發生深切的捨身殉國的感覺，假使我一步一步追研歷史，才知道德國自從一再為歐洲的戰場以後，為着我們的安全，軍戰及艦隊的重大價值，才完全傳播開來。同時我由於生活的透視，知道為着文明與人類導祖國於和平的重要與意義。

當我一九〇四年調到參謀本部集中科的時候，就開始直接為陸軍努力了。

我在毛奇將軍指導之下作過許多參謀旅行。並對大戰有深切的觀察。我新的職務，給我機會表示，即令在狹小的範圍，是否瞭解把參謀本部大宗師史帝芬伯爵的思想，移在實行。此外軍人是沒有什麼貢獻。我深深的感動，就是我在祖國這樣的一種嚴重狀況下，接受這種職務，我整個內心的

和德意志的精神鼓舞我去實行。

在晚上六點鐘我到了科布列茲。我馬上向毛奇將軍報到，現在我聽到東戰場最近的情況。第八軍會於八月廿日在弓賓年 Gunbinnen 攻擊俄軍林德侃姆 Nennenkamp 指揮之尼門軍 Njemen 軍。這種攻勢突擊，雖先頭有所進展，但無結果而中止。以後該軍整個向西撤退，並企圖撤至外克塞爾 Weichsel 以西地區，僅在要塞施行防禦。在普魯士南境之顧爾茨 Scholtz 將軍的第二十軍團，受愛爾根堡 Eilgenburg 以東俄軍莎姆索洛夫指揮之那留軍壓迫。根據我的請求，即刻向東戰場下令，命第八軍之退却於廿三日停止，由哥尼斯堡 Koenigsberg 運來，準備在古斯列爾斯毫遜 Gosslerstauen 下車之第一軍團，着向德意志愛勞 Deutsch Eylau 續進，集結托侖 Thorn 苦姆 Kulm 格勞頓茲 Grudenz 馬翁堡 Marienburg 一切尙可使用之守備隊於施特拉遜堡 Strassenburg 及勞頓堡 Lauenburg 附近，其他一切部署，均能就緒，如無新會戰不與俄軍脫離。

我也向皇帝報到，陛下情緒鎮靜的很鄭重說明東戰場的情況，並且很關心，不要使敵人侵入德國土地，皇上帶着稱贊的話授與我功勞動章，這在我的生命中是一樁自負而悲哀的回憶。

晚上九點鐘，我坐專車由科布列茲到東戰場去。

在出發以前不久，我接到通知，說興登堡將軍已接受上級命令，早上四點鐘，他在韓羅衛 Hannover 上車。我向他報到了，我們第一次會面了，其他的一切都屬於傳說印象，我簡單的說明了情況，以後我們就安息了。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兩點鐘左右，我們到達馬倫堡，這是我們預期作高等司令部的地方，情況是變化了，退回外克塞爾去的決心，也就在那裏取消。

我們在馬倫堡的感覺是令人胆寒的，從呂替溪而向西前進轉到這種受壓迫的情況，對於我真彷彿隔世，一切變化得很快。情緒緊張起來，在司令部的共同生活，是像我上面所寫過的。

決心對那留軍作戰，是非常的困難。雖則我們是處於劣勢，但此決心是基於俄軍笨拙的指揮，和根據任務而正確創立。

我們各個擊破的計劃，是從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漸漸形成了。

第一預備軍團及第十七軍團是否能無障礙的從尼門軍脫離而與第八軍其他部份協同與那留軍以打擊，這是很重要的問題。事情是成功了，林凌侃姆利用他在弓賓年的成果，很遲緩的向前推進，這兩個軍團就與敵脫離，而正向西南方對由奈登堡 Nerdanburg 向阿倫施台青 Allenstein 前進的那留軍之後後行進，此際在距離二至三日行程，這兩個軍團的背後對尼門軍是無重要的掩護的，當爾後於二十七日開始最激烈的會戰，一直延長到三十日，並沒有像從前的戰爭規則在一天結束的時候，強大的尼門軍，就像恐怖的暴風雨的烏雲，擺在東北方，他只要一前進，我們就受打擊，但是林凌侃姆僅以他的本隊不關痛癢的推進。於是我們就成功了一次喧嘩的勝利，在這幾天中間，我對於尼門軍的願意是很少的。

爲使第十七軍團及第一預備軍團得到充分的效果，第八軍其他部份當然必須攻擊。首先他是不

許攻擊的。加强的第二十軍團渡着很困難的日子。當敵人從西南方奈登堡接近的時候，該軍團於二十三日在愛爾根堡東北高地，正面向南方。雖則顧爾茨將軍把優勢的敵人擊退了。可是他必須把左翼向後撤退甚多。這種運動雖對部隊很不方便，可是也有好處：就是俄軍觀得他是勝利了。他相信德軍不會有繼續的抵抗，更不談起德軍的攻擊，他看到外克塞爾以東德國地域的道路是開放了。

會戰計劃

二十四日我們收到一封竊獲的敵人電報。這個給我們一個關於敵人翌日處置的明瞭印象。那留軍以右翼向此顧乎斯堡，左翼越瓦卜力夾向左成梯形前進。再遠左後方是由莫拉瓦向索爾道之俄軍第一軍團。於是對這種運動須以第八軍南方部隊由西來行突擊，此時為包圍俄軍第一軍團從索爾道以南攻擊，企圖是偉大的，但是兵力不敷應用。於是我向興登堡將軍建議，以第一預備軍團從德意志愛老向瞞託窩 Montowo，以二十軍右翼，從愛爾根堡向烏斯道 Datow 攻擊，並將俄軍第一軍團擊退於索爾道以南。為着協同第十七軍團及第一預備軍團至少能包圍俄軍那俄軍的主力，故第一預備軍團須向奈登堡突進。假使我們欲有所獲，必須於此限制自己。

進展並不能一切如我這種所計劃的順利。所有部隊都已非常疲弱，而由不斷的戰鬥，也損失不少。命令的傳達陷於困難。敵人騎兵斥候攪亂地面。敵人是否給我們時間，讓我們的企圖實施，倒是一個疑問。

特別的防障是第二十軍團後方的逃難者。他們約計有數千之多，走路的或坐車的塞了道路。他們緊貼着部隊，兵團突然間一退却，就有很感痛苦的一大隊逃難者和部隊必須有的。許多悲慘的

景像把我們絆住着。

對烏斯道的攻擊，應該在二十七日早四時開始，我們想在此地參與這決定會戰的戰鬥，並爲着監視使第一軍團及第二十軍團的協同動作確實就緒。在我已經由呂堡 Locher向愛爾根堡進發的時候，就接到烏斯道攻陷的好消息。我以為這次會戰成功了。但是我們並沒有到這種程度。部隊可惜的是進出在鄰近，烏斯道還沒有佔領，我們是在快燭午的時光才得佔領。那留軍現在作戰術的突破，第一預備軍團驅逐敵人退出索爾道，而向奈登堡前進。

第二十軍團，非常疲憊，戰鬥無十分效果。再遠北方沒有獲得地面，情形是不十分滿意，我們在下午回到呂堡。

當我們到達的時候來了報告，說第一預備軍團遭受打擊，在瞞托窩瓦解了。這個消息是很難相信。打一個電話問在那裏的車站司令官，却說第一預備軍團在那裏集結。以後事情才明白，這僅只一營大的關係，這一營是遭遇最困難的環境而瓦解的。急速經呂堡撤退的輜重縱列，也停止了新的騷動。指揮官是有許多事情攪亂，他必須有健全的神經。普通人總容易相信，作戰的一切是有一定數目的數學例題。那旁的一切都如此，惟有作戰不是這樣。作戰是以一種偉大的不能理解的物質與精神的力量互相搏擊。尤其己方愈處於劣勢，則愈加困難。這種工作是關連着各種意志力的人類與自己的思想的。但是指揮官的意志是像地球不動的兩極。

凡批評指揮措置的人們，應該首先讀讀戰史，因爲他們是沒有在戰爭時參與指揮官地位的。我

倒很清願他們能够自己親身來指導一次會戰，他們當情況不明，任務要求嚴重的時候，也許會驚愕而成拘謹者吧！當一軍或全野戰軍之長，對於軍人是沒有再比這偉大，可是也沒有比這再困難的了。

我們在呂堡於夜深還收到報告，說是第一預備軍團已到達馬屯堡 Martenburg。在第十七軍團的前方是俄軍第六軍團，該軍團係於二十六日侵入格爾波掃 Gr. Boesau 的。現一直經阿爾特斯堡 Otelshurg 撤退。並可將其驅逐至比順乎斯堡以南 Bischofsburg。當第十七軍團的本隊於二十七晚在門斯古特 Mensguth 及其以北宿營的時候，跟蹤追擊的兵力就薄弱了。

二十八日僅只命令第一預備軍團須佔領奈登堡。此時該軍團是自己轉向那裏去的。第二十軍團應實施二十七日所中止之攻擊。尤其是步兵第四十一師應力求進展。古爾茨 Goltz 之後備師已向伏亨施台音 Hohenstein 攻擊。第一預備軍團及第十七軍團在對河阿爾特斯堡警戒之下，向西接近阿倫施台音—巴生海姆 Passenheim 之線。

我們於二十八日早到佛略洛老 Froegenu，位置在和平天日之下的村莊東道出口。顧爾茨將軍在其附近。與第一預備軍團連絡是一條甚不通暢的野戰電話線。與其他部隊連絡簡直是不可能。

我們首先所得到的印像是非常有利。奈登堡已確實佔領了。步兵第四十一師在霧中攻擊瓦卜力茨 Wahlitz 而被擊退。該師受很大的損失，現位於瓦卜力茨以西，勉力支持敵之反攻。我派了一個軍官乘汽車至該師。他報告該師環境很不好。苗林 Muhlén 的後備師未向前推進，如果敵人以集結

了的部隊攻擊，對於第二十軍團右翼還是一嚴重的危機。會戰必須要延緩起來。結果林陵侃姆能夠前進了。但是敵人滯止在步兵第四十一師前面無所動活，而尼門軍沒有前進。

在下午以後，情況變化有利於我，第三預備師佔領伏亨施台音以東，稍遲步兵第三十七師同樣到達該地區，急由施內斯米伙爾施台音 Schleiss-Hofstein 調來之古爾茨後備師攻入伏亨施台音。敵人的正面像在掩縮。興登堡將施苗林前進。我們恰好遇到一個非常的恐慌，造因是由一大批押回來的俄軍俘虜，他們既給人家一個不良的印象，而遠遠的擺在後方去。

我們晚上到可斯特羅得 Ostrod，關於此次會戰的勝利，是再沒有疑問了。但是否能造成康尼 Conne之勢，則尙難逆料。第一軍團授與命令，着遣一部到米倫堡 Willenberg，第十七軍團也轉向該處，截斷俄軍的退却。

在夜的過程中，我們聽到最近的情況。俄軍第十三軍團是由阿倫施台音向伏亨施台音行進，而壓迫該處の後備師。第一預備軍團到達阿倫施台音西南地區，其繼續前進必須閉鎖包圍俄軍第十三軍團的圈子，如第一軍團及第十七軍團截斷另一部之退路，則可在此地結束會戰。

我決定於二十九日上午到伏亨施台音去，爲着把擠集在那裏的部軍整理一下。我從戰場穿過，這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有幾個縱隊推進在伏亨施台音以東，並集結一大批俘虜，恢復這裏的秩序，不是件簡單的事。

會戰將近結局了。第三預備師深遠突破數人到奈登堡以東木薩肯 Moschken 附近。爾後經密集

的森林地帶向此處潰退之俄軍，尚在數處嘗試突破我軍的包圍圈，特別於三十日還在木薩肯發生嚴重活躍的戰鬥，但是對於大局沒有什麼影響。

莎姆索洛夫將軍自殺了。這是到阿斯特羅得的俄軍被俘的將官們報告興登堡將軍的。俘虜及戰利品是誰都知道的。敵之傷亡也甚重。至於把俄軍成千的驅入湖沼的傳說，却是謠言，那一塊根本就沒有湖沼。

世界戰史最煊赫的會戰之一是確定了。一星期來從事戰鬥的，有一部份是不幸運的部隊是盡其所能的戰鬥了。此次會戰對於指揮官及部隊，對於官長及士兵，對於整個的祖國，都是光榮的一頁。

德及奧歡呼慶祝——世界各國寂靜。

世人對稱根據我建議的坦能堡會戰的回憶，是次於德國騎士團對立陶宛波蘭聯軍之役（一九一〇年）。

此次偉大的勝利我不能完全衷心快慰：尼門軍給我的神經負擔太重了。但我們對此次會戰是頗自負。突破與包圍，必勝的信念與有先見的控制造成了此次的勝利。

在阿倫施台晉的新教室，興登堡將軍同我虔誠深切的感謝上帝。

我得到第二等鐵十字勳章，而很可自負的掛上。我每每想起呂替溪與坦能堡，到現在我心裏還充滿適當的愉快。第二等鐵十字勳章的評價在戰爭延長而減色；這是可遺憾，却也是自然的現象。

無論何人只要是光榮的得到他，就應矜驕的戴上。

我們是沒有一個瞬間使自己懈怠，我必須爲爾後作戰編組軍隊，結束一個會戰而準備第二大的會戰，是一個異常困難的任務。

林凌侃姆也許是因坦能堡會戰的印象，而把他的前頭部隊撤退幾個公里，但是他却像企圖在浦銳格Pregel與冒爾湖 Mauer-see之間停留。第八軍必須掌握全部兵力。實施第二次會戰。

爲實行這種企圖。準備以我們在會戰後從西方得到在阿倫施台音——厄爾濱Elbing下車之增援部隊及迄至現在在阿倫施台音——米倫堡前進之第八軍。僅以薄弱兵力在索耳道任國境防備，該部並應對木拉瓦 Mlawra向波蘭接近。

我們想在開進完畢後，攻擊在浦銳格及冒爾湖間林凌侃姆所準備之正面。並越陸增 Loetzen及其以南包圍他的左翼，軍之警戒在我們的最南翼，對奧古斯討 Augustow及阿索米茨 Ossowietz，該地爲預期敵部隊下車之處，因此第八軍集結時應分三個縱隊，在浦銳格與冒爾湖之間，陸增以東，向力克 Lick方向作戰。

九月四日開始前進。我們於七日在敵人強固構築陣地之前，展開警衛預備軍團，第一預備軍團，第六及第二十軍團於衛老 wehiau——格爾道 Gerdauen——勞登堡 Nordenburg——安格堡 Angerburg之線，正對浦銳格及冒爾湖一閱，接着幾天行有計劃的攻擊，戰鬥經過不順利，俄軍作了一個有力的逆襲。

對林凌侃
姆前進

再此時在陸增以東勇敢抵禦敵攻擊的部隊，情形亦未許樂觀，經過要塞前進的第十七軍團以及第一與第八騎兵師，於九月八日及九日走入湖沼地帶及其以北地區，僅能緩緩前進，在力可頓背 *Nikoliken* 及約翰力斯堡 *Johnsburg* 附近之第一預備軍團必須正向北方湖沼線以東前進。第十七軍團於九日晚遇風。第三預備師及古爾茨後備師在向比亞拉 *Byla* 力克前進。該部於九月八日已在比亞拉與強大優勢之敵衝突。

第八軍的新作戰也是空前的冒險。尼門軍擁有二十四個步兵師，是較彼遠為優勢。第八軍算來只有十五至十六個步兵師。加之俄軍步兵一師為十六營，我軍當時還是十二營。再俄軍在可古斯討及阿索米茨附近還集結有四至六個師，以為聲援。該項部隊隨時可集合給我們一個打擊，我們湖東的南翼，就破崩潰了。在這種狀況我們也沒有一刻躊躇的果敢實行會戰。我們只有優秀的訓練。坦能堡造成我們一個大的優勢。

九月十日早得到確定的情報，說是敵人於夜間撤退在第一預備軍團前方格爾道以北的陣地。人們在司令部裏面能很高興的想像。我們又可獲得一個大成功了。但是還不能決定。俄軍還未受徹底打擊。當我們的包翼對衛爾巴冷 *Virballen* 可吳洛 *Kovno* 大道前進的時候，對於退讓之敵，以全力盡可能多數行進道路，行正面追擊，並使其縱隊在更進一步的緊密協同動作之下，與敵戰鬥；這是可以辦到的。因此我們想如可能的話，壓迫俄軍於尼門河而殲滅之。但是林凌侃姆現在還能夠協同遠南方到達的增援部隊，向其所願意的方向行有力的攻擊，這一層同時也得考慮。我們的正面

，到處都很薄弱，但是以前爲冒爾湖隔開的北方兩個兵團，已經再會合了。雖然往後異常緊張，但狀況尙無演進。

運動的過程並不完全如我所希望的。友軍與敵軍是很重複的互錯。有時各縱隊自相射擊。部隊完全行正面攻擊，不能等待後縱隊之加入。

第八軍的行動着實很卓越。這四天超過一百公里行程有進無退的進軍，真是一種曾經參與長期戰鬥與各種努力的部隊之光輝的凱旋隊。我們不休息的運動，以包圍羈留，但俄軍仍得在平安環境中渡過尼門河。俄軍在下個星期再沒有重要的戰鬥事件，其間他們沒有新部隊加入。

此次會戰的結果，不如在坦能堡那樣的顯明。這次缺乏對敵人背後的效力，這本是不可能的。敵人沒有停留，竟行撤退；故一直越過國境至衛爾巴冷只能從正面及側面的跟蹤壓迫，此際在蘇瓦起 Givaltis 遠南方，與古斯討，阿索米茨附近戰鬥。在坦能堡我們俘虜之俄軍超過九萬人，現在是四萬五千人。

第二次會戰所得到的好評，是無可指摘，這次是對一個特別優勢之敵，非常重要而有計劃實施的決戰；這種決戰是帶着危險的，但是敵人沒有現示他的力量；他不行一次最後決戰，却以輕率的退却來迴避，而在我們的壓迫之下退却，養成了潰走的特性。

當第八軍整個的從阿倫施台音附近侵入到敵國領土的時候，軍司令部是緊隨着部隊的，我無論何時都保持着與指揮官及部隊之最密切的連繫。因此命令分布及通信勤務是異常重要；當時技術通

信器材尙未十分發達，在東普魯士要能通電話，實在困難。辦事人員有一部份離開他們的職守。僅只有騎兵及軍司令部設置的無線電台，因此我總是必得坐汽車奔走和派遣本部的軍官。少數的飛機我用作緊急的搜索，公文的傳送。自己是不能利用的。雖然是通信器材簡陋，却能够隨時通暢，並適時傳達軍司令部的命令。只要適當的話，我也常常親自打電話，搖電話機，並參加爲整個的成功所難勉的事情。

我們曾在許多地方宿營，在勞登堡我們是一次進村莊，這個村莊是被俄軍佔據很久的，那種骯髒像真叫人不相信。我們算有機會，詳細的看到俄軍的辦公地方。我們是不騷擾地方的，所以各方面都感激我們。這是費了許多心血的。俄國軍隊給東普魯士很重的負擔。德國土地從敵人手裏解放出來，至今還是感覺偉大。人民的感激與慶祝是大極了。地方在外國人的鐵蹄之下，是不能挽救的。在那樣凌辱之前，只有蒼天保佑我們了。

九月十四日我們在普斯特爾堡感覺圓滿的勝利和偉大的成就。意外的我被調任在叔白爾 Chudobitz將軍之下於銳斯老編組的南方軍參謀長。

這時候在加里西亞 Galizien的狀況是不順利。俄軍的主力驅逐奧匈軍並於八月底在內門堡 Inzersdorf東方與其嚴重打擊。奧匈軍現受大的損失退過山恩河 San一部俄軍侵入美熱 Meserah，爾後侵入阿柏施內西恩 Obersthausen也有可能。假使要奧軍不被消滅，必須與以援助。

我在普斯特爾堡奉到的命令，要以第八軍的兩個軍團在阿柏施內西恩編成南方軍，是已經實施

在加里西亞及西方的狀況

。這好像只能施行抵禦和守勢的處置。僅僅以步數的措施，想把加里西亞的狀況恢復起來，無論如何是不夠，我們不許可僅行抵禦，我們必須積極行動，因此我以電話向最高統帥部建議，就是此時指定奧登堡元帥的第八軍主力向阿柏施內西恩及波蘭推進。僅需留置薄弱部軍任東普魯士的守備，以防俄軍再以生力軍侵入此地之危險。

毛奇將軍說把我建議的意見待機實施，並簡單而驚人的告訴我西戰場狀況之急劇變化。一直到那時候我們僅當做是聽到謠言的。德國的進軍是因一個反擊而終止了。從馬爾勒 Marne 退却是被命令的，有沒有理由，我永不能確定。戰爭現在必得延長，需求於祖國的質大。一切的都是加入在作戰，都是人民為此而準備的。這次是我最後一次親切的與這位優秀的男子公務上的談話。在這一天陸軍部長發爾根漢 Falkenhayn 將軍開始指導作戰。

九月十四日晚我向奧登堡元帥及同僚告別。在兩次大勝利之後離開他們，可是不容易。奧登堡元帥隨時都同意我的建議並負責的批准。在我們兩個思想相同的人中間，形成一種良好的互信關係。在一切軍事景况之中，司令部裏總有完全一致的意見。

九月十四日早我離開普施特爾堡，以便乘汽車經格勞頓茲及托倫到我指定的地方卜統斯老去。關於我新的行動範圍，我是完全不大明瞭。好像比我從來的範圍要小點。不久我找到一個廣大而重要的工作園地了。

一九一四年波蘭之役

九月十六日我到達卜銳斯老。在這裏不久就接到一個電報，就是最高統帥部容納我十四日晚的建議，與登堡元帥將以第八軍的主力向阿柏施內西恩進發以直接支援奧軍。以第八騎兵師，第六，十七，二十軍團，警衛軍團，第三十五預備師及卜銳斯州官 Graf V. Predera 之後備師等部隊編成第九軍，其開進現須指定。

軍司令部自己希望該軍在鮑衣屯 Reuthen 與樸內羅 Pleschen 之間集結，最高統帥部以為要使德軍確實增強奧軍，則開進地必須力向東南推進。這樣第九軍右翼向卡亞考 Krakau 左翼適宜向南引進。與奧軍過近連接，當然必得縮小第九軍的作戰自由。但是特別的害處也不至發生。

在姆軍司令部

九月十七日與登堡元帥同他司令部的一部份來到卜銳斯老，我們以後又調在一個重要位置共同從事作戰。

我自己已在十八日已到魯易，山得的奧軍司令部，途中天氣陰雨，無新事件。阿柏施內西恩及其崇高的武明，從來我不熟悉，在加里西亞我大概認識了這個歐洲不甚注意的國家和得到一點波蘭農村的知識。

在魯易山得我向佛力特大公 Erzherzog Friedrich 報到。這是一位有熱烈的，德意志的心腸和純潔軍人修養的人物。奧軍作戰的精神領導者是孔拿得 Conrad 將軍，這是一位聰明的，精神特別輕

快而重要的將領。他是一個賦有非常豐富思想的主帥，並隨時給奧軍以新的鼓舞。這造成他未來的功業。但是奧軍的兵力不十分够用，使在每個狀況裏實行他勇敢的計劃。至於軍隊在平時是建樹太少。他們是被忽略了，並且在他們的國內沒有像德軍在德國一樣的威望。加之現在軍官團的良好軍人中堅，勇敢者的熱血都是灑在戰場上了。

我路於孔拿得將軍的關係，常是滿意的，我們有時會着，總特別要點。

關於作戰。奧軍不僅遠遠退過山恩河，並越過了衛斯落可 Wisloke，現在以四十個師羈縻位置在卡爾巴屯山 Karpaten 與外克塞爾之間之衛斯落可河西岸。該軍甚難有所作為。孔拿得將軍決心在德軍支援之下，於十月初重整攻勢，這是他一個完全的功績。

第九軍由開進掩護對北翼一個可能的包圍，該軍首先必能指揮奧軍，然後隨同向外克塞爾河前進。這個聯合軍隊須向俄軍突擊之處攻擊。第九軍此際必須注意其左翼及開敵的左側面。

俄軍方面迄今僅在開關而向西開敵的外克塞爾河灣，部署幾個騎兵師及步兵旅，這些部隊是阻止不住德國國境守備隊佔領波蘭領域及吳爾施 Woyrsch後備軍團橫貫波蘭越過亞塚 Radow向外克塞爾前進的，該軍團是為的在山恩河口以北渡河前進。

俄軍的强大部份還位置在東邊，以薄弱部份在山恩河以西，以在東普魯士受打擊的部份在上那留河及尼門河。對於作戰的繼續指揮，行將延待，就是俄軍也要同奧軍一樣的顧慮行軍之困難，俄軍也許從山恩河口以下前進，此時是可以確實預測的。但以多少和在那個範圍，是難以逆料。事實

在阿柏
施內西恩
開進

上俄軍可以一看清楚德軍的前進，即整個強力渡過外克塞爾河進兵，從華沙 Manschna 以上一直向山恩河口加入。當在魯易山得討論的時候，狀況還沒有充分進展，我們必須準備應付下面這一着：俄軍渡過山恩河和以一部在上外克塞爾河以上前進。

軍事的協商是充分滿意和完全一致的結束了。

第九軍是於九月二十七日以主力在卡亞考及阿柏施內西恩附近準備作戰了。軍司令部在鮑衣屯 Berthen。

我們聯合軍隊的情況約在九月底，甚形好轉。俄軍過衛斯落可後追擊遲滯。奧軍得能喘過氣來，並在十月初頭，開始前進。指定在上外克塞爾河以北前進的奧軍第一軍及與聯合軍隊作戰有光輝聲譽的奧爾施後備軍團，在施特門 Strom以南，多拉也克 Dunajke與卡亞考間準備，並與第九軍之前進連繫。

第九軍在九月二十八日開始前進，敵人起初沒有抵抗而在我們的前面撤退。

司令部向奧爾柏落 Molbrum以後向米耶訥 Mijechow及營屯撤耶 Jendtschejew前進，奧爾柏落僅是一個工廠，這兩個城市表現出小而醜陋的波蘭城市的建築特徵。臭蟲極盛，在米耶訥我們是離開城市很遠。哥薩克騎兵斥候在其附近活躍。到興登堡元帥這裏報到的奧爾施將軍，爲着迴避他們，必需走迂迴道路。

在諾爾塞尼茨我們又找到便利的商號。得一個整潔的宿營：這是使工作便於辦理的。

向外克塞 爾河前進

我們的部隊從事前進，是特別緊張的。道路是沒有路基，天氣壞得很，雖然如此，我們是要求三十公里及其以上的強行軍，爲的是乘敵人尚在渡外克塞爾河時攻擊或把他阻止在河的彼岸。

當奧軍外克塞爾以北的部份繼續佔住地步的時候，則其主力可在外克塞爾以求決戰，佔領浦澤姆 Pzemhl並渡過山恩河，這種作戰的思想，是愈發堅固起來，假使還能與敵人在外克塞爾河遭遇，這才有實行的可能。他如以現有之強大兵力，配備在外克塞爾河西岸，那我們爲行有效的抵抗，兵力是太薄弱了。從魯易山得的決議以後，情形大大小小都順暢的推移，這個戰役是屬於最有變化的指揮的，他在戰史的年鑑上，佔了第一等位置。

司令部是每天要新而困難的決心，下級軍官須獨立行動，這是向不定的情形中打一次勇敢的出手，是一次集精會神的戰鬥和一個緊要的關頭。軍的薄弱兵力是在很遠的分離前進。但是却只有一個明瞭的目標堅確的意志。

部隊運動大部份是視補給而定，關於補給情形在那裏難以描寫的道路環境和不良的天氣，是可想而知的不好，由卡亞考到華沙 Marschau的公路，尙且走凹一膝蓋深。在上面蓋着一層腳高的泥土。道路的修補，部隊和道路建築連是不休息的工作。由我們在十月下半月回去的時候，道路情形是完全變成兩樣。這是因爲我們能行使一種進步工作。

鐵道的情形是同樣的困難。經過爾塞過米爾峭隧道到各們的前線貝特亞哈特 Beracht去的鐵道，隧道是破壞了，必得趕緊的修復。還有其他麻煩的工作，如把俄國的廣軌，改成準軌及建築橋

標，都必須實施。

很感激司令部幾位軍官不息的工作，使得後方連給迅速成確定的樣子。一切困難都適時解決，使作戰毫無妨礙。

對於技術通信器材的要求，還是比在東普魯士困難，俄軍把很少現成的幹線破壞並撤收了。我們必須利用已架設的幾條野戰線，我們用牠是還沒有習慣。汽車同傳騎最是確實的傳達方法。幾個很少的無線電台也服務甚好。在這裏我們也能够隨時明瞭情況，並適時傳達命令。

居民對於我們沒有什麼妨礙。他們是順從並不反抗我們的規定。

十月四日奧軍的主力也開始前進，於五日經過衛斯落可，並已於九日到達山恩河。

奧軍第一軍及第九軍右翼。於四日在卡利姆托 Klimontow 及窩柏托 Opotow 附近戰鬥，很得效果。

第二十軍團到達器爾塞以西地區，第十七軍團到埃亞 Radom 軍的左翼到托馬叔 Tomaszew 車站，可有石器 Koljuszaki。

此際俄軍西伯利亞軍團將在華沙下車，並以強大兵力推進在外克塞爾右岸，由山恩河口向北，這是知道的。我們得到一個印象，就是俄軍對第九軍準備大的作戰。我於是將以我的觀測增強我的作戰。當奧軍在山恩河攻擊俄軍並與以打擊的時候。我們得到並保持迄華沙以下的外克塞爾河了。第九軍獨單解決如上結果的任務是太薄弱了。奧軍第一軍必須爲此轉變方向並積極向北推進。

他在浦澤姆的突擊不失利這是可能的。

第九軍左翼歸馬肯生 Nakensen，已接到命令向華沙前進。

中央應注意易萬哥約特 Jwangorod 阻絕要塞附近及以上之外克塞爾河渡河點。

第六軍進入奧軍第一軍範圍，俾便其掌握，該軍團應及早確保安恩落坡 Anopol 以南之外克塞爾河。

十月九日馬肯生將軍在格約耶茨 Gojats 突擊在該處集結之西伯利亞軍團，並擊退向華沙。

在戰場中於一個死了或負傷了的俄國軍官身上找到一份命令，這個給我們一個關於敵人企圖的明瞭印像，俄國大公的計劃是規模很大而對我們很危險的，俄軍以三十個軍團以上，集結保持於右翼，大約在華沙與山恩河口，外克塞爾之間，其他一部兵力從遠南方越過山恩河，單以十四個師一致攻擊，自十二日以來，近接華沙的馬肯生五個縱隊，俄大公在他以其左翼保有浦澤姆的時候，想由北強力包圍第九軍，並也向奧軍正面攻擊。這個計劃成功，那一定是俄國勝利，是協約國所想到

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退却是很容易應急的。因此爾後的後方連絡是特別加以考慮，鐵道的破壞是準備多量預行裝置的爆破材料的。

自從十月十五日馬肯生將軍在華沙以南抵禦了敵人強大攻擊的時候，俄軍就一再嘗試在克外塞爾上遊渡河。第二十軍團已向北轉移，禁衛預備軍團接收易萬哥約特鐵封鎖。該軍團須擊退尚在外

克塞爾左岸羅斯耶利脆 Rosentire 附近之敵人，這個戰鬥我們是無論何時不會忘記。四個旅在一個狹小的外克塞爾河道戰鬥，這河道由一陣暴雨變成一片爛泥沼澤。我很擔心，俄軍從易萬哥約特突擊他們的側面，而我在夜裏也沒辦法，第二天早上情況像並不如此嚴重，在可斯耶利脆的戰鬥是延長了。凡是參加的部隊都有驚訝的回憶。

獲得外克塞爾河之線的企圖，是達到了。但是華沙同易萬哥約特還在敵人手裏，並在易萬哥約特以南可斯耶利脆附近，敵人也有一個——即令是不好的——渡河位置。

外克塞爾以南奧軍想渡過山恩河佔領浦澤姆以東是沒有成功。孔拿德將軍還希望在此博德效果，但是在山恩河以南之決戰愈延期，則在第九軍左翼益趨緊張，加強配備愈感迫切。

增強部隊到達，此處狀況能穩定一個相當時間。因此軍司令部想把現從南方出發的奧國部隊加入華沙前方，孔拿德將軍說不同意。以後只得在易萬哥約特前方從奧軍抽出德國軍隊，這在二十日以前不能實現。

却 華沙的退

此際在華沙前方的狀況造成急待處決的一種形勢，敵人的包圍更加具體的接近，已進入一種激烈的高度緊張，實行會戰，像是危險很大，馬肯生將軍必須從華沙撤回的時期，是很明白的像要到了，這個發動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這是一個困難的決心，國內或許要說什麼了！我拿定一個時間在十月十七日晚命令撤退，我建議於興登堡元帥，把馬肯生將軍的部隊從華沙向西南方向撤退在拉瓦 Nawa——施蒂耶爾 Skierjewitze——羅衛志 Zowitzsch 之線。

馬肯生將軍於十八至十九日的夜間退却，已行長時間準備的運動，進行的秩序整齊，敵人毫無所獲，並漸漸才行嚴重的追躡。於十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馬肯生將軍與適時到達外克塞爾河的後備軍團，在拉瓦兩側的新陣地實施異常猛烈的攻擊。

此際奧軍在易萬哥約特受到一個驚人的壓迫，而向亞埃退却。自十月二十一日在易萬哥約特前方架營的奧軍第一軍，讓俄軍渡過外克塞爾並受其打擊了。

俄軍僅從洛吳·阿納山 Novo Alexandria 及易萬哥約特推進，並也渡過外克塞爾披利開河口，因此狀況是完全變更了。現在是預期敵人向外克塞爾正面行強大追躡。奧軍是否抵得住敵人，我們必須考慮。在山恩河的狀況也益發危險，在以有利的兵力決戰上是畢竟沒有希望，第九軍在這種綜合的情況中，只有與時俱進的陷於包圍與擊潰了。奧軍的命運是他自己造成的，第九軍為得能重整戰勢，必須撤退，這種運動許要關連到奧軍，那是很明顯的。這時俄軍的攻擊，沒有繼續向他們壓迫。

或然的，也就是空想的退却命令，在十月二十七日頒發了。狀況是異常的危急，由九月底前進到阿柏施內西恩，及連繫該處的前進，現在好像是要陷入停滯了；強大優勢的俄軍或許要侵入波孫 Posen，施內恩西 Chlesien 及美熱。

一般退却的訓令，德軍是熟悉了。對於他們是沒有休息，毫無猶疑的遠遠撤退。一般卻很適合。我們雖則是麻煩也把我們的重車輛走很壞的道路。

爲得脫離敵人的包圍，退却運動應盡可能的向西實行之。

我們重要的「戰略上退却」，是如同受過軍人洗禮的，有計劃的并在一種堪爲模範的部署中經過了。地方是被保護，因爲這是可能的。這次退却永遠是自衛與人道戰爭的特徵。

第九軍以其主力向鄭斯尼叔 Tschenschoff 及其以南，奧軍向卡西考及西加重西亞退却，俄軍未以全力追擊，我們還嘗試從退却中調出一兵團轉移攻擊，但是奧軍的部隊對於每一個作戰是一個太不穩當的分子，加之每一個突擊，都以正面指導向敵人強大部份。是不能得到一個結果的。

這是要從新下個大的決心，這個我們當作的明確的決心就是：軍以阻止敵人之目的，以強大部分由鐵路輸送到伏亨沙爾察 Hohensalza 與托命 Torm 附近，並從該處沿阿克塞爾，向羅基 Lohr 衛志，對敵軍行進之側面前進，以使其停止。

準備盡可能長時間滯留俄軍前進，並使其遠隔德國鐵路停止，這是首先要做的，鐵路與道路的破壞是具體的預備了。一個現代軍隊，據我們的經驗，大概只能够離開鐵道末點一百二十公里作戰。鐵道已開始破壞。並如我所希望的成功，這樣我們就可以算計，俄軍的主力還在國境以外，也就不用力量的把他充份阻止了。雖然一切有了準備，但是這還是不容易，鐵道破壞現在也確實實行了，而部隊總還得注意，除我命令與監視他們，沒有旁的辦法，道路橋樑是由部隊澈底的破壞，工作是有力量了，雖則我遺留一批地方的糧食，而俄軍的前進總是慢慢的而差不多要停止了，這是我覺得滿意的，至於把地方糧食消燬，我是禁止的。

十月底發爾根漢將軍召我到柏林去，我還不一定說明我的企圖。一切都還在飄動。到柏林我像置身於另一個世界，區別就是自從戰爭開始所過的生活都是異常的緊張，同時在那裏的業務是非常繁鉅。這裏盛行着歡愉和享樂的慾望，對於我們的重要戰爭狀況缺乏一種嚴肅觀念，當我再回到鄔斯托叔，會着同僚的時候，我才舒暢了。

十一月三日上午，我覺得一定要有新的措施，興登堡將軍同意我先見笑的行軍到伙亨沙爾擦的意見，命令是馬上要下達了。

此際在木拉瓦與東普魯士東境的狀況，也一天一天的嚴重，在馬蘇爾湖沼地帶會戰以後，第八軍是推進到尼門流域的格約特洛 Grotto！可吳落，九月二十九日，略得加強的林凌侃姆，重新攻擊，並且在接着的一星期中把第八軍壓迫對力克，並也越過國境退却，新編成的第二十五預備軍團，向東普魯士增援，也行了勇敢的出擊，但是這個狀況的變動，並沒有成過去，該軍團隊伍裏有一種可驚的人性存在，可是還不是些軍人，他們的雄心和他們的犧牲心不能補充所缺乏的訓練。

俄國大公似不僅以其強大優勢的兵力決定的使用對德國外克塞爾河曲及奧大利，却同時向外克塞爾以東德國領地攻擊，在普魯士王國的整個東地境必須進行戰鬪，此戰鬪是彼此互相緊密關連着，一個統一而緊張的指揮是必要的，十一月一日皇上委興登堡元帥為東戰場總司令，同時免去第九軍軍長職，此職以我們的建議由馬肯生將軍接任，我仍任興登堡元帥的參謀長，我許多同事的都調到新司令部。

我們的命令範圍，現在可說是推廣到統轄第八及第九兩軍與東西普魯士，波墨恩 Pommern，波孫，施內西恩諸省的全權軍區司令部。

東戰場總司令部轉移到波孫，我們以王府作行營，直到一九一五年二月初都駐在那裏。這是一個異常疲憊及工作繁鉅的時期，在此地養成我一直到辭職的規律生活。

我們在司令部無論做什麼事，都負有非常偉大的責任。我們在波孫比較在波蘭更能明白感覺到國內的動靜，我們感覺到他們對敵人得有大成果的侵入是如何的憂慮。我們還要把這種不安再由軍事的措置來增大。預期戰鬪的出路是不一定的。俄軍是遠為優勢，我們的部隊是甚疲弱，各部隊是甚少有戰鬪休息的。

邊省有為的青年是送開了。戰略的陣線已行偵察並下達構築的命令。在波蘭的鑛山因位置關係已經不能利用，鐵道及德國領土內的鑛山之破壞已經實施，俄軍在長時期中不能利用以增加軍事上的關係。德國邊省的波蘭居民是留置和等候着，沒有高明的人能够預想到其他的辦法。

從普魯士的東方要塞及屬於我們的全權軍管區司令部調出一切可運用的部隊與野戰可用軍事儲藏品，為將來的決戰，很有補於我們的劣勢。因此我們已經在一九一九年八月着手並且在時間的經過中，在東方已由國民兵，國環要塞，及特殊的要塞編組成很多數量的師，他們所貢獻的比預期於他們的要多；他們為了防衛祖國，婦人小孩都把他們全部財產中的最好的拿出來了。

我愈是想到我目前的新任務，並覺狀況急迫及所表現的危險甚大時，愈是要決心採用以前決定

在北波蘭 的戰鬥

的作戰。這或者可能造成一次大會戰；僅是這個會戰能够最後的挽救我們。雖然我們的辦法甚小，但是必須嘗試不僅把在外克塞爾河曲的俄軍給他一個決定的打擊，使其最後停滯並放棄繼續前進，而且要把他殲滅。假使我們把他從華沙壓開，這就可以成功了。如果我們力量太小，那麼我們必得以較小的收穫爲滿足而停止敵之前進。就是這個也是很艱鉅的。這種作戰思想也不是突然產生，它是慢慢形成的。

東戰場總司令部所能運用的，都要集中於外克塞爾與托命之攻擊。第八軍是很被削弱的。孔拿德將軍以他的兵家感的覺離開我們範圍很遠，而把奧軍推進在鄭斯尼叔。在遠北方卡利西 Kalisz 僅配備薄弱的兵力，從西方我們也得不到什麼。

在十一月，作戰行動取了預想的途徑：俄軍到處前進以實施其大公所賦與的大任務。

第八軍看到被攻擊了。十一月中旬該軍退守馬蘇耳湖沼地帶及安格那泊障地。

東普魯士東部因此又讓與俄軍。俄軍追擊該軍甚急，並攻擊其新障地。

由外克塞爾要塞守備隊編成的捺斯脫 Nastow 軍團，在他的木拉瓦——浦亞斯利西 Prussenyeck 障地被敵人攻擊，而看着要壓迫退到索耳道——奈登堡。以激烈的戰鬥才把敵人攻擊在此處停止。在外克塞爾以東的地域之全般狀況，表現危難，西普魯士也受到高度的威脅。

此際第九軍在外克塞爾與托命間的開進是如計劃的完畢。鐵道是通應了所有的要求。十一月十日晚全軍已行前進之準備。

在外克塞爾河曲，吳落茨辣衛克 Wlozlawek 是由俄軍佔領，其餘一直到瓦爾特 Wartlo 的情形，尚不明瞭。這裏是俄軍第一軍，但是該軍也攻過外克塞爾右岸，該軍兵力為十乃至十四個師。在外克塞爾與瓦爾特之間，可確計有八至十個師。瓦爾特以此有強大俄軍騎兵推進，俄軍主力以緊接的一線到達細亞茲 Cieradz——洛吳亞多姆斯卡 Nowo Radomsk——卡亞考以北地區，其他一部份進入加里西亞到達多納耶克並深入卡爾巴特山。但是敵人的運動陷入停滯。鐵道破壞已有預擬的作
用，現在明顯的表示出來，可計及其繼續前進。

十一月十一日為馬肯生將軍已經開始作戰；我們只能夠贊同他的。前進的頭一天就完全出俄軍意料之外的在吳落茨辣衛克，苦特落 Kutno，都姆貝 Dombe 行很激烈並雙方損失很大的戰鬥，俄軍是到處被驅逐了。

當第九軍主力向羅基 Lodz——可有石器 Koljuszki 車站不停留的向前推進的時候，莫爾更 Morgan 將軍以第一預備軍團在羅衛志以北地區掩護其側面。該軍團是處境甚困難的，首先他要以巧妙的手段行抵禦，以後要對越過洛吳，格洛義衛斯卡 Nowo Grodzk 向外克塞爾左岸漸次接近之俄軍之圍防禦。

第九軍中央，衣希托芬 Richthofen 騎兵軍團，第三警衛師及第二十五預備軍團最後得突破當面之抵抗。該部越過羅衛志——羅基之線並壓迫布萊斯亨 Brzeschno 遠向南方前進。該部僅注視突進並向西求得一大成功。第九軍命令在施器耶衛警戒，並沒有辨到。

自己很靠攏集在一塊的右翼方面各軍團，於十七日到達羅基以北向強大的敵人襲擊。

根據一個竊取的無線電，俄軍想從羅基撤退，我們是非常的喜歡。但是我們從第二個竊聽的無線電文知道，俄國大公制止他的軍團。我們感覺大大的失望。

在外克塞爾河右岸的俄國部隊，特別是停止在木拉瓦的一部，奉到命令要渡過外克塞爾河。

經施器耶衛跪向華沙撤退的兵力，須緊接要塞以西集結，重新前進並由施器耶衛跪前壓，如無阻礙，向布塞斯亨前進。

俄軍的右翼，圍着羅基集結，尙不能驅逐。第二十五預備軍團與屬彼之遠越布塞斯亨突進的一部，兩部被截斷了。

現在在第三警衛師，力茨曼 Litvanska 第二十五預備軍團及衣希托芬騎兵軍團方面各個逐次戰鬥是顯然的。我從竊聽敵人無線電知道，在波蘭遠下方戰場，俄軍是怎樣的看着狀況充滿了希望，他將如何的施行決戰，如何俘虜德國各種軍團而凱旋。他已經準備了列車來後送俘虜，我此時感覺怎樣，我是不能描寫，這要演出些什麼！不僅是這許多勇敢的將士被俘虜，使敵人高奏凱歌，却是整個的會戰失敗了！第九軍在這種挫敗之後，許是要退却了，那以後怎樣渡過一九一四年哪？

以一個光耀的成功，來結束這段布塞斯亨的插話，十一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四日的夜裏，被閉鎖的德國部隊向北突破了，他們還帶着一萬多俘虜及許多豐獲的火炮。

現在形成了一個狹小的正面，對着俄軍正面，毫無顧慮的猛烈的急進，將俄軍殲滅於外克塞爾

河曲的大作戰目標是不能達到了，我們沒有敷此需求的兵力，但是俄軍的前進是給停止了。

直到十一月底，俄軍在第九軍那方面很活躍，並也在遠南方攻擊，但到處都沒有顯著的效果。

十二月初，第九軍左翼已由西方調來的軍團加強到不必再顧慮什麼了，他漸漸能從事突破敵之陣地，對布蘇亞 *Besura* 前進，但是這僅是一個純粹正面的搏擊，再沒有大規模的包圍。同時我們的正面以後也能够與莫爾施 *Morsch* 軍部隊連繫攻擊，十二月初的攻擊大有成效，緊迫向羅基 推出，可惜在十四天以前，沒有這種現象。

十二月六日，俄軍退出羅基，到米阿斯加 *Minstga* 以後，爲了保持羅基，我們在南方現在也獲得地位，因爲敵人這裏在十二月下旬是要薄弱點的。

十二月十五日在北翼已達羅基，在前線還有局部的突進處。

十二月底，卡亞考 以南的情況較形嚴重。奧軍 總司令部緊急的請求德國 一個師加強他的正面，我只有以困難的心理派了一師人去，爲了支持這個會戰，該師恰好趕到，孔拿德 將軍計劃從卡爾巴屯山 出擊，包圍俄軍的南翼。他爲着使這個計劃可能，要削弱他的正面，十二月三日至四日，在里曼洛瓦 *Limanowa*——拉伯洛 *Lapanow* 附近山岫會戰是成功了。把俄軍擊退到多拉耶克 *Dunajek* 以西。這是在奧軍 自開戰以來受到許多艱苦後的奧匈 軍武力之一個良好結果。

俄軍面正於波蘭 及加里西亞 在我軍前進壓迫之下，撤退至布蘇亞——亞奧卡 *Rawka* 切口，上披利爾，里大 *Nida* 及多拉耶克 之後。

從卡爾巴屯出擊的波約衛克 Borevic將軍之包圍，在山恩河與多拉耶克之間，即與優勢敵人衝突，彼毫不躊躇竟行攻擊。奧軍的包圍翼被擊退則卡爾巴屯了。

在波蘭的外克塞爾河曲，我們舉行了許多經過良好的局部戰爭。我們還沒有作什麼壘壘戰。「旋轉戰團」是太多。這我像以後所做的一樣，馬上嚴厲的制止。損失不與獲得一致的危險是沒有了。指揮官的職責，就是要注意在這上面。

在最北的外克塞爾河岸，英軍佔領普魯茨克 Bork並推進在吳落茨辣衛克的高地。這裏產生第九軍的長側面在布蘇亞河口與吳落茨辣衛克之間。這是需要不斷的通知。但是外克塞爾河不結冰。因此第九軍不至有厄險。

在我們的南邊國境，外克塞爾以東沒有什麼變化。第八軍在激烈戰鬥之下確實保持其原有之線。

在整個前線都勤奮的從事於構築陣地。

作戰間我們要顧慮鐵路開通，這是我們不久以前自己所徹底破壞的。現在我們以全力從事於他的修復，但是到鐵道運行確實有規律，這很要相當時間，因此非常勤奮的部隊，還有許多遺憾。特別可同情的是我們沒有能够把聖誕節的包裹適時運給他們。這個是鐵路的重要任務；那時候慰勞捐款也來得很多。再歸休假期也沒有如他們的志願。

在我們對東戰線作戰態勢感覺滿意的時候，來了一個痛苦。奧軍在塞爾維亞 Serbia戰鬥不利

。奧軍是十一日底深入該國。柏爾格亞得Pelgrad（註：Pelgrad爲塞爾維亞Serbien首都。）是十一月二日陷落。奧匈軍甚爲得意。但是在克復羅基及里曼洛瓦會戰的幾天當中，奧軍已受打擊由塞爾維亞退却了。他們是再沒有了戰鬥的沉默性。他們起初藐視敵人，現在相反的把敵人估得太高並僅是在數量上感覺驚恐。

在波孫我們的司令部，直到最後都是過着和諧的生活，我們致力於共同負擔的考案，以及共同希求的榮譽。我們在晚飯後還有一個長時間集在一塊，這已養成了一種習慣。我們於是圍着一個圓桌坐下，桌上擺着一個榮譽的獎章。皇帝的，我們有德國誠實婦人性格的皇后的禮物，這些我隨時都尊敬的想着的。

這個短時期差不多是在這四個月作戰期中的一點休息時間。

一個艱鉅的戰鬥是結束了。新的事件是在將來！德國與奧匈團是由俄國危險中挽救出來。俄國大公的全般計劃是失敗了。他的向普魯士東境攻擊，向外克塞爾西岸前進，以及協約國所希望的大獲勝利的結局，在一九一四年是一齊撕破了。

在波蘭戰役之第二部份，也是在戰史上很少見的事功。

自八月初以來繼續在戰鬥或運動的國軍，是絕對值得讚揚的，他們現在去戰勝將近兩倍的優勢敵人。這僅是對優勢之敵亦以旺盛的企圖移於實行的指揮官及士兵，才有這樣成功的可能。

這是一九一四年德軍不朽的光榮！

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月馬蘇耳寒季會戰

一九一四年的戰役，未行決戰。一九一五年將如何進展，我不能逆料。在過去的前後，編成四個新的軍團，這些軍團在二月就有戰鬥力。一九一四年秋季新編制的經驗是顧慮到的，這些軍團戰鬥力大於老的編制，此中每連是有一個有戰鬥經驗并特別精幹的軍官，軍士，兵卒構成的基幹。高級官也是委派些真正好的。我爲得較遠的侵入俄國并盡我們力量可能的削弱其抵抗力，當然想把這四個軍團加入在東戰場。我們計劃在東普魯士給他一個新的打擊。

在過年前後，奧軍總司令部很害怕強大敵人的兵力向匈牙利侵入。俄軍在這裏繼續他的攻擊，并獲得卡爾巴屯山背。孔拿德將軍現在想自行一個大規模的反攻。

我們因爲奧軍內在的情況，好像要支援他們；假使俄國軍軍隊不能在其他位置積極着手的話，那這是更加必要了。這個在東普魯士是否可能，倒還是個疑問；我們是否有指揮那四個軍團的權，那還不知道，我爲着派遣德國軍隊到匈牙利，必須溢出東戰場總司令部的命令範圍。第九軍在波蘭是正面很狹，陣地現在是完成了。從正面能夠抽出幾個師作旁的用途。這幾個師由奧軍加強編爲由林心根 Linsingen 將軍指揮的南方軍，該軍在右側面掩護由孔拿德將軍所企圖定由卡爾巴屯向甫爾澤米斯爾 Przemyśl的攻勢。

當討論作戰的時候，出於我意料之外的接得最高統帥部電報，就是委我爲南方軍參謀軍。與登

堡元帥不想離開我。他打了一個報告給皇帝，要我仍舊同他在一塊並服原來的職務。此時我像在普斯特爾堡一樣的同司令部告別，往新位置到差，但是不久果然又回來了。

南方軍司令部行轅在門卡斯 Munkacs。林心根將軍同我由那裏觀察前進地域，並與鄰接的高等司令部及奧軍取得連絡，奧軍已位置在山地並向南方軍接近。

我們在匈牙利及以後在解散濟本卜爾根 Zeben-Berest時，是很受居民熱烈歡迎。但是當我們執行職責的時候，感謝的情緒，不久就消逝了。

對於聽我們命令的奧國部隊是補給得不充分，對於陣地構築及宿營同樣的成就甚少。這都是要多如補充的。

在叢林山中的一條道上，我走進一個郵局。他給我一個外國的，我也不知道是那一種言語的報告。這種話連同我走的奧國軍官也聽不懂。於是我從這個困難，得到一個本軍應顧慮的概念。國家爲着增高對國民的信賴，就要以政府與國民很密切的混合。

這裏我也像一九一四年九月到魯易山得途中那時候一樣，得到一個所有民族中之十分落後的印象，這種民族是沒有統治的。於是我遇到胡族倫爾舉友 Hunjandorier去，這個民族的住室，我就他的旱渴就永久不會忘記。這與在德國帝王對事物示教的措施多麼兩樣，並與奧匈比較，我們的文明與進步又多麼高。當我看到胡族倫的茅舍，我就明白了，這個民族還不能知道自己是爲什麼奮鬥。奧匈有許多無限的疏忽；當我們兵力聯合的時候就知道這會發生滯障。這個雙重君主國及奧軍，僅

能依德國所正當期望於他們的或許才有所爲，這樣德國部隊至少是不用行這種支援與匈軍正面的處置；我們或許可使用於繼續需要兵力的西戰場了。我們與些無生氣的國家如奧匈與土耳其（Turkey）聯合，這對於我們總是一種惡運。在亞埃一個猶太人同我們的一個軍官說：我真不懂，一個像德國這樣的熱烈的有力的身體會同一個死尸一塊走。他是說得有道理，可是德國得不到有生命力的戰友。我們也忽略了，對於這些無生氣的友軍至少應特別給他們新的生命力。在這次戰事經過中我才認識了奧匈隊的情形，以前我對於這方面是沒有機會的。見到這樣一個底層，真出我意料之外。我們在負責的地位大概知道，這個雙重君主國已經成了歐洲的病夫，對於他是得不到正確結論的。我們對他還是保持忠實並且應該加以領導，我們不必說廢話與歸罪於他，但是不完全的政治是要負責的。

在門卡斯我停留時間不長。正月底我已經又回到波孫我的老地方了。

此際最高統帥部的訓令到達東戰場總司令那裏，就是屬東戰場的三個新軍團及第二十一預備軍團於二月上半月可供使用。

這四個軍團在下車完畢以後馬上加入攻擊第八軍當面之敵，這是與最高統帥部商定好的。如果能從兩側打擊敵人，然後才能博得大而迅速的會戰成績，這是從坦能堡與馬蘇爾湖會戰經驗所表示出來的。這裏以三個軍團組成的強大兵團向梯爾納特（Tilsit）——卡爾瓦衣亞（Karwia）突進包圍；另一部份，在施比爾湖與國境之間，越過比亞拉向亞衣格洛得（Raigrod）並遠向奧古斯討前進。同時以攻擊牽制敵人的正面。在兩翼上敵人是薄弱。在敵人主力能够自攻擊的正面脫離以前，我們必

須希望獲得強大地步，兩個突擊兵團應拚敵側背，這件事發生得愈早愈好。

這個計劃了的處置必須粉碎已明白的敵人企圖。協約國於一九一五年還想在俄國方面獲得勝利。當俄大公企圖以全力攻擊卡爾巴屯的時候，按他的所謂「大計劃」應以強大俄軍兵力在尼門河與弓賓年——普斯特爾堡公路間，對僅有薄弱兵力之第八軍北翼加入，壓迫該軍並包圍之，及向外克塞爾驅逐，其他兵團，配屬以強大騎兵主力，應在木拉瓦與外克塞爾間打擊我們在該處配備之薄弱部隊，而侵入西普魯士。外克塞爾以東的普魯士地域應行佔領，並殲滅在該地所有之德國部隊。事實上於正月在第八軍的左翼，可感覺到敵人的增強。「大計劃」的實施已行着手。但是俄軍的眼光已經射向外克塞爾以東地面。他在正月初為應用於北方，已經從外克塞爾以西的正面抽調部隊。由他們的部署產生我們的企圖，於是我們必須行強大的反攻，計劃越過尼門河同樣要越過那留河。要反攻了。我們很困難的創造了引導反攻的兵力與毅力。俄大公是一個完全的軍人與統帥。

此際任波蘭的外克塞爾河曲，局部的戰鬥繼續實行。由這個所牽制的俄軍注意力程度如何，尚屬疑問。如果敵人部隊是穩健的與滯留，在大體上人們不必多談論這種趨向。假使指揮官因為不利的現象而感覺到不安全，才需要他的表示。如果大的局部的成果的战術行動得到確證之後，事件已經變化了。

為的使俄軍對攻擊的繼續相信，第九軍應於正月底在波利姆 Bohinow附近行有力的攻擊。最高統帥部給我們供此使用的砲彈一萬八千顆，且有瓦斯彈。彈藥的數量是被看做完全特別的東西，這

是當時性質上的見解，在東戰場我們是從沒有過彈藥缺乏，我們只有像在運動戰用壞的補給線路所能送達的那樣多彈藥。而在陣地戰當時還沒有讓它大大的繼續下去。但是在西戰場情況就兩樣；所需用彈藥的缺乏是感覺得到的，整個作戰的力量，就所集中掌握的炮火效力及彈藥消費來評價是不正確的。

第九軍在波利姆附近之攻擊，於正月三十一日舉行。對於一種瓦斯效力，天氣是太冷了；這個在當時人們還不知道。再一切也不能像人們所希望的一樣。我們俘虜了幾千名士兵，在其餘却是戰鬥上的成效。但是這次對俄軍所行攻擊的印象是偉大。因此在戰略上是達成希望了。

四個參加攻擊的軍團之開進，於二月初開始並經過順利。開進於二月六日完畢。第八軍——奧托·佛·貝洛 General Otto V. Below 將軍——位置在馬蘇耳湖及其兩側。第十軍——愛西伏爾恩 Eichhorn 將軍——位置於達爾克門 Darkemen 向北至尼門。我們推進司令部到普斯特爾堡。由波孫離開是不容易。我們在那裏過活了一長大時間，但是普斯特爾堡由一九一四年九月也喚起我良好的回憶。

二月七日寒季會戰開始。力茨曼將軍隨第八軍右翼在一天到達，第八軍餘部及第十軍於二月八日才行前進與攻擊。作戰只能根據他們的特點由命令確定。軍司令部保持着最遠的活動範圍。各級以同樣的戰術的觀察確定其實施。東戰場總司令官在會戰間也只爲自己行甚少的處置。我們首先想到是作戰的繼續指導及側面掩護。

使各軍如最初的企圖進行，這是一個困難的決心。冬季是冷極了。從二月四日或五日下了一場少見的大雪，道路與鐵道都凍沒了。道外的行進簡直異常困難。蓋着光滑冰塊的冷地方，是常常以吹集像人高的雪堆變換的。軍隊仍停滯於最初的位置。俄軍算計到這個大困難。他在行進方向推進了輜重。

我們的部軍是爲一個冬季出征裝備的。車輛是有雪橇。但是以後證明了不合實際。在這個非常迅速以雪蓋着的道路上裝雪橇的車輛是不好用的。

在下列的日子，人馬所遂行的事件，我是不能描寫而永遠是光榮的事蹟。縱隊的先頭部隊在雪中不休息的工作，車輛膠着，縱隊停滯，這總是很長久的，步兵推送車輛與火炮通過，且向前面找到連繫。大炮及彈藥車要以十至十二匹馬挽曳，這樣漸漸以努力向前的步兵之拉得很長的縱隊布滿在行進路上。其中僅有很少的炮兵與更少的彈藥。在夜間或戰鬥，縱隊又稍許靠攏點。幾天以後天氣變了，道路沒有了路基，在上面還結着冰，在道路以外深凹位置同沼澤全都是水。有一椿是幸運的，就是由於深遠的包圍，俘獲了敵人裝營養資料的輜重隊，否則我們整個運動或許要因爲大量給養而必須停止。

對高級司令部與下級指揮發生異常特別的困難。與敵人衝突很久，才能部署有戰鬥力的部隊。命令不能傳達，電線被暴風雪折毀，報告沒有送來。雖然如此而成效是頂高的。

力茨曼將軍的部隊首先順利的向前來到。他於八日佔領約翰力斯堡並在其後數日向拉衣格約得

Naigrad 推進，該處發現強大抵抗。由阿索米茨來突擊他的敵人，給他擺脫了。第八軍中央未尾追由全正面退避之敵，而向力克接近。指揮官與部隊為迅速前進，均發揮其最善之努力。對於大的戰略上的結合，是進行太緩。力克於十四日才落陷，以後新起激烈戰鬥。十六到十七日夜間，第八軍到達奧古斯討。

此際第十軍的包圍作用也呈現圓滿的效果。在特別的行軍措施與難以形容的勤奮實行之後，該軍中央已於十日至十一日夜間到達衛爾爾巴冷附近的普斯特爾堡——可吳落公路，並當十四日力克落的時候，其行軍縱隊已非接近大奧古斯討森林以北，進入蘇瓦爾起 Suwalki——宰里 Seing 附近。

潰退的俄軍，已顯受側面打擊並被迫向南。這次多半是出其不意。我們的通信方式在這裏是擴大錯誤的謠言，而防範的工作很好。俄軍對於這個沒有成功，沒有這種活動的知識。想得到——尤其是適時的——關於敵人的情報，這是絕對困難的，另一方面如處一種劣勢而任作戰指導，那更再沒有這樣異常困難的任務了。

退在可洛洛並老在側面的俄軍一部兵力，因攻擊無功而遲滯前進。該部被第十軍側面掩護部隊向可吳落——阿利夫 Oliwa 驅逐。

還在緊接奧古斯討以東地區實行包圍敵人，於十四日晚看來，好像可以成功。愛西伏爾恩將軍以其兩翼向那裏加入。其右翼以前衛於十五及十六日在宰里——奧古斯討公路侵入敵正面向遠方突

進，但是該部在此被向東如潮湧退却的俄軍縱隊追越而一部被虜。第十軍現在只有決心至二月十八日推進至沿森林北緣端，一部在格約特落西北地區。該軍在這裏往西展開其正面，使其背面緊對要塞地帶。以這種勇敢配備使敵人退却困難。其他的德國軍隊由北並由西推進森林地帶，並在佔領奧古斯討後在向格約特落。利卜斯克 Grodno Lipsh 及卡亞斯利波 Krapynor 下方波柏爾 Bojz 之公路上戰鬥。在利卜斯克 lipsh 包圍圈就合攏了。

在格約特落前面部隊的情況是異常困難。從要塞調出部隊加強的俄軍所在之處，特別在二十及二十一日進行最猛烈的攻擊。退在奧古斯討森林的俄軍一再從那裏突擊。在嚴重損失之下，德軍保持原地。在第二天蠕動在奧古斯討森林及猶疑抵抗的俄軍主力是屈服了。這是一件良好的功蹟。

在馬蘇耳會戰時戰術成果顯明的是：十一萬俘虜及成千的火炮。俄國第十軍是瓦解，俄軍又感覺是削弱了。

根據作戰的基本思想應該現在從奧古斯討以後，以在該地戰鬥部隊之一部越過上波柏爾，此際在重加農炮火力之下第八軍自格亞耶屋 Oratjewo 來實施向阿索米茨的攻擊。而東普魯士的守備移到由這裏到阿爾斯西茨 Oratzijs。

雖然我們的部隊頑固的嘗試，而渡上波柏爾的沼澤地帶是沒有成功。我們用了樹木，但是大雨一下就沉了。在森林及沼澤地帶的停滯是困難的負擔。上波柏爾在現成的道路連絡線以外，是不能越過。橋樑是破壞了的，我們的部隊由於氣候的不良及作戰的緊張是很疲乏，這樣必須命令攻擊的

中止。

在這種環境之下，我們不許自囿於對大勝利無戰略價值之思想。因此在司令部起了嚴重的討論。

第十軍不能滯留於其所行之配備。以強大的兵力向東，對阿利大——可吳各行側面掩護，是必要的，但是該軍沒有部署可供使用的部隊。該軍的後方連絡及生活必需品，自己由於方法的不當形成困難。由馬爾格亞波瓦 Margarbova 經亞特施器 Patschke 到蘇瓦爾器 Swaliki 由俄軍所建築的廣軌鐵道，在這種情形決定不能矯正。道路是太壞，天氣太不好，馬匹車輛是操作過甚了。載重車輛在那種薄而走陷了的公路上幾乎不能夠向前。這也只有少數可供使用。該車必須又要到自己能生活並能休息的環境中去。以需要壓迫終於要向後轉。在從奧古斯討 撤陣並行傷感的退却以後，愛西伙爾恩將軍於五月初才以右翼，以後以左翼在奧古斯討——蘇瓦爾器——卡爾瓦衣亞——砒爾衛施器 Pil wieschki之概略線佔領準備位置，對於右翼在五月中旬俄國再衝突了一次，但是漸次的停止了戰鬥行動。

俄軍對我們東西普魯士南境的長大側面反攻是一天一天的激烈。

首先在羅姆沙 Lomscha 阻止要塞以北進行嚴重戰鬥。德軍勇敢應戰至俄軍攻擊萎靡，狀況緊張得很長久，一直到增援部隊到達。

此際俄軍由洛吳格約得 Nonograd 並由東約倫卡 Ostrolenka 不斷的向阿爾細茨 Ochitz 與砒沙

川 Finsechen Pissa 來攻擊。這裏的戰鬥常常是慘苦的，經過寒季會戰的部隊必須不停的加入到這裏。在這裏戰鬥要行許多細部措置以適合帶着一坦平陽沼澤地區的特性，如以乾松木的樹堆蓋成隘路。這特別是給下級軍官一種困難的任務。士兵對士兵戰鬥。即使是局部的危險沒有了結，我們也要結束國境向前延期到四月的戰鬥。

在阿爾細茨北方於二月底三月初也有很嚴重的戰鬥。在這裏柯爾衛茨 Callis 將軍向浦亞斯利西 攻擊。強固佔領的城市於二十四日以新的手段奪取，但是必須於二十七日俄軍西伯利亞 軍攻擊之下放棄。俄軍特別利害的壓迫，並一直到五月初在木拉瓦 與阿爾細茨 之間不斷的在最嚴重損失之下無效的攻擊。我們在增援部隊到達之後，指導對因其損害削弱之敵一個有力的逆襲，這是在浦亞斯利西 以北部擊的。

在這大決戰地下遠方浦銳格 以北也舉行了戰鬥。俄國的國軍及邊防軍部隊向美美爾 Memel 推進，這是地方的暴風雨，那裏被騷擾得不堪，並同時向梯爾細 持續前進。以一個由施特揚 Götter 調來的補充營協助，美美爾 於五月廿一日又解放了，解決俄軍三千落伍者。東普魯士 畢竟是自由了。

這個時期前後，在整個東普魯士 的東南正面，都在戰鬥。四月初終於各處進入熱望的休戰。

俄大公 的越過那留河 對我們僅有薄弱部隊佔領的正面攻擊，此項寒季會戰的大逆襲是頓挫了，部隊與每個士兵都值得讚揚的發揮了大的功能，老的與新的編制在戰鬥中互相競爭，指揮是達到他任務的頂點，過去的寒季戰役是一個偉大的軍事上的行爲。但是我關於在寒季會戰上一個直接戰略

的利用之希望，我必須放在一邊。戰術是成功的，這很滿我的意。我們制壓了俄大公的大攻擊，並到處位置在敵人領土裏，我覺得快慰。但是我們內心所想的與感覺的對俄國決戰，那却是僅只接近了一步。

每一個戰術情況有充分的精神緊張力，而每一天須要巨量的決斷。光榮的希望，心靈的躊躇，驚駭，決心過程的焦慮，關於這些那些的不滿，這些我不能使一切都寫在紙面上。在許多情形中所克服的障礙，我不能描寫，在不良的天氣，部隊在寒季會戰所負的勤勞，這所感覺的一切，我也不能述達出來。

總司令部自二月中旬到陸增。

我們的司令部與辦公室是狹小，但是在那裏覺得很好。在那時候我很願意回到有好感的東普魯士城市裏。

還有在戰鬥間，後方位置的整理是我們最緊要的任務。在整個普魯士的東境，帶刺鐵條網是成爲遠大陣地構築的第一種副防禦。僅僅由於這種需要，訓練了許多兵營，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戰場轉用的大員，而是有作業能力的。他們多半必須在敵火之下作業，因此而犧牲了的。「拿鎚子」這句話是一種光榮的表記。

根據最高統帥部的訓令，在西戰場實施由十二營改爲九營之師編組。我們也得一樣辦理。作戰行動會容易點，這是一定的好處。但是我對於作戰，也許絕對是喜用強大的師。

軍事上沒有實價的同盟國，經四年的艱辛，得免於毀滅，以自力與世界博擊。差不多全國均在軍事統制之下，此種優良偉大的國軍，現在將有什麼動作，必須稍有期待。這樣一種軍隊應完全消滅嗎？德人還要自殺一次嗎？我不相信這個並且永遠是這樣。七至八千萬人口的德國要自己團結起來，並努力自覺。這次團結鞏固的國軍所造成的戰爭最偉大的軍事大功業之真價，在記憶裏永遠不會忘記。

一九一五年對俄國之夏季戰役

在正月由孔拿德將軍所決定攻的擊，是沒有成功。俄軍很快的就向卡爾巴屯反攻。沒有德國部隊，或許這狀況不會這樣停止。戰場的困難在冬季是最利害的。這給行動不可思議的部隊異常的勞苦。由於冷雪所受的損失很大。浦爾澤米斯爾是於三月十九日攻陷。

當俄軍對外克塞爾以東的德國領地於四月初攻擊不興旺的時候，俄大公以彰明的目標將他的攻擊對着奧軍前進。越過山地直下匈牙利，並以此驅逐奧匈軍於其國境內。

雙重君主國的軍事狀況是可想而知。意大利加入我們敵人方面戰鬥，必須時時刻刻週密的計及。奧匈軍把他們的部隊着重增強在意大利的邊境，是有必要；塞爾維亞的軍隊好像也要再加以注意。在奧軍高級司令部的情緒總是消沉下去。奧國連絡軍官給我們描寫狀況很像很緊急的。為得要挽回那裏不利的情况，我們將意見與我們的見解報告最高統帥部，並還要派遣部隊到卡爾巴屯增援，這部

隊更要適時到達。

德國最高統帥部決心今後要找俄國決戰。這是大規模的，雖則削弱西戰場優勢的緊張，這種思想仍樂於負責的流露出來。

馬肯生將軍接到訓令，以由西戰場重要部隊抽調編成的新第十一軍，於三月初西加里西亞向在卡爾巴屯很怕死的攻擊之俄軍側面突擊並擊破之。東戰場總司令官爲羈留敵之兵力，有在其正面伴攻之任務，如果我們對於敵人能自由活动。並由尼門河以北侵入立陶宛及普蘭得 Priland 這樣才始有效力。勞恩施太音 Lauenstein 於四月底以個很費考慮了裝備的騎兵師與三個步兵師，分三個縱隊由尼門河以北普魯士地域前進到達詔冷 Schaulen。該城於三十日佔領。使俄軍加強其注意，這個勇敢企圖的目的是達到的。

爲着要把詔冷附近及向西的一些很緊張而糾纏的戰鬥延長過五月及六月，我們必須加強，一個重要的託佛貝洛的「尼門軍」，就編成了。

詔冷必須於五月再讓給敵人。我們停留在緊靠該地以南。在苦爾沙里 Kurschang 的衛道 Win-tan 以下至哈孫波特 Hasinpot 高地，我們的騎兵保持沿河之線。

五月七月以奇襲佔領利堡 Liban。此地未行嚴重的防禦。薄弱的守備軍是降服了。這個佔領不是什麼世界戰史的武功，但是一個沒有損失的幸福事件，並且在往後甚有價值。

馬肯生將軍於五月二日晨間，用一個很好的準備與由部隊光耀實施的攻擊，突破在多納耶克中

部的俄軍正面。在第二天更獲得遠大地域。因此俄軍由匈牙利越過卡爾巴屯山背，向北撤回。奧軍是確實輕了負擔。這正是意大利加入戰鬥的那一天。這對於協約國形成一股非常大的生力。

向立陶宛
苦蘭得突
擊

馬肯生將軍不停留的對山恩河向亞約斯老 Jasolan推進，並於五月十五日襲取橋頭堡。奧軍的鄰軍在兩翼連繫了向前推進的德國部隊，德國軍南方軍也在攻擊並獲得地位。甫爾澤米斯爾於六月初又從俄軍手裏奪回來了。

不便利的後力連絡首先給在山恩河的行進一個停滯，在六月初困難是起來了。攻擊以後是繼續下去，主要的戰鬥任務總是德國部隊負擔。六月二十二日又佔領內姆堡，因之不久襲取亞瓦欲斯卡 Rawa Ruska，並壓迫俄軍遠向布克 Big撤退。他以後外克塞爾以下也遠向羅布林 Lublin——易萬哥約特退却。

我們在陸增自然以最高度的緊張注意着加里西亞的事變，並且我們時時計劃着，我們怎樣能夠進一步有力的支援對俄軍的作戰。我們的兵力用得恰當。俄軍因此在我們的正面前削弱並引退加里西亞的部隊。再我們也獲得許多並漸漸面把作戰退到東南了。在這樣非常長大的正面，部隊的抽調却是限制了。陣地必須至少每個士兵能夠換班的方式佔領。當六月間最高統帥部配屬幾個新編成的邊防團之後，我們才能够着以幾個師準備重要的攻擊行動。

在加里西亞正面的壓迫俄軍退却，是不能決定戰爭的。是否其他的作戰可造出較好的機會，這倒是研究的。首先奪取俄軍尼門河防禦的樞紐可吳洛，對我們好像是最有希望。由北向美蘭納

加里西亞
的突破！
越那留河
的反攻

Milna 的道路並向俄軍的背後是自由了。這個必須向後作一個很利害的躍進。這就是希望以這樣一個躍進，從北方越過來爾納衝擊其側面，致俄軍受一個絕大的損失，來結束一九一五年夏季戰役。陛下於六月一日召喚興登堡元帥同我到波孫的時候，這個作戰的準備應當開始準備。皇帝在此地根據參謀長的意見，及聽取興登堡元帥建議之後，規定在波蘭作戰之繼續指導，尤其是說第十二軍要擊破當面之敵，對那留河壓迫，繼之在波蘭的外克塞爾河曲的德國部隊，應對外克塞爾前進。其餘同盟軍在布克與外克塞爾之間繼續行進。我必須把我的思想暫時保留。

適應最高統帥的訓令，現在須以包圍方式渡過那留河，而不僅是第十二軍，即第八軍——顧爾茨將軍——右翼也要對此如是就準備位置，這就是說：第十二軍在外克塞爾與施卡瓦 *Schäfers* 以重點向浦爾突斯克 *Pultusk*——約斯漢 *Foshan* 壓迫前進，第八軍在施卡瓦河口與毗沙川河口之間抵達河流之線。攻擊於七月十三日開始。這次要感謝軍司令部願慮周密的部署與部隊卓越的攻擊精神而得圓滿的成果。柯爾衛茨將軍各師侵入敵人陣地組織，深進前方地帶，並不停留的推進。浦爾突斯克及約斯漢在七月二十三日，東約倫卡 *Ostrolenka* 於八月四日略取，並以此在廣正面強行渡過那留河。第八軍也在激烈戰鬥之後到達那留，但是僅以薄弱兵力在南方佔據脚步。俄軍到處行頑固抵抗並受甚嚴重的損失。

在波蘭的外克塞爾河灣，第九軍及吳爾施的軍部隊也到達了。最後擊退俄國於易斯漢卡 *Liska* 及亞塚，七月十九日又佔領該地而使敵人退到外克塞爾後方。由此往後敵人於二十一日披利爾

以北也還在外克塞爾後方，並退入華沙的一個外障地。現在只有更薄弱的第九軍對此障地進行攻擊。該軍也應該由南來遮斷洛吳、格落幾衛斯卡。

在上布克與外克塞爾之間同盟軍獲得向北的固定正面攻擊的地帶。

離開波蘭大戰場很遠的，我尼門軍於七月中旬同樣開始攻擊，並遠向東推進。

現在依我的觀察，在尼門河下游向可吳洛再由那裏以強大兵力襲擊俄軍側背，實施這個我所志願的作戰，大概是時候了。部隊能够由吳爾施軍部隊，第九軍，第十二軍及第八軍調出。否則志就遲了，可吳洛的奪取需要相當時間，而俄軍在加里西亞的退却已經轉遠了。但是這個比較現在進行的作戰好像還可以達到大的，無論如何是大的成功。

此時最高統帥部還是維持原來的立場，以後就是一個渡外克塞爾河與尼門河的作戰。

第九，第十二及第八軍以其由最高統帥部規定的兵力停留於以前的行進方向。洛吳、格落爾幾衛斯卡的奪取開始了。同時我們決定攻擊可吳洛並任第九軍攻擊；此時一切進行良好。

如我們所預測的一樣，在外克塞爾以東的波蘭之同盟軍運動是指導對正面追擊而帶着不斷的戰鬥。在這裏嘗試包圍俄軍，也是永遠徒勞無功的。即使運動到手，但要被他逃脫。俄軍常以強大兵力憤怒的反攻，並在許多沼澤河川及溝渠斷絕地，總是有機會整理並施行富有效果經長時抵抗。單是繼續幾個星期在壞的道路上不斷的運動並多半在不良的天氣，我們部隊的勞苦是特別的大。衣服鞋靴都穿破了。給養困難，宿營幾乎不可能，因為俄軍已經有組織的把給養物料及村落破壞或燒燬。

外克塞爾
河以東的
攻擊華沙
及洛吳。
格洛幾衛
斯卡的佔
領

了。俄軍把些家畜趕着同自己走，爲着以後在陸路上來宰了牠。假使行動顛預的居民阻塞了俄軍的路，他們就把他趕到路傍池沼裏去。許多俄軍作戰的暴行，是深印在腦海裏。

後方補給情形是一天不如一天。如是戰鬥行動就自行遲緩並衰弱了。一個俄國軍官在與俄國鄰和以後對我說：他真不懂，爲什麼我們沒有猛烈追擊，俄軍是要自行解體了的。指揮與部隊爲達到這個目的，已一切作到，但是假使力量在完善的軍紀，良好的意志與各個士兵的精力中鬆懈的話，這於指揮官的意志也沒有什麼幫助的。

爲實施最高統帥部給所與的訓令，運動繼續進行。可爾姆 Cohlm 與羅布林還是在七月裏奪到我們手裏。

在外克塞爾河灣，第九軍於八月五日佔領波蘭的首都。該軍現在由我們的命令範圍劃出，而直屬最高統帥部。同時拜耳 Eyvert 親王內阿波爾得 Leopold 元帥接到命令統轄奧施軍部隊。這個新的命令區分對於我是沒有簡單化的，尤其是第九軍的兵站仍屬於我們。

華沙的佔領是特別滿我們的意。一九一四年秋季我們爲這裏却是費了很大的力。但是那一個戰役打了這次成功的基礎，對這次華沙的佔領是形成顯明的徵兆。

在接着幾天，拜耳親王內阿波得爾元帥之兵團以全部兵力在易萬奇約得與華沙間之廣正面渡外克塞爾河。俄軍退避。當馬肯生元帥向不銳斯特·利他衛斯克 Brest Litovsk 前進的時候，親王內阿波爾得元帥兵團由裏塞下方對布克河前進。

第十二軍順利渡過那留以後，得以適合之行軍方向東進，以其右翼向布克河，以左翼與羅姆沙前進之第八軍緊密接觸前進。

此際洛吳·格洛爾幾衛斯卡的封鎖，在各方面都完成了。元帥把要塞的奪取委諸貝塞爾 Becher將軍。他不直接接觸繼續作戰。他採取一種行動向東推進的軍之背後。八萬人的要塞守備隊不能長時間固守了。

八月九日合圍完畢。八月中旬重砲兵能開始射擊。西北的堡壘不久就制壓了。現在對外克塞爾河以北全正面攻擊成功。我們的部隊確實僅只後備兵與國民兵，頑強攻擊而略取堡壘。要塞攻陷於八月十九日。

洛吳·格洛爾幾衛斯卡的奪取。第八與第十軍之統一指導，可吳洛的攻擊，在立陶宛 Kurland的關係，往後的部署，訓令對於我們司令部及我有很高的要求。而並且一九一五年夏季戰役間之作戰，不是像從來的出師歸我們獨立指導，却是跟着最高統帥部的訓令要旨，這樣除了經過與實施大量數目的大小決心而外，給我們一個特別繁鉅的工作與礙難。

此際繼續向東行進。羅姆沙阻止要塞已由第八軍於八月九日奪取。阿索米茨於二十二日被該軍佔領。第十二軍越過泌亞里斯托克 Balyska 該處早先在轉到十八世紀的時候，屬新東普魯士統轄。在該處以南行進着拜耳親王內阿波爾得與馬肯生二個兵團。前者橫斷泌亞里斯托克的荒野，後者在佔領不銳斯特·利他衛斯克之後，於八月二十五——廿六日向巴爾洛衛其 Baranowitschi 及砒恩

斯克Pinsk 續進。

最高統帥部好像要把向東的行進中止。而指揮馬肯生軍強大部分，以後也有第十二及第八軍，向西及南匈牙利。但是又讓已由此際奪取可吳洛成功而向立陶宛苦蘭得Kieland 推進開始的作戰，自由進行。

可吳洛的襲取是一個不驚怖的行動，爲的容易實施，第十軍必須在其特別寬廣的正面中央及右翼再極力加強；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够在可吳洛以西集結相當的兵力。力茨曼將軍應指導此次攻擊。此次攻擊的困難是缺乏最重的曲射火力。我們在西邊只有幾個炮兵連，他們要在軌道上才能進入陣地，並僅有很小的射程。我們此時排除萬難而建築鐵道。在全般狀況中自然只有在衛爾巴冷——可吳洛鐵道與尼門河之間才能實施攻擊。

八月初鐵道完成了。現在缺乏重野戰榴彈炮彈藥。我使用預備隊，攻擊才能開始。以僅少的器材還是攻不下要塞，但是執行的部隊是他的指揮官的新精神所鼓舞了的。

八日開始炮戰，而在第二天接近。一些強固的陣地必須猛攻而獲得。攻擊部隊的力量好像萎頓了。好在俄軍對於重炮兵的火力證明甚少有些抵抗力。因爲一個加入其他部隊的連之新的突擊，於十六日得突破西方正面。於十七日力茨曼將軍渡過尼門河佔領城市及東正面。戰利品較略取洛吳、格爾、薩爾、衛斯、卡少。這不是對一個閉鎖的要塞攻擊，他背後是開放的。城市一直佔領到工廠建築區，這個燒燬了的，居民逃走了。這裏我看到假使部隊不得到居民的協力，他們是要到怎樣困難的環境

中去。

第十軍現在遠南方於激烈戰鬥之下強行渡尼門河。八月底該軍渡過此河，而對格約特落——衛爾納 Wilna 徐徐前進。格約特落俄軍意外退速的放棄了，該地於九月二日由第八軍佔領。

我尼門軍於七月中旬保有多比沙 Dubissa 至詔冷西南，文塔 Weta 到哈孫波特，過此一直到海岸。貝洛 Below 將軍是受有命令，包圍攻擊在詔冷附近之強大敵人，並在其左翼掩護之下對里加 Riga、尼門河以北向東獲得地步。

我尼門軍之後方連絡是困難。鐵道幹線截至勞格茶爾根 Laukatson 梯爾細特以北及美爾、利洛能够當補給港口，但只能非常慎重的利用。俄國的艦隊及英軍潛水艇當時還敵制着東海的東部岸。貝洛將軍作戰於七月十四日開始。在總括綿延到七月二十三日及所謂「詔冷之役」的繼續戰鬥之中，將俄軍驅逐過詔冷向波利衛爾斯 Poniewiez 撤退。因為進入其側背之德軍騎兵缺乏火力，故該軍能以一部逃逸。波利衛爾斯於七月二十九由我們佔領。在右翼騎兵前進至里加灣 Riesrieden Meerbusen，並在米陶 Mittau 連繫步兵前進，該處係於八月一日佔領。里加以南俄軍保有一個大橋頭堡，這長久是對我們的一個危險份子，因此於九月頭幾天，到達呂克斯屈爾 Uexdell 與佛力特城 Friedrichstadt 間之褚納河，並將此處的敵軍驅逐至彼岸。

由尼門河以東攻擊由波蘭撤退之俄軍側面，於八月下旬此種思想之態勢始漸形成。這個突擊第十軍指向可吳洛——米爾納——明斯卡 Minsk 尼門軍與騎兵大隊應向褚納堡 Dienaburg 前進，並對

波落次克 Potok——明斯卡任側面掩護。在俄軍退却向東方前進時，作戰推進是不許可不能的延長一天的。但是準備要費時間，道路不良，部隊不再新銳。第十軍自米爾納以來是受激烈攻擊的。這又是最緊張的日子。

最後於九月九日開始前進。尼門軍對雅可卜城 Jakobstadt——楮納堡，順利的向前。但是俄軍於這向城市前方，在各橋頭堡內頑強抵抗。在楮納堡與米利雅 Milja之間各騎兵師得開放道路，並以其騎兵精神遠向東方推進。第十軍在不良道路與天候十分特別勞苦之下，推進其左翼到米利雅向米爾卡 Milka前進，此時其在正面的攻擊前進徐緩。俄軍處此雙重壓迫不能立足，現即在全線徐徐且戰且退。但是俄軍却是看清了對於他威脅的危險，他加強楮納堡以東，由利大 Lida及施洛利姆 Stolin來實施一個大回轉，衝擊米爾納以東的德軍包圍使之停止，並還渡米利雅施行逆襲。

我們的作戰必須中斷，這是明顯的。我們把第十軍深入之翼撤回。對餘着新正面俄軍狂暴的攻擊，以後才漸漸平息了。

對俄國之夏季作戰是結束了。俄軍還是沒有擊破，但是從正面壓退。雖然如此，我們向前新跨進了一大步。意志堅強的俄大公卸職。俄皇自己來統領軍隊

部隊及指揮官無論在何處都盡了他們的職責，並確實把德國軍人絕對優於俄軍的自信更為堅定。數量是無足驚異了。

夏季會戰
之結束

一九一五年十月至一九一六年七月在

可吳洛東戰場總司令部

平靜的時期

一九一五年我們也過去了。對於來年我們得自行增強，但是長久沒有從國內取得一切可能及需要的東西了。再我們敵人的海岸有他們的進步。他們在那裏不斷的被協約國支援。強烈的戰鬥，必得在一九一六年爆發。

在世界歷史大變動的範圍中，東戰場總司令命令範圍內所作之事件，自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以後，在背後形成整個戰爭重要的——並常是決定的部份。我們現在往後進行平靜的工作。

東方各軍在大作戰結束的環境中，我們所進行——整理的。都是向着國家情勢所未成——同時是需要的做去。

爲得到地方上並接近各軍，我們於十月底到可吳洛。

可吳洛是俄國式的矮小——不引人注意的木頭房子組成的城市之典型，並有比較寬的道路。由緊圍着城的高地上面，人們可看到城着一幅有趣的景像，同着米利雅河與尼門河的合流處。在尼門河的那一岸，有一座老德國修道院的寶塔，這象徵日爾曼的文化工作，由那裏東去不遠，有一塊法

國支配租界的紀念石，那個高地是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在那裏觀望大軍渡過這條大河的。

強烈的歷史的影像，湧入我的腦海。

我決心把德國數百年來在他國作過的文明工作，帶到這個佔領的地域。由雜色歷史的居民自己是創造不出文化的，只有依賴我自己，他們是墮落在波蘭風習裏面，

我們在幾百年以前擺脫實際的德國弱點同異國束縛的痛苦災難，現在的這個德國很勝利的對抗着優勢的敵人，並有光耀的成功。我希望勝利。傍的不要來。爲着再一次跳出這樣可怕的命運，德國人民已經經過很困難的了。指導着德國的志士們，只在發展國家的力量並燃起那聖神的火光，這是活躍在所有德國人——當時我這樣的想着——的心靈裏的。

對於德國現出一個容全的福利之幸運的將來。

由陸增遷到可吳洛來，工作自然是沒有一天間斷。需用的電話連絡是要適時安置在辦公室裏，並以家俱補充必要的設備。

在城裏我常常到正教的教堂做新教的禮拜，這教堂是俄國統治者壯麗的建築，我在那裏聽到美的，古式的讚美詩：

我正心誠意，用腦與手！

給國家充分的愛與生命，我的德意志祖國。

我是深深的感動了。這首歌詞應該堅固的藏入每個德國人的心裏。

在東戰場總司令部

第一步的工作，着重正面的安定，並努力使各軍習慣其生活。

這就需要一個整個普遍的部隊移動。大攻擊運動重點所在的地點，部隊就密集，在其他位置就稀鬆，此處必須已加調整。騎兵師由步兵師補充。到這種調動完畢，與部隊至少應到達其爾後應駐之位置，需要相當時間。但是一句話沒有由真正的休息可以推動的。面地必須構築。此際各部隊都佔有廣大的區域。雙方都需用士兵們的力量。構築的陣地一般在攻擊頑強的地方要鞏固一點。不保守的各點應該放棄。指揮者與部隊爲了這決心真困難。

陣地與營舍的建築以及前線整個的生活，在不良的鐵道情形之下受累不少。俄軍是到處把鐵道澈底破壞。跨尼門河的橋樑及其他大河是完全炸毀，車站燒了，上水的設備破壞，電線折卸了。鐵道路盤一部掘毀。枕木與鐵軌拋在遠處。軍事鐵道司令部以其建築與運轉部隊，由電信部隊的輔助，實行一種非常大的工作。

等到各鐵道的運行確實而有固定的規律，要在聖誕節以後，以致現在也只熱望着放假的列車能够行通。東戰場總司令部區域內之鐵道情形，只漸次確定。大新路線的建築，討約根 Turokora 亞得細雷利旅器 Padatwihsecki 及詔冷——米討 Mitau 於一九一六年五月及八月完成，施間茨亞里 Swentziauy 向拉羅志湖 Narotsehssee 鐵道剛好稍遲一點完工。

上述兩條鐵道也給地方開始了文化。鐵道建設是由我們舉行的。

在這些鐵道路網的連絡中，正面後面就有一條直接補給部隊的野戰及運輸鐵道。地方道路在部

隊範圍內有很高的價值。由可與洛到緒納堡，格約特落到利大及由討約根到米討的大公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在苦於雨雪的時候，有一部份就變成荒涼的泥水，馬掉在裏面就會淹死。

因鐵道及道路工作的進展，使工事的建築進步，部隊自己鋸木材，有刺鐵絲一部一部的自己製成。特別困難的是整個工事組織建築的關於地下水高的情形。地質學家在這裏給部隊有好的指導工作。

我自己對於這些問題，自然是僅只關心大的列車，並只加以鼓勵使作用均一。我們特別把人馬的安置和給養擺在心上。

宿營情形對於我們還算好，作戰是在這個地面上，在這裏結束，事情比較過去得迅速，因此沒有演進到完全崩潰。俄軍也沒有一切都燒掉，像在波蘭遠南方一樣。反而，尤其在陣地近傍，營舍的建築做得太多了。僅只慢慢完成的掩蔽部，部隊也是盡可能的在設置。但是官兵以什麼為滿足必須要能滿足，這個僅只注意到野戰外部的生活。

人馬的偽裝營舍，必須遠遠向後建築，部隊在那裏面使出偉大的才藝。藝術心裁進展到一種確實的白禪圖案。

人馬的給養設備到大而完全符合典範的方式。有幾個部隊或許要缺乏點，特別是馬鈴薯的照料。馬匹的飼料供給是不足夠，燕麥缺乏，菽秣為使馬匹拿來夠量是太遠了，許多馬匹疲弱而死。我們最後也給木粉做飼料。

特別要顧慮的，就是不要把辛苦弄來的給養在車站上攔壞了，那裏自然缺乏蘆棚同帳幕。對這個我也得注意。對於各處我們的意思都是好的，但是困難常常跟着下來，有時也覺得麻煩了。

聖誕節大批的運送，同樣的弄妥貼了。

人馬的健康狀態，我是與以完全的注意。

傷兵的照料，在行進間是困難的，現在對於他們的限制稍許簡單一點，但是負責機關還有異常多的事情沒有辦完的。我們在佔領地區內能設有較少的衛生設備，大概是沒有問題。我監着把許多傷兵靈可能的後送到國內去，但是我必須很久的忍耐着。輕病和輕傷的以後就任他在佔領地域內，他們在這裏除了休養外還可以做點輕細工作。

馬匹的飼養和厩泊是不常自由遷移。東戰場總司令部常給各軍司令部告誡，就是要切實注意馬匹並多加愛護。

被服的補充，冬季被服及毛織物品的準備，蹄鐵等的供給，常常發生很大的阻滯；我必須費力的襄辦。

信件，報章運送的迅速，我是加以審查。我總要把軍人與家鄉彼此盡可能的弄接近點。

前線後方與大城市裏設置士兵住宅，有時也有軍官住宅。我們很容易發現不夠，士兵住宅在東戰場適應一個深切的需要。這由活潑的交際可以表現。家鄉對於我們實在有幫助，在士兵住宅裏出入的婦人們，都做過很好的工作。

我很愉快我見知於元帥，我們以書籍車輛供部隊的設備。以精神的糧食照料部隊，對於我們是個願意的任務。以後我們在這上面很有興趣。書籍車對於部隊服務良好。

在大的範圍有野戰書籍營業。他們同時有各黨派的報紙。

各軍創辦他本軍的報紙：東戰場總司令部調整他們一個良好的通信業務。

音樂，戲院及攝影在各軍手裏，這個我們也需要。

對於東戰場總司令部所必須賦與各部隊的要求總得顧慮在他們是可能的這是我們親切的任務。部隊勤務生活的期間不很短。訓練是需要的，雖則學校沒有達到像在西戰場已有的方式之境地，而一切進行良好。

格約特洛及可吳洛的尼門河陣地，還有利堡的是加強了，從前的國境陣地是維持的，該陣地應供援軍使用。對於其他的措置，工作力是達不到。

我所負的直接用照料各軍所產生的任務，是被由陸軍及國內對佔領地域的以及由於職責的要求擴大來照料當地民衆。我是很願意做這種到多方面去的新工作，並且有這種堅確的決心，稍微貢獻一點完整的工作。

在缺乏本國的統轄機關及當地的裁判權的時候，我們置身於大的新任務之前。我們在這裏只能得到小成功的現象，但是我們願意作，這裏我要感謝我的同事，因為他們是像在純粹軍事範圍一樣的共同工作。一直到一九一六年七月底我離開此處所共營的事業，是一些偉大善良及有意義的人們

之高尙成績。這對軍隊，本國以及地方及其居民自己是有利益和幸福。

對於責任廣泛的任務我需用多數的同事，他們不是只召集一次，而是一次接着一次的被召喚，這是按當時需要地何。這個漸漸的除了我的軍事部門以外，在補給部長愛生哈爾特約退將軍 Georg v. Eisenhart = Rothe 之下設立一個範圍甚大的管理部。

我很着重軍事的性質，如單只在兵站監督範圍內可能的，我就同意選擇屬於不能再使用於正面的軍人。但是我也採納非軍事的人材，專門技術訓練的人才，當然我要得到，因為相信他們是有大的能力，而每個機關所使用的，我是不能分割的。對於農付和森林，法律，財政，宗教和學校是絕對需要專門的人材。在起早由陸軍及國內要求保有必須的特別的現成人員是異常困難：後來當東戰場總司令部的使用得到一定的職務的時候，那就容易了。關於情報傳遞我們在國內的上級機關有詳細的照會。我想在外國地方有可靠的人員。本地人只有在苦蘭得 Kurland，但是這裏也設有預備的。

每個都同樣的以熱心給我去依困難而十分辛苦的工作。我們且到完全不熟悉的環境，加之是由作戰所蹂躪的地方，在這裏一切國家及鄉村的維繫都被壞了的，來從事工作。我們看到一些異鄉的人民，這是由各種互相傾軋的民族集合的，他們對我們可以說是不瞭解，並一大部份是有內心的隔閡。這幾百年來普魯士培養與德意志傳統繼承的忠誠及捨身盡責的精神，要創造一切的生命。

像由東戰場總司令部所統轄的約等於東西普魯士波孫及蘇墨恩合起來一樣大的地方，是要區分為立陶宛，蘇瓦爾起，米爾納，格約特落，比阿里斯托克 Bialystok，苦蘭得 Kurland管轄區的。以機

開實施之改進使他的數目能够合併爲三個，苦蘭得 Kurland，立陶宛。比阿里斯托克——格約特落。統轄長官在各方面是對於兵站監，東戰場總司令部負地方統轄之責的。他有一個辦公處，就協同我的農村部。

管轄範圍的分配是劃區的，常常如在西戰場一個兵站管區樣大。在監督技術的與農村的關係中之管理重點即置於區長身上，較大城市的縣市長對他也一樣。

在區長下面協力是較小城市及平坦地方的市長及官廳長官。官廳長官再與鄉村長連絡。爲着地方能盡地方管理的利益，這些區就得委派特別的經理軍官。對於他們可以把地方建設的監督，物產的經營以及增加生產的設備及收穫的增高交給他們辦理，其他組織就爲振興各種軍事原料給區長服務。

如上我所述的管轄的統一，是根據一個在一九一六年六月成立的統轄機關才一步一步的在各種範圍內實施。

以憲兵隊配屬區長使用爲警察機關。這種憲兵在管轄區內屬於特種的憲兵部隊，在東戰場總司令部範圍內，總屬於一個憲兵軍團。本地缺乏當地的警察機關，我是特別痛苦的感覺遺憾。德國不能派出所需要數目的憲兵，因此我必須使由前線退伍的老弱士兵補助。整個組織都是應急手段，這些孤獨的憲兵或許可憐的感覺後來的不平。但是有許多是對多數的匪徒忠實的戰鬥時而殉身的，這些個孤們都是不能忘掉他們的。

行政區最適合了地方管轄，司法行政就開始了。每區爲輸地居民有一個區法院；我們必須創辦這個。因爲這裏什麼法律都沒有。一個較高的裁判權在統轄總區，這個或許不需要。在可吳洛的高級法庭是作爲最高的裁判所。

兵站司法的行使，絕不由地方司法官所妨害。兩者裁判權是合作相輔而行。

各種行政範圍的森林經營是在管區之外的。按森林所在地區創立造林監，最著名的造林監是比阿洛衛 Bialowie 的軍事造林監。

這樣設置的行政機構，要使之活動，使其有爲福利而工作的能力。這不是一種官僚式的，却是按需要而工作的。感謝上帝，這裏沒有任意作爲的自掘坟墓的事件。

土地與人
民

我們對於居民的衛生狀態是特別注意。撲滅在各地方盛行的發疹性熱病，是很有效果的實施了。這個省了我們大批對醫生的費用。

總之我們是願意增加農廠經營的收穫品，使農村經營有規律的進行，耕地及土壤的充分利用。我們召引德國的團體，這在人口稀薄的地方需要以他們的方法來耕作的。我們把大農場來特別管理，供給機器羣，及各式的經營農村的機器，支放麥種。部隊的馬匹出來補助這種管理。但是主要的事情是除了文付現款以外，還要以正確的評價來鼓舞當地居民。土地的生產是漸漸的減少，並大失我們所望。儲藏品輸送到鐵路傍去發生困難，在不良的道路以小的一匹及兩匹馬挽曳的車輛，把本地的生產品常常要一天之久，才走到那裏交付。

在本地馬匹現額維持及家畜備備有強大要求時，佔領地區之盡量利用是特別重要。這必須實行計算。這個工作甚為困難，因為一些牛都被穩藏在山洞裏或驅逐在森林裏，但是雖則沒有地籍冊子，現額調查也一步一步的成功了。馬匹家畜的採購，要由地方特別詳細的登記。這是必要的，我們想不再向國內大量請求了。

對於蔬菜及菓實的種植。是要特別注意；並設立果醬及罐頭司令。菌類是大量的收集並使其乾燥。

捕魚在多數的大地方湖裏是實包出去，利堡是由海漁業組織的。

一切只要可利用為營養品的，都要收集。

城市居民的災情是很重，在一九一五到一六年冬季，我們必由軍事糧餉部份抽減出來供應他們。後來這種情形。着實要改善些。

地方的救濟，我們讓佔領地域內現有各國籍組織的外國救濟委員會辦理；我只要求他們不以片面的救濟他本國的人民，而要對其他的一視同仁。

原料的提收是一種特別重要的任務。這裏也行現款交易。這時候猶太人當牙行商是不可少的。我們送了許多皮革，毛皮，青黃銅，襪襪布片及彈壳之類（廢鐵）到本國軍事經營者，我們也免得他由在利堡，可吳洛，比阿里斯托克的工廠開業籌措。

純粹森林的地區，是特別鼓勵，盡量利用，但是各種濫行砍伐是加禁止，對於障地構築及鐵道

枕本的消耗木材是特別的大。一個鋸工廠接着另一個成立，並接着我們各軍漸次自行照料，我們就能够向西方及塞爾維亞供給。火藥及造紙工廠用的纖維植物及特別有用的木材，就運回德國，再對於居民重修住宅也要供給木料。樹脂，化學木料，木炭也獲得甚大的數量。

地方農作物的盡量利用是對各方面都澈底實行了，並盡可能的顧慮地方及與居民合作。

爲了安定人民與提高地方物產，就開始兌換部隊在作戰間所發行的徵發券。這是一件特別混雜與困難的事務。以後我們對一切都付現款。擔心貨幣是不會了，因爲這都是德國錢。

在國家銀行及柏林官廳同意之下，我們發行一種東戰場總司令部的特別錢幣，這不久就如願以償，我們也把德國銀行招到地方上，爲得對他增加新的經濟力。這不是個簡單的任務，這是關係整個經濟行政的。

個人的生活是盡可能清苦了。我統轄各部份之間爲了隸屬的位置及加薪，起了很大的風潮，我必須使效益平均，並由國家財政的支細困難中得到一個確實的辦法。當我們很幸福的完成了第一次預算的時候，就送到柏林陸軍部及大本營補給部長，這是很注意並嚴重爭執之後畢竟被接收的。

我們的收入根本就靠關稅，專賣利潤，徵稅及國營事業。全部的人民交付組織必須技巧的建設在可思索到的最簡單的基礎上面。使之複雜而使有正確的系统，在這個經濟訓練的人材之缺乏，在人民的不熟悉及俄禍時期一切增加之缺乏時期中，想順利進行，簡直是不能實施。交付的重要部門，因爲俄國的關係，被置於關稅，直接徵稅及專賣權。

居民一般對徵稅滿意。徵稅的負擔也就不重。在作戰的時期內，鄉村負擔總共繳納的總額，在居民每人頭上担負一九·五〇馬克至三二·七五馬克。爲着不期望國家的補助，這種收入是够了。但是放開眼睛來詳細的看，他的工作是異常有效率的。

法庭組織是適合海牙 Hague 陸戰規定的。居民民事裁判按各該國法律，這是很希望的。因此第一就得確定那種法律是大體適用。這件事是不容易，因爲在戰前俄國在此地實行的情形非常混亂。以後這種法規時找到了，必須把他譯成德文，以便德國的法官按着這裁判。我相信沒有其他的國民在由戰爭略得之地域中做出像德國所造成的這樣環境。雖然如此，敵人的宣傳，自然把我們描寫像全世界那樣最凶暴的軍隊，對於這個我們是沒有辦法。德國的法官在這個貧苦顛連的立陶宛的城市裏，是拿像在柏林照自己的法律一樣的法律事實及一樣的尊嚴來執行裁判，誰是跟着我們這樣做？

其他的公益就是居民應有入學的正確路線。他們有權利學各種知識及造成各種人材。這裏像各處一樣是要解除一切苛政的。對於學校是缺乏教師。由教員出身的國民兵臨時担任。對於這些自願就學的兒童們只能用德文，這後來是引人見怪的。可惜這些教師不懂外國文字。所屬能說立陶宛及波蘭話的，全部教員只佔極少數。再學校書籍問題也值得注意；怎樣能由教育方法養成國家觀念，這我們就指定各種波蘭的書籍。那裏是但譯 Danzig 格內孫 Genser 波採，米爾納波蘭的城市。對於法國的青年也以同樣的方式教道他們的復仇思想，這件事實也給我如一貫理論的深刻印象。因此波蘭及法蘭西有一種強烈的國家觀念保持自己的文氣，這對於他們現在得到利益了。我們是這樣一

種教育政策，並不是驅策壓迫一般青年不要保存他強烈的國家思想。這樣一種感覺是必須的，就如同一個國家要征服他的危難像我們自一九一四年而特別是現在所身受的一樣。這種見解是被從人性理論最高峯投棄下來的。這是從他們的立場解釋的。但是事實的暴力說得與他相反。現在我們辛酸的需要一種強烈的國家觀念，並必須把它貫輸給青年，因為他們是有責任的，決定要參與我們的復興建設的工作。

宗教在它的實行沒有什麼限制。在苦蘭得 Kurland 新教的教會是完全站在我們這邊的。同立陶宛的舊教會我們不久就到相安的地步。反之波蘭的舊教徒是對我們懷着敵意。在這種教會的態度明白的反映出居民的情緒是反對我們的。加之波蘭的教會是担任波蘭國家宣傳的。

波蘭在學校的範圍也很快的經營了，他們想把他們的大學設在衛爾納；我沒有承認。

當我執掌行政的時候，我們抑壓各種民族對於在西戰場的守中立。在立陶宛人的一條陣線對波蘭在這上面因其見解絕對是有點波蘭敵意的。我必得只以中立的政治，才沒有人不願意。我以此種企圖致力一種不分民族的政治，因為這僅在我們對波蘭情形明瞭之後才能實行的，但是政府還沒有決定，結果是以邏輯的問題保留。居民政治活動我才真正不能放任了。此時每個民族有他的報紙，這自然站在監督之下的。『可吳洛報』收回當作德國最大的報。所有的報紙都有明瞭的指示，合乎政府意向的急論德國的前途。

雖然要求交通限制，但我為着居民使郵件交通在確定的情形，我設立一個地方郵政局來輔助國

家郵政局。這個適用國家的郵花，這種郵花是爲東戰場總司令部管轄區域住了一個可辨別印花的。我們看着很滿意，就是地方的情形安定，同那裏的生活又上了軌道。德國的整理志願達成。農民的進益比在俄國時多。在城市的商店又新設了。居民獲得平安保障。他們現在認識我們是具良心與正義來辦事。對於禮貌的強制，像由某軍所規定的，我沒有什麼說的。

在這至現在止的一條另外的途徑，也對於德國有幫助，我是滿意的。一個異常興奮，對我要求很大的工作，壓在我的肩上。我認識許多漂亮的人物，並需要在外國地域的各方面活動。軍事行政的同人們對於我以無限的信仰，這是我最感滿意的，我的意志貫注在行政，並在裏面保持創意。我們感覺是爲德國的將來在外國土地上工作。我們特別想在苦蘭得 Kurland 獲得德國的殖民地。我爲保持一個健全地土地和殖民地政策，及預防土地利息，禁止土地及土壤的售出。

至到一九一六年八月初東戰場總司令部所管轄的地方，當我離開的時候，創造成一種文明的事蹟。這不是一句口頭禪，對於這是盡其可能的就實際工作的，這不能喪失了，這當戰爭間是絕對有益於本國：軍隊及地方本身的。是否種子播在地裏面還保存着？及是否以後結成果實？這在我們多舛的命運還是一個問題，這只有將來能答覆罷！

在東戰場之戰鬥與危機

當在東戰場總司令部爲軍隊及佔領地域工作的時候，已實施對塞爾維亞的作戰了。一九一六年

二月底在西戰場開始凡爾登 Verdun 要塞之攻擊。不久俄軍也上戰場了。

在三月下半月對東戰場正面所部署之俄軍攻擊，往後不是一種牽制運動，這是一種決戰，並也是這樣詳細計劃的。作成的諸命令是說把我們驅逐於國境以外。

自三月初以來，一個企圖攻擊的情報送到我們這裏。由格納堡及鴉可浦城 akofstadt 也來了一個預備攻擊的情報。對付的處置要着手了。好像開始還有等候一個較長的時間，於是我決心料理一點私人的事情，到柏林去兩天。三月十一與十二日我在柏林，並接到情報，或許那不久要開始的攻擊將行動了，當我再回到可吳至的時候，事態倒還平靜。

三月十六日俄軍已開始其最猛烈炮擊，地點不如我們所預期的在施姆港 Smorger 附近，却對着衛思留湖 Wischnjew 與拉羅志湖 Narotschsee 之間的隘路，施問茨亞里——波斯塔衛 Bostawy 之狹軌鐵道之兩側及格納堡以南。炮戰的實施是一種在東戰場還沒有聽到過的激烈，並繼續至十七日。十八日步兵攻擊開始了並一直到三月底才中止。

拉羅志湖 的戰鬥

俄軍的企圖是向可吳洛遮斷我們的北翼，並同時由其他位置攻擊到挽坑 Wanken 接着他對尼門河以北海岸突擊。這個計劃是很有眼光的。

我們的正面因兩方的攻擊，發生一段間絕地區，因此俄軍遮斷是達到了。正面一段是選得好並寬廣。我們想再閉鎖，預備隊兵力又不充分。這個缺口是打開了，這樣下去就把向可吳洛的道路開放着。

三月十八至二十一日時期中，第十軍的情況危急，俄軍在數量上非常優勢。二十一日俄軍在湖間隘路得了一個對於我們最感痛苦的成功，波斯塔衛以西的俄軍突擊也僅勉力支持。地面是軟的，在泥濘地帶露水就集成池沼，道路就找不出字來形容了！火急由第十軍司令部及我們調來的增援隊，在沼澤裏面徒涉，只能徐徐向前。一種嚴重的緊張瀰漫全局，往後誰知道怎樣變？但是俄軍的攻擊，也越過不利地形前進，當他在我們陣地內及向後的時候，也精疲力盡了。當二十六日俄軍的突擊到達一個新的最高點的時候，我們是把危機確實的耐過去了。

顧爾茨集團軍及第八軍的情況是相當嚴重。在衛得先 Mides 的賴浦傳沙尹旅 Leibhauer—Brigade 必須在其陣地被正面分佈，防禦敵之主力突擊，該旅對此處置極當。堵納堡遠北方及鴉可浦城之敵人攻擊，特別頑強。各在資格最老的兵也像在他們傍邊之年淺的戰友一樣的犧牲。

在三月底俄軍的攻擊才停止了。俄軍的攻擊是像當時毫不過火的談過，在「血和沼澤」中轉不過氣來。俄軍的損失是特別大。我們的稀薄陣線還良好的形成並以由軍官們十分管理的勇敢部隊壓制訓練低劣的俄軍之主力行動。在深厚泥濘的地面及潮溼寒冷的天氣裏服務部隊的勞苦是大極了。我們的正面耐過他的第一次大防禦戰。此時我們計算正面俄軍繼續的大攻擊及整頓各軍，在這上面不久奧軍從梯約爾 Tiroi 向上意大利的攻擊開始，該軍初期表現很好的效果。

五月底陛下患臨，皇上是旅行整個東戰場總司令部管轄地域，元帥同我隨同着他。我們也到了米陶。我在那裏得到的印象，永遠不會忘記，所有第一次到巴爾梯苦姆 Baltikum 的官兵，都有同

樣強烈的感覺；但是一塊家鄉的地方。

六月初我們慶祝德國艦隊在斯卡格亞克Skagerrak前部海上會戰的成功。

我以熱烈的興趣追念我們海軍的功績。在平時是大大方方針確定在海軍裏面。現在他是隨伴陸軍任爲最有價值的戰鬥因素，伸得爲勝利而作戰，並掩護我們不爲英國所封鎖。我們很清楚的明白我們不能以我們的巡洋艦保持廣闊的大洋。地中海師Mittelmeer Division開到君士爾丁堡Konstantinopel。我們在南海及東亞細亞的巡洋艦隊，在日本攻擊之後對於膠州沒有支撐點，而必須駛回本國。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在可約累及十三月三日在發克蘭得諸島Falklandinsel附近的會戰現示了巡洋艦隊的勝利，災難與結局；他以偉大與深刻的悲哀充滿每個德國人的心情。我們的巡洋艦及補助巡洋艦在大洋上使敵人不安全。他把德國的冒險精神增高光榮，但他不能成功決戰。雖然如此，他們的行動並不是徒然。對於海軍德國也是許恢復的。

在東海雙方兵力都強大的對峙着，德國商船通航能够確實保持。

我們艦隊的主力在北海Novisee，支援愛爾浦河口Eilbundenung 黑爾哥蘭得 Hlegoland 及威

廉斯哈溫Wilhelmshaven。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我們就議決以這裏的艦隊施行會戰，這也是梯爾披[海軍上將Grossadmiral V. Tirpitz所想的，但是總沒有達到目的。英國避免會戰。他由政治的願慮保持了她的艦隊，他看到與德國艦隊作戰是一種危險，這對於他能把他世界上的地位降在同盟國之下，並耗費自己的國富。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黑爾哥蘭得以外德國的港灣戰鬥，是沒有戰略上的意義的。我們的巡洋艦是勇敢的。

我們的海軍想把英國的艦隊盡可能引近我們的海岸施行會戰的企圖，在挪威海軍上將 Almiral-Admiral 統率現役戰鬥艦隊的時候，得到明瞭的勢態。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達到目的，會戰已經實施。該隊雖然位置在我們海軍根據地的遠下方，却並不畏懼。

此際在一九一五年二月四日——在梯爾披茨海軍上將以為時間尚早的建議以前——在圍繞英國的一個阻絕地域已經開始對敵人商船的潛艇戰了。這沒有大進展；這是由他們政治的立場所選擇的片面的指導，單只對敵人商船。不久就加以廣大的限制，這使他行動完全萎頓了。

我們的敵人在他們的考慮中對於潛艇戰是不畏懼的，他們把他稱為一種違反國民法及不人道的戰爭手段。協約國關於不斷的權利侵害發表一種奇怪的議論。新的戰爭手段創造新的國民法的標準。爲了我們根據人類要求的戰爭意義及對中立國之考慮一致，確定我們認為適當的潛艇戰，這是我們良好的戰爭法。我們找到一條正當的途徑，而在這上面沒有那種批評能改變他一點的。

同樣在戰爭開始的時候；英國用他的違反國民法的處置對德國實行糧食封鎖戰。這種絞殺的飢餓封鎖是弱人體魄並使精神的宣傳毒害成功。英國還希冀另外一個目的；對在母親肚子裏面的小孩戰鬥，俾使在德國產生一種自然低能的種族。一種可怕的戰鬥，他是怎樣的恐怖是不能想像了。英國是像他已常在他殘忍的歷史裏面作過之無際可乘首尾一貫的行動。英國政府目標確定並有步驟進行

禁歷每釐直接運貨過海到德國諸港去的，每種經過中立諸國的輸入貿易，最後連與中立國本國的生產品之輸入貿易也禁止了。

由英國的國民法的繼續封鎖，我們在東戰場也感覺得到，他最後是幫助協約國得到對德國的勝利，因為各協約國在加入戰爭以前及以後都得承認他，而歐洲國中立國都在英國束縛之下。

X X X X X X X

一九一六年初夏，協約國企圖對他們最危險的敵人——德軍一個決定的打擊，在西戰場對桑姆 Somme 施行攻擊。在東戰場俄軍此次以其主力越過巴亞羅衛志 Baranovitchi，施姆港及里伽攻擊前進，七月初對奧匈正面開始着的戰鬥往後是示威的性質。及奧匈軍隊獲得意料之外的大成功，才惹起俄軍把對東戰場總司令部的正面攻擊的實施延期，並把他措施的重點擺在奧匈軍方面，在德國的正面愈是證明了抵抗力較為強大，俄軍愈放棄他，愈加緊對他較弱的敵人，在浦利甫也特 Prilpui 及卡爾巴屯之間的奧軍。

七月四日，俄軍對在盧茨克 Lutsk 以東，他爾洛波兒 Tarnopol 附近及緊接屯也斯特爾 Dziestria 北之奧匈軍正面開始攻擊。

此次攻擊實施並不特別優越，俄軍在他爾洛波兒之接任林心根將軍的南方軍之波特美爾 Both Hot 伯爵軍的地區內，是被順利的擊退，反之該軍在另外兩處得到俄軍很大的效果。在奧匈軍正面俄軍的兩處突破深入。雖然我們自己派幾個師到南方計劃準備一個反攻，但是這是可以想像到的，

奧國部隊表現着這樣單薄的抵抗實力，至然給東正面狀況一個打擊而變爲異常嚴重了。最高統帥部從西方調來幾個師。桑姆會戰那時還沒有開始。奧匈漸漸部署好對意大利的攻勢，同時派部隊到他的東正面。因此意大利軍對梯的爾轉行攻擊，戰爭的情勢完全變了。因此不久由桑姆會戰的開始及以後由羅馬尼亞 Rumanian的宣戰再往後都把我们轉入不利的勢態了。

在盧茨克附近俄軍的攻擊是掃蕩奧匈軍抵抗力之束縛而迅速向前並到達施托約得 Stochod。第一部份德國增援隊插入退却的漩渦中。在施托約得，就鐵道兩側才逐次形成新的德軍正面。與在梯的爾 Stal停止的奧匈部隊保持接觸。雖然俄軍在這裏得到一個大的勝利，但向西追擊並不猛烈。俄軍爲擴充戰果所加入之部隊過少。對盧茨克以南獲得自由之奧匈軍側翼必須極度回折，這是當然的。再也缺乏兵力向浦羅細洛奧 Brusilov作新銳的第二次突擊。德軍把正面重新支持了。

在屯也斯特爾俄軍的攻擊，由東北方向突破奧軍各師，很快就在河川以南獲得地步並對卡爾巴屯山壓迫，在異常不良的鐵道連絡，增援隊調到那裏特別困難。德國部隊也開到屯也斯特爾並入卡爾巴屯。這是東戰場總司令部及由西戰場調來的。凡是生力各師所到之地，差不多都能把正面穩定。在這種情況之下，反攻是不合宜。這絕對要由我們的部隊嘗試，但是一定仍沒有結果。俄軍戰鬥同樣軍後方補給特別困難而不甚強烈，這對於奧軍續行原來的抵抗很有幫助。

俄軍對奧匈軍的突擊還只得開始的成功地東戰場總司令部預備隊的大部與拜耳親王內阿波爾得元帥之兵團加入同盟軍正面的時候，俄軍於七月十三日繼續加入一強大攻擊對在巴亞羅衛志附近的

爾與施軍部隊。該部完全瓦解。這是一次異常嚴重的戰鬥。集團軍及吳爾施將軍必得使用其預備隊。

那時候我們總還打算在施姆港攻擊，或者像現在的情形，在三月間的舊戰場及里柳附近。這裏俄軍部署前後都有很強大的部隊。

雖然爲了援助遠南方各軍，我們自己是特別削弱了，我們對於我們很長的正面只留下幾營人充預備隊。我這個還是由新兵處編成的，雖然我明白，俄軍無論在什麼地方得到一個有效的成果，那個恐怕只不過杯水車薪罷了。我們的部隊就是稀薄的佔領也許能保持他們的陣地，這種信任是無限制的。我們隨着事態的演進無增加緊張。

首先俄軍在我們的正面前方還不注意是削弱了。他必須決定，是否他向我們真面目的攻擊，或是儘量利用他在南方的成果並確實保持。我們同奧匈軍不會派遣增援隊到那裏去，那他就不能再說下去了。像現在明瞭的情況，他能企求在奧匈軍正面決戰，也有供猛烈攻擊我們的正面之多量的預備隊並至少使我們放棄原地，再向遠方決遣其他的兵力。

常在盧茨克河灣及卡爾巴屯山中兩個主攻點戰鬥的時候，俄軍的強大攻擊在拉羅志湖與衛施留湖之間的東戰場總司令部正面及施姆港附近，在巴亞羅衛志南方及其東北之親王內河波爾得集團軍及對施梯灣之林心根集團軍獲得效果。波特美爾伯爵附近也實行戰鬥。當六月初在東戰場正面大部份的強烈的搏擊在進行時，接着法英軍在桑姆獲得第一次功成了。

在施梯爾灣俄軍獲得成功。我們爲了援助遠南方，我們還得冒險再減少這方面的部隊。這更要正面擴大，各國自由處罪，俾支援在可衛爾Kopel以東及其東北之林心根集團軍的左翼，該集團軍還繼續撤在施托灼得以後，我們會到什麼田地，那就不能想像。這是最嚴重的一天，我們用盡了各種手段，我們確實知道，假使敵人還不斷的攻擊我們，那就沒有什麼援助我們的了。六月十六日俄軍以特別強大兵力出里枷橋頭堡陣地突進緊接格約以西。在第一次突擊俄軍獲得地步。一個嚴重的時期過去了，這裏直至排去危機都感謝部隊的勇敢及第八軍指揮之關切。

這次戰鬥還沒有結束，當六月底在巴亞羅衛志及施托灼得附近呈現重新繼續攻擊的現象。我們很焦心的看到：部隊是爲不斷的戰鬥所疲憊而必須掩護廣大正面，奧國對自己力量的信賴都喪失了，到處都需要德軍作後盾。

我們縱觀狀況直達施托灼得，再向南我們是看不到了。我們只知道，預想現在波姆愛爾木里上將Geno Halobart V. Bodm Ernoll也在浦約底Brody攻擊，俄軍在屯也斯特爾與爾卡巴屯之間以其全力繼續攻擊並繼續奪得山地。波特美爾伯爵像一座石山在滄湧的海中制止着敵人的攻擊。

當我們繼續在桑姆猛烈血戰及奧軍在意大利正面受嚴重追壓的時候，俄軍重新來一個強大的打擊，這是很明顯的，怒吼的暴風雨在天立奔騰。

我們在可與自六月初以來所過的嚴重與緊張的日子中，我們與最高統帥部取得密切的連絡。我們已常叢論及在東正面需要一個單位的高級命令權。但是對於奧軍高級司令部由一種所謂優越的

理由——就是不可捉摸的思想，限制着關於奧國軍隊的命令權力，從來在命令權力的規定要發生妒嫉，德國軍事當局者這種現象還沒有使他恢復。即令一定要發生障礙，但是如果在東戰場是以一個意志統御，那預備隊的調遣就能圓滑的形成。

爲了整理關於東戰場狀況的觀察，元帥同我於快到七月底被命令到浦內斯，狀況只能夠說是很嚴重。我們自然想要同創立一個獨立單位的高級命令權。同時聲明還有以德國部隊與奧軍混合的必要。再東戰場總司令部的正面於平靜的位置能夠加入奧匈軍的部隊。我們非常着重在使奧軍的訓練，尤其是步兵的，向着真正新時代的原則努力。到浦內斯這一趨對於命令權的規定沒有結果。阻礙還是太火，反之最高統帥部決定由西戰場及東戰場與匈軍正面抽編三個師。該部隊約在八月初在波蘭準備候用。由德奧各師開始行這種指示的交替了。

六月二十七日，我們再奉命到浦內斯。那同日到達的關於浦約澈失陷的消息，看到奧軍高級司令部把他從前的地盤一部份一部份的失掉了。這才承認與登堡元帥接收浦約底以南的命令權。對於一個全盤的決心還是不能作到。我認爲現有的系統是一大進步，往後他貢獻很大的利益。

我們首先回到可吳洛，想在該處停留是不可能，因爲位置太偏北方了。我就離開這個經過和平工作的幸福時期及最後這樣危險的日子的城市。許多忠實的同事我使他們留在這裏。軍事的幹部還是像先組成的一樣。

一九一六年八月在東正面司令之擴大

八月三日或四日我在可衛爾，這是林心根將軍的司令部。

東正面又渡過了困難的日子。此際俄軍放下了強烈的突擊。戰鬥的結局尙不能預測。部隊是非常疲勞了。可能交代的僅只在一個很小的範圍。

在林心根集團軍方面的戰鬥一直延到六月下半月。他沒有完全停止。這給集團軍感覺困難。正面是不穩定。

六月二十八日，俄軍一個新攻擊沿着施托灼得開始，並空前的激烈直延至八月一日晚上。俄軍集結幾倍的優勢並毫不顧慮損失的繼續重新加入。在好幾處都是千鈞一髮的情形，德國的後備部隊必須驅逐侵入奧匈陣線的敵人；德國現役部隊尙且要在稀薄陣線內損失，死傷當然是重了。最後却盡其全力把正面保持了。

當晚我們到烏拉底斯爾·吳里恩斯克 Wladimirwo Iyusk 的奧軍第四軍之司令部，這是隸屬林心根將軍的。該軍完全由德國部隊混合的。我們在那裏沒有得到什麼可喜的現象。

第二天早上，我們到內姆堡 Nemboerg 奧軍第二軍司令部，我們認識波姆愛爾木里將軍向他的參謀時是個眼光明銳與判斷正確的軍人，德國各級司令張與他們合作常常是愉快的。他們的部軍僅只單薄的抵抗能力而並不害怕，並當約定第二天能有梅略 Melior 將軍所指揮的一個混合德國部隊的時

在新隸屬
的指揮機
關方面

一九一六年八月在東正面

1011

候，他們是高興的。他們計算對敵之繼續攻擊能有保障。

在內姆堡我也同塞克特 Seckert將軍，集團軍參謀長卡爾與太子 Karl Prinz談過。他判斷情況特別在屯也斯特爾以南很嚴重。

我到處聽到都是同樣的情形；東戰場的危險還是繼續在最高的程度。

我確立我的任務；穩定正面及訓練奧軍，我作下去會有多大的成效；這尙屬疑問。

我們的司令部在不銳斯特·利他衛斯克車站的我們列車裏面，一點事都不能辦。我們非常需要停留一下。這就缺少工作的房間。單只大的地圖就是那樣大模大樣的擱不下，再我們還得寫東西。太陽毫不慈悲的燒着軍頂，停止在裏面就不能忍受。因此我決心盡可能的迅速離開這列車，並給元帥建議就用不銳斯特·利他衛斯克做司令部。這個完全燒燬了的城市簡直不用找，內城就像一個小監牢。要塞司令部在那裏設有他的房子同辦公處。但不是全體人員都有。內城也只整理了一部份。我指揮把司令部就設在那裏。在那裏等到一切事辦妥，當然經過相當的時間，而我們是從列車裏救出來了。

我是願意在不銳斯特的而在內城不能夠做什麼。那些很少的優美的，高的楊柳樹，枝幹都深深垂在流過內城的河水裏，幾條很短的人行道點綴着全部帶一點欣愉的情趣，要塞以外是一片荒野；這是座樸實的，但是有這樣重要的鐵道建設而燒燬了的城市現出很少有重心。

我把簡陋房子的周圍灌木樹都砍掉了，使風吹到牆上來，並能把房子陰潮的溼氣吹散，樹也砍

在不銳斯
時利他衛
斯克

掉去並掉去枝子，使太陽與空氣都能流通。我覺得佈置妥貼的愉快。

關於奧匈軍正面的安定歸德國部隊。從前東戰場總司令部的正面已經是那樣的捲回，就是對那方面首先不要抽多了。里加以南嚴重的攻擊是剛剛才擊退。敵捲土重來也有可能。我們稍許挖置幾個騎兵團，幾個砲兵及特種部隊。這形成我們對約一千公里正面的唯一預備隊，如結人們每天想着還要幫助隔得很遠的陣地的時候，就知道這不是個可羨慕的形勢。但是這却表示了我們德國人是在怎樣的指導。

俄軍知道他對德國的正面不能有什麼成就，並對浦利浦也特 Prjvet 以南不再攻擊。他總是加強向吳里恩 Wolynien 及東加里西亞壓迫，並向那裏調遣新兵力。到八月上半月俄軍還在這裏繼續他的攻擊。特別在施托約得及可衛爾以東與其東北戰鬥非常慘烈的進行下去。使俄軍在施托約得河岸以西幾個地點站住了腳，並沒有決戰，但是林心根集團軍的力量緊張及十分賣勁却是重要的事實。

在俄軍攻擊可衛爾同時，在加里西亞的俄軍攻擊也獲得效果。奧軍第二軍右翼在喀羅攝 Zaloo 被突破，梅略的德國部隊阻止了這個大危險，但是我們把正面撤到茲波約 Zolow，這樣的把陣地破壞了。兩個由最高統帥部供我們使用新成立的師，使歸第一預備軍團指揮，該部為最後解決茲波約附近之困難，綿延的戰鬥，恰好够用，對於塞統特地區 Sachalenditsa 防禦，該部是來不及了。在前項任務之後經過第二軍右翼必須仍回波特美爾軍之左。該軍迄今繼續保持原陣地。一個土耳其

其的軍團歸他指揮，該軍團雖然是學習和指揮一種新的戰鬥方式，可是打得很好。

屯也斯特爾以南，俄軍在大盧馬志 Talmutsch 附近重新攻擊奧國部隊，驅逐奧軍並得獲施塔里 Stanislaw 及納得窩爾納 Nadorna。這裏他的攻擊是有效果，繼續進卡爾巴屯，可恩大 Count 將軍之德國部隊就妨害他的勝利了。

在東加里西亞關於羅馬尼亞反擊的顧慮是解脫了，這是對我們很有意義的現象。勇敢堅毅的波特美爾伯爵軍的後撤，因為在屯也斯特爾以南的事件却不必再退避了。該軍退在茲波大利柏 Lipa 之後，連繫在茲波約——布爾寒煞里 Praschany 附近之奧軍第二軍，並以其右翼折向斯塔里斯老。到八月中奧軍的戰敗在這樣的表現出來。羅馬尼亞的態度結果總是懷疑者。

自八月中開始，東戰場總司令部擴大的正面是穩定了，奧軍第二軍現在也是可以看做狀況安全的以德國部隊參加。照數目上看也許奧國部隊不用德國幫助能够保持他的陣地。但他們在他們的氣質上不行，所以必得要德國部隊去。我們援助他；但是德國部隊在奧軍範圍內所流的血，是不能再補償了。

在構築陣地上面是非常着重；此時我們必須以大量帶刺鐵絲幫助奧軍第二軍；後力連絡也要設置。當東戰場總司令部各軍由攻擊轉入陣地戰的時候，一切凡是在初秋可能設置的都建設好了。行軍隊形的訓練要按照我們的原則開始；這要由德國將官檢閱。德國砲兵旅司令官教授奧軍砲兵按大戰的需要之火力運用，其餘射擊技術在他們尚高。交換軍官以一種很嚴的限制開始。凡是

俄軍的軍
新攻擊

正面的穩
定

這個訓練所能表現的都產生了，奧軍像我們在七月那所見聞的一樣能在反攻之前維持了。

大與小的工作是做了許多，時間在不銳斯特·利他衛斯克的內城是過去快極了。

八月二十七日羅馬尼亞對奧匈宣戰。這個雙重君主國因此收到匈牙利片面政治的報酬及我們得到我們是袖手傍觀的結果。

二十八日午後一時，軍事內閣長林克爾 Lyndker 將軍由電話給興登堡元帥與我傳達皇帝的命令，要即刻到浦內斯去。爲的不再回到東正面去，我們於同日下午四時才離開不銳斯特，遇留下兩個年頭的艱鉅，共同的工作及非常的成果。

任作戰參謀次長

由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九一六年秋季協約國之突擊

八月二十九日早十時許，林克爾將軍歡迎我們到達浦內斯。他告訴我說興登堡元帥選任爲野戰軍總參謀長；我大概是補給部長。對於我好像任爲「作戰參謀次長」比較合宜點。照我的意見只許可給一個參謀長，於是我對於一切所下的決心與處置有明確的完全連帶責任保證之。皇帝在召見的時候說：他希望克服前線這個危機。當天在浦內斯的總理大臣也有同樣的感覺。

我的位置不是一件容易的，那我是充分的證實了。我以勤奮的努力赴之，除指導作戰達到大獲

全勝的結局外，沒有旁的工作與思想。在這上面只有元帥同我負有全責。這個任務是異常的艱鉅。嚴重的責任觀念沒有一瞬間離開我。工作範圍對於我有一部份完全是新的並頭緒極多，工作負擔整個沒有熟習。困難的事情從沒有由於命運忽然間擺在一個人身上的。我低頭膜拜全智的上帝，賜給我服務的力量。

元帥同我在最高統帥部負責時候的情況是特別緊張：我們原來的能够以較好的作戰手段指導攻擊的大防禦戰，是變為一種純粹的抵禦戰了。

協約國加入他們的全力於一個強烈的並如他們所想的最後的大會戰，打破我們的防禦，並且現在還有羅馬尼亞在計劃之內。協約國要向西戰場正面，在意大利，馬澤多利亞 馬多尼亞 及浦利浦也特以南加強他的攻擊，當羅馬尼亞由俄軍加強的時候，向濟本卜爾根侵入我們東戰場正面開敵的右側面，或者由多浦盧得沙 Dobrudscha 向布加利亞 Bulgaria 突擊。這是預測得到的。我們應該在任何一個位置保持一個致命的突擊。在亞細亞的戰場也要計算敵人增高活動。我們要實施一次獨一無二的巨大戰鬥。筋肉與神經都是不自在的緊張，像在坦能堡與羅基一樣簡單的把祖國從最高的危險裏面拯救出來是有效的，但是不能輕減嚴重的形勢。

在這個以世界空前方式的高壓手段決定的圈子中，解脫羈絆德國和他同盟國，只有靠自己的與大歐洲軍事力量對峙着，然對方是可運用其餘世界的資源的。

我們的敵人在武器及軍事資源上之優越，在戰爭的延長益加可以感覺得到。在我們這方面於戰

爭頭兩年軍隊是有很大的損失；我們國防軍的熱血，游遍碧綠的原野。但是我們的軍隊還是力量充足，優越，並不僅能在自己的祖國境內，而且還在他同盟國內於歐洲的戰場上從敵人手裏保持自由，或者再解散他們。

現在只能在東正面加入一個反擊，因為奧軍於他們戰鬥價值總是減低下去。我們把他提高起來。這個我們本可再多點成就，但是這需要新的德國兵力。奧匈軍繼續消耗德國的血同時並於軍事資源。在布加利亞與土耳其也是同樣情形。到處都要德國援助，我們處理這些；在許多場合沒有得到必要的酬報。

我們確實間接的由我們的同盟國減輕了担子，沒有他們戰爭簡直不能想像。他們也做了他們重大的部份，但是他們認為這是很好的理由，雖然他們的措施對於我們的沒有什麼好處，却總是向我們提出新的要求。戰爭愈延長，愈感覺得到德國為應付同盟國的要求發生許多掣肘的地方。這次戰爭整個非常的負擔都擺在我們的肩膀上。

敵人自開戰以來在數量上是一再的增強，意大利是加入了，所有國家都成立新部隊，英國成立一個強大兵團，並廣範圍的召集援軍；現在羅馬尼亞以七十五萬人加入對我們攻擊，我們是相反的在極大的劣勢。我們在前線以六百萬對一千萬敵人。

協約國各軍用軍事器材的裝備是達到空前的高度。桑姆會戰每天都可以顯明證實，敵人是優越到什麼程度。還有協約國的怨恨及非常的戰爭意志，饑餓與虐殺的封鎖，並人對我們計算的非常危

險的欺騙及煽動的宣傳；這樣下去的結果，如果德國及他的同盟國能够供給人員與資源的力量，並且每個到戰場上的人都從家鄉帶着健全的戰爭意志，並確信軍隊能為祖國求得勝利，僅只這樣才能够想到一個勝利。士兵在戰場過着凡是人能過的最困難的生活，為得在前線能安定堅守，在危急的時候特別需要這種從家鄉來的精神的補給力量。

元帥同我處在這種情況裏面，我們以全力搜求戰爭的真像，及殲滅敵人的策略。並提高祖國精神的，資源及道德的力量。最高統帥部對政府提出關於人員，軍事資材及精神的力量之要求。

在同盟諸國方面，我們以同樣的心理使一切順利進行。

在這種現況之下，最後統帥部往後必須每次都要想到從所佔領的地域得到力量的補充。

這是德國在將來一個決定的變化。

海軍部參謀長着手以無限制的方式指揮潛艇戰，這對在阻絕區域內之中立國船隻也行攻擊。海軍行動，能給困戰的陸軍有效的援助。這個問題已經於八月三十日根據總理大臣的意見討論過了。元帥同我要顧慮到不要當民族決戰的時候，把我們的國防力分割一部份到海軍去了。僅以深切的同情我們不能發表無限制的實施潛艇戰，因為按照總理大臣的判斷，會發生與Holland及Denmark作戰的問題；我們到戰爭結束對這兩個國家沒有用一個兵。

西戰場正面在凡爾登的戰鬥衰落；桑姆會戰協約國六月初所希望的突破沒有中綴。一九一六年第二次塞戰，從這一天起在桑姆的兩側空前慘烈的實施，而戰鬥結果是更受壓迫。

對羅馬尼
亞作戰的
基礎

凡爾登我們費了許多的血。我們攻擊部隊的狀況總是不利。現在攻擊是消耗性的拖延下去。指揮在那方面僅還可以一半的精神。德國皇太子已經早就主張攻擊的規正了。

桑姆會戰是由協約國以一種在地上及空中非常的優勢開始。最高統帥部這方面是不幸運的，敵人關於砲兵，彈藥是優勢。飛機我們也只有幾成的比例。協約國總是力求突進德國的陣線。我們喪失許多人員與器材，物質與精神力的消耗是無法計算。

彈藥愈來愈支絀。最高統帥部是從陸軍部以彈藥列車的方式收到彈藥。我就把這個彈藥列車按日分配到各軍。我知道那一部份想要並必須要彈藥，並我能够交付多少。這是一件特別煩惱並也是人間最苦的任务。

在西正面的狀況是我沒有推測得到的那樣緊張，但是我預想這還不是一個最高的程度。

爲得要把情況腳踏實地的查看清楚，元帥同我擬盡可能在最短期內到西方去。我們的目的是把防禦緊張的組織起來並與以援助。但是這以前要對羅馬尼亞準備配備幾個師，再努力達成陸下對凡爾登部擊攻擊的重要命令。

在意大利的正面，狀況也變壞了。北方奧國部隊是退到阿細阿可·阿爾細約 Astiga Arsiero 以北的高地，在衣索恩裡·楮爾茲 Jonzo Coarz 及多柏爾多的卡爾斯特高原 Die Karsthochflaechen Von Dobordo 的一部份落於意軍之手。奧軍在此處於戰鬥力與戰鬥意志頗受損失。

拜耳親王內阿波爾得元帥接收德國東戰場正面。我們逆料該處往後的戰鬥一定會平靜。反之遠

任作戰參謀次長

南方的正面還沒有把握。

在羅馬尼亞宣戰以後卡爾巴屯山又有另外的意義。現在羅馬尼亞整個可作為一種出發基地包圍我們的南翼，並能有非常的效果。

與匈軍平時掩護他的右側面及濟本卜爾根，並不能作什麼戰。鐵道網是少不得的，而幾條路線的輸送力特別的小。為得不「刺激」羅馬尼亞，築城不加工了。反之奧匈軍如他在緊接國境線的濟本卜爾根構築工事，就平靜的旁觀了。

薄弱的部隊在最後一瞬間都送到那裏去並由鑛山工人編成幾個營。但是到處都開着懶散的缺口。在北方俄國的，其餘羅馬尼亞的部隊越過莫爾道 Moldau 及瓦拉閃 Walachei 往下直到多腦Do-的境界向濟本卜爾根及匈牙利推進。山間隘路未經嚴重戰鬥即落敵手。羅馬尼亞軍隊仍繼續的前進，於是踏入匈牙利的核心及斷我們向巴爾幹半島的連絡。我們是給打败了。

我們要對西戰場及東戰場正面支持所有敵人的攻擊，並須對羅馬尼亞行一個保障防禦與可轉移攻擊的開進，這在我們是很吃力的問題。對於協約國利用我們攻擊的優勢，並在自由的戰場攻擊羅馬尼亞，這是我們唯一不變的決心。這個決心如何並何時能够實施，那在九月初預料不到。實施我們的企圖最近的辦法是在卡爾巴屯兩側的正面從左翼制止其右翼前進，以後我們由布加利亞出去攻羅馬尼亞絕對只要以薄弱的部隊了。

馬肯生元帥在塞爾維亞戰役結束之後，就交代了布加利亞軍隊的布馬（馬澤多利亞 Mazedontien）

前線之作戰司令，但是滯留在巴爾幹半島。他在與羅馬尼亞關係緊張增加時，着手準備開明對敵的行動，並於八月二十八日接收在多腦及多浦盧得沙邊境之德奧匈布加利亞及土耳其部隊的高級司令。

布加利亞對於羅馬尼亞的態度特別可疑。當德國與土耳其在羅馬尼亞向奧匈宣戰以後進行直接援助他的同盟國的時候，布加利亞於九月一日才答應參加。

在原來以部隊應戰的協定以後，馬肯生元帥應以所屬的部隊渡過多腦向布卡銳斯特前進。這個作戰的結果，馬肯生元帥薄弱的軍隊許是失敗。與登堡元帥同我否認這個計劃。並指導馬肯生元帥軍向多浦盧得沙前進，他是接到適當的訓令的。當在北羅馬尼亞正面一切還非常不安全並像十分危險的時候，我們就攻擊多浦盧得沙了。布加利亞軍在希臘的國境佔領陣地。該軍由德國的高等司令部，約一德國師及其他部隊；尤其是炮兵及機關槍，電信隊及飛行部隊等。除此以外，布加利亞還由德國得到金錢及多量戰鬥器材，在很少的情形中也由奧匈得到上項補給。布加利亞的鐵道輸送能力很小。我們必須確實的輔助，俾改良其運輸狀況。

布加利亞軍及布加利亞自己很想適合國家特別企求來指導作戰，以造成巴爾幹強大武力。因此布加利亞軍自行作戰，該軍絕對還沒有克復巴爾幹兩方面作戰的後援力量。任何一種布加利亞的作戰指導在四個同盟國其他一個戰場上是不能期望的。

德國第十一軍軍司令部在花爾達 Vardar 兩側地區之馬澤多利亞正面：此處配備大量德國部隊

，一部在正面其他部份。他們在布加利亞軍內不感覺親切，這是老遠在國內可以預料得到的，而布加利亞在許多問題中也是在這上面明顯的負有責任。德國的軍人以較高的著眼在馬澤多利亞境界，也像在東西戰場一樣作戰犧牲。他們知道在巴爾幹半島也是防衛他們的祖國。布加利亞的人民及軍隊對這種高超的見解不十分透澈。假使德國部隊爲着到其他陣地力求決戰而從馬澤多利亞正而調開時，他們是沒有一回對這上面諒解的。

還在解除羅馬尼亞的威脅以前，布加利亞的高級統帥已決心向沙洛利起Sofia攻擊。施特盧馬以東地區之奪取，直至八月二十七日並未經重要戰鬥即獲成效。位置於該處之希臘第六軍團未行抵抗並使布加利亞部隊平安的通過。最高統帥部馬上給德國連給軍官訓令，自行接收希臘的部隊。該部很快就屬我們指揮，並得其同意，抑留於薩爾力茲 Corinth 休息。因此在布加利亞軍的背後是如願的清靜了。協約國在施特盧馬，布加利亞不能繼續前進，其越過佛洛利拉 Polina 的主攻擊是失敗了，他被塞爾維亞一個有力的反攻擊退。這把布加利亞的攻勢，甚至布加利亞的勇氣都一齊粉碎了。九月初在浦內斯的布加利亞及納多斯拉夫 Nadoslawow 的皇帝訴苦並乞援於德國部隊。

假使我們現在追認這種要求，這是違反戰爭既成的原則。在濟本卜爾根之共同作戰的重要事件是關係成敗的。最高統帥部拒絕行一種支援，但依情況所許與以幫助。德國軍司令部須由花爾達遷向右翼，俾在該處保證正確的戰術指導，並致力在建設後方連給的專門工作。

布加利亞的總司令爲葉可 Jakov。他是忠實同盟者，但是他沒具有一種現代戰爭所要求之顯著

的指揮官特性，他缺乏在這方面的教育，他那時候的參謀長盧苦 Ilkov 是一個頭腦不清楚的人並是一個陰謀家，他就造成他本國及同盟國不幸的罪孽。

納多斯拉夫衷心誠悅與德國合作。但是他對他的人民沒有闡明關於戰爭的必要，或許他自己也沒有正確認識。

納多斯拉夫皇帝同樣是堅固同盟者。他是一個異常聰穎的，但是一個比較善於議論短於實行的人。我尤其覺得可惜的，就是他不是一个軍人，而對於他的軍隊不能發生所要求於他的高級地位的權威。

由他父親家庭教育的皇太子波里斯 Boris是一個有明晰軍人的及自幼養成的完全人格。他對軍事的必要有清楚的見地。

土耳其的狀況，在協約國部隊於一九一六年一月從加利波里半島撤退之後，已行改善。德國最高統帥部的部隊已能撥歸恩衛爾總督 Enver Pascha 指揮。在歐洲的其他戰場上土耳其爾後作戰許與以決定，恩衛爾對此是有正確認識的。

英軍由新愛半島 Shanahimsel 驅逐土耳其軍隊。現在極力建設寬軌鐵路及水道；二者之進展即可够用，並預計敵必向巴內斯梯納 Paestina 推進。

一九一六年春季土耳其在古特愛何馬亞 Kutel Anam 附近的追擊，未獲成效。英軍準備對巴格 Bagdad 有新的企圖，這次可想是徹底的。在這裏遲早可預料有新的作戰行動。

任作戰參謀次長

假使英軍像現在一樣對自己嚴格要求，上二種企圖必得充分的成功。但是土耳其抵抗的效果愈大，英軍愈必須多加入部隊。因此土耳其軍的價值對於我們也有最高的意義。土耳其在巴內斯梯納及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n 愈勇敢的抵抗，英國爲達成其不願放棄的目的，必須愈多派遣部隊往該處，我們在西戰場就更加減輕負擔了。

土耳其軍隊是疲弱了。當他重新進行作戰的時候，他在巴爾幹戰爭損失還沒有復原。他由疾病以及傷亡的損失總是很大。部隊裏面的好的勇敢的阿納託里亞 Anatolian（註：小亞細亞的古名）人都消逝了。不可靠的阿刺伯補充兵，特別在美索不達米亞及巴內斯梯納方面，加入的區域愈來愈寬。部隊再沒有推進的力量，給養不良而裝備更壞。優秀軍官的缺乏是特別可感覺得到的。土耳其鐵道能率很小；我們盡一切手段使之提高，但是效果並不大。

土耳其政府對於其他民族的態度是保留一種隔閡的。雖然我加以壓迫。他們並不很嚴重的破壞他們的阿刺伯人政策。英國的金磅發生作用。阿刺伯人愈來愈趨於反對土耳其了。

恩衛爾於九月初也到達浦內斯。他的天賦甚高並給我們一個不平凡的印象。他是德國忠實的盟友。我與他有熱烈的同感。對於作戰他有軍人的理智。但是他缺乏基礎及工具；他也是沒有訓練。他偉大軍事的天才不能夥發育。

在君士坦丁堡的武力很堅牢的擺在少年土耳其的手裏，民衆擁護着他們。

土耳其在我的職權行使的時候所給的現像是尙能滿意的，我只能顧慮着美索不達米亞及巴內斯

梯納。

當元帥同我到浦內斯的時候，恰好在戰術戰略範圍的四同盟國統一指揮的問題懸而未決；我很熱心的加入並不就建立起來，這是很感覺滿意的，陛下接受了最後的決定，元帥負責執行。我實際上行使是有限制的；我們對於諸同盟友軍內在的價值不能透視清楚，因此比喻在奧大利的意大利國境應滯留若干師，就不能訓示。在經驗上是可以互相統一的；德國最高統帥部所給與的戰鬥的協定常爲一種確定的威權，這種威權證明他是急切需要的。

因此元帥同我在西戰場及東戰場向南直往下到多浦盧得沙指導作戰均以徵集意見的方式。關於對羅馬尼亞的戰鬥指導以我們同盟友軍對奧匈軍最高機關協定仍有必要。在位置於特興的奧軍高級司令部之下有奧太子卡爾集團軍及現在到達濟木卜爾根的部隊。但是該部與由我們所決定的處置密切連繫，事實上最高統帥部的命令行使之統一是有什麼更改的。

意大利的及阿爾巴尼亞 Albanien（註：原巴爾幹半島之一州）的正面形成孔拿德將軍的單獨工作範圍。

共同的作戰指導整理就緒的結果，只要向盟軍大軍指導發生作戰問題，也轉移到我們這裡。布加利亞關於巴爾幹問題很不願意與土耳其及奧匈接洽，而比奧匈也較比布加利亞善歡與我們商量大軍指導。

九月五日元帥同我第一次向西戰場進發。我們經過迄今尙爲大本營住在地的卡爾內衛內 Char-

任作戰參謀次長

在西正面
的印象

ewile，到康卜萊Combray拜耳親王盧浦銳希特 Rupprecht 的司令部。

在卡爾內衛內前方親王來訪問我們，著名的羅爾 Rohr 突擊營的一連爲元帥的儀仗兵。我第一次看到這一種穿突擊服制戴異常有用的鋼盔的密集部隊。在東戰場我們不能看到。親王對凡爾登的攻擊調度大部份是覺得滿意，因此或許可滿足他懷抱甚久的志願。以後他從事其他問題並對我聲明他對於和平的願望；但是由協約國獲得的和平是怎樣，他就沒有告訴我。

在卡爾內衛內元帥覓了大本營的人員。最高統帥部區分爲兩大部份，而在浦內斯與卡爾內衛內之間的長大空間距離對於整個性要發生妨害是可注意的，我是願意想把在西戰場司令部統一起來。但是最高統帥部必須仍在浦內斯，因爲對羅馬尼亞作戰有與在特興之孔拿德將軍緊密連絡的好處。因此大本營要遷到東戰場。在浦內斯，卡託衛次 Kattowitz 及其他地址駐紮。

七日午前在康卜萊舉行會議，這個時候，在桑姆發生激烈戰鬥。一切都趕不上這個異常困難的戰鬥之深刻感應。

西正面的序列當時並不好。集數個軍編爲集團軍還沒有充分推行。大的變動最初是辦不到，西正面完全新的序列應在一個戰爭休息之後才能着手。

各集團軍及各軍的參謀長呈閱關於各該正面地區的一覽。迄今在桑姆地形上的損失還能够担負；但是問題就是如何解決這種損失，結果所附帶發生的現象，並怎樣挽救我們兵力的繼續削弱，這都是極端重要的。我必須看清楚關於軍隊的情形，同樣要看清楚我們戰術的觀察是否還是正確。前

是簡單，後者就極端困難了。觀察戰略的戰術的問題是像考慮整個政治的與經濟的問題一種精細互相關連的。

對我關於凡爾登及桑姆的兵力狀況所作的草案，必須還根據我所聽到的，大加必要的潤色。其唯一顯明的成色就是因為受創最巨的德意志武士的數量尚未復原。

假使我們更加削弱對東南的攻擊，元帥同我在我們的新辦公廳所處理的及所課與在西戰場指揮官及部隊的是些什麼，那是很明顯的。

一種強大的，由飛機觀察的砲兵在桑姆以大量彈藥供給制壓並消滅我們的砲兵。我們步兵防禦力量是不能抵抗敵之主力突擊。我們不僅在精神上緊張力蒙受損害，且除大量流血之外，被俘及器材損失的數目女有可觀。

官兵的志願最迫切極端希望的是加強砲兵，彈藥，飛機及氣球，以及能由適時適地送達的生力師及其他部隊實行交代，我們確立將來一定的補助。

我們戰術的方式及其弱點的改革都要詳細的討論。

在康卜來的會議經過良好。此次集合濟濟一堂的指揮官與參謀長，我們當元帥同我在東戰場行勇敢的攻擊戰的時候，已在西戰場行將近兩年的抵禦戰，此次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我堅定我的見解，要請求政府以戰爭需要的一切供給作戰人員，軍事資源及精神力是軍隊的生命問題。戰爭愈延長，這個現象愈行逼迫，軍隊熱望愈多。國內的供給必須愈加多。政府的普魯士軍政部的供應之任

務愈大，另一方面爲減少損害及保持戰鬥能力，必須隨時希望能以新的戰鬥方式給軍隊補助，這也是我們很清楚的。

七日後我們由康卜萊折回經比利時於九日早又到浦內斯。我現在是生活於職務中並熟識我的工作區域。一個廣天的活動範圍忽然加在我的身上，許多原來完全不相干的事情都渴望着我來辦。我必須不論鉅細的深入作戰諸機關及國內生活之中，但是我也要在大的世界風雲中正確掌握所發生的問題。

協約國的攻擊不出所料的於九月及十月並往後以不變的兵力進行。九月是一個特別危險的月份。想在濟本卜爾根對羅馬尼亞取攻勢，這我們不容易辦到。

於七月一日開始嘗試大規模突破的桑姆會戰，直到七月中旬仍以同樣思想用不變的兵力繼續進行。迄八月底協約國部署加入最大的兵力在會戰正面的全線繼續攻擊，俾使我們愈近疲弱。在羅馬尼亞宣戰之後，以大兵力參加重整攻勢，協約國又着手行有計劃的嘗試突破了。現在所行的會戰是屬於整個戰爭最強大的，而參加的人員與器材凌駕以前一切的攻擊。

指揮官及部隊的要求是非常的。對於西正面根據康卜萊會議策立交代計國老早就不再够用了。各師及特種部隊必須很快的接着派到桑姆正面並長久在那裏服務。在平靜的正面之訓練與休養的時間總是較短。部隊消耗甚大。再在凡爾登之前經過了慘烈的搏擊。一切都擺在刀口上！在浦內斯我們的神經緊張到極度，我們必須思考補救的方法並使其實施。在其他的正面，在衣索恩，在東戰

場及馬澤多利恩戰鬥也在繼續進行。

對羅馬尼亞的開進延至九月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襲擊羅馬尼亞許能一舉使之崩潰。當馬肯生元帥侵入多浦盧得沙得到可成功的時候，即能誘致並預待俄軍通過卡爾巴屯，羅馬尼亞軍隊以蝸牛的速度向前運動。抑留其左翼由阿爾梭瓦 Orsova 至黑曼施他特 Hermannstadt，該處有強大兵團。主力得由卡龍施他特 Kronstadt 前來並出木爾道的邊境山脈與俄軍左翼密切連絡向東西方向線上漸次前進。

俄國與羅馬尼亞的企圖好像是在卡爾巴屯與多腦間之連線上直趨匈牙利的平原。但是爲此俄軍必須以強大兵力越過卡爾巴屯。羅馬尼亞以精強的行軍向我們的集結地侵入卡爾巴屯爲俄軍開放後方。他做的却與這相反。他不懂大軍作戰，他沒有辦法利用由各師折轉對屯也斯特爾與卡爾巴屯所一再現出的有利狀況。他僅只非常徐緩的接近並耗費時間，每天都預示我們一個利益，俄軍的行動也沒有什麼意義；他與其對卡爾巴屯山背前進，不如經木爾道突擊我們無依托的側面。本戰役羅馬尼亞的進攻完全沒有計劃。沒有一種共同的作戰的保證。

在第一步由西戰場轉調指定對羅馬尼亞的德國部隊向東加里西亞及卡爾巴屯之後，我們向濟本卜爾根輸送了東戰場總司令部的幾個師。這裏削弱的正面是更加薄弱了。但是該部到達濟本卜爾根計算要在九月中旬。竄敗的匈牙利鐵道運用誕誤甚巨。

奧國部隊也只能徐徐到達。孔拿德將軍不敢把衣索恩正面過於削弱。他只山梯約爾抽幾個山

地旅。但是該部很遲才能來到。因此我提林心根集團軍的幾個奧國師供特與高級司令部使用，該部爲對俄軍不要再用的。這是值得感謝的，這幾個師填滿了一個空間；至於作爲攻擊部隊使用，裏他們幾乎絕對的不可能。

在九月下半月我們在濟本卜爾根的開進漸次雄厚；但比較敵人的兵力總還是很薄弱的。卡爾皇太子任高級司令，屬下奧國第一軍戰鬥力很小，但是在塞爾維亞的濟本卜爾根之第九軍是富於攻擊力，作戰的重點就擺在該軍方向。

作戰開始第九軍就應該殲滅黑曼施他特兵團。通過羅屯突爾姆隘路 *Notentum-pass* 之後，兩軍一齊向東前進。

在黑曼施他特附近攻擊成功。卡亞勿特佛得爾姆心根 *Krafft v. Delmensingen* 指揮之阿爾卑上軍團包圍敵之側背至九月二十六日推進於羅屯突爾姆隘路，因之第九軍以主力在黑曼城兩側攻擊。我們的兵力薄弱，戰鬥延至三十日，羅馬尼亞抵禦強毅並由南方攻擊阿爾卑上軍團。但是在卡龍施他特的羅馬尼亞軍主力前來增加運動太晚，並不能阻止其在黑曼施他特附近軍隊之一的潰退。

阿爾卑上軍團現在由到達的奧國山地部隊加強，接收在羅屯突爾姆隘路之軍右側方掩護。該部自隨即向東行進到山背以北。爲得還加強此處的壓力。將奧國第一軍的德國第八十九師經過沙斯堡 *Salsburg* 調近第九軍。該軍亦行前進。如是敵之各軍在行進中逐次行遭遇戰。

羅馬尼亞最初在中央獲得一個成果。但是被佛伽亞以南的第九軍擊退，並越過解斯特森林 *Gst.*

sterWald 與卡龍施他特，在順利進展之中，至十月十日在康浦龍 Camlung 細納雅 Sinaja 及布草 Buzan 驅逐敵於卡龍施他特以南山地。因此第九軍壓迫之強大，使羅馬尼亞軍也遠北撤退，並使奧國第一軍逐次進出馬洛斯及古水源地鑾登向木爾道之邊境山地。

此際馬肯生元帥對羅馬尼亞的攻擊現出良好的成效。當元帥僅以薄弱部隊沿多浦盧得沙鐵道向多布利克前進的時候，即以所屬其餘部份於九月初頭攻擊設堡的突特亞坎 Turukan。結果多虧薄弱德國部隊波得之特別協力是意外的良好，約莫兩個羅馬尼亞師於九月六日行短時間抵抗後即屈服了。再以神速的手段於九日攻陷細利斯特利亞 Siseria。多布利克已於四日佔領。

馬肯生元帥保持繼續向多浦盧得沙前進，左翼緊接多腦，該處亦為主力壓迫所在。應將在卡亞 Karu，阿墨爾——阿爾梯納湖 Omer-Ghina-See 之線集結的敵軍壓迫於黑海 Svarze Meer。位置於左翼的德國部隊波得以勇猛的攻擊突破陣地，並遠向多腦河上游突進。但是布加利亞軍不能迅速充分掌握；敵人整然的撤退。布加利亞第三軍逸去一個大成功。敵人還能遠在鄰爾納屋大——康斯坦梯鐵道 Tschernawoda-Constanza 以南，重新佔領納索瓦——突茲拉 Nasowa-Yuzia 之線。嘗試再攻略這個陣地，自下必須打斷這個念頭。部署現有的布加利亞——土耳其的部隊之攻擊能力不能敷此需要。馬肯生元帥於九月下旬已請求一個德國師，沒有他是不能繼續家施攻擊。關於這個請求的決定起初必得保留。

X X X X X X

任作戰參謀次長

十月中旬一般狀況轉佳。在西戰場狀況雖仍屬非常嚴重，但以當地部隊巨大的勢力，可克服其危機。

在意大利的正面擊退了敵之強大攻擊。

澤馬在多利恩中恐怕還有一個反攻。

羅馬尼亞的軍隊在多浦盧得莎及濟木爾卜根已行慘苦的戰鬥。其餘東正面沒有進退。

協約國計劃在一九一六年季秋最後的把我們壓倒，這個計劃在八九月之間還像很有希望的，畢竟因此發生齟齬了。在整個正面的戰鬥還沒有結束。敵人的兵力或其餘的是否能較長時間的支持，那時候我們還不能像現在過後檢查一樣的明瞭。羅馬尼亞還沒有擊潰。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如果沒有羅馬尼亞的麥子和油料，我們如何生活作戰呢？

元帥同我到最高統帥部以後，我們向前有一個大的進步，第二步還待努力；就是繼續使正面穩固，並為得能夠生活，要在羅馬尼亞獲得勝利。迄至達到這個目標。一九一七年已開始了。但是我們當時並不再想到一九一六年擺着的協約國大攻擊的危險，却以新的掛慮看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將來。

我們必須在十月中旬決定的第二個步驟，是異常的嚴重。

經過境山地或渡多瑙與羅馬尼亞作戰是困難的；為繼續作戰準備配置新的部隊是更加困難。

對羅馬尼亞的運動怎樣繼續指導，我們自然經過長時間的考慮。在由阿爾梭互布可衛納邊境

山地並行強烈攻擊與抵抗的卡爾皇太子集團軍，其第九軍及奧國第一軍形成膠着狀態，在這裏繼續攻擊已不可能。

對於全體作戰走上其他的途徑。馬肯生元帥在多浦盧得沙擊退敵人，僅以一部追擊當面之敵，其他一部向南在布卡銳斯特渡過多瑙。卡爾皇太子集團軍的第九軍應越過坦斯花里的阿爾卑士山向南直下瓦拉閃 Walcheren。兩軍於此與敵決勝並努力協調。原來對羅馬尼亞所加入的兵力不夠。且預料羅馬尼亞軍隊有俄軍的援助。兩個集團軍對於侵入瓦拉閃準備配備充分可能的兵力，這是當然的。

對於此次作戰是否編屬其他的部隊，是必須決定的重要問題。我自己打算不定。在東西兩方正面部隊的消耗極大，而戰鬥還未結束。我打開眼睛在一切危險之前看到其他正面。東戰場總司令部必須再調出二至三個步兵師與二個騎兵師。比利時總督處也要抽出七個騎兵師。以這些補充的兵力至少能敢行這次作戰並可十月中旬着手；以我們薄弱力量是否作戰成功自屬疑問。

當對羅馬尼亞新的開進於十月底十一月初完成及與其關連的事件進入軌道的時候，在其他正面的戰鬥繼續進行。

桑姆會戰經十月直到十一月還是非常激烈。這是最嚴重方式的大戰鬥時日。部隊作戰非常的困難，但是雖則敵之兵力大有增進，他們最後還保持他們的陣地。

十月底法軍又在凡爾登之前攻擊，我們失陷多奧門特小要塞，並必須再退出佛克斯小要塞。於

十二月在那裏重新激烈戰鬥。我們兵力損失甚大並喪失遼闊的重要陣地。底隊的緊張力是於靜止的防禦中在敵人猛烈砲火之下並由於本身的損失大為減退。我們在西正面是完全疲憊了。

意大利正面在第九次意大利的衣索恩德攻勢之後，往後進入休止狀態。意大利也缺乏兵力來援助羅馬尼亞。

在馬澤多利恩的正面狀況，進步並不順利。當十一月中旬協約國在木納斯梯爾 Monastir 攻擊的時候，布加利亞的軍隊退避並須把城市讓給塞爾維亞；剛在德國獵兵營 Jägerbatalione 加入之後——在羅馬尼亞是痛切感覺他的缺乏的，馬澤多利恩的正面又開始能够穩定了。

十月中旬在東戰場總司令部正面還得使盧茨克以西俄軍一個強大攻擊無功，以後這裏攻擊就不興旺了。我們在這裏也使盡我們的力量了。

在爾卡巴屯俄軍連絡在羅馬尼亞的戰鬥，由十月迄至十二月繼續行他的攻擊。

當這樣在十月底及十一月初全正面的戰鬥活動還在充分高度並還不能預測的時候，我們對羅馬尼亞第二次開進完成了。

馬肯生元帥對於在多浦盧得沙作戰繼續指導的準備，於十月半完竣，於十月十九日攻擊。正在此時步兵二百十七師也已到達，該師在重要的位置，加入突擊安補愛沙爾 Torgau 這必須又酒德國人的血，因為同盟國是不能勝任此次作戰的任務的。敵人已顯著增強並於十月初嘗試擊退德布士戰鬥部隊於多浦盧得沙，但是他的攻擊不是統一的，兵力也不够；如是他逸去了能够大好利用的時

機。馬肯生元帥的攻擊在三天激烈戰鬥之後，獲得一個光耀的突破攻效。敵軍凌亂的越過君士坦托 Konstantza——鄭爾納屋大鐵道向羅登 Jordan 退却。追擊是沒有休息；二十三日我軍已佔領君士坦托及其豐富的油料儲藏，因是不久陷鄭爾納屋大。追擊是到鐵道以北二十公里才中止。

軍隊是否應不再擴大利用其成果，繼續向北前進直到多腦，這自然是個問題。這個問題在全體作戰考慮之中是被否決。這樣困難的是最高統帥部訓令馬肯生元帥持續前進，準備在布卡統斯特以南渡過多腦並於十一月下半月盡可能的以強大兵力實施。元帥主張僅以非常薄弱部份留置於北多浦 盧得沙，主力向卡斯特頌克運動並選擇斯衛斯討——趣姆斐阿 Syrstow Zimnicea 為渡點位置。

當由西方及北方進入瓦拉閃的侵入孔道的時候，敵人由不由阿爾梭瓦及施挫爾多克 Saurduk 兩隘路或羅屯突爾姆隘路前來，還是問題。

當阿爾卑上軍團在黑曼施他特會戰後，接收進取卡龍施他特的第九軍之側面警戒的時候，即在羅屯突爾姆隘路及其以南遭遇甚頑強的抵抗。該軍團於慘烈戰鬥中迄至十月底在山峰高地以南僅獲得少許地步，該軍團冬季必須在這裏以完全特種的方式及異常困難之中實施一個高山地戰。

第九軍主力越過山地的一個通路，在其最高最廣的位置於一個強大而不能再行奇襲的敵人一定立刻的停滯，該軍於十月在卡龍施他特，以南攻擊同樣如此。因此必得首先簡直斷然越過山地。如是最高統帥部決心選擇胡爾坎 Vulkan 及施挫爾多克兩個隘路為通路的入口。

通過山地是徹底而及於碎部的準備了，部隊的山地裝備亦行充實，特別着眼的是山間道路之修

繕及資材之預備配置，俾以此能隨時向敵進展。鐵道機關車也準備了，這是應該在羅馬尼亞的鐵道上使用的。

十一月十日處內 Kuehne 將軍已成其準備。作戰開始決定在十一日。這裏的兵團應以四個步兵師二個騎兵師。歸史梅陶將軍統率前進並以全力越過卡亞約瓦 Crasova 向阿爾特推進。在阿爾梭瓦附近同時應以一個薄弱旅攻擊。加強阿爾卑士軍團及卡龍施他特以南各部隊繼續實行擊。

十一月十一日獲得圓滿效果。處內將軍越過山地，於十七日在大爾古衣烏 Deutsches 附近會戰擊潰當面之羅馬尼亞各師。並於二十一日佔領卡亞約瓦。二十三日史海陶將軍以其各騎兵師位置於卡亞爾 Caraial 以東之阿爾特。這裏的阿爾特橋樑被其佔領。遠北方斯拉梯納 Slatina 對面，步兵也到達爾阿特。

同日馬肯生元帥攻趣姆里寨 Stattin 附近於濃霧之中百多腦軍奪取大河北岸。

羅馬尼亞軍在處內將軍逼迫之下，開始由阿爾梭瓦向多腦下游撤退，頑強保守河川，續行勇敢的戰鬥。從各面包圍，於十二月初在阿爾特河口才把羅馬尼亞軍征服了。

對於阿爾特以東的作戰是無所顧慮的繼續前進，並命令兩軍協調以其內翼向布卡銳斯特方向。馬肯生元帥應即刻使各軍調整，並確保命令傳達，接收第九軍的高級指揮。

多腦軍——現歸苦施 Kosch 將軍指揮——於十月二十五日開始前進，並在激烈戰鬥之後，以其左翼強行通過布卡銳斯特以南內衣洛平原 Neijow-Niederung，同時右翼同樣竭力向多腦下游壓迫。

阿爾卑士軍於二十七日進出羅突屯爾姆隘路在平原戰鬥中，並得以其在阿爾格斯以北的重點指向東南地區。由此在康浦繼以北於激烈戰鬥糾纏中，可使卡龍施他特兵團的右翼自山地出來。

處內將軍續進停滯。其步兵各師在斯拉梯納渡河太吃力了。該部渡河二十七日才進行。在三十日還距離多腦軍左翼及卡亞勿特兵團右翼約莫八十公里。

十二月一日多腦軍左翼在緊靠布卡銳斯特以南受極強烈的攻擊並被擊退。截斷那已經通過內衣洛的德國部隊。這個狀況無疑的是非常危險。僅只一個在第二線行進的土耳其師阻止了敵人的包圍。羅馬尼亞的突擊沒有被他充分有力的繼續，第九軍的右翼馬上以最高的速度對之攻擊，因此危機就過去了。

此際處內將軍部隊的左翼與卡亞勿特兵團取得連絡，壓迫羅馬尼亞第一軍越過阿爾格斯遠向東方退却。多腦及第九兩軍自現在亦在同樣程度。作戰是保險了。

統御兩軍於一種緊密的戰術的協同動作，這是不容易的。這個在十二月一日最後的一瞬間幾乎還失敗了。所以想作戰順利必須計算各方面許許多多的滯礙。

擺脫這個緊張之後，我們又來了一個新的，布卡銳斯特是作要塞防禦或者不是呢？當我們的騎兵師於十二月五日至六日的夜間發覺要塞北部堡壘未曾佔領並已開城的報告送達的時候，我心裏的一塊石頭才放下來。六日我們佔領布卡銳斯特，浦洛厄斯梯 Ploesti。康披納 Campina。在全部意料地城的羅馬尼亞於英國的命令與指導之下，已行最澈底的破壞。

迄今現在的戰鬥，俄軍還沒有真面目的參與。因此才能使我們在那裏獲勝。從今以後必須計及俄軍加入，從外觀看俄軍增強是很顧慮他的左側面的。

使羅馬尼亞更澈底的崩潰，打擊俄國的集結並為結束此戰役達到多腦河口——塞銳特 *Sareth*——特洛托斯 *Trotus* 之線，這些目的在繼續作戰的時候均已成功。這個所佔領的線是最短的。

戰鬥比較原來的產生一種另外的特性。我們的部隊疲勞並只能正面的向敵突擊；因為敵人特別在山地是很強固。俄軍像是不久就有大量的數目，他比羅馬尼亞打得好。比從前使用得多的彈藥補給是在不良的連絡線上延滯。天下很大的雨並在新年前後起不常見的大冰凍。

戰鬥一直延到正月。我們的部隊急切的需要休息。我考慮着，怎樣把他們從偏僻地方抽出再調到大戰場去。最後於正月四日多腦軍在困難戰鬥之後奪取布愛拉。第九軍與多腦軍連繫在不斷的戰鬥之下推進於塞銳特。八日該軍奪取佛克沙里 *Fosari* 及城市以北地區直至浦特納 *Putna*。

卡爾皇太子集團軍在聖誕節前後所開始的攻擊，此際對特洛托斯並無進展。部隊精疲力盡，時勢及天候一直壓迫到戰役結束，馬肯生集團軍所佔領之線是接近所希望的。攻擊中正，各軍在其到達之線構築工事。

出征羅馬尼亞的第二步是實行了並就此結束。我們勇敢的部隊之偉大功績是很多的，由下營指揮官上迄最高統帥部的指揮官決心是盡善盡美的，但是嚴重的顧慮也很多，這個沒有比我再能深切感覺得到的。我們擊潰了羅馬尼亞的軍隊，殲滅的戰鬥是沒有了。瓦拉閃的豐富儲藏品是我們的，

任何可能的事件，我們都達成了，但是在多盧浦得沙及瓦拉閃必須配置兵力，這些部隊是在羅馬尼亞加入戰爭以前使用在東西戰場甚至在馬澤利多恩正面的。雖然我們在羅馬尼亞獲得勝利，而在全體作戰是較為薄弱了。

一九一六年秋季的戰鬥最後以羅馬尼亞戰役結束，決定是我們有利。協約國的突擊是崩潰了，而瓦拉閃的資源是我們的。協約國在人員及戰鬥資材方面之異常的優勢，是為部隊的行動。自信及指揮的善於處決所粉碎了。

在強大正面各部份。德軍每一個人都真實的貢獻其最善與最後的能力。一切成功的可能即由於此，對於這在世界史中要給與德國軍人以光榮之冠。現在我們急切需要休息，軍隊是實施了最高程度的戰鬥並異常疲乏了。

敵人也像是疲勞。但是他却有部隊在凡爾登附近這樣有效的突擊。他在那種優勢狀況自能多給部隊休養，對於他這種迅速的恢復我們必須計算到的。

一九一六——一七過年前後的狀況

雖然一九一六年的結束是這樣有利，而對於新戰爭年的展望却特別嚴重。

因此最高統帥部計算到敵人在人員及戰爭資料上的優越，在一九一七年的過程中許是比一九一六年更要利害。在我們正面不同的位置或許過早爆發「桑姆會戰」，對於這個我們部隊許是不能長

久勝任，這些都是必須担心的。如果敵人不使我們有時間休息及蒐集戰爭器材，那更加支持不久。出路幾乎是找不着。對於一個攻擊我們不能着想，我們必須保有爲抵禦可用的預備隊。我們不能希望粉碎協約國的某一個。在戰爭拖長的時候，必須現出我們的失敗。加之我們的經濟基礎也很不適用於一種消耗戰。力量在本國供應困難。我們担心我們的生活，尤其願慮我們精神的緊張力。我們工作不是對於敵國人民的精神用糧食封鎖及宣傳。鎮靜是寓於偉大思想之中，所以我們反抗了優勢的敵人並到處把我們的國境向前進推了。

元帥同我對這個狀況嚴重的見解完全一致。我們在一九一六年八月底接收司令並雖則勝利還是保持這種見解。基於這個着眼，在九月已經着手在西戰場部署一個大後方陣地的構築：細格佛利得陣地 Siegriedstollung 在亞亞斯 Arres——康卜萊前方——聖 屈廷 St. Quentin——拉非 說 La Fere——懷里 蘇 愛斯內 Vaillysur Aisne 與米 雪爾陣地 Michelstellung 之線，厄 厄 太恩 Etain——哥 爾茲 Gorz 之線前方凡 爾登以南聖 米 衣爾 灣 St. Michel-Bogen 的斜面。這個戰略的陣地有短縮正面與節約兵力的利益，他的轉移是計劃的準備了的。

陣地構築，軍隊對於抵禦戰的訓練及國內的要求都是作戰手段最重要的成份。萬一政府能够作到使國民與戰爭打成一片，這就能够產生決戰，但是從沒有導來一個有利的作戰結果。因此對於將來完全不明瞭，在偶發的事件上軍人不敢計算；如是和平及潛艇兩個問題對於我們有特別的意義。當我們在陸地防禦，自己就研究關於和平，關於沒有無限制潛艇戰的一種失敗及關於利用潛艇戰在

海上轉移攻勢的一種可能的勝利。

一九一六年帝國總理以他的思想與威爾遜 Wilson 總統從事一種和平協商。他向皇帝建議，向全權大使伯恩施托夫伯爵 堡證，說他能够使威爾遜，在最短期間，無論如何在十一月初對於列強還再選一個和平條件。即令我也認清敵人的殲滅慾望對這種建議保持懷疑態度，而我對此却完全了解並內心愉快。他們對於一九一七年的展望比我們有利的多，即使我就希望，而却對於威爾遜和平進行的成功懷疑。我非常緊張的期待着，是否這個在威爾遜方面於十月着手。但是在十一月他的再選日期及整個十一月都已過去，他對於這個毫無決定。我現在打算不再與他協商了。

布利安 Briand 伯爵現在提出意見，說同盟國可以努力進行向敵人本身方面提出和議。我對於這個步驟也同樣的懷疑。但是得嘗試嘗試。只是我們必須要避免現出一切弱的表示。因這個許會使軍隊與國民喪氣，並只會給協約國一種興奮，加倍努力來打敗我們。我對於進行和平的工作，以帝國總理所分配的為限，一直到羅馬尼亞戰役確定結束的時候，都是以上述的熱慮，來從事他的實施。十二月六日攻陷布卡銳斯特，現在的軍事狀況保證我就不擔憂常時給與的相讓困難。

皇帝對於進行和議非常的關切。他的盡可能迅速給與世界和平之高尙責任觀念很顯明的表示出來。

十二月十二日提出四同盟國的和平申請。

在協約國方面的反響是可想而知的不利。與協約國任何協商的可能不久就不能再打算了。他們

自己堅確的決定並秘密默契要我們完全潰敗。十二月三十日協約國答覆說他們必須排除在他們殘滅意志上任何疑慮。我們申請的呼聲許是原來就得不到效果，這種異議是無效的。按照我們全般狀況我們必須發表一種可信的談話。因此我也想到軍事的關係。我們部隊有偉大的事功。假使我談論着別的，他們會怎樣的解釋。和平申請不許可有損部隊的戰鬥力而這個也沒有成就。如果協約國真誠的要公正的和平與諒解，這樣他們能够並必須來到和議席上。這裏他們能够提出他們的要求。假使對於德國代表一個概略併合的意志不成功，那協約國在這種情況之中，以暗示我們的行動從新煽動他們的國民從事戰鬥。但是我們在這種情形，簡直要會再得不到當時已熱望和平的德國人民從事作戰。更何況我們或許有繼續厭棄戰爭同盟者。這種簡單的思想過程可證實當我們提出申請的時候，我們是準備達到一種公正的和平與諒解。

協約國這裏的拒絕及在以後的各種機會都同樣的表示明白，他們不想協商由我們公告於全世界的和平準備。他們恐怕在自己陣線內削弱滅敵人的意志，並却想在和平中決定打擊和削弱我們。此際威爾遜總統却於十二月十八日對作戰諸國送達一個通牒，爲着「聽取現在所有交戰國關於條件的意見，在這種意見之下或許可結束戰爭。」威爾遜想從表面上比較雙方方面的要求，並在中央線上找一種協調。他想到一種沒有勝利者與失敗者的一種和平。

同盟國政府已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向交戰諸國代表的臨時集會建議一種中立的立場，協約國而竟拒絕，他們正月十二日的答覆比那個十二月三十日的還帶着更利害的殘滅慾望。洛得·洛阿爾格

Lloyd George 的堅定的意志發表談話，十二月初在英國的當局也照這個方式担当的。一再誦讀協約國對於我們申請和平及威爾遜的兩個通牒，這是好的。關於一個和平協商的可能之若干判斷以後才會揭曉。

雙方接近和解的嘗試是這樣的進行。戰爭是按着協約國的企圖繼續進展。這只有由武力來決定。誓言只能說是勝利或者敗北。因此結果是一種強大的繼續準備及戰爭意志之維持。但也就是德國處理一切戰爭資源之應用。

元帥同我在封鎖區域戰爭的尖銳形式中，把潛艇戰作為水中戰。這是老早已在我們的軍事範圍中考慮到的。

X X X X X

無限制的潛艇戰是成爲最後的手段，可把戰爭指日勝利的結束。如果潛艇戰以這種狀態運用——及海軍籌劃之一，然後他的指導是在我們的戰爭狀況中對德國人民軍事上的職責。

如上所述，我們已於八月三十日對於無限制的潛艇戰有所表示，並附言我們還沒有得到用這種的時候。貝特曼 Bethmann 總理當時確定並申言云；被對於在封鎖區域戰爭的形態中指導潛艇戰問題，決定視元帥一種有關的宣布而定之。如果元帥希望，無限制的潛艇戰即可實施。九月二十八日總理以同樣的意思在國會發表。此際潛艇戰意義的問題引起各政治黨派很不同的想法，並非常激動人心，當右派贊成牠開始大活躍的時候，接近政府的左派同樣熱烈的反對。由於貝特曼的注意，最

高統帥部第一次被內閣在政治的鬥爭中支持了。我對於這個深覺遺憾。這是不許做的。最高統帥部自己與每個政治活動保持疏遠也絕對不想在這裏面改變一點什麼。這個由貝特曼先生喚起的運動更是使元帥同我增加苦悶。事實上我們對於潛艇戰實行或不實行所負的責任總是在加重的。

十月初我們同海軍部長商談無限制的潛艇戰並考慮其開始。在由帝國總理導來的文書交換的經過中。我們於十月五日再請求關於這個責任上的確定。十月六日總理詳細說明關於無限制潛艇戰的決定還是溢出皇帝的命令權力，但是基於對中立國的作用是屬於外國的政治範圍。因此總理在這上面担当了單獨及不可讓渡的憲法上的責任。元帥的判斷自然許是對於他將來的定見特別有意義的。這種立足點是無可批評。元帥完全不是對於帝國總理想怎樣的減輕責任，並也從來沒有想到這上面。我完全明瞭他的見解，但是這次確定對於帝國總理早先在條件中所表明的意義有重大的變更，以致我們是潛艇戰的反對者。

一九一六年十月加入潛水艇巡洋作戰，因此船舶必須被扣留並嚴密搜查。這是有良好的成效並很使敵人經濟生活不安。這證明其武力。但是很快就產生敵對的抵禦，以後就要計及事變的減少。在政治經濟的關係中作戰，潛艇戰各種形態效用的判斷，我們是指定在海軍部長及帝國總理的判決上的。最高統帥部對此及關於無限制制潛艇戰的適宜是永遠與該兩部有特別的連絡。

在我們獲勝於羅馬尼亞以後，最高統帥部預期荷蘭 Holland 及丹麥 Denemark 的加入作戰不會使我們不利。往後去沒有什麼危險的；假使是需要，潛艇戰就可在封鎖區域作戰，如果羅馬尼亞戰

潛艇戰問題

役結束，部隊由那裏抽回德國再加入西方及東西正面，潛艇戰馬上就可實施。我們能够預先的料到，就是這個在二月初以前或許還不是時候。我們必須期待在九月內閣所激起威爾遜總統實行概略折中的嘗試與以後我們的和平申請及其實行，這是當然的。如果看出敵對的意識停止，那在預擬形式中的潛艇戰也不再需要。一切顧慮都減小了。我們努力和乎的成效必須在十二月底或正月初才能確定。這也就指示在二月初或者需要開始無限制的潛艇戰。

內閣放棄了從前關於荷蘭，丹麥態度的思想，並就瑞士 Schweiz、西班牙 Spanieh、挪威 Nor-pangai、瑞典 Sweden也表示沒有顧慮。反之計算到北美合衆國確實一定會參加對抗我們作戰。最高統帥部必須把在辯證法庭的陳述之實行置於軍事的籌劃之中。關於協約國作戰重要的是在美國加入的第一年加強約有五個至六個師，往後如果潛艇戰沒有效力，敵人兵力將嚴重而強大的增加。假使美國參加，自己就會同英國所作過的一樣準備，這是合衆國一致的見解，並會繼續着手新的準備，這些都是毫無疑義的。關於合衆國軍需工業的提高我倒不十分擔憂。他現在已以全力對協約國了。

海軍部長是帝國總理的朋友但同時是無限制潛艇戰的推薦者，預計在半年之內這樣的潛艇戰有一種決定作戰的效力。船舶的損失，海上貿易的減低，顯示英國經濟的困難，使不能繼續作戰。他除在他職責上的觀點以外還與德國經濟鑑定優秀代表者發生連繫。他希望由於無限制潛艇戰的公告，同時給迄今特別方便協約國的中立國船舶一種威脅的效力。

由美國到法國的部隊運輸及後方業務的實施是被討論着。研究的結果對於我們有利。按不以大時間間隔計算，對於一百萬美國軍隊，約需要五百萬噸船艙。但是這個在西方武力的供給也不致一時感覺缺乏。

以我的由作戰得到的知識及敵人意志的高級估價，我覺得海軍關於無限制潛艇戰預期的效果之若干陳述，是不能如字面解釋的，我也敢於表示，就是對經濟的及交通問題有很重大的困難。但是我相信一種決定的效果至少在一年以內可以計及，那末就是能在美國以其新部隊出現於戰場以前，屈至彼時我希望能由準備了的及尚待準備的處置，維持陸戰的狀況。

我由十二月中旬在西方正面一個旅行的深刻印象之下，得到當地的狀況，我就希望實施潛艇戰無限制的實施，打了一電報到柏林表示意見；我那時已經不再希望呼籲和平的成功了，在長時間討論中，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元帥對帝國總理也表示同樣的意見。總理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準備詳細進行討論，不久我們的和平呼籲因協約國模稜的答覆已確實無望了。此際帝國總理再重複十月六日的論說再確定他的地位，就是無限制潛艇戰是一種國外政治的行動，對於這個他有唯一的及不可避免的憲法上的責任，我們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沒有什麼變更。帝國總理擔負他的責任，我們擔負我們的。

至十二月底，帝國總理到浦銳斯出席會議，一點決定的事項都沒有協定。決定的會議在協約國對於我們申請的答覆送到及在較確的觀察協約國對威爾遜總統方案的態度之後，於正月九日於御前

舉行，海軍部長保證無限制的潛艇戰在數月之中可決定戰爭，元帥再陳述我們的狀況判斷並同樣贊成他的意見。帝國總理說明這種戰爭手段對於中立國，尤其對北美合衆國能發生作用。他僅以爲美國加入戰爭或者是可能。他看到我們的和平申請是不成功了。一種新的和平可能，大概是威爾遜的一種新嘗試，他並不期望。這自然給我們一個新的狀況，結果他判斷我們的軍事政治的狀況，完全同我們一樣。當我們相信和平的決心必然造出困難結果的時候，帝國總理在他整個性質上是猶豫的，他大概決定：『如果軍事狀況必需有潛艇戰，那末我並不反對。』

因此帝國總理也要把無限制的潛艇戰宣布出來，皇帝贊成這種見解，並命令於二月三日開始無限制的潛航戰。

帝國總理現在在與海軍部長協調之下完成對各中立國宣告圍繞英國，法國西方海岸之前以及地中海爲阻絕區域之通謀。這個應在正月三十一日交付的。

海軍部長頒發對於阻絕區域作戰之最近的訓令，在這裏他考慮了外國軍隊的許多願望，減少與美國破裂的危險。自然這也是適合我們的企圖的。

雖然帝國總理因爲荷蘭與丹麥的態度對北方無所顧慮，而最高統帥部方面，在北方高級司令命令範圍中，準備在各種情形確實保安的辦法。

正月二十九日，帝國總理貝特曼及秘書長齊麥曼博士 Dr. Zimmerman出我意料之外的到達浦銳斯。我們是被命令對於皇帝作一個共同的討論。這是研究威爾遜的一個新的和平折衷意見。帝國總

威爾遜總
給的和平
折衷案

理對伯恩施托夫伯爵宣讀一個由他書就的訓令，內容是他按從前的狀況所立的和平之基礎。

以我所能記憶的爲限，以下各條件要在現在或其他的機會通知威爾遜作臨時和平談判的基礎：

「由法國佔領的上愛爾薩斯 Ober Elsass的一部份之賠償。

德國與波蘭對於俄國獲得戰略的與經濟的安全境界。

殖民地的償還以一種協商的形式，保障德國有適合其住民人數及經濟關係的意義之殖民地。

在保留戰略的及經濟的境界修正以及財政的清償之下，歸還被德國所佔領的法國地域。

在德國安全的一定保障之下恢復比利時，此種保障須由與比利時政府談判而確定之。

經濟上及財政上的調整以雙方所侵佔的爲基礎，並對償還地域締結和平條約。

德國企業及私人因戰爭所受損害之賠償。

在適宜決定的通商條約之下，放棄一切在締結和平條約之後將爲正當商務及交通阻礙的經濟上契約及措施。

海上自由的保證。」

以上是唯一的條件，這是德國方面與其同盟者所通告於敵方者。

帝國總理是不需要無限制潛艇戰一種延期的。政府已經準備了。只要和平會議條約原則上產生一種成果，馬上頒布中止潛艇戰的命令，這種使命是被交代清楚的。元帥同我同意這種企圖。

較爲詳盡的情形及其外交上進行的經過，我不用再加敘述。在會議結束之後我向元帥表示對於

以我們的共同工作導來這樣重要的決定感覺躊躇。一方面我們的觀察不完全明晰，一方面我們擔負道德上的連帶責任。

正月三十一日在瓦斯亨格屯 Washington 以阻絕區域戰的精神通牒宣佈潛艇戰，並如我所假想的政府於正月二十九日頒佈訓令。

在正月九日以後就沒有軍事上的理由，能使元帥同我變更已定的路潛艇戰急切需要的意見。

奧匈的政府也決心以他們的潛水艇實施無限制的潛艇戰。我歡迎這種同盟友誼的行動，這也是絕對期望確實的。潛艇戰只有假設也加入預期特別右利的地中海才能有效；因此可盡量的擊沉許多船舶。孔拿得將軍也幹旋奧國的協力。

從二月二十七日國會開會推知德國國民在我們的和平申請失敗之後，差不多一致的為政府後盾，這對於我判斷國內的思想有很高的意義。多數社會主義黨的領覺塞得曼 Scheidemann 尚且以一種對祖國崇高的講演及反對敵人殲滅的慾望，極端鼓吹作戰。這許能成爲事實的。

X X X X X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奧國勿蘭茨·約瑟飛皇帝 Kaiser Franz Joseph 瞑目而永遠的安息了。雙重君主政體的國民之團結擺在他的身上。他對於本身絕對不能給與新的生命。在這上面他所聘請的顧問力量也不够。他是同盟中的一位忠實友朋，尤其一八六六年在普魯士及奧大利為擄取在德國的優勢，從沒有屈服過。

奧國政府
的改組

一九一六——一七年前後的頓况

一四一

他的逝世對於我們是一種不可補償的損失。

這位被殺的皇位繼承者勿蘭茨·菲蒂蘭得太子 Erzherzog Franz Ferdinand 不是個精幹的人物，因此他常不可靠。他事實上是一個天賦猶豫而無決斷並絕不是一個德國的朋友。我們的皇帝費了許多力以德國友愛的精神陶冶他們夫婦。他的死是悲慘的，他被殺的結果造成很大的惡運；這對於奧國在四年戰爭之後成熟了他俄國的創造者企求的目的；這是俄國絕對希望的。這位被殺的皇位繼承者也不是一位在老皇帝逝世以後接手執掌雙重君主國的人物。

卡爾皇帝 及其顧問

卡爾皇帝當他是太子的時候，我曾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第一次見到。他給我一種非常年輕的印象。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初我又同他在一塊；他已經發育是一個成人了，他關於軍事的問題談吐明晰。但是他新的與大的軍隊的負擔對於他是太重了。這在事實上與他不安。他致力於許多事務並頒發許多命令及過問各方面。他感覺雙重君主政體內部政治的困難，他想在哈布斯堡 Hause Habsburg 王朝之下團結奧國的人民，但是同時又不可能，使匈牙利發生一種利己減少的政策。對於這種行動的特色是撒沙 Tschaka 諸領袖的大赦，這些是公開反對君主政體的。君主政體及政府的全部弱點是由對撒沙運動的措施暴露無遺了。結果是唯有刺激分離人民的努力並失信於輔佐老皇帝的德國人。

皇帝沒有可靠的同盟的友方，因此緊依着德國。他願望和平；但是在他所努力的，在他寫給他的兄弟紐克斯托斯親王 Prince Sixtus 的信中進行是太遼闊了。

這位給他的丈夫一種巨大影響的齊大 Empress 皇后，有很強烈的政治興趣。可惜她完全與我們背道

而馳，並在羅馬教牧師們掌握之中，這些都不是我們的朋友。

外務大臣是卡澤林伯爵 Graf Czernin，他是同帝國總理一樣的走柏林路線。

阿爾茲 Artz將軍代孔拿得將軍為參謀部長，孔拿得接收梯約爾正面集團軍司令。我與孔拿得將軍的關係常極可信賴的；以我看到這位重要將軍去職，私人也覺得遺憾。

阿爾茲將軍就職應該更歡喜的。他是德國及德軍的一個忠實朋友。或許精的上不像孔拿得將軍那樣輕快，却是有健全理解的軍人，他努力提高奧軍價值及由國內獲得軍隊所需用的。他一切做得差不多，然而沒有達到什麼決定的程度。他在位的期間他是進步的。

繼續作戰的基礎及作戰機構

戰爭把責任擺在我的身上，人們最後的力量也得貢獻並可使之運用。這個無論對於作戰或在正面後方投效，對於軍事經業或服政府及國內軍隊的特別勤務，統是一樣的。每一個人只要在一個位置為祖國服務，但是必須盡量發揮他的力量。

野戰軍迄今係由傷病復元之士兵，這是要感謝優秀的衛生措置送回最高的數量，及由得自由使用現有的同年新兵補充之，並加以檢閱及整飭。我們不久就被壓迫要把十九歲的壯丁送到前線；服役年齡再往下降是不可能。檢查合格的條件是降低了。大量徵集迄今現有可得使用的壯丁。對於迄今準備使用的軍隊不僅必須常供應其一切，除此以外却還要保證新的力量補給；特別有效的是減少

請求歸還的數目。同時對於軍隊後方極為重要的陣地構築，以及國內的軍事經營等工作必須有必要的人力。

我對於國內的檢驗及監督殊有非難之處。關於避免徵兵的訴訟老是以最難相信的方式發生。我向軍政部建議最切要的幾點，這是需要法規的。我所熱望此處的一切如我在軍隊及國內的情緒一樣的感覺，此際我永是不能得到。

一九一六年九月最高統帥部已首先向帝國總理建議盡量提供人力。這建議的意見很明顯是每個人的力量在戰時屬於國家，因此每個德國人自十五至六十歲有限役之義務，而這種義務是以一種限制擴張到女子。這樣一種服役義務能適用於軍隊的兵役義務或在國內的勞動義務——廣義的——。假使這種義務關係擴張到最大。這決不僅只限於普通字面上解釋的工作者。

對於作戰制定勞動服務為服役義務是有很大的精神上意義，適合古代日耳曼的正當解釋，使每個德國人在這個嚴重的時期為祖國服務。這許還有就帶的一個大的實際利益，就是國家掌握工作者的報酬關係。軍人必須每日把他的生命打賭，而許多不良的人能生活在安全環境中做任何一種工作者，這是戰爭應鳴不平的一種事件，而軍人也是這樣感覺到的。

當軍人的薪俸在或時必須提高的時候，勞動者的報酬率是保持一定的高度。自然的軍事經營的收獲也因之減低。這個問題的困難，我沒有看錯。我希望國內解決這個問題，並找到一條到健全景況的途徑。

單獨制定普通服役義務，附及勞動義務是不够用；因此必須顧慮明確的利用勞動服務者的力量，並使其不脫離國家關係。這種措施的意義我很明白是強烈干涉國家的經濟的，及私人的生活，因之國會及全體人民必須擔負連帶責任。一九一六年十月三十日特別請求帝國總理擬議這種方案，我希望內閣本身或許準備主張這種普遍服役義務的偉大思想，並因此鼓舞國民研究彼尙能以何種力量貢獻於國家。

內閣不向這條路線進行。當時我還極端信仰德國人民及德國的勞動者。戰爭蔓延我們全部生活中；這是勞動者也必須與聞的場合了，我相信以後他們或許要大大的澈悟，對於他們及祖國威脅的危險是與最高統帥部處在同樣的境地，並要比以前所有的還來得多。德國勞動者出了很多的力並還能够再出力。部隊由軍紀養成的愛國心能在最嚴重的時期發揮最高的力量，同樣人民經過長時間的戰爭由緊密的指導及明晰威脅祖國的危險將真誠並團結起來。對於他的地位必須訓練與認識。這個是不容疑義應該達成的。

結果在兩個月以後，經過最高統帥部許多新的極端不快的逼迫，內閣才決定於十一月在國會提名補助服役法規，這在十二月二日通過了。我們想稍許有點補充。這種法規在實際上，特別是由他的實施方式僅是一個畸形的產物，這與我們要求全體人民爲祖國服務及因此獲得軍隊的補充與軍隊及國內的工作力，一點沒有想到。

婦女也沒有在這個法規之內；她們爲在工作方面補充男子及把田間的男子解放出來現有是够用

的。

雖然如此我起先還是熱烈的歡迎這個法規。此項法規在友軍及敵人方面可作為估計我們戰爭意志大為增強的象徵；並以之為實在的理由。

我對於在帝國議會會議的經過只能表示遺憾。當最高統帥部方面一再的大聲急呼這是攸關德國存亡的時候，而內閣與國會以及國民的一大部份還沒有瞭解現代國民戰爭的形態及其一切的要求，並也從沒有見到為最後的勝利他們的軍事上共同工作的意義。

補助服役法規即刻現出不僅是不够用，而且到處發生毛病。這個對於軍人是特別感覺得到，就是補助服役義務者從事同樣的工作及在同等的地位比較根據原來法律徵集服役與現有規定為士兵者報酬比較豐厚。在兵站現示的更加矛盾得利害。其經過困難的戰鬥在正面被撤回的部隊，看到那裏的補助服役義務者及補助婦女們在平安的生活中得到軍人收入的幾倍。這個一天使每天有生命危險與忍受最艱難的士兵們深切感覺苦悶並更痛感軍人境遇的不痛快。

因此在九月着手提高一切人力的措施僅只成熟一個望梅止渴的結果。蘊藏於我們國民中的真價沒有被充分吸收；一部份未將其充分利用，一部份則使之閒置，這擺在國內的太多了，本來軍隊或者再能多得一點。最高統帥部的努力沒有什麼結果。我們由此可以相信德國人民生活是不甚健全了。工作的擴張供給軍隊異常大的物質力量。這對於軍隊也值當一種人力。愈是這個形成破產及在敵人繁榮強盛自己需要人力愈大的時候，最高統帥部愈加以為在內地也有對祖國及軍隊並前線上每

個士兵實際工作的義務。對於軍隊是不許可再事剝奪或抑留其應得的了。這不必即刻以表面情形說明的工作效率之低落，以及同盟罷工是使祖國的作戰的能力直接陷於最困難的現象。這對於在前線的士兵是一種罪惡而以國家法律眼光看去是在國容的叛逆。德國工人們的一部份沒有國家的指導，被眩惑與煽動以致把祖國，同行及自己陷入無窮的悲境；對於這個可怕的困難永遠是要歸罪於這一部份工人的。

我們在困難之中自然也想到所佔領的地域。

比利時的工人被使用在德國。這是比利時本身的關係，在比國的失業已達一種很高的程度。在召集的時候發現優秀者減少的困難情形。當總督見到馬上就與以矯正。我們在所佔領的及區也招致比利時人從事工作。在比利時的逃亡者造謠及協約國的宣傳中自然發生一種憤怒的惡評；但是我們同樣的要大聲急呼，證明這是關於作戰一個非常幼稚的意見。軍事機關辦事不是任意的，却是基於祖國所賦的職責。

我們在波蘭及其他所佔領的地域也獲得工作能力，然而沒有達到我們所希望的範圍。我們到處盡可能的這樣順利的進行，在這方面我們全不以佔領者驕傲的表情抑壓外國的人民。

俘虜對於我整個軍事經營是極有意義；如果沒有我們在東戰場所俘虜大批數量的俄國兵，或者我們的農村生活不能正常的維持。

彼此提攜努力由國內獲得人力，進行策立軍事器材供給計劃。我們在前方需要很多大炮，彈藥

及機關槍，再還要增加許多其他物品。

火炮不僅供應新裝備的部隊，而且對於改裝的部隊，俾以較新構造之火炮更換其較舊式的，最後也作損失極強大者的補充。

重炮方面是曲射炮準備得好。平射炮沒有達到適當的數量而要增加的。

最重平射炮也是被加強的。皇帝特別使供給服國外勤務戰鬥艦之海軍炮。

在野戰方面是採用一種大射程的加農炮與榴彈炮。

六生的野戰加農炮供防禦戰車之用，這是能貫穿戰車的。這一定要能有足供使用的數量。

步兵裝備一種輕機關槍，這能比較簡單並容易的施行攻擊。為他的運用編出的步槍兵還是太多了，然而這是急持決定的；這必須開始創制，這個問題拖延好幾個月。

很惹人注意的是載重汽車的新裝備。馬匹車輛愈來愈壞，他的補充進行緩遲。我們為着代替馬匹，必須製造載重汽車，現在我們對營業原料儲藏品自然又感覺困難。但我們還是使用載重汽車供應部隊需要。

對於製造坦克，我們還沒有到這個時候。

飛機工業佔着一種特別的地位。敵人各軍彼此競爭使用速度大及上昇能力上的戰鬥機。這種飛機是互相頡頑進展的，我們的飛機工業常佔優勢。

我在前面僅只舉出幾種重要的作戰器材。該項器材的大範圍增加實為必要。而事實上一切都要

想到，一切都是重要的，例如有刺鐵絲就像步兵彈藥一樣急切的應用，作戰器材必須就其價值及預期使用互相參酌，然後規定其製造範圍。這種困難而顧及將來的精神工作之整個計畫是在柏林幾度會議之後才得以成立；並名之爲興登堡計劃。最高統帥部這個計劃不僅需要作戰器材，而且也要求人與精神的力量。

興登堡計劃的實施當然必須耗費很多的時日，他的採用已經引起一種不安，首先是阻障的影響比請求的來得大。還有許多自然發生的扞格必須克服的。

這個計劃也必須受檢定並被限制。我們觀察得很清楚並且看到我們必要的工作能力不能加以分配，對於陸軍及海軍沒有補充準備是危險的。後來另起一種議論，說整個興登堡計劃是一種錯誤，而是最高統帥部應該冷靜的讓軍政部繼續工作。一種有計劃的，顧及把我們平時工業變換爲戰時工業問題之廣泛而已於平時準備或在戰爭的頭兩年已經實施，這當然比較突然增加戰時工業來得好多了。但是最高統帥部眼前找不到這樣異善盡美的情形，却必須自己行動。事情總是這樣：事前沒有什麼能夠滿意，批評橫加指摘，但是又找不到較近的攻擊點。然而創造一點什麼，就批評什麼，甚至形成一種權威的組織，只要他能插入的地方。就有一些批評。但是這個最大的缺點總是流於無力與怠惰；這是比較在方法上某種錯誤更感覺痛苦的。事實上興登堡計劃是個有效的計劃；這比那些我們不能這樣參與的大計劃之另一部份具體得多。

給果工業進入軌道。興登堡計劃的實施。要感謝由砲兵監推進武器彈藥補給機關的效果，得完

成整個的事業。

工業支持了戰爭；這對於他永遠是光榮的一頁。工業適切的供應國家，這也與他按工作的權利要求報酬一樣是正常的權利。誇大與自利的思想我已在軍人的情緒中排斥了。高利的榨取是禁止的。至於把他根除，我們還沒有辦到，我對於這種習氣保存在軍隊及國內深為遺憾。在我們作戰的關係中我試驗常時能充分作到。作戰營利是一種頂討厭的現象，這些人由他虧空的細數壓起不可計算的損失。

軍隊的原料供給是保證與可供長遠的時間。但是我們的人民感受很多的痛苦。對於他們缺乏衣及料鞋靴。標定的價格貴得驚人，這必然提高我們的生活程度，並因此附帶想許多的弊病。我看到很擔心。最高統帥部因作戰的關係無法使之滿足而這個問題上在向內閣交涉也絕對沒有效果。

對於單純原料的提取，作戰協會供給一個大的數量，是否必要及其限度如何，我是不能預料，而事實上他們是非常切合需要。

交通狀況形成在國內正常維持經濟生活的基礎，交通又與機關車，列車，職工及燃料需要情形有密切關係。職工與車輛是操作過度，機關車尤其利害。工廠對於機關車及車輛製造的還原起初只稍許能夠辦到，最高統帥部對公開的工作幫大臣的忙有時也及其他——由解雇來削弱軍隊，那是絕對不願意的。但是這也不能使他避免，因為鐵道員工作必須休息。

我們同盟國方面所需機關車及列車的製造非常的繁重。對於奧匈鐵道供給數百德國的機關車及

幾千德國的車輛。布加利亞與土耳其同樣的從我們受領鐵道器材並還有鐵道員工。我們所佔領的區域因其那樣的延伸路線故在各軍中須要多數的經營的員工及大量的運轉器材。

最高統帥部爲着由種種措施達成國內運轉一種大範圍的規律，曾向大臣提出許多建議。在佔領的地域內也以同樣的精神工作。當時盡其所有能率前送火藥及爆破物的交通狀況是怎樣的緊要，但因爲缺乏煤炭整天的停着。

此外交通狀況因爲運河及江河船舶的行動及運轉之不統一，缺陷頗多。這些船舶迄今尙不能應付急切需要的要求。這必須以相當時間來矯正。成立一個特別的船舶運輸所。海軍機關根據我們的請求幫助召集職工。

煤與鐵是各項工業的基礎。我們國家兩種都有。由龍威 Longwy 及布里 Brier 的礦山，比利時的煤礦，北法國的以及波蘭煤區的一部改善我們的境況，即對於中立的外國也甚重要。我們由中立各國以其他給養資料及金錢，還有馬匹等交換煤與鐵來增高我們的貨幣價值。所以煤與鐵事實上是一種權力！

國內的煤荒在一九一六年冬季特別增大；這很需要調整並必須採斷然的處置。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同六月於強大壓迫及由協約國在西方的大攻勢特別消耗兵力之下，爲供煤礦需要削弱軍隊五萬人，這使我們非常的困難。軍隊從國內再不能得到這些工作力，加之那裏的工作成績也退步。這當然是一個切膚的打擊。

現有的鐵不像煤那樣豐裕。吃力的是製造够數量的鋼，特別是硬鋼。我們開採大量的鐵礦。並還有大量在高加索那邊，這對於我們有極大的價值。

除煤，鐵及鋼以外，潛水艇，汽車，飛機的燃料及漆油對於作戰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我們這時候指導奧匈及羅馬尼亞。因為奧匈不能生產足够的油料，並以一切試驗，充分提高其開採，終無成效，所以羅馬尼亞的油料對於我們有決定戰爭的重要性。但是雖有羅馬尼亞供給油料而燃料問題仍舊非常嚴重，並像在國內生活一樣使作戰困難。本地的油荒就很大。冬季在國內得不到充分的煤油。農人們在黑暗中度過冬日之夜；這在情緒上是一種嚴重的負擔。希就表示在我們德國的景况。不良的情形誠非言語所能形容的。

供堯壕戰用的粗金屬，木料，碎石總是很多很多的從佔領的地區提取。再國內也還要供給。

我對於粗金屬的範圍，只能考慮基本上的問題。這個雖則需要澈底的內行人材，而我總必須在進行中正確的與以單獨重要的決定。

所佔領的區域提供粗金屬，這是這爭的本性。由嚴格的組織漸漸增大產量。這是要確定的。居民發生抵抗力這是必然的結果，但是同樣也要規定這種措施是不可避免的。

在軍隊粗金屬的供給方面，料學以其偉大的能力支持了作戰，因此也得感謝科學。

對於國民及軍隊，對於人員及馬匹的給養問題是同樣的重要。

給養是非常影響戰場軍人的工作效率。這是除休假以外所最能決定部隊的情緒的。因此我必須

充分注意這個給養問題。

德國人民情緒的衰頹與營養有很重要的關係。身體上每天得不到用以維持肉體與精神的力量所必要的供給，特別是關於蛋白質與脂肪。這在廣大範圍中使體魄與心靈的抵抗力相當低落，造成一種懦弱的，歇斯的里 *Die Hysterie* 的情緒，敵人宣傳的眩惑更增加許多德國人的非戰思想。我第一次於一九一七年夏季在這種景況中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並很詫異。這是一種異常怯弱的主因。這只能以較良的給養排除之。

現在因佔領瓦斯閃稍許有所決定。其他的措施必須繼續補救。對於畜類或者也對人員的營養，有封存麥桿及木材的必要，同樣要蒐集乾草，這是最高統帥部所一再誥諭的。我們要像爲實施作戰由人民提取一切的東西一樣以科學方法從大自然設法，科學在這方面也輔助我們找到一切工作人員及牲畜營養的資料，並能使之加工製造。

關於保護食料品不壞的問題，逐次實行馬鈴薯的乾燥，這是我所最喜歡採用的。

對於增高生產以充分數量及價廉適當的人工肥料供給之。我們由北法蘭西及比利時的佔領地域提取磷酸鹽，並一再請求帝國總理及財政部擴充氯化物（墨塞堡 Mersburg）的製造。

釐定價格是本地宜廳的任務。這是顧及地方政治的。在社會主義者反對土地及農主論者與生活標準漸次提高的時候，政府忌諱預先及適當的規定最高的價格。各地農人看到以這種價格是沒有能力工作。儲藏品對於人民不敷應用，並在這樣低的價格不能完全補償，這實行不應是專門決定的機

關，加之也不能夠對這方面。他們的行動常引起憤激和見怪。每個人沒有一次能夠得到測定能維持充分生活力的口糧定額。城市與鄉村只有盡可能的着手自足；秘密輸入及奸商就四出活動。不久在這種一瀉千里的境况再無法支持。

一般民衆，特別是中產階級，如一般薪水固定的公務員及軍官簡單不能負擔。雖然一小部份在困難時期中能設法自助，但是大多數實在只有挨餓。總之中產階級所負擔的是逐漸加重。然而這個凡事腳踏實地的階級，絕對只有含默，盡他的職責——一直到最後。

對於工人是被顧慮到的，他把他由同盟罷工壓迫得來的必要工資，以私貨來調濟。却是有很多的工人，生活還是困難。但是他們與中等階級相反，一般總能夠生活。

走私與奸商總是採用可厭的手段，並始終破壞我們的思想。我們宣佈的統制經濟的組織一致拒絕最高的價格。產量不能增加，利益越來越少了。最高統帥部幾次向帝國總理建議制裁走私總沒有結果。

這是怎樣的一個愚蠢辦法：提高農村經濟的最高價格之恐怖，實際上使整個生活程度昂貴，並附帶使城市與鄉村的鴻溝更顯著的加深。這個不平的因素，可想到是一切資本都爲自己營利，敵人的糧食封鎖大奏凱歌，他不僅造成我們肉體上的災難，並也波及於精神上。

關於國內的統制經濟制度，我個人主張愈早愈好，甚至有幾種給養商品馬上要加以管理，並與自由買賣一種限制。此外我以爲急切需要同行商會及生產團體一個強大的組合作爲統制的幫手。但

是可惜的是這個還沒到處組織好。各項生產品的價格總是必須改善，並適時加以規定，這樣農村經營才能因此而穩定。

農村已勤勉工作。大地主特別能與以決定。國家的農村經濟是我們經濟的，並絕對也是我們政治的基礎，這像紀律是軍隊的基石一樣的明白。我們如果在戰爭以前顧慮到這方面，那麼對於我們有許外便利。現在補救那種怠忽，是國家首先的任務，是農業經營艱鉅的義務。

軍隊常時幫助國內，軍隊担負一種賦與軍人的大的勞苦，絕對不比在國內的人民舒適。依我衷心的信念，軍隊與人民在各種範圍都是整個的。在柏林人他有時可以聽到這種意見，說軍隊與人民原來就是兩個腑臟不同的軀高。這種見解對於我只是一種悲哀的證實本國對於戰爭的認識是怎樣的淺薄。最高統帥部常時必須以困難的心情減低軍隊的肉類，麵包，馬鈴薯及脂肪配當以及燕麥與乾草的定量。我們這樣做是為着輔助人民與維持作戰能力。

軍人所領取的常是不够。給養必須劃一的。當時我能到高級司令關於這點的申訴，但是各個都不能有什麼變更。

我們在其他經過中，以載重車及車輛幫助國內使補給容易，特別是供大城市車站搬運之用。在這上面使軍隊因之發生困難。農忙時期休做的舉行遠超過正規的數目。國家馬鈴薯的供給以列車來補助運輸。

所佔領的地域給養是安心的。她是由兵站監運來，特別的還有肉類供給，農村經營盡可能專門

繼續作戰的基礎及作戰機構

的指導。部隊在自己長時佔領的地方工作，勤勞的從事耕種與收割。

羅馬尼亞在一九一七年單獨的支持着我們，奧匈及君士坦丁堡。爲使優先權益適當分配，我們德國鎮壓了羅馬尼亞，我極力想把他的統治權置於德國人的手裏。這個是按我們同盟國的特別情形及他們的貿易出產要對於我們戰時經濟要求之所長遠顧慮者有最安全的保證。同盟國都參與到這裏。這種行政叫做「軍事的統治」並使隸屬於馬肯生元帥，同時也就屬最高統帥部。在瓦拉閃奧匈是分担很多給治權的，這個原因很簡單是德國沒有這種力量，使一切都單獨來辦。奧國的機關我們常不易忍之活躍，加布利亞在多浦盧得沙也使統治困難，在那裏他首先是很專斷的進行。土耳其是忠誠的。

各種農村經營的生產物，特別是小麥與玉蜀，但也有豌豆，大豆，杏子，蛋與酒，我在羅馬尼亞見到的很有可觀的數量。秋季農事馬上尙要開始。盡一切手段鼓勵農產豐收。

我們在羅馬尼亞看到的油料現額並不甚多，鑽油建築完全澈底的破壞，探測苗頭以大規模技術的方法閉塞。英國托姆遜Tomson上校的任務，就是以技術以手段使我們利用油區困難。軍事統治即着重使油料輸出再回到原來的高度。他的提高，絕對只能慢慢的。

在多浦盧得沙及瓦拉閃的製造儲藏品之分配是準據同盟國間特別協定來實行。油料分配沒有什麼特殊的困難。反之瓦拉閃農產物的分配倒是一個麻煩的問題。奧大利的談判者提出很多的要求；在激烈爭論之後，還是尊重中庸之道，採取調和而兩不吃虧的途徑。

德國人民在國內及對於敵人於此四年長期戰爭中所負擔與忍受的是不可勝數。戰爭戕害並沉淪了國民情緒及公共的國民道德。

虐殺與飢餓的封鎖及敵人的宣傳，其作用在反抗德意志民族及德意志精神之戰鬥中，緊密連繫加以重壓，戰爭愈是延長，壓迫我們愈是利害。封鎖已經實行。宣傳在國內獲得良好的地步。現在他們直接轉向在前線的士兵，這些士兵現今也容易接受。封鎖與宣傳開始漸漸的震憾我們精神上的戰鬥能力，並動搖對最後勝利的信念；對和平的憧憬居然形成，這是使德國衰弱，分裂我們人民並壓低軍隊的精神的。

在這個地面上有毒的植物芽萌了。每種德意志的情操，每種對祖國的系念在各方面都熄滅了。個人的問題倒擺在前面。各種作戰營利者不收手的利用政治的，國家的災難及政府的薄弱來達到個人的及政治的利益，老是在擺自己的架子。我們精神的作戰能力受到不可勝數的損失。我們喪失了自心力。

敵人的宣傳及過激主義者的唱導的革命思想，在德國的精神狀況中已有潛力，並已由自由社會民主黨侵入陸海軍的範圍，不久這種邪說就有牽動大局的力量。德國的人民在國內及對於敵人受到致命的刺傷。

當我任作戰參謀次長的時候，這種勢力在德國還在開始，他們的特性及路線是不能預測。有一種是確實明白的；我們德國人不能沒有對抗活動的。

繼續作戰的基礎及作戰機構

對於糧食封鎖我們現在在羅馬尼亞已經突破了一點。我們是否還有其他的機會及爾後我們將如何利用，這沒有人知道。

敵人的宣傳使我們僵掉，就像兔子被蛇纏着一樣，他們是以大規模與技巧的，着重於影響思想完全與作戰協同一致的工作，並不講道義的運用一切手段。

還不知道沉默的價值和技術的德國人民，由於著作，演講及措施以他們謬誤的率直，自己把敵人要的找門路指示了。

人民自己深印着「普魯士的軍國主義」這句話，雖然如此，這種「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是以大公無私的忠誠精神，提高各個人的國家思想，創造普魯士並保證德國榮耀的進步。人們看到外表當作軍國主義的本質並忽視自此產生的國家力量。人們不可抹殺這種主義而必須助長之。

協約國很認識「普魯士的軍國主義」的力量。他們大概知道為什麼他們要反對這種主義。他們也知道要在德國煽動反對最後能担负國家權威的軍官團，他們將如何作軍。尤其假使他們要唆使在南德國的反對普魯士，假使他們要反對為國家統一象徵的皇帝以及德國皇太子，他們須有計劃的行動並給德國人民保證最大而不可能的幸福，就是那時候他們首先會脫離皇室和其他王室的束縛。

後來協約國的宣傳也忙着對我個人。人民與軍隊對於最高統帥部的措施充滿着懷疑，對於戰爭最後勝利的信仰許是動搖，對於盡力指導強烈反抗協約國關係的人物之信賴被根本剷除了。

敵人的宣傳，關於我們民主主義的見解，我們內閣在德國的形態，並難則我們的皇帝不如合衆

國統一樣有十足的大權及在國會的選舉權，而給他們宣傳成功當作在全世界的政治獨裁者，所以在國家賦與決定國民代表，民主主義者與許多其他國家一樣有選舉權。

敵人的宣傳總是標榜着努力這個目標：動搖德國國家的統一，使德國與他的皇室，王室及政府與人民分離，這就是政治的崩潰。

協約國知道，「無併合賠償的和平」，「戰後的解除武裝」，「國際聯盟」以及其他的許多話是怎樣的會造成無政治與無戰爭思想的德國人民的大禍害。德國人民是有意識與無意識的自欺以追求這種迷人而却是欺騙的幻想。

在這個關係中就發生這種宣傳的話，說德國的統治世界計劃破壞了和平，而現在阻礙僅只創始的基礎。

事實上德國政府在比士麥時代之後除努力保持和平外簡直沒有其他大的外交政策的目標。對世界政治他幾乎沒想到。他或許是在努力德國殖民領地的保衛。德國人民是在獲得國土之後及因德國的建立而滿足了。他的殖民領地的擴大及由鎖場的加多而增強世界勢力是有必要的。但是這僅只有力量才能達到。然而他竟在和平的競爭中同等的努力。他堅執着營業心理及政治的教育思想，而沒有認識這個對支配世界的其他國民很難互相抗衡的。

維持和平是一個偉大的目標。像我們的防禦戰一樣只有由攻擊才能得到，所以我們認識和平只有由明瞭有力的政治，努力於開明的基準線上才能獲得。這個德國的政治是沒有做。他表示沒有期

望與冷酷。對我們懷着敵意的國民利用這個緊密連繫着反對我們；再以前不一致的也一樣團結。另一方面我們自己表示不安和搖動，這個樣使我們沒有友方。

在世界統治計劃附屬有一種強烈的國家意識。我們雖然在一八七一年奠定國基而沒有扶植這種意識，政府在比士麥時代以後沒有繼續培養；相反的我們又自此以後像喪失意志的力量一樣多的蒙受損害。加之在我們的思想中還是表露一種聯邦式的，內部的政治甚為分裂。沒有國家意識的我們踏入世界太早了。我們覺得在我們全體中，受外來的影響接近世界主義者的心情，並沒有調整國家與國際的思想及我們在國內與在世界的關係。

德國政府的統治世界計劃或國家主義並不像敵人宣傳所固執的一樣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危及和平及在一九一四年以後阻礙和平。擊人却也不想講道理，他們只想動搖德國人民的團結與戰爭能力及擴大於彼有利的思想而已。

最後發生國民有自治權的流行語。這是實察可顯見是誘惑的問題，假使國籍是在這樣無限制的情形混合的居住，沒有強制是不能解決的。這種流行語侵入奧匈比我們利害，但是以他由恐嚇與怨恨所口授的說明，結果也很深切的動搖我們，並因德國人有這種解釋實足以致我們的死命。

最後——在一九一八年初完全表露——除政治的以外逐漸明顯的準備社會革命了。戰爭被當作消耗勞動界的上流社會的事業，德國的勝利視為勞動界的不幸。

敵人的宣傳及以世界革命為目的的布爾維克在德國地面上追求同樣的目標。英國給中國鴉片煙

，敵人給我們革命而——我們接受這種毒物，並像中國人擴展鴉片煙一樣的擴展牠。

當協約國的宣傳加勁的侵染德國人民與陸海軍的時候，他們必須在自己的國家及自己的國防軍中提高作戰的決意並使中立國反對我們。

戰爭的罪惡，比利時的暴步，俘虜的虐待，我們政治的不道德及隔閡，我們的虛偽與兇暴，在普魯士的德國之專制，德國人民的束縛都是敵人對我們宣傳戰在全世界上所技巧虛構的大量實難。此外一些關於民主主義反對軍國主義。獨裁者及貴族的鬥爭，為文明及為弱小民族自由的鬥爭以及類此流行的口頭禪一定無限的影響那些觀察不清楚的人們。世界人民的思想完全納入他們的軌道。所以戰爭就變成——例如美國軍人即以為反抗我們的十字軍。

在中立國我們是處於一種精神封鎖的狀況。通中立國人民精神的路徑是給他們閉塞了。我們不要想能給我們把這條路開通。只要是我們所做的都不對，凡是協約國所作的都有道德的根據並視為當然。德國壓迫世界，只有協約國的政治是以真實的精神努力躋世界於幸福與自由的目標。

在同盟諸國也是同樣的工作。這是使德國與其同盟友邦分離。

宣傳是英國一種老而強烈的戰鬥手段。比士麥在六十年說過：「對外國以革命補助威脅是若干年前英國的事務。」

在戰爭以前注意的觀察者已明瞭的認識我們現在敵人的宣傳工作。他們當時已開始有計劃的反對我們。

敵人在我們國內到處設有強大的宣傳機關，這些機關隸屬有經驗的政府要員及政治家的指揮。他們在統一指導之下，到處以團結的力量，按明確的方針，以雄厚的資金工作。他們在中立國設立支局，並在那裏很少顧慮的遂行協約國的工作。為鼓勵國民運動有特別的機關，所以在波蘭及在拉丁 Letan 人中，無疑也在雙重君主國的國民中，尤其在捷克 Tschetchen 及南斯拉夫 Serbslawen 活動。

當我們在戰場上差不多迄至最後掌握着主動的時候，敵人澈底的在連繫的統一正面對全線指導攻勢的精神戰鬥，並在中立國在許多逃兵中找到補助，但是可惜在德意志祖國自己也支援着。

美國與英國宣傳之顯明的最後目標總是德國內部的革命。

洛得·格阿爾格知道他做的什麼，當他在戰爭以後發表為着羅特卡利非卿 Lord Northcliffe 所經營的宣傳，英國得感謝他。

我們逐漸看到敵人的宣傳在言語及文字中這樣技巧的攻擊，就是使許多人即刻不能再區別：什麼是敵人的宣傳，什麼是自己的感覺。當我們不以強大面却以良好的兵營實行作戰的時候，宣傳對我們是更加感覺得到。單是集團不發生這個却在賦與他們活力的精神上面，所以這是在國民生活中，所以這是在戰場上。我們對世界奮鬥而我們的精神作戰能力始終是以真正的良心作事。只要我們還有成功的希望，我們一切都是如此，決不屈服於敵人毀滅意志之下。這一切却因精神作戰能力的終了而完全改變。我們不能再戰鬥迄至最後的一滴血。許多的德國人不願再為他的祖國而死了。

國內情緒的分化，其效果牽連到我們的作戰能力：協約國在對於一種軍事的勝利斷念之後，對國內陣線及軍隊精神的戰鬥無論在何種情形都是必要的手段，協約國想以之戰勝我們。關於這層我是毫無疑問的。

一位觀察透澈的協約國政治家於一九一八年春季發表如下的談話：

「現今在倫敦與巴黎協約國執政的政治家有一普遍與基本的見解，就是永不能以純粹的軍事戰勝德國在西方的軍隊。雖然如此。却因為德國內部情形及謀傾覆帝國重要勢力，這是很明顯的。協約國會戰勝，至遲到本年秋季革命會在德國爆發。」

這再以「前進」編輯人州會議員施特魯伯爾 Soehel 於一九一五年所講的話補充：

「我完全坦白的公布德國的完全勝利不適合於社會民主黨的利害關係。」

我不願意把這句話寫下來使之宣揚於世界。但是真理終歸是真理，而這句話是實在的。

X X X X X

對國內情緒的保持，帝國總理是負有責任的。最高統帥部却情願直接給人民闡明。但是最高統帥部在職責上及關於他的措施隨時得向帝國總理交涉。

帝國總理能對德國人民說他們應往那裏去，並給他們分析狀況已達極度的嚴重。政府必須給人民一再的說明，什麼是可以做的，就是只有由一種受了打擊的敵人才能得到一種可以容忍的和平，否則我們是處於一種強迫締和。只有勝利才能保障我們排除後者而達成前者。

繼續作戰的基礎及作戰機構

我們政治的與精神的幼稚與無判斷力使我們不能辯識流行語及難以充實的信約之空洞，這造成並就是我們的不幸，我總是熱望德國人民自己透澈一種切合實際的事理視解，我自己是想不開。空話與口頭禪及犯罪的欺詐日益盛行，國內的政治鬥爭愈尖銳，在職業階級間，都會與地方之間的鴻溝益深。常人生活的大部份是多頭的各走各的路線，並偏於一種可怕的停滯。再對於祖國也缺乏責任觀念。他們沒有想到這樣是如何的以損害加於祖國及其本身。民間瀰漫的無紀律與無節操的風氣，自由社會民主黨的搗亂工作，在常人生活中找不對反抗的勢力。思想特別清淅的德國人在危難之時毫無所為的絞攪頭腦，並對以前所經過的讓步，這是一件悲慘的奇事。因此常人生活對於我們祖國的沉淪也是要負責的。

我們的戰時帝國總理關於矯治損害及開導人民沒有做點什麼。他們沒有獨創的思想，他們沒有掌握民衆並像大執政官卡勒門考，洛得·格阿爾格與威爾遜一樣的指導民衆。最高統帥部由於愛國教育及我們國外宣傳的傳播對國內也能生些影響，但是薄弱零星的。德國人民的精神完全無輔助無指導的任其處於破毀的狀況中。他們不通世情與眩惑的追求那永不可捉摸的幻影。所以他們即令預期處於充滿禍害的誤解中或在可詛咒的與犯罪的預謀中，還是維持着熱烈的焦望，這是容易明白的，與人們不曉得明淅的認識這種最危險的行運，並在為我們的將來熱烈的憂慮中及在為我們祖先的土地神聖的愛中，明瞭總是要求從新盡最後之力的。這些人雖然他們也焦望着和平，可是很快的就變成「戰爭煽動者」，這是一種深重的禍害。

一般的新聞紙首先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出自衷心的信念立於防禦戰的立場，及爲其實施的必要發表漂亮而堅定的話。可惜這裏面有一部份後來改變了。他觀察到假使我們不願受打擊及在不可忍受的條件下作戰，那我們的防禦戰也不能由於一種無併合賠償的媾和。却只有由於一種勝利才能完成。却是在政府方面是怎樣，在人民中是怎樣，所以與敵人和解的思想在新聞界這一部份中，比較對無限窮困的人民行使一切致勝必需的困難的要求以期戰勝敵人的思想強大。許多傳播很廣的報紙自己去宣傳新的基於國民和解的世界觀。他們激烈的攻擊那些不較早的信仰敵人媾和意志的。無論何種情形在他於毫無異議的表示以前，不能想削弱我們自己的戰鬥能力；因此，仍是這樣的鋒利而把運用這把劍的臂盡可能的保持強壯，這是緊要的。

還有一種其他的思想被新聞界的一部份以下述的關係傳播。戰爭簡直不能純粹由邊事上決定，換句話說就是不能由武器力量來結束，假使這真是再不可能，那末爲獲得勝利或者防止失敗的另一種戰鬥靠什麼呢？人們因爲他簡直沒有武士氣分的觀念却應在困難與危險之中拋開故鄉，妻室兒女建立良好的功業，假使這沒有效用，假使他因此把他的家庭的將來孤注一擲呢？造福世界的理想被想起來，思想很遠的拖曳到將來，而目前嚴酷的事實被忘却了。加進在他生活中的軍人良心上的憂愁，人們是沒有記起。

在我所得的印象之下，我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向帝國總理交涉，請求直接在他指導之下在帝國總理官署設立一個機關，統一指導全國各界的新聞業。我熱望使各個文官衙署一切新聞部門由一位

標準的，直接隸屬於帝國總理的人物來指導，使這個機關與戰時新聞局及海軍部新聞處密切的協同工作，外交部的新聞處限制管外交政策的問題；因此他們的工作深入敵人，中立國及同盟國的報界，並且最後新聞事業的經濟關係之請求與代表歸一個中央機關。這個請求被帝國總理貝特曼·霍夫衛克拒絕了。

新聞的統一指導或許是一條在德國人民生活中從新喚起親密的情緒及使其隔閡消失的途徑。而所行痛切的說明一定如敵人對我們宣傳一樣有效。此外還加上政治家及精神領導者的自由談話與口頭宣傳。每個德國人，不論男女都是活躍的叫出戰爭失敗對祖國的意義是什麼。照片與電影同樣的公布。危險的一種實寫或許比較一切方式的作戰營利的思想，比較關於無併合賠償辯和的演講及著述來得特別有影響些。而同樣重要的是：這會使我們免除嚴重的危險並有貢獻於和平。

最高統帥部與報紙的來往經過戰時新聞局。這是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區分的，隨作戰開始在補充的參謀處組成中間機關。從事瀏覽國內國外的報章並與以批評。以後在一九一七年添進愛國教育的組織。

戰時新聞局奪出的地位，基礎置於他的實行機關，僚屬及事務上，故缺乏基本統一的政府機關。

在戰地各軍的報紙常有很大的意義。

大德國日報的通訊員集合在西方及東方的戰時新聞宿舍，以軍事的狀況所許為最盡可能的迅速

並概略報告最新的事件。此外有著名的軍事新聞記者從較高的處所着眼以描寫作戰。

在戰時新聞局的高級評論處籌劃國內區域軍事新聞監督的一致運用及畫一由最高統帥部實行的批評指導。該局隸屬於最高統帥部是不方便。在這種關係中隨戰爭開始該局自成參謀本部自衛的機關。每種批評都必定引起憤怒；他愈是感覺到和平主義的思想蔓延及內部的政治思潮滯塞，就愈要高聲的唱導。因此最高統帥部甚為棘手。可惜在一九一七年陸軍大臣拒絕接收這個高級評論處。

X X X X X X X

一個良好的宣傳一定很遠的為實際上政治事件發育的先驅。在實行政治的企圖以前，宜向世界證明其必要及其道德上的根據。我們沒有運用宣傳對外。我們的政治目標和決定，因為是出人意料之猛然呈現於世界上，所以時常成為粗野而無脈絡的。這個由大規模與觀察深遠的宣傳或者能輕易的避免。

除了有從事宣傳的意志而外，在平時我們也缺乏對此需要的基礎。我們沒有設備着專有的線路網與無線電台網的世界電信勤務。我們缺乏一種有強固國家基礎的領導報紙。能像「梯美斯」Times 在英國。「屯浦斯」Temps 在法國一樣給外國影響並為國內所重視。這些報紙，外國從他們直接得到消息，關於德國的思想，特性在我們的狀況都是給些偏狹和錯誤的景像。

我從與領導的人物談話之中推定就是現今在戰爭中大路還是沒有明確的有主見的認識一種宣傳的必要。政府對被冷淡與懷念，政府總還是不瞭解其特質。當真是在那裏確立正確的宣傳的時候，

人們不接受它，因為人們以為宣傳總是吹牛皮的。所以人們不注意它的存在，只要無聲無臭的工作。按『我們的事實好，我們用不着雄辯』這句話是不行的；我們有了一切的基本才能着手實行，我們不僅要防止偽造，還要從防禦轉為攻勢。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像敵人所加於我們的一樣對應敵人並在強烈的國民鬥爭中保障自己。

最高統帥部在一九一六年夏季對政府當局請求設立嚴密的宣傳機關。在克服許多阻礙，尤其得外交部通過之後，在七月間這個機關的軍事地位才創立了。

這個機關屬最高統帥部。他們嘗試以言語及照片，尤其是電影在中立的外國佔據穩固地步。以口傳口廣播消息的口頭宣傳是有最大的價值。此外新聞宣傳用電報，無線電，交通業務，用小冊子與演講，藝術宣傳也是需要的。

這種宣傳要補充長久的平時與戰時的愈忽並對抗敵人的宣傳而求發展，所以成就很難；雖盡一切的努力，然按其任務之廣泛，效率還是不充足。我們不是有效的通達敵國人民。一個強大的，由戰爭意志支持的政府是以無情的暴力制壓任何柔軟與薄弱的刺激觀念，及關於和平，尤其關於一種真實的『無併合賠償和』的任何表示的。

在中立國與同盟國我們沒有得到要領。

假使帝國總理以他高級官廳整個的力量及一種堅強的意志為我們宣傳的後盾，這或許是另外一種樣子。我時常要他創設一些整個的。組織一個德意志宣傳的國家機關是無可非議的必要。當宣傳

要在整個正面施行很繁鉅的工作，所以首先要在佛蘭得，阿亞斯以東及凡爾登之前擴深現有陣地的組織，又在以前建設很少的愛爾薩斯——羅特因正面須行加強。軍隊在陣地構築中是很努力的，士兵爲他的生活而建築。

關於當前防禦戰鬥的軍隊休養頒發「抵禦戰」教範。

現在創立了一種遠向縱深方面區分的抵禦，其疎間的形勢能運用自如，這與以前僅緊靠在一條頑強而易辨識的線上防禦完全相反。陣地自然應在戰鬥終結之後是在我們手裏，但是步兵自己不能再說：我站在這裏就死在這裏。他却有在敵人猛烈火力之前退讓在各方限定範圍以內的權利。所喪失之線在逆襲中再奪回來。

班成爲步兵戰鬥組成中的單位。因此以軍士爲班長的陣地得到很重大的意義。戰術本身是愈來愈個性化了。

「抵禦戰」教範另由「戰時步兵操典」，及其他大量供特種兵與築城用的典範補充之。

在軍隊中各種範圍盛行一種興奮的精神生活。我們與部隊處於密切的思想交換中。凡是一般能給與的東西，軍隊大概都是收到很好的。

對於各兵種軍紀的維持與鞏固都形成第一層基礎；沒有軍紀一個軍隊就不能存在。軍紀現在對軍隊生活中許多不可避免的現象也形成均勢。在戰地的宿營狀況因部隊的散置及當時的變換愈來愈糟。各人了各人的危險更是增加。「我的」與「你的」這種觀念喪失殆盡。被服與裝具愈變愈壞，

因此保持現額更爲困難。許多原因，不僅是在棲避所缺乏燈火，造成一種對外部的毫不關心。士兵任自己去。戰爭生活一定是影響人類的。堅強的性格是有活力的，但是這太少了；羣衆的道德一定蒙受損害，而且戰爭愈久則愈甚。沒有一制士兵能夠看透這個。這在一切戰爭中都是如此。所以更是有需要國內本身強健的精神力量，軍紀及義務觀念的堅確。像士兵在公共處所行動，外表上禮節就形成軍隊的風紀，這是對部隊價值的一塊真正的試金石。這人家所看到的並不一定都好。

雖然是在陣地內及在正面後方的部隊，各兵種的訓練是不斷的需要。這裏流行像我們平時所習慣一樣的生活。到處人們都嚴格的努力訓練軍隊能任困難的任務及忍受損害。

國內按同樣的原則工作。但是基本條件是不利的，訓練人員年齡過大。給養狀況貧乏，補充的部隊與國內連繫過甚，與軍隊團結太少。我的願望總是以爲補充兵訓練要盡可能的移至正面後方的新兵儲備所。先頭已經做了。後來在這裏面的更多。

實際的工作不要引起部隊的疲勞，這是各級指揮官也就是我所努力的目標。體力上的休息是絕對的需要，也能藉以維持軍紀，士兵只有在澈底的休養中才能逐漸淡忘他精神上嚴重的印象。能夠供應的娛樂辦理些悅耳的軍樂，身體上的各種競技燈，火遊戲，特別的戲劇及書報等。

平時軍士的陣容是稀薄了；一大部份是在前方服務，另外一部份編入新部隊中，或在國內擔任訓練勤務，對於調向前線補充的缺乏軍隊指揮與補給的教練。塹壕生活抹殺了階級而損及軍紀。一般的軍士在戰鬥中仍有標準的下級指揮，並爲軍官可靠的助手；他們忠實的遂行困難的職責，祖國

對他們也應表特別的謝意。

軍官是充分證明他們嚴重的任務，他們是部隊的訓導與教育者。這個也是有所研究。在平時軍官要得十二年至十五年升到連長，現在年輕人必須服務一年至二年之後任連的指揮。有些是能勝任，另一方面沒許多擔任不了。由部隊提出告訴沒有經驗的連長有一種內在的權利。我們對比有一種很嚴格的判決，這是有使官與兵之間理想的關係喪失的危險。

良好的平時軍官缺乏，並日漸衰弱，一杯黃土掩蓋了他。一種軍官候補者不能訓練有同樣高的素質與基本的知識，並像平時長久訓練的一樣有對他的士兵負責的觀念，在這次戰爭中所表現的在我們整個軍隊組織簡直不能找到一種顯明的正軌。一位我認識的在可吳洛當新聞通信員的社會民主黨議員訪問我的時候，特別對我申述他是怎樣改變關於常備軍官的意見。

在連長沒有基本訓練及缺乏經驗的時候，尤其對內部勤務，營長就臨到與平時很差異的情形。但是營長很多是退休的軍官，如果他們還是早年所習得的，自然是對內部勤務恰好沒有深刻的認識。假使他們時常必須在抵禦戰間加入最前戰，作戰對於他們的要求與過去年代完全不同。對他們健康與神經力的要求也非常大。可是退休部份的軍官在戰鬥中任指揮官也同常備的營長一樣有卓越的行動。

其次對於團長是師長最常提出的事件，像這在平時是軍團長提出的。在團部由上由下一切戰鬥指揮，訓練及經理行政的脈絡都一齊經過那裏。團長是部隊的教育者，選擇在師長簡直不能充分的

縝密。

參謀軍官是稍許特別的。作戰愈臻技巧，他的任務愈困難。有了各兵種一般的學識及其運用的關係是不够的。他必須是個好的砲兵人才，另外關於空軍運用，通信知識，後方問題以及其他成千的事物有一種明瞭的判斷並各別的精通，對於這些事項的解決在司令官是沒有時間的。

參謀軍官的選擇與訓練是困難的。我看到在他們要有很聰明，誠實及勇敢的性格，這些是理解及合拍的遂行他業務所需的。以前述及的社會民主黨領袖還是以修正原先的着眼對我論述參謀軍官爲作戰的中堅。然而這是那時候的。

我們的軍官盡了他們的職責。他們重大的犧牲是一種雄辯的事實。說許多軍官太沒有經驗，去單是按作戰的情形及非常的損失，就不能對他們有所譴責。再這些沒有經驗的軍官一定勇敢的這死。卽令這位軍官是乳臭未乾的孩子，在戰鬥，困難與危險之中，士兵也是聽從和仰望他的。這些軍官與他的部屬沒有正確的聲氣相通也是可能的，甚而有些與部下完全的缺乏——因此軍官團的關係在他們一般的沒有接觸。這只是在作戰環境中才會這樣的。

軍隊的抵禦訓練，在最高統帥部是一種異常廣泛的工作。

在一九一七年正月月底自然還沒有什麼結果。部隊的新裝與改裝還在進行中。陸軍僅漸次的開始有力量。因部隊的損失太重了。新典範的原則是瞭解視，此際還沒有成爲部隊公有政能耐。軍事物質的裝備現在還沒有理清。雖然盡一切的努力與不休息的工作，而西正面緊張的情形還沒有確實的

改變。

最高統帥部嘗試盡一切手段增加軍需機械。嘗試由多數波蘭部隊的編組形成較大的力量，由此均衡敵人的優勢，這在此際是很痛心的擱淺了。

當我八月二十九日接任作戰參謀次長的時候，我見到帝國總理八月十一日由維爾納與奧國外交全權大臣布里安男爵 Baron V. Bunian 的協定，這就是德國與奧匈負責建立一個君主世襲及制定憲法的波蘭王國，有一種指揮統一由德國掌握的軍隊。這個國民國家的建設將在最短期間由兩位君王宣佈，國家的組織隨即成立。

很快的在浦內斯由貝塞納將軍召集德國與奧匈政治及作戰負責的機關討論一些關於波蘭的問題，在會議中對我只波蘭軍隊參戰的問題一種意義。

雖然孔拿得將軍急切的警告任何樂觀論，而貝塞納將軍以為這個軍隊的編成很有希望。貝塞納將軍表示王國的宣言及就華沙總督府在羅布林總督府之下組成一個統一的波蘭統治機關為完全成功的基本條件。不久波蘭可看到中歐諸國真是想波蘭計劃的實現。在這裏面就我的判斷還有一種內在的理由。我對於布里安男爵因為波蘭軍隊建立的關係很熱望這個協定的實現。但是領導的政治家沒有調整。兩個總督府的由最高統帥部及貝塞納將軍所斡旋的協定未被採擇。雖然如此，貝塞納將軍相信如果德奧諸國宣佈建立波蘭王國，軍隊是能編成的。他建議首先成立四至五個師，他希望這幾個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能歸最高統帥部使用，以後並繼續編成。就戰爭狀況看可容納他的建議。

當我們與貝塞納將軍及奧軍總司令部着手關於波蘭軍隊建設的時候，帝國內閣進行他波蘭計劃的實施。

此際對於波蘭王國的建立，在德國各界引起嚴重的不安。馬上由柏林傳出謠言，說我創制這個計劃。我對政府一再的陳明經過，但可惜雖有我的請求而沒有對這個問題正式判定的政治家，像在潛艇戰時候一樣。最高統帥部在一九一六年秋季對第二次政治上意見之爭沒有干與而現在以誣枉的方法拉進去。

十一月五日宣布王國以及建設波蘭軍隊的一切措施是石沉大海。不久我們明白了，孔拿得將軍的狀況判斷是對的。由波蘭部隊加強我們的作戰我終於必須斷念。現在貝塞納將軍也認識他自己想錯了。因此波蘭軍隊建設的問題畢竟失敗。

無限礙許多時間與力量隨這個無結果的談判消耗，在這裏只有一件有關係的，就是奧匈的政治家在波蘭以何等的頑固努力達成與我們相反的目標。

波蘭軍隊的建設失去政治的基礎。波蘭像是愛由協約國對抗德與匈以達成他的目的。

假使現在在波蘭及我們的東方地區的關係嘗試建立波蘭王國而連繫起來，這是遠遠的超出了目標。再，沒有波蘭王國的公告及編成一種波蘭軍隊的嘗試，這或者確實的只在歷史的機會，強國的波蘭國民意識及以前德國與波蘭間的均勢中能有出現。

在討論關於波蘭王國的建設及波蘭軍隊編成的時候，我們也談到與俄國一種單獨媾和的可能。

這自然是由德奧諸國的波蘭企圖所生的困難引起的，與俄國一種單獨和隨時在德國人民思想中佔主要地位：我是一九一四年秋季已得到威得伯爵 Graf von Wrille 出席柏林「有保證」的消息，自然這是一種幻想。英國與法國把俄國拉得太緊了。這個時候的急進者自好久以來是總理大臣。人們在他的協力之下再一度談論一種構和可能。但是由一種很少把握的可能，與他簡直剛連絡上是不能成爲問題，急進者的努力也一樣的小。十月二十一日帝國總理發表目下對於與俄國單獨和是沒有希望。這個大半是英國的關係。

爲最高統帥部創造繼續作戰的基礎及增加軍用機械的力量，我有一種遼闊而深重的工作田地。我自然不能到處去親自掌犁和播種。凡在我理解完全的及同樣深刻認識戰爭意義的僚屬工作的地方，苗頭就長得很好，但是常有發芽很單弱的，而這塊地方就沒有收穫；再有稗草叢生並掩蓋着以前在這裏長得很好的。

一九一七年上半年協約國之攻擊

按人情的論斷在一九一七年我們抵禦戰的重點必須置於西戰場，即使在東方的情形激烈也是如此。最高統帥部現在駐西戰場；我建議以施泊 Spa 或卡絡茲納 Kerauaret爲我們的行營，施泊是遭擯棄了，卡絡茲納是特別適當，因爲有許多向前線去的報纜線在那裏經過，該處有許多旅館客棧等，可供宿營之用。卡絡茲納的整頓，施泊 Spa與賓根 Bingen的大廟是被指示爲大本營了。

退却到細
格佛利得
陣地

阿爾伯里
希運動

在預料中的協約國大攻擊何時開始，是不能逆睹。他們在東戰場的攻擊在四月以前幾乎是不能推測。一九一六年俄軍的春季大攻勢係於五月開始，並極受天候及地面狀況之妨害。想那樣早的掩土重來是公算很少。協約國在西戰場也與這個攻擊一樣長時間拖延，似有可能。但是對於桑姆的狀況是很緊張，就是我們必須打算較早的開始作戰。

全般狀況對於我們在西戰場戰鬥的延長需要盡其可能決定使用潛水艇的時期。

同時我們必須以正面的緒短得到一種有利的兵力編組，並多創設預備隊。我們在比利時與法國以一五四個師於抗約一百九十個，有一部份特為強大的師，對於我們長大的正面是一種特別不利的兵力狀況。於是我們必須努力，正面一部份盡可能的長時迴避敵之大攻擊，在此期中遲滯敵人，在其前方調集強大兵力。因此我們能夠同時以較弱的及經過作戰的各師佔領陣地並覺得迫切需要的休息。

由這種考慮產生出——與在二月一日潛航戰的開始密切連繫——這個決心，從我們於五月初應力行院禦的細格佛利得陣地之向法國突出的彎曲部撤退，並有計劃的實施在新陣地前方一個十五公里寬地帶之準備的壘戰。

盧浦銳希特集團軍在「阿爾伯里希」飾詞之下，加緊撤退與破壞工作，而該集團分配為正個星期。我們能够把該集團軍——如因敵之攻擊有此需要時——隨時中止及開始運動。其主要事項係避免會戰，而後及於我們全般的物質的藏惹，這個以未建築於陣地內部者為限。為着使敵人在短時間內

以主力停止於新陣地前方，遂秘歷作戰原料，最後並破壞交通，村莊及水井。水井的撤毒是禁止的。

撤退正面的決心是很困難的。如此無異是我們薄弱的自白，這一定使敵人興奮，使我們沮喪。但是這個決心是軍事上的要求，所以無法擇選。而必須要移於實行的。二月四日發布命令，有計劃的實施阿爾伯里希運動。

阿爾伯里希運動完全成功。在撤退地域中有許多藝術珍品是被保護，並按海牙 Hague 陸戰法貯藏於佔領地區。居民有許多動產與不動產受到損失，這是深切可憫的，但是不能夠避免。居民大部份是被遺送到東方，僅只一小部份集結在幾個村落，例如洛容 Nojon，哈姆 Ham，內斯勒 Neule，並備了好幾天的食糧，把我留置在那裏。一方面不許敵人由多數的及有工作能力的居民得到新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希望盡可能的把許多吃飯的遺送敵人。

爾後大的背進運動於三月十六日開始，並使一個縱隊行幾個大的躍進，最高統帥部是注意到一般的務避免戰鬥，並在敵人能以優勢兵力到達以前，與部隊以整飭細格佛利得陣地的時間。

協約國軍隊緊尾追我們撤退的部隊。他們由我們的退却可造成一個大的成果，但是在困難中已經十分有效並技巧的準備不使敵人有這個成功。事實上他們沒有獲得什麼軍事上的成果。這次整個的運動是指揮官與部隊的一種光躍的行動，並證明參謀部工作的注意週到，觀察準備。

現在我們配置比較以前廣闊的陣地要穩定與緊密些。敵人看着使他的戰術上處置發生 礙。敵

人不能以從前的部署來攻擊了。我們所通過的地面，是不適於居留的。爲着在那裏作戰，首先必須把牠恢復起來。爲着經過那裏實行攻擊。首先要建築的是多得難以數計。敵人從來也僅以適當的少數兵力固定在我們新正面的前方。我們這一方面現在能够抽出幾個師使我們陣線稀薄。凡是我們所想由阿爾伯里希運動及細格佛利得陣地佔領達到的，是完全成功了。這次背進運動所收穫的是達到高的數量。

協約國因爲我們的很有後效的破壞及居民的遷移，便稱我們爲新的善於掠奪的軍隊，並盡他的一切宣傳手段對應我們，這是他們的權利。我們是根據戰爭法行動的。在我們一切的處置中盡是戰爭上必要的，其餘的都是人情上可能的行動。但是我們聽到關於因不正當的殘酷及意志凶暴的措施所釀成的其他不幸事件是太多了。這不僅此地如此，到處都是一樣。我們僅只對己方軍事保安上必要的處置嚴厲點，比喻說對間諜的防範。

命令的系統是被改善了的。

盧浦銳希特親王集團軍統轄第四，第六，第一及第二軍在運河與拉·非銳 La Fere之間。

與此連繫的是德國皇太子集團軍——第七，第三，第五軍——約抵凡爾登以東阿爾勒 Orno地方。

然後是魏屯堡 Wuerttemberg公爵阿爾伯銳希特 Albrecht 元帥集團軍，C. A. P.支軍。由這個集團軍的編成，使阿爾薩斯的正面狀況很顯著的健全起來。

部隊經阿爾伯里希運動還有繼續兩個月的休息與訓練。許多部隊確實已經恢復了元氣，但是在盧浦銳希特集團軍方面總還有幾個疲乏的師。一九一六年的戰鬥還有抑壓是心上，並增高潛在於防禦方面的自然的緊張及使神經感覺苦悶。

訓練是在此時期中提高了。新編成的部隊是有一部份已經加入在平靜的正面，一部份是剛有參戰的能力。從羅馬尼亞是有幾個師到達比利時。最高統率部也把不適宜於西戰場作戰的各師與在東戰場有戰鬥力的師交換，雖然知道這足以使東正面薄弱的。

陣地構築是必要的。在細格佛利得震地築設之後得空閒的工作部隊是被分配到預期的攻擊正面之後；現在此處的後方陣地組織必須加速度的完成。軍事器材的裝備已加改良，較大的彈藥數量我們在往後幾個月中特別托庇於消耗的減少。一個預備隊是集結的，這給與一個相當的保安，就這一點使東方與西方的戰鬥不致繼續得太長。與登堡計劃逐漸的實行了。其他彈藥補給是安全的。

一種強大的變革在東方進行。由協約國與以方便的俄國革命在五月傾覆了帝俄。一種強烈社會主義色彩的政府掌握了政治。協約國有那種理由要與俄國革命合作是不清楚，但這一樁是確定的，就是他們由革命約定作戰的利益，至少他們是願意援助那凡是能够援助的。因此他們毫不躊躇的行動了。這位滿足協約國要求開始作戰的俄皇必須下臺。這裏面表示意志之一種無所畏懼的無限的力量，只果這是對於祖國使作戰有所獲得。假使一九一六年攻擊者實在是愛好和平，他們或者也會有所行動的。

俄國的革命——美國的宣戰

在形勢上，革命的爆發在俄國放射強烈的光芒；人民與軍隊是太腐敗了，否則革命或者是不可能。那裏的軍隊也像我們一樣是人民的一部份；那裏的軍隊與人民也是整個的。有好幾次我希望在俄國革命上來減輕我們軍事地位上負擔，這個總僅只是一種妄想；現在他們是在那裏並出乎意料以外的。我心裏放下千斤的石頭。所以他們以後想完全崩潰我們的力量，當時我以爲是不可能的。在東方的狀況要輕鬆到何種範圍是無法預測；往後也必須計算到攻擊，但是，革命因其不可避免的關連着俄國戰鬥力的減少更使協約國顯著的薄弱，並很減輕我們這樣嚴重狀況的負擔。最高統帥部首先就容易節約在東方的部隊與彈藥。並可廣範圍的以在東方較佳的各師與在西方經過戰鬥損失的師交換。由於一種促進生活的宣傳，和平的思想就直接的在俄國軍隊裏傳播開來。

俄國革命的爆發，這一樁事情，在他的計算之中不容以野戰軍當作保證的原動力。實際上現在他開始再沒有希望使我把他當作軍人來工作。

我們的全般狀況是很顯著的改善了。我今後看在西方的戰鬥可以有點把握。

潛艇戰結果很好。超過海軍的期望很遠。船舶及沉沒貨物的損失必發影響。一九一八年九月七日的『經濟學家 Economist』稱一九一七年春季爲英國自開戰以來所經過的危險與致命的時期。美國的海軍上將愛姆斯 Ems 也承認如此。協約國也感受壓迫，原來他們所準備爲陸戰使用的人員與軍事資財，都加入在海戰了。這個損失的數量總是增高。

合衆國於四月五日宣布在他的與我的之間進入作戰狀態。這事件的成因是因爲俄國的衰微，我

們在潛艇戰方面的成功，及希望由他的武力增強對潛艇的抵禦。在二月三日美國已經與我斷絕了外交的關係。

合衆國之加入我們敵人的陣線是並不出我意料之外。因此我對這種情形計算到，尤其假若潛艇戰不能最尖銳的實料時，我們的武力仍然能保持勝利。

美國不能與德國和平，而現在他是帶上協約國宣傳的眼鏡。德意志血統的人民只能發生很少的影響。威爾遜對於一九一四年秋季德皇信件的答覆裏面申訴美國對於比利時恐怖的正義觀念，已經可想而知了。合衆國總是以他們經濟關係傾向協約國方面。英國首先把他的資本力量卸在他的身上。協約國對於他是負有很大的債務的。協約國的失敗就表示合衆國的一種損失。

合衆國對彈藥供給問題的態度，毫無疑義的是以他局外中立片面解釋。英國在海上違反國際法的兇行，只能得到美國的同意才能實施。在戰爭前幾年外交官署的一種協定，就是說明對於這樣的措置是永不贊成的。我們打算一定能由荷蘭無限制的輸入。

事實上美國政府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三十日及十一月五日的兩個通牒中提出抗議反對英國任意實行海上作戰。

兩次抗議都經英國方面圓滑的拒絕。合衆國政府忍受了它。按它原有的判決，差不多合衆國經過兩年對於德國保持非中立的態度。由片面的庇護敵人到公開加入對抗我們現在只差咫尺之間了。在潛艇戰藉口之下，美國在對於協約國危險的時期中加入對我們作戰。

一九一七年的變遷，完全與預想的不同。西正面維持原狀，潛艇戰沒有決定的效果；但是俄國崩潰了，我們在東正面演進成一種游移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狀態。因此顯出一種在一九一七年秋季以前沒有人能想到的可能；就是如果潛艇戰屆時使美國新部隊之迅速連續運輸不再可能，或即使是部份的攻擊敵之輸送船舶。則一九一八年可努力由一個攻擊來決定陸地的戰爭，這一定有充分的效果，這個必須期望海軍部所呈述的報告。

X
X
X
X
X

最高統帥部開始計及在法蘭西，對衣索恩正面及馬澤多利恩關於四月中旬的協約國大攻擊。我常常從我們二月底遷居的卡洛茲納哈到西正面，並與集團軍及軍司令部，有時也與在最危險方面的軍司令部研究狀況並交換戰術上的意見。

盧浦銳希特觀王集團軍及德國皇太子之各師，炮兵及彈藥是被加強的。並收得一切為抵禦可操勝算所需要的補給。總之凡是希望滿足的。我都幫助使之如願以償。

四月六日英國在阿亞斯一個大攻擊無疑的是逼在眉睫了。我把由第六軍編成的預備隊調近戰場。在十月與十一月凡爾登最後的攻擊從新學得老原則的應用，就是把會戰的預備隊緊接的調近。因此「抵禦戰」在攻擊正面上許多地方應準備配置第二線「預備師」，該部應反攻侵入第一線之敵並擊退之。

第二及第三線各師雖由第六軍推進，但是在八日還未十分接近。九日軍隊在不甚長久，但非常

強烈的炮兵準備射擊之後，在斯卡爾佩河 Scarpe 兩側遭遇一種以戰車為前驅的激烈的突擊。我們最前方的幾個師被衝動了。頑強抗抵的後方各師遭受巨大的損失。敵人於午前得侵入我們的炮兵配置地帶，並遠向東方獲得地步。想擊退敵人，「預備師」却不在那裏。僅只能調來帶有戰車的一部份。如果敵人繼續突入，這對於全局是一個異常危險的狀況。但是英軍以他的大成功為滿足，而在四月九日並不繼續實施攻擊。

這一天在卡洛茲納哈祝賀我的生日。我對於預期的攻擊逆料很有把握，而現在已深挫敵之銳氣。這個就是最後半年一切補給和辛苦的收穫嗎？「抵禦戰」的法則是錯誤嗎？如果真是這樣，往後怎樣辦呢？

我找來在最前線親歷作戰的軍官，亦有由電話所獲得的印象，說最高統帥部所給的原則是正確的。他們現今也能正確的應用，這是指揮的秘術。

四月十日及接着的幾天都是危險的日子。一個寬約十二至十五公里深六公里以上的突破位置是難於即刻的填塞。在這樣基因於人員及火炮彈藥損失過巨的突破。許多是必要準備的。

英軍自十日以後以強大兵力在突破位置攻擊，但結果却並不是大規模的；他轉移他的攻擊向着兩側，尤其是向着南方。四月二十三及二十八以及三月三日又是嚴重的大戰日期。當時局部的行慘烈的肉搏。戰鬥是維持下去，我們行了一個小小勝利的反攻，而另一方面這裏或者那裏喪失了少許地形。

阿亞斯會戰正需要高度數量的預備隊及軍用器材給時候，法軍也在十六日沿愛斯內 Aisne 河及在康柏內 Champagne 開始大優勢的攻擊。

法國黎維勒 Nivelle 將軍的大戰略目標的就是在第一天的懷里 Vailly 與愛姆斯 Reims 之間穿過德德軍 正面。往後在愛姆斯 以東加入突擊，將突破位置延至蘇衣佩 Suippe，使我們的正面蔓延約莫七十公里都要動搖！

由阿亞斯 向東壓迫多岩 及由愛姆斯 兩側經銳特黑爾 Rethel 向美極銳斯 Mezieres 突破，則細格佛 利得陣地就被包圍，其行動已由多數的飛機確定。協約國想動搖我們迄至海濱的全部陣線。此際決戰的重點置於德國皇太子集團軍 正前方之法軍方面。

抵禦的準備是由德國皇太子集團軍 及第七與第三軍綿密的進行。但是部隊最初不相信有攻擊，他們沒有注意到攻擊的準備。以後他的逐漸感覺嚴重的戰鬥迫在眉睫。在整天是砲兵準備射擊之後，法軍於四月十六日早在懷里 與愛姆斯 之間攻擊。他在許多地方突破克敏·特斯·大美斯 陣線。壓迫我們部隊受巨大損失撤到高地線。遠向東方頑強向北直入愛內特谷 Allefort 乘勢推進。在潤特 兩山與愛斯內河 之間敵人以戰車直迫攸暈考爾特 Juvincort，而該地有一個豫備師 阻止其繼續前進。緊接阿斯內河 以東之部隊保持原來陣地。四月十七十八兩日敵人重新突擊，但是不能獲其成果。此時在康柏內 敵人也開始攻擊。他們向着莫洛維里爾 Moronyllier 高地帶。一個師戰况不利。我們失陷了重要的高地。當法軍想下北坡的時候，即受我們砲兵射擊而使之停止。高地的奪回是沒

有成功。他的損失是痛苦的，因為由該地向北方地區展望遼闊；但是我們現在也只好罷手。

四月間會戰的頂點是克服了。

在戰鬥間法軍步兵攻擊非常密集，損失異常之大。

五月初黎維勒將軍又在愛斯內河及康拍內嘗試擄取勝利。我們的正面是重加部署並嚴密組織，以致在兩個強烈重複會戰的戰鬥位置之新攻擊也在最嚴重損失之下失敗了。

法國的攻勢是以巨大的流血而崩潰了。雖然法國把它當作勝利來慶祝着，可是精神是受壓迫。軍政部長在七月裏承認攻擊在難以恢復的損失之下擱淺了。

勝利得感謝我們的抵禦戰術及德國皇太子集團軍之挫敗法軍。我們特別努力追求成功並表示在訓練上優於敵人。

英法在四月及五月大大失望及俄國迄今愈形崩潰之後，展望一種新的形勢。他們為看在一九一七年還要勝利，決定一個第二次大攻擊。但是同時他們想創設對於他們在一九一八年無論何種情形能確得最後成功的保證。他們置重點於衣泊爾 Ypern以奪取在佛蘭得 Flanders之德國潛艇根據地。合衆國對一九一八年向法國新部隊之運輸需由對於我們的潛艇戰鬥與以保障。

法國的攻擊在五月下半月才感覺到平息。在法國軍中發生嚴重的暴動。國民的情緒沈淪。然而我却須計及戰鬥有再行開始之可能。英軍在阿亞斯以東原來的戰場繼續作戰；雖然不用像當時在桑姆會戰的兵力，但却是足以疲憊我們的元氣了。

愛斯內及
康拍內之
重複會戰

維特塞得
變的戰鬥
及德國局
部的攻擊

六月初在衣泊爾以南前方之敵人在伸入敵陣之維特塞得變曲部 Wytshete-Bogen 的增高活躍殊值注意。該處德國部隊戰術的狀況是不利。如是頗有放棄該變曲部並佔領弦形陣地 Sehenstetlung 之意。但是軍隊相信能够維持他。如果不是英軍完全採用坑道爆發及因之以強大的炮兵，密集的步兵部隊等常用的方式開拓攻擊進路，那或者要幸運點。在這種爆破壓迫之下於六月七日敵人突破成功。我們部隊在數處退避敵人步兵的突擊。一種向維特塞得變曲部射擊熾盛的炮火妨害我們預備隊有效的參戰及恢復原來的狀況。六月七日我們損失很大。再該處直到正面再形穩定，也費了許多日子。英軍沒有繼續他的攻擊：他這當然僅想改善他的佛蘭得 Flanders 大攻擊之出擊陣地。

首先英軍又在阿亞斯老戰場重整戰鬥：在拉巴塞 La Bassée 與倫斯 Lens 之間他也攻擊。這是敵人爲着轉移我們對於衣泊爾的注意力所行的消耗戰鬥。

雖然六月初在維特塞得變曲部頑強戰鬥及英軍正面其他的戰鬥，而西方戰鬥活動自五月中旬到六月總是部隊尚有一部份力量而我們能够設預備隊的程度。西方軍隊是準備着應付萬一在東方事變之惡化的。

X X X X X X

我們確實認定俄國的革命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和平的思想顯然在俄國佔有地位。此際新俄國政府，人民與軍隊的立場是不一致的。俄國部隊的行動時時表示親善；我們對此也情願應酬。在其他正面部份仍繼續一種戰鬥活動，同時在那裏我們却避免它。

一般作戰狀況在四—五一直到六月間並沒有妨害所嘗試在東正面的大戰門活動；政府當局恐怕因我方的攻擊能停止俄國的解體。最高統帥部爲着遵照帝國總理的意向制止進行各種戰鬥行動。

五月裏大的危險充分的表現出來，就是俄軍又鞏固起來了。英法美爲達成他們的目的沒有什麼辦法。大本營對付這個已經把狀況充分研究過，就是以東戰場總司令所能準備的若干師在東正面較速的攻擊，由幾個西方師加強之，這許是比袖手旁觀要好點；現在作戰或許還是俄軍戰鬥力低弱的時期。無論在西方的狀況已否改善，但是我不因此中止。爲着尙只有一種實際和平可能的現象而攪亂，我不願意做。就軍事上說這種措施也是合法的，因爲每種革命總是腐蝕和分裂一個軍隊的戰鬥力的。這個是否適切，我絕對是詳加思考的，在七月一日俄軍攻擊首先在加里西亞開始並很有成效。但是在東方不愉快的期望時期也終結了。現在最高統帥部是沒有什麼限制而有充分的行動自由。

俄軍的攻擊是大規模計劃的。出里柳橋頭堡，在緒納堡附近，沿拉羅志湖，施姆港以南及整個東加里西亞，由地爾洛波兒耳卡爾巴屯山均應受其攻擊。這裏作戰的重點在南方。

攻擊企圖於六月底在東戰場總司令部已經不秘密了，許多逃亡者洩露它了。該部進行一切抵禦措施。爲得使他行積極的反攻，得使用來自西方加強部隊。這裏爲東方可調出六個師，再多目前是不可能。

東正面一個良好的攻擊位置是在東加里西亞——茲波約——塞銳持平原之線。由此能包圍俄軍

俄軍在東加里西亞之攻擊

向南配置的一部份。這種考案東戰場總司令部現已移於實行。最高統帥部能與以同意。

俄軍在東加里西亞於七月一日支出大量彈藥及以緊接以部隊開始攻擊。凡奧軍所在之處，彼均得成功。奧軍正面已被突破。俄軍在屯也斯特爾以南壓迫至卡洛施 Kalisz並佔領該地。凡德軍所在之處，敵之攻擊在激烈戰鬥之後即陷於停滯。這對於東戰場總司令是危險的日期。在他要能以預備隊準備部署反攻以前，現在必須又增援奧軍。雖然如此他在茲波約以北突擊並毫無顧慮的實行作戰，這是很可稱讚的。可惜這次攻擊因為特別不良的天氣耽擱二三天一直延期到七月十九。這一天就是在德國國會協議決定和平的日子。攻擊的成功是很顯著的，在寬約二十公里正面上獲得縱深十五公里的地面。整個德軍都興奮了——在德國國會裏，德國武力的勝利顯然是一種精神的策勵。

第二天繼續實施突擊。俄軍正面開始與我們陣地脫離。作戰由戰術的逆襲形成很大的聲勢。陣線移動總是遠向南方擴張，梯正面迄至布可衛納都移動了。俄軍漫無秩序的撤退，他們的士氣是由於革命而有病態了。我們在不斷的戰鬥之下，於八月二十三日到達茲布盧志 Natusz，佔領卡澤洛衛茨 (Zelowitz) 及瑾波龍 Kholmung。七月十九日反攻戰果的擴張已達到終點。在羅馬尼亞的戰鬥僅只有局部的成果。

在東方的戰鬥

德國部隊證明本身是像去年秋季運動戰時一樣的優秀；他們像解脫陣地戰的羈絆一樣。奧軍雖則應用一切的努力，還是表現戰鬥力的鬆懈，這是非常奇怪的。

一九一七年初夏壓倒我們的協約國攻擊是無聲息了；因為俄國的革命想統一行動是做不到。

一九一七年上半年協約國之攻擊

在英法意攻擊的時候，俄國落下了，而當俄國採取攻勢時，西正面已經薄弱。我們此時超過了，尤其也給以嚴重的打擊，在東正面可說得到一個大的收穫。俄國軍事上的衰落是舉世週知了。

六個月的潛艇戰是過去了。他在純粹數量上所獲極多，但是極嚴重的損失不能如計劃所設的。我還希望把海軍的估量在最短時期內充滿起來。但是我現在權衡這個問題，就是否儘可能的實際上還建造許多潛水艇。這必須盡其所能來提高潛水艇的效能，在軍費與經濟狀況堅壁難動的條件下，在大範圍中的專門案免除海軍的兵役，或與登陸計劃限制與以優異，這在蘇俄統帥部絕對是不能夠的。

X X X X X X X

由於堅苦的工作及決毅力，和俄國革命的裨益，使局勢轉佳，軍事的情形輕鬆了。此時在德國及奧匈內部缺乏一種穩一對德，於是在革命的壓迫，經濟的困難以及敵人宣傳影響的增大之情形下，釀成奧匈兩同盟國戰鬥力不斷地低落並危及軍事上的利益。協約國人民對於他們的敵人內部的崩潰之希望，自今得到恆久的資料。和平一定有無數的困難，而結束戰爭是沒有希望了。

貝特曼總理與卡澤林伯爵都完全屈於俄國革命影響之下。他們恐怕本國同樣來一套。他們沒有想着他們對於作戰有決定能力。他們必須像最高統帥部把軍隊的戰鬥力納入鞏固的圈子中一樣的掌握民衆，來與一個強大的敵人爭鬥。他們的政策總是極端向本國讓步，他們放棄指導民衆。他們可想到這是何種難言的有害於國家對外團結的勢力並因此而連累作戰。在最嚴重時期的命運，操於人民領袖的，這兩位先生，是沒有像情況所需要於彼等之魄力。向國內也要指導嚴重的鬥爭，這毫無

貝特曼總
理及卡澤
林伯爵

漢堡會議
卡澤林伯爵
關於和平的
意見

義。卡澤林伯爵對此以其混合民族是極端困難。貝特曼先生就比較好點，他只用像由這次戰爭的知識及我們對抗敵人殲滅意志的情形一樣來處置這個就成功了。他必須掌握民衆，指示他們的目標和大的任務，並告訴軍隊我們所需要的是什麼，來代替那實際上永遠達不到而總在滋長的談判和平的思想。我們爲什麼作戰？敵人在他的內心是怎樣想的？這些是常要指示給德國人民的。大多數許是像一九一四年一樣跟着他。不可曉諭的人總是有的人。

一九一七年四月初的一天，皇帝在漢堡 Hamburg 接待奧帝卡爾。在他的扈從裏有卡澤林伯爵及阿爾茲將軍。貝特曼總理，興登堡元帥同我同時奉召到漢堡。

當皇帝及國家大員在漢堡會議的時候，阿爾茲將軍，元帥同我有一個關於狀況的陳述。我們的判斷嚴重，却是可確的。

阿爾茲將軍對於奧軍正有同樣的希望，但是附帶說奧軍因爲原料的缺乏，及有生要素的強大要求，只能作戰到冬季。首先以所有精力來繼續作戰。毫無疑問是非常必要。局勢到冬季變成什麼樣子，這是預料不到的。

正午十二時左右是貝特曼總理，卡澤林伯爵，興登堡元帥，阿爾茲將軍同我會談。在會議之前，總理問我，是否我以爲這個時期可進行一種和平，我對他只能答覆說我們是在協約國國勢精整武之前，我不相信現在不是適切軍事的時期。這個問題來繼續研究。卡澤林伯爵建議我們應爲使暫時的和平入軌，把愛爾薩斯——羅特因 Elsass-Lothringen 給法國。奧匈以加里西亞與波蘭協調並使波

蘭附屬德國。在這個時候我們的集會就中止了。總理與卡澤林伯爵奉召到兩位皇帝那裏去。

卡澤林伯爵在早點之後同我作私人談話交換他的意見。我沒有辦法抑制我的思想。並同他說我是怎樣考慮他的建議的。他的波蘭計劃我很懷疑；波蘭究竟是站在那種地位；這將怎樣的影響我們東部的國土——當奧國的波蘭政策在華沙 Warschau 對於德國的關係缺乏一種公正的時候，我關於這整個計劃是更加詫異了。在這個波蘭計劃中是一切都不清楚，反之愛爾薩斯——羅特因之割讓與法國對於我們是一個很明白的問題，只要我的意見能沒有話說，那我們不會讓步的。每個民族的建立和衰微都是以他的榮譽。愛爾薩斯——羅特因是德國的領土，這對於我們是一種關係名譽的事件，所有的黨派直到自由社會民主黨都是永遠一致要防衛此地的主權而死力戰鬥的。每個政府，或者就是最高統帥部如果誤認了這點，那當時是要由激昂的人民意識正式來掃清的。愛爾薩斯——羅特因的割讓是一種公開的怯弱表示。這在當時是毫無理由的。協約國除了一種公告我們軍事上的失敗，顯著的提高他們的要求外，在這個計劃中實在整個的看不到別的。

關於從奧大利的國家聯盟分割加里西亞，卡澤林沒有再說了。但是不久以大的努力和技巧主張奧斯特洛——波蘭 Austro-Polan 的脫離，及因此露出奧國真正的着眼。元帥同我恐怕由這個脫離使同盟瓦解並直接威脅我們的東部各省。波蘭或者在德國區域上進行他的要求而俄國的波蘭要幫助他的。維爾納的政府許會脅制來做這種願望的辯護者。德國在他的生存關係上許有嚴重的威脅而造成兩同盟國間的衝突。

一種臨時的締結和平條約，總是被奧匈討論。現在我們知道卡爾皇帝向協約國提出一種特約和平的申請；但是這種思想的心情，我是不能辯識的，四月中旬卡爾皇帝給德國皇帝一封信中商討着這種大概在大犧牲之下的和平。皇帝使帝國總理答覆這個及同樣的函件。兩帥同我像海軍部長基於海戰方面一樣的發表我們從軍事立場所鑑定者。在這種狀況中帝國總理的意見是要參酌海軍部長及我們的。

帝國總理在他五月初的答覆中是站在這種見地，就是在協約國對於他們的攻勢期望甚殷的時候，和平只有在屈服之下或有可能；這樣的一種和平，國民是不能諒解和忍受的。但是在俄國和平的關係像很表示好意，那裏日益殷切的趨向和平的願望，或許可進行協商。大概以後這就演出全體和平的前奏。

因此卡爾皇帝的信件找到他的公事上的着落。

卡澤林伯爵還就許多機會進行和平。他雖然還進一步翰旋德國對法國的割讓，但協約國是否傾向和平，是否找到任何一條達到和平的道路，那他就不能說了。假使卡澤林伯爵找到這樣一條道路，這一定會進行的。

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講演中，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曾作長而詳細的說明。却是他僅只表示看着不幸許要來到。這並不是一件漂亮的事情。悲觀論者總是一些聰明的人物；如果臨到不幸，他們會因他們的聰明而驚呆的，社會人士却阿諛他，他並以此自鳴得意。他們是預料着了災

難。不幸沒有來，那悲觀論者及社會人士才真正滿意了。兩者總都是好的。在這上面實行家是比較吃虧點。如果達到成功，他們僅是合法造成的。然而羣衆絕對是慶賀他。假使得不到效果，甚而遭遇不幸，那每個實行家都要被這一般羣衆鏖死。悲觀論者及羣衆不問他們有些什麼，實行家有些什麼來預防不幸。從這些無判斷力的一羣是不能有所有期望的。但是我很詫異，就是卡澤林伯爵走上這同樣的道路。他對自己及世界辯明他在當前的狀況中，爲着使戰爭勝利及爲着在不幸與凌辱之前維持他的及他諸同盟友邦會作過些什麼？

可惜卡澤林伯爵疏忽較早的把剛由講演所告知的事實通知我們。就是他說：

「在我們與協約國代表之間有許多次數舉行取得接觸，但是這種取得接觸可惜是沒有一次接近談到具體的條件。從沒有公告於世界說德國應該能保持他戰前所有的……由於協約國總是宣佈他要毀滅德國，他壓迫我們行爲德國的防禦戰，並完全不可以數計的阻害我們在柏林的週轉。」

這樣的話，如果他早說了，對於我們一些調解和平的一些廢話就不用談論，而戰爭的意志要從新鼓起祖國的風蓬了。

卡澤林伯爵有他的困難。他因此把一樁巨大的責任担在自己身上。或者他曾與帝國總理商談，而他疏忽給人民闡明？德國的人民是在真理上有權利的。

像卡澤林伯爵所想的，不僅在柏林，而且在維爾納都缺少一個担当這次戰爭的任務，並與諸指揮官共同努力戰勝敵人的政治家。

那些有勢力的政治家雖口其高位却對勝利沒有信念，找不着達成和平的途徑。

X X X X X X X

一九一七年春季及夏季德國內部的經過，我像對每種怯弱表示一樣對戰爭與和平的關係有所遺憾。過後檢查我能够說：我們的衰微顯明的與俄國革命的爆發同時開始。一方面政府對當前的狀況充滿着憂慮，另一方面對於以新興力量充實廣大的羣衆及鍛鍊他們由不可勝計的理由而衰頹的戰爭意志是感覺到無能爲力。但作戰目的在俄皇於俄國倒台以後，大半也達成了。

四月七日皇帝發頒一個訓令。這是關於普魯士選舉權的。我是在公布之後才曉得這個辦法。皇帝，尤其是帝國總理貝特曼關於內部的的事件從不同我說的。我也不去找這樣的一種談話，因爲國內的政治離開我很遠。

選舉權的制定與俄國革命連繫起來是太顯明了。這是要注意的。如果選舉權需要一種變更——而這無疑的是這種情形——那麼必須在戰爭以前，至少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作爲一個強固政府之自由的決心來頒布它。現在政府實行任何方策的時候，必須要問：這對於敵國人民情緒的影響如何？在戰爭間，內部的問題也一定受敵人的思想管制和支配。四月七日及以後七月十一日的訓令就暴露了弱點給敵人，並表示害怕革命。那塊地方出煙，那敵人必須追尋，那裏至少有些殘燼。那麼就能造成燎原之勢。革命要來了——結果敵人能够高呼：堅持與煽動，一直達到德國內部崩潰及德國消滅的目的。

四月七日訓令對內的影響是有一部份同對外一樣。破壞的份子探着政府害怕而趾高氣揚。四月下半月的同盟罷工就是他們的反響：這是俄國革命的一個回音，同時並證明對於艱苦戰鬥的前線是可驚的冷酷。像政府所希望於訓令的一種穩定的效力並沒有達到，加之時機是錯過了，而政府自己沒有充分力量和才幹由本身創造一點什麼新的出來。

我只是擔憂在作戰間選舉的競爭。這一定使我們的戰鬥力更加衰弱。我以為一種選舉也是對於按當時正確的觀念不許可與選的前線軍人之一種不公，由於選舉權的友方和敵方我就被拉進黨派的鬥爭裏，雖則我從來對這個問題沒有確定態度，我當時也以這種意思對諸大臣表示。我個人很想在職務立場的基礎上來解決選舉權問題，這在比士麥像是很適切的辦過。

其他的現象證明了戰鬥意志的衰頹，這還在二月二十七日，絕對是在俄國革命爆發以前，曾在國會大聲急呼的。在完全誤認敵人的毀滅意志中，一種協調和平的思想日益深刻的浸染德國人民；這特別是引起了人民的好奇心，就是恐怕由一極勝利對於他們的內部政治的需求有所危害。此際內閣愈來愈甚的把政治業務的指導從手裏滑出去，而並且更加糟糕的，是他們不依照國民公意，却是由他們的整個歷史過去的惟例僅依照批評尖刻而不事建設的團體。

最高統帥部在這敵國政府態度強硬的時候，更加担心的看到並聲言國內意志的消沉，尤其在柏林·在國民及軍隊的精神上不得已的有墮落的影響，關於這個元帥請對皇帝有許多不同的建議，看最高統帥部是怎樣的僭越帝國總理的匡輔，更多的是我們對於我們的內部戰爭能力的穩定會提出許

多的請求。

在這上面就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九日給帝國總理一封信中，可證明奧登堡元帥一再說明敵人對於最後勝利的希望，是想以德國內部的崩潰為基礎的：

『但是我們內部力量的一種增強』他這樣寫着，『我們的敵人也就很早的心服，要繼續作戰到有關彼等生死關頭所企劃的破壞是歸於無效。另一方面能抑制關於失望的各種訴苦，我們及我們同盟友邦之精疲力竭及幻想和平之流露及關於表面上不可能的各種言論，並支持一個繼續的冬季會戰，對戰爭的延期能與以保障。』

帝國總理以非常憂鬱的語氣答覆這個，總理的思想是同我們的不一樣。他找不到一條出路衝出這個局面。

我們精神的戰爭能力之衰退，在七月六日國會主要委員的開會中看出其外部的表現。在完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厄爾茲柏爾格 Erbertsger 委員堅持潛艇戰的完全無望並直懷疑戰爭獲勝的可能性的講演之後，在國會中的情緒全部的破壞了。我們在內部所已經經營的，顯明的都進入停滯的現象。在德國就是這樣演進下去，對於國民的鼓舞及心靈的強固沒有給一點什麼，如是戰爭的衰頹在事實上無法排除。

軍政部長通知關於對我們軍事狀況有不利影響的柏林事件經過之意見，並主張元帥需要對皇帝作一個與此有關的建議。因此元帥與我在六日晚還趕到柏林，此事皇帝看到這件事體當作專屬內政

的事件，這與軍事的地位不相接觸的。因此我們七日在柏林各方面都沒有什麼收穫。晚上我們回到卡洛茲納哈。

柏林的情形日趨嚴重。七月八日帝國總理同意多數黨進行由彼等所企圖的和平決定，並同時對於他們制定關於普魯士衆議院在規定監督之內選舉的國會選舉權之施行。這兩樁事件都一定使敵人的毀滅慾望無限的增高。十日下午帝國總理試探着想達到辭職的願望，但是這在十一日上午被否決了。

我據全部已往的事件再不能以爲總理是能指導這次戰爭所要求於彼此的作戰業務及能發揮他的精神緊張力的蘊蓄導德國人民達到勝利的一個適當的人物。最高統帥部爲着在戰場獲得勝利，就需要國內政治家的合作，這在我擔當我的職務洞察情勢之後是更加的明瞭。這種合作我們是得不到。在國內國家思想和觀念是已退步。缺乏政治的指導，掌握各種組織，激烈的感動人民的心靈，總之是缺乏以德國的力量和意志達到勝利的信念。如是軍隊得不到在戰場上所用以達到勝利之精神的力量，我不能再相信，說在現任的帝國總理之下能有一個變化。在我到最高統帥部就職的時候，希望與帝國總理充分的協同一缺爲勝利而努力，這都成泡影了。因此我提出我的辭呈。

元帥同我一樣同時提出辭呈，這兩個辭呈於十二日晚送到柏林。這個時候送達軍政部長的一個急電，他主張爲顧慮我們軍事的狀況，有元帥到柏林再作一次建議之必要。再皇帝也想同我們談話。

此際皇太子於十二日上午與國會的黨派領袖們商談，他們多數宣佈或實行馬上更換總理，就是總理的戀棧於他們沒有什麼好處。沒有一個人是保證帝國總理的。

據皇太子的建議，以後皇帝才決心接受帝國總理貝特曼的從新辭職。

當我們十三日早到達柏林，皇帝的決心已經下了。我希望接受統治威權的那位先生能集中德國人民的力量來統一行動。

元帥同我在七月七日第一次到達柏林的時候，已經給國會議員在參謀本部毫無顧忌的闡明我們戰爭的局勢。使他們鎮靜，這是很重要的。現在這個會謀在十三日下午舉行。全世界處於由國會來卡澤林伯爵協力所計劃的和平決定之印像下。如是在柏林就發生一個完全錯誤的想法，說我們是在參與和平決定會議的。事實上這些議員也一再談到它。

我們歸納我們的狀況判斷，覺得國家的情勢嚴重，但是還安全。我們必須一貫的堅持到底，因為我們的敵人並不想和平。彈藥補給已行改善，原料現有的充足。關於和平決定我們表示僅是控制着；它不適合我們的觀點，因為它對於部隊的精神及人民的必勝信念有不良的影響，但是會給數人及我們的同盟友邦當作怯弱的告白，因此一定對於我們有不利的作用。

我宣言如果國民團結統一的為軍隊的後盾，我們就會勝利。於此議會必須與以輔助。

遭遇絕對是不定期的，國務大臣黑爾夫利希博士 Dr. Helfferich 早先關於和平決定沒有一定什麼交代議員。然而他們於第二天早在「前進」上載出。因此國會的多數確定了。

我看是沒有多大意義和希望。

米雪里斯博士 *Dr. Michaelis* 就帝國總理職。皇帝的文官處長華倫梯里 *Valentini* 給元帥委任了幾個人員，這都是經皇帝挑選的。元帥聲稱他要歡迎皇帝委派的那些人員。我很奇怪不常時準備一個裁判的法庭在帝國總理的傍邊，而德國在這個對於他的命運這樣重要的問題必須盡一日算一日的去作。我們內部發展所取的途徑，沒有給人們憤發的機會。我們是人才貧乏。新的創造的頭腦不會由我們的政治組織產生出來，這由它的無能可與斷言的。

我們在內務大臣官署參與關於和平決定續開的國會會議是被新任帝國總理所敷衍的。我是棄權參加。帝國總理仍是邀請。我們願意盡我們所能的在繼承困難的擔負方面支持他，並決心適合他的志願。

在會議極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和平決定的需要是由多數黨以國內民氣為基礎。如果得不到企望的和平，那末民衆就能有繼續堅持的能力。這是一幅陰鬱的氣象，並比我所期望於他的更加顯明的壞些。同時希望達到毀滅敵人。否則新的事件不用詳論了。此外我感覺到沒有出席和平決定會議的必要，我不來或許要比較好點。

和平決定由國會的講壇傳播到世界。這對於敵人像早就看到的是沒有政治的效果。敵人把它當作一個怯弱告白來解釋。布加利亞及土耳其開始懷疑我們的獲勝。對內的效果並不如建議者所希望的。但是現在不但不能由敵人拒絕的態度得出結果並增強戰鬥意志，反而日益深刻的陷入一種協調

愛國教育

和平之悲慘的思想，這是我們隨時所能得到的。於是和平決定的關機應該擱住了。最高統帥部就軍事上以爲決定和平是不對的。但是元帥同我以全權賦與帝國總理，我們同意他所公開發表的意見，因爲他想避免在我們作戰的關係中與國會的多數衝突。因此我們也把和平決定擔在我們的肩上，我們覺得這比內部的混亂的害處要小點。德國內部的情況到了這樣的田地！

我在柏林真是感受國內意氣銷沉的壓迫。國民精神的衰頹是怎樣的在繼續演進並威脅我們的作戰能力，我是不敢再長期的傍觀了。我們對於戰爭獲勝有較好的展望。但是在國內的情緒一切都成問題。再在軍隊裏直接的煽動工作也可注意。自由社會民主黨像他們的幾個領袖過後自己證明的是好久以來就準備革命了。

在這種情勢之下最高統帥部不敢再不活動。經我長時考慮對於軍隊一種澄清思想的教育問題已成燃眉之急務。如是最高統帥部在野戰軍創辦愛國教育。凡是戰爭對於軍隊的精神所加的擔負愈重，則愈須加強軍隊之責任觀念與必勝信念。顧慮到這一方面是愛國教育的任務。

我自覺這種教育也要擴展到國內。我不能傍觀一切就這樣交代過去。我指示闡明關於戰爭的原因，戰爭失敗對於祖國，尤其對於德國的勞動者的結果，及繼續作戰迄至粉碎我們敵人的戰爭意志與置德國於磐石之上的必要等作爲教育之第一要義。『人民與軍隊迄至最後締結和平條約爲止必須十分鞏固及團結一致爲國家領導者之後盾。』闡明的工作由各當地軍司令部及戰時新聞處辦理。在其他機關方面找不到什麼鼓勵，也沒有些微幫助。政府對於這種教育完全隔閡。在國會僅只注意國



內各黨派狹隘的立場。但是國民仍舊不明瞭威脅着他的危險。這種現象繼續下去，那凡是能激起國民的熱情的都要沒落。我們甚至達到這種地步，就是把國民情感的奮發看做一種可惡的犯罪。

軍隊裏的愛國教育現出一種完全新的任務。它克制了軍隊本身的疑惑與許多困難。理解很深的教育軍官之選拔也不容易。常發生謬誤。在一切熱習了之前，必須耗費許多時間。我總是盡力，盡可能的得親身監督愛國教育，並也按照他的組織與各軍司令部連繫軍隊的精神與情緒。

此際在德國還有許多正確的認識敵人掩護方式的人。他們想增強作戰意志並創立愛國黨。裁與他們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我期望由他們產生點好的影響，這個希望僅是暫時的。愛國黨也被牽入內部行政。他們的活躍被他們的敵人及政府箝制。政府不援同盟諸國作戰，本身也沒有充實。這實在是這樣；天堂裏的上帝厭棄他德國的子民，因為他們是自甘暴棄。

軍人及陣亡者的遺族之保護是我一種關心的事件。他們較優的請求是最後勝利，這却形成他們需要的基礎。但是我還想個人實行。一九一八年五月我所協辦，當時並以我的名字冠之的作戰負傷恤金是有炫耀的效果。魯登道夫印金支出一萬萬五千萬，這是一個空前的數目，在革命中這個恤金改名『人民恤金』。以我的名字與一個慈善組織連結，這全是為我的名字支出這樣多用費並有成千的作負戰傷由者這裏得到利益，這個對於國民代表，對於德國共和國第一政府是不正當嗎？總之只要他們曉得我的名字，關於這個行動的判斷，我任世人——及由魯登道夫恤金享受福利的作戰負傷者。

作戰負傷者之保護
——卡洛茲
納哈——愛
爾薩斯。
羅特因

這個慈善組織有什麼其他的特徵，我不詳細的知道，由該組織的支付算作國家的保護，不適合我們意見。加乏他們不在那裏。我要幫助——現在我如果在街上看到無計為生的作戰負傷者，就像一根刺貫穿了我的心——看着在乞食的。這個人們也叫做恩惠與民族的良心！

我覺得特別富有意義的是在作戰負傷者的保護中，像肢體殘廢的勇敢的官兵使他們再得到生活與工作的興趣的問題，因此使他們對自身及祖國再有所貢獻。一切都向這方面努力並以人工肢體製造的進步我感覺到興奮。

在生計方面不僅顧慮到遺族和作戰負傷者，却也計及願意工作的健全士兵，使他們在戰後能够得到經濟的安全地位。這是國家及國人的一種職責，這是要大公無私盡量的為他們做的。對於軍人給與廉價的房屋及廉價的土地，在有利的條件及除去投機之下與以所有權。最高統帥部同帝國總理干涉，制定關於住宅（附有田地的）法，軍人住宅的帝國法規，同時規定小型住宅建築資金之準備及對於地產投機影響之保障。

在戰後訓育一種幸福而尚武的民族之志願，給我以興奮。我想在巴爾梯苦姆 Balticum為軍人及爾後預期由俄國之大量退回者創立一個大殖民地。那裏的廣闊，無居民與未耕作的平地適合德國殖民，沒有農民的限制。再愛爾薩斯——羅特因也近於殖民地的目的；老德國土地應因此再保持德國的特徵。開拓一種高尚的民族意識的擴展工作區域。由德國各專門家組成的公益殖民協會業已組成並即日開始工作。當時關於殖民地協會的情緒非常熱烈。這種基本思想是怎樣的正確，將來必得

證實的。共和國政府初步措施之一就是有一種移民律的創制，這是以由最高統帥部所制定的苦蘭得 Kurland 法律為基準的。它的實行現在絕對受貨資特別高漲及建設原料供給不可能的妨害。再在戰爭補給中革命是把水注入酒裏面，並只有吸取沒有資給。金錢是被浪費了，勞苦的軍人是空手的走出來。

除了作戰及與其關聯之大問題以外，我在卡洛茲納哈還有許多要做的，從表面上看去像不大重要，但却是全局的一部份。這裏的生活就像從前的大本營一樣。元帥，其他官佐同我住在一個別墅裏面，這是皇帝威廉第一，那些大王公及富有經驗的人們曾經住過的，在德國領導者之指揮下實現了統一的夢想。我們的辦公廳在阿爾林宮 Ormhof。由我們住在別墅到那裏去的路程甚近。這條有規律的道路給我許多親切的人的機會，我對一種問候，或對花卉很感覺愉快。

我每天休息的活動是到城市上邊的薔薇花園或僅是在阿爾林宮的庭園中，很少到傍的地方去。在一九一八年春季，這個美麗的花園及阿爾林宮前面的庭園在幾個鐘頭之內被洶湧的洪水沖毀了。洪水在春季沖過卡洛茲納哈，就像革命在秋季潮漫俄國一樣。經若干年辛苦建設的城市在幾個鐘頭之內就被毀滅了。破壞真是可怕的迅速。庭園及房屋的掃除，泥濘及水沼的清排是即刻開始。但是這經過很長很長的時間，而洪水的痕跡是到處遺留着。這是一個徵兆嗎？

許多客人來來去去。雖然我的工作非常繁重，但是對這些人都必須花費時間和言論。同普魯士的也有拜耳的陸軍的代表是必須商量關於軍隊戰鬥力的維持與增進。國內的精神及捕給問題不是可

由議事日程來解決的。再軍隊的將來問題也要商討。解除武裝的思想同協調和平一樣迅速的傳播於世界。我是個實際着想的人，好像在世界秩序改良以前解除武裝是同英國的，法國的與合衆國的德謨克拉西政府 *Die demokratische Regierung* 一樣的不可能。國內給養及其他的問題常常牽到我自己上來。這些總是被再三的考慮，一言以蔽之是不斷的準備作戰的一切基礎，並以我的權力所及，建議補充或在帝國政府方面提供保證。收獲是如何的慘淡，我是在德國人民精神戰鬥能力的最重要的問題中指示了。

對於軍事政治的範圍，我特別研究這三個問題的處決：多浦盧得沙，東戰場司令部區域及愛爾薩斯——羅特因。其中以我在一九一七年夏季所從事的愛爾薩斯——羅特因問題爲最重要。最高統帥部當然只能由實行他的任務立場上觀察，而這並僅是軍事的。當我住在施特拉遜堡任旅長的時候所得的印象，及此次戰爭有關於愛爾薩斯——羅特因的許多悲慘的經驗使我覺得愛爾薩斯——羅特因的國法的地位變成一種中間性的帝國領土並不適合居民的關係。被國會轄制的是太多了。這是實行一種不明瞭而薄弱的政治，這沒有人能滿意的。我反對愛爾薩斯——羅特因附入普魯士，這就是他的居民絕不『普魯士化』，普魯士已收併萊茵省 *Rheinprovinz*，此際他的居民已保持其固有形式並強盛的發展；爲什麼在他的種族及經濟與德國連繫最密切的愛爾薩斯——羅特因不取同樣的途徑以到達他居民的幸福。再其他的解答，人們自己能够想到。關於在國境的部隊，國境守備隊及鐵道之指揮權的統一必需有充分的保證。如果這個問題真是要詳細的討論起來，那上述事件比普魯士的

解答不同，僅只很困難的才能達到。

愛爾薩斯——羅特因的統治，在將來我覺得要在最高軍事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間協調起來。因此我向政府交涉，並呈述了一個意見。這開始舉辦，澄清是還談不到。

佛蘭得會戰及一九一七年夏秋俄國之崩潰

在六月七日於維特塞得彎曲部緒戰之後，佛蘭得會戰於七月三十一日整天砲兵準備射擊之後開始，並以此爲一九一七年協約國第二個大的戰略行動：擄取最後勝利及我們在佛蘭得的潛艇根據地。戰爭擴張到西正面的大部份及意大利的，馬澤多利恩的正面，以後還牽到巴內斯梯納方面。

西正面作戰情形始終是損失慘重。而我們感覺的困難。像是德國軍隊還沒有經過的；雖然如此最高統帥部却不敢抽調東方部隊來加強西方。在東戰場爾後是要從事全般事業的，因此我們在那裏必須控制足夠的兵力。萬一在西方潛艇戰尙不能達成所希望的效果，則爲着在一九一八年於潛艇戰影響之下攻擊法國求得西方之決戰，就必須與俄國及羅馬尼亞以打擊，戰爭的延期要求於我的益發困難；此種困難，使我也爲之動搖。我必須負起責任，危險是能够使一九一八年偉大起來的。

當在東加里西亞作戰的時候，我已由電話問過霍夫曼上校 Oberst Hoffmann 看他怎樣配備里枷上面之格納渡口的。於此他自然使用現今還在加里西亞戰鬥的部隊。他馬上開始戰鬥並積極活動。東戰場總司令部毫不遲疑的着手第一次準備配置。在八月初頭，向東加里西亞進軍，保有布可衛

納並在該地於鐵道修復之後可計及攻勢的重整，這些都明瞭了，東戰場總司令部接到訓令，實施過緒納。我當時相信這個大概在八月二十日能够作到，並希望在那裏不久毫無拘束的得到部隊。九月中旬或月底，在屯也斯特爾南方鐵道修復之後，我想能够達到開始出布可衛納作戰及越過塞銳特進莫爾道。因此部隊是由里柳再向南方運輸。

從七月三十一日迄至深秋的日子中是一個極端強烈的緊張時期。七月三十一日英軍在佛蘭得，左翼由幾個法國師支援，在寬約二十五公里之正面攻擊。敵軍爲此所參加之炮兵及彈藥數量之強大，像是他在西方以前所少有的。他在全正面若干地點也使用戰車突破。騎兵師準備由突破口突進。第四軍以預備師加入戰鬥才得制止敵人戰果擴張並限制敵人之局部。但是結果對於我們除在全正面喪失二至四公里縱深之地形外，被俘及器材之損失很大，再預備隊之消耗亦巨。

八月在西正面若干地方戰鬥益烈。協約國在佛蘭得於八月十日再行攻擊。這一天對於我們是很有成果，因此在十六日又遇一個新的打擊。英軍得越過波蘭卜佩勒 Poelkapelle地面，並盡全力僅能稍許將其擊退，第二天戰鬥力繼續較爲薄弱。二十二日又是一個嚴重大戰的日子。八月二十五日佛蘭得會戰第二段落告終。此次我們所費很多。

八月十五日在遠南方多數英國師的攻擊又突入我倫斯以北的陣地，並奪去一個重要的高地。

在斯卡爾佩兩岸阿亞斯會的老戰場，敵人九日的突進失敗。

八月底聖栢廷 St Quentin以北的細格佛利得陣地法軍攻擊無效。這是沒有什麼嚴重的。

其他法軍的助攻，在克敏、特斯大美斯高地稜線奏效。

八月二十及二十一日法軍指向其主攻方向於凡爾登附近。攻擊對着第五軍是不足為奇的。有限制的地形部份，例如塔落山背是像一星期以前所命令與準備的適時撤退。當其未以戰車前導之攻擊奏功的時候，雖則在這裏也像在佛蘭得一樣盡所有的可能圖挽回危局，然敵人突破我們的陣地益深。八月二十一與二十六日此攻擊也有成果，並給我們部隊以損害。法軍是又有攻擊能力了。他克制了精神上的衰萎。

在佛蘭得及凡爾登前方同時損失很大的八月戰鬥給西正面部隊重大的負擔，人們覺得在敵人非常強烈的砲火之下，雖所有的水泥建築也沒有一定的幫助。部隊現示在抵禦中，不能再到處如我所希望於局部指揮官的鞏固。敵人必須切合我們的縱深配備「預備師」的戰術。遠地區目標的攻擊是再不能實現了。

這也是我極端費思素的。西方的情形像是妨害我們其他方面的諸種計劃。部隊的消耗已值得擔心並超過一切所預期的。在楮納的攻擊必須一再的推進。總之最高統帥部能負責穩定在東戰場的各師嗎？不僅是德國皇太子，就是各位思想很冷靜的參謀長也要搖頭。但是我一再的說過我們敵人的估價，在這次戰爭只有勝利或者損失，一種折衷辦法不會產生於敵人毀滅意志中的。我相信在西方即命令運給與更嚴重的壓迫，也還可以再行支持。

最高統帥部在攻擊時任其越過楮納，雖則不是統帥部的企圖，却因為很希望培得爾斯堡 Petersberg

burg附近一個特別大的成果，所以從這裏把攻擊擴展起來。

在莫爾道的攻擊，在我眼裏當作第二次決定的打擊。但是這次作戰不會有什麼發生的。

奧匈軍在意大利的正面因八——九月的第一次衣索恩會戰甚形動搖，由德國部隊支撐着。爲着防止奧匈的崩潰，在九月中旬決心對意大利攻擊。莫爾道的攻擊我們必須放棄。

在八九月之交我遭遇許多不幸。柏林使我很煩忙。在向西方的一次旅途中我遇着一次覆車，另外的一個列車撞着我同我的僚屬正在吃晚餐的車箱而把他撞翻了。但這僅短時間的驚恐。使我難過的是我第一個兒子或者實在的說是我妻子前夫的大兒子之戰死。我沒有嫡親的兒子。我待他像對他姊妹一樣的寵愛。不久以前我在里勒 Little 看着他純潔，向上的熱心於他的職責與祖國。他是在越過海峽的空戰中被擊落的。剛過了一個星期我們發現尸骸沖上荷蘭的海岸。

在高度緊張之後，在佛蘭得自八月底，凡爾登前方及在意大利自九月初及中旬就進於平靜了。這保持得多久，沒有人知道。

九月一日在里勒以南呂克斯屈爾 Cokerel 附近於敵人強大陣地前方實行渡過槽納。由高等司令部的支援，胡梯爾 Hutter 將軍之第八軍得澈底準備這次冒險，渡河成功。俄軍適時放棄左岸的橋頭堡，這裏也預想很少例外的只遇着很小的抵抗力。當這個打擊放下去的時候，我吐了一口氣。第八軍很快就掌握着了。該軍馬上在最前線後方開始在槽納與里勒灣之間距離最短之處構築陣地。兩個師裏不遲疑的調到西方，爲着使該處用於意大利的部隊得到自由，東方向那裏交付了很大的兵力。

關於攻擊意大利在佛力志 Fritsch與卡納勒 Canale之間有一個良好的正面部份。對於攻擊地形在這裏總是差不多準備着不能克服。與軍方向對攻擊正面的連絡是可想而知的不佳。但是意大利預期在該處沒有攻擊而僅薄弱的配備。出其不意的突擊得越過豈衛大勒 Civitate以北山地向奧地納 Udine以後搖動意大利的衣索恩正面。我們能夠進行作戰。地形偵察的適切使計劃的實施現有可。這個成就了最高統帥部其他決心的標準。我就僅只負責從事於新而大的問題。

部隊的遴選是有特別的意義。這第一必須要像阿爾卑士軍團由卡爾巴屯出來一標有山地戰經驗，並附與適當的裝備。

里枷的佔領在意大利的攻擊準備

最高統帥部對於其他戰場的戰鬥行動也情願用直到如今祇在西方作戰或經過重大損害的各師。却是這要看各同盟國的企圖，尤其在其他位置戰鬥，僅能在有限的數量內實施。可供對意大利的有六至七個師。有兩個師抽調到西方，而該處由里枷的兩個師來補充。

這是可與阿爾茲將軍一致的，就是由奧軍加強的德軍——奧托·佛·貝洛將軍之第十四軍，應該編入迄至現在的第六軍指揮權內。

作戰的準備與在巴敦奧軍高級司令部已有一種頻繁的交通。德軍必須指向主攻之處是從頭至尾的確定了，牠的成功與一切都有關係。因此德軍也被集結於托爾曼 Tolmein兩側之重要位置，德國的獵兵進到佛力志盆地 Fritscher Becken

卡爾皇帝想以奧軍高等司令部指揮作戰。我保證對於德軍最高統帥部有十足的影響。

佛蘭得會
戰，拉佛
克斯角及
康卜萊附
近會戰

可惜明顯的就是作戰許要過十月半才會開始。

九月間在東戰場的事業有他的進展。雅可卜城的橋頭堡已於九月二十一日在兵力充足顧慮週到之攻擊中佔領。現在應該這個樣子對塞爾 Oesel 姆恩Moon 及大株 Doge 諸島嶼跟進。作戰自九月中旬起與海軍的協同動作準備良好。本月底準備使用利堡艦隊 Lithauflotte 掩護輸送船舶及上陸兵團。但是因為風勢狀況不利上陸的實施也延期到十月中旬。

X X X X X

對意大利作戰的推進及對島嶼的事業到十月中旬及月底對於我們又成爲一種非常的負重測驗。西戰場在一個短時間深寂的平靜之後，在佛蘭得對我們陣地的一種強烈的攻擊又於九月二十日加入。這個會戰的第三齣流血劇開始了。

敵人得到成功。這是攻擊比防禦兵力優勢的表示。

二十一日英軍一個新的攻擊被擊退。但是二十六日又給第四軍一個特別嚴重的大戰鬥，大有消滅他全部兵力之勢。我們在西正面又處於一種大搏擊之中，並必須着手在正面許多地方繼續攻擊。

十月到了而這個月是屬於作戰最嚴重的月份。世界——而這個世界很快的接進我的周圍——看着塔爾落波爾 Turnopol，卡澤洛衛茨，里伽，以後的塞爾，奧地勒，塔格里阿門安 Tagliamento 河及波阿衛河 Biave 河。它着不到我心裏的憂慮，它看不到我給在西方犧牲的部隊之深切的同情。我的理智是在東方及意大利，我的情感是在西正面：意志必須使理智與情感統一起來。我是好久不

佛蘭得會戰及俄國之崩潰

感覺快樂了。

十月初炮戰又熾盛起來。十月二日及三日炮兵交戰很爲強烈。四日早步兵戰鬥也開始了。這次戰鬥是很少見的慘重而被我壓制，但是却又損失非常大的兵力。

十月九日與十二日會戰又形激烈。即令敵人時時得以突破，而正面保持較四月良好。兵力消耗在第四次佛蘭得大戰的大戰鬥日期是特別的大。這造成西方部隊的缺乏。兩個在東戰場還在準備及已在運輸中的師轉用到佛蘭得，對塞爾的行動至少是可以了，但是意大利的攻擊不能在十月二十二日以前開始。天候狀況還需要延期到二十四日。這一天達到危機的頂點。

十月二十二日佛蘭得驚心動魄的戲劇之第五幕開始了。像在戰爭以前人類的理智還沒有想到的非常多的彈藥數量部被投擲在人類的肉體上，那散亂在深深凹下的彈丸漏斗孔的人們生命是短暫的。凡爾登前方的彈痕地帶還敵不上這裏。這是再沒有活着的，這是一種說不出的慘痛。而由泥濘世界裏輾轉接近的攻擊者是慢慢的，但是數量是不斷而密接的。在我們火網前地戰鬥，他常是被殲，而有單獨的士兵在漏斗孔裏喘氣。以後來了一大堆。步槍與機關槍是用土埋沒了。士兵對士兵格鬥，而——一大羣很少有成功的。

凡是德國軍人在佛蘭得會戰所行動，生活與遭受的對於他永久是一種光榮的紀念，就是他自己倘得在敵人的地面上站起來！

敵人的損失也重。當一九一八年我們佔領了會戰地帶的時候，呈現許多未曾埋葬尸骸之可怖的

景象。總數以千計。三分之二是敵人，三分之一是德軍，這是在此處英勇的戰死的。

這却必須要宣佈的：各部隊不能再像對以前抵禦戰的零星影響一樣的克制了。

十月二十六日與三十日，十一月六日及十日是最激烈方式的大戰日期。敵人像沒有開化的野蠻人一樣對着鐵壁撞去，這與我們的潛艇根據地沒有關係。他以主力對着好特活爾斯特爾森林 Hauthouster Wald，他以主力對着洛爾卡佩勒，拍斯涉大勒 Paschendale，貝塞拉銳 Bessiere 格露衛爾得 Gelverde 及參得屋爾登 Zandvoorde。這種現象好像他是要撞着牆跌一交了：但是他即令根本有一點顫動，他還是維持着。我繼續所得到的印像是特別的嚴重。

十月二十二日法軍同時舉行攻擊。因此他選擇拉昂 Laon 以南所謂拉佛克斯角 L'afaux-Ecke 於他有利的陣地曲折部。

敵人的突擊得利。一個師遭受特別強烈瓦斯射擊之影響而屈服於敵之攻擊。敵人向卡爾格龍 Calvignon 推進，並在彎曲部打擊窄狹，但是很深的小江，這就使我放棄小江，命令把正面撤退在阿衣塞 Oise——麥斯內——運河之後。損失是很慘痛的，幾個師又毀滅了。由我們防禦陣線的向後移動結果壓迫着放棄克敏·特斯·大美斯高地稜線。這已經命令並使器材的撤退在十一月一日——二日之夜間有計劃的實現。我們位置於愛內特爾 Ailette 河以南或以北，這是差不多的，但是要我們把經過一個夏季戰鬥的克敏·特斯·大美斯高地放棄，這命令是很困難。然而停止在那裏却只有繼續的損失。

敵人於十月二十三日在向運河壓迫時繼續有戰鬥成果，以後則其一切攻擊，就是向北席捲及向東擴張的攻擊都被擊退了。

法軍在此處也像八月在凡爾登前方一樣由强大砲兵之支援行有力的戰鬥。

我們在佛蘭得並對法軍正面等候攻擊之繼續時，十一月十二日出其不意的在康卜萊附近遭遇一個新的打擊。細格佛利得陣地僅薄弱部隊佔領。

英軍在數個夜間利用黑暗及哈溫考爾特 Havincourt 森林之掩護，集結多數的戰車隊及騎兵師在由巴拋美 Bapaume 及培洛內 Peronne 到康卜萊去的道路之間並於二十日拂曉在短促而猛烈的砲兵射擊之後開始攻擊。戰車越過障礙物及壘壕，開拓其跟隨前進之步兵及騎兵師之進路。當我早八時以後不久與第二軍參謀長談話的時候，他就報告敵人已突破我們的正面。我馬上加入在德國皇太子集團軍後方休息或休息甚暫的幾個師，以鐵道向康卜萊地區及其以南運輸，並使盧浦銳 希特親王 集團軍方面之部隊向康卜萊以北地區推進。

給一個部隊由鐵道轉運的命令並不能說就是到着，部隊必須向準備着列車的裝載車站行進。列車在各個區間只能按照時間規定的區間距離跟進；因此有運輸時間。在一個師大約裝三十個列車到達他的目的地以前，至少須費二天三天或更多；很少能使他更快的。

關於突破的程度我在中午的時候才得明瞭：一種大的憂慮壓在我的心頭。可是凡是能够做的，一切都已實施了。於是我也只好聽諸命運去演進了。

英國軍司令官沒有利用他偉大開始的成果，否則我們或許不會成功使他的突破位置限止於局部。如果他利用着了，那麼關於意大利戰役的結果將是怎樣的呢？這就是我們對世界所指導的戰爭！

英法軍在其他位置的行動沒有什麼大的成效。突入小江內的攻擊在困難戰鬥之下進行遲滯，並不需要我們加入多大的兵力。到十一月二十九日晚第二軍軍司令官馬爾易茨將軍已集結足供反攻的部隊。當由北向南指導一個助攻的時候，這反攻的里點應置於戰場的南部。這一次是出英軍意料之外。我們出砲兵良好支援的反攻於十一月三十日得到成果，雖不完全如我希望，但在西正面畢竟是一個攻擊中的勝利！這決獲得成功的部隊半數以上是曾經戰鬥的部隊，而對於攻擊並未會特別訓練，這樣就更有注意的價值了。只有一個現象是嚴重的：因為一個良好的師不去繼續實行戰鬥，反而囚敵人的一個糧秣倉庫使之滯止，這是可能的，因此達不到成功的境域。

英軍以預備隊逆襲並在他一方面攻擊。交戰更延長到十二月五日。在此時期中我們把已喪失的地形大概都恢復了並有幾個位置還是新得的。我們得對於英軍優秀的部份獲得充分的勝利。這是在一九一七年這樣嚴重戰鬥中的一個良好的結局。萬一我們在一九一八年要在西方實行攻擊作戰的話，那我們的戰鬥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支點。

英軍與法軍在法境末繼續攻擊。一九一七年第二個戰略行動對於他們也是失敗了。甚至他們必須決心調若干師到意大利以援助其遭受打擊之友軍。我們在精疲力盡的西方所急切需要的休息，畢

竟來到了。

×

×

×

×

×

在托爾曼對意大利的攻擊於十月二十四日開始。

第十四軍的開進是很困難。這常常僅只兩條山間道路可供使用，在這裏道路上只能向一個方向行進。此處也是完全要慎重的而德國的參謀很想這個運動毫無滯障的實施並確實如期的完畢，首先是在幾個與匈步兵營之薄弱掩護下把砲兵及迫擊砲部隊並大量的彈藥適時送到前方。最後才使各步兵師前進。開進經過數日之久並洩露給意軍了。

在砲兵與迫擊砲以爆裂彈與瓦斯彈實施幾個鐘點的準備射擊之後，於二十四日上午開始攀登山地，同時步兵第十二師以最大的精力在山谷越過卡爾佛銳特突擊。二十五日我們已佔領重要的高地線，再馬塔約爾 Matatje 山也有幾方面奪取了。

二十七日又得在山地進攻上塔格里阿門安河地域並佔領登衛大勒。意大利在客爾屯省 Kaernten（屬奧大利）邊境之正面及衣索恩河正面均陷於動搖。可惜與其連繫的波約衛克集團軍未極力跟隨壓迫，以致意軍撤退較其所能者多。

貝洛將軍當其以右翼停止於山地的時候，接到訓令以其左翼越過奧地納正向可得洛衣波 Colno。及其以南突進，為得與塔格里阿門安河北岸之敵人決戰。這樣在十月三十日又有六萬意軍被俘了。

一九一七
年意大利
戰役

在意大利的勝利又有一些良好的日期並正確認識西方嚴重的緊張。

六日渡過塔格里阿門安河並已於十一月十一日到達披阿衛河，衣爾，莫退洛 Il Montolio 下游。其他部隊在山地向飛爾特銳 Ferte 接近。當面之意軍在披阿衛河下游越過貝盧洛 Belluno 急急由山地退却。

第十四軍為得直下平原，現以右翼經貝盧洛指向布雲塔河 Berta 與披阿衛河之間山地，此外這條漲了水的河流給與一種障礙。披阿衛河的彼岸意軍又從事較大的措置。先頭的英法軍部隊到達該地。

這裏像八月在布可衛納與東加里西里一樣，在要想能夠向平原繼續運動之前，必須把軍隊後方的鐵路修復。在山地中間甚為不利，部隊在該地作戰疲勞很大；他們雖還獲得地形，但是他們再不能搬運沉重的砲架了。在衣索恩控河開始的攻勢之突擊力量已達到他自然的端末。十二月初作戰中止的命令頒發了。

對意大利的作戰，凡是所希望的都達到了。意軍已受澈底的打擊而須由其聯合國支撐。奧軍及西正面的負擔減輕了。奧匈以及他的軍隊得到一種新的激動。德軍指揮及德國部隊得到新的榮譽並證明他在運動戰時的優越。

X X X X X X X
東正面平靜。十月中旬我們把里枷以東的前進部隊撤回持久障地。在長大的正面中壕內的交通

漸次活躍。我們續行嘗試在俄軍中增加其和平需要。

十月十一日艦隊由利堡對置於里枷海灣前面的島嶼出發從事活動。這對於我很覺滿意，就是由此證明我們艦隊得到優勢，長降的平靜時間得成就把一種特別可注意的強烈光芒投射在各個海軍部份的自由社會民主黨之煽動工作上，但是也就射戰德國人民的精神狀態上並以此提高作戰能力。凡是國家的一小部份弱者所努力的，他的沉澱就在海軍中。他們所生活的外部環境與國內長久接觸的均利於革命思想的開展。多數退伍者常是對於富有能力的現役軍官及潛艇戰，深海艦隊船舶中之海員於軍紀方面給與不利。新的作戰之急務在提高與加強海軍的道義。

上陸兵團隸屬於卡屯 Kathan 將軍。上陸地點選擇並偵察在鬱塞爾島之西北角的塔格柳布希特 Die Tagabucht。

當艦隊在向斯莫爾負 Smorke 半島（鬱塞爾島南尖端）制壓砲兵之後，侵入里枷海灣並向姆恩海峽前進的時候，水雷艇隊在島嶼以北行駛。該隊以火力控制鬱塞爾與姆恩間連絡之長堤並截斷在鬱塞爾島上敵人部隊之退却。往後該隊將由北向姆恩海峽突進。艦隊希望便在該處抑留很久之敵人海軍兵力的一部施行交戰或遮斷之。在鬱塞爾島登陸部隊之運動達到目的，迅速的把那個長堤奪在手裏，佔領全島比擬並拊敵人防禦斯莫爾負半島部隊之背後。

計劃成功，敵之佔領部隊僅只一小部份能由堤上逃出。十六日鬱塞爾島歸我佔領，十八日陷姆恩。因此不久大株島也一定是我們手裏的。艦隊對於敵之海軍兵力形成優勢。

對巴爾梯
島的行動
及東方的
休戰

東正面之戰鬥，暫在此處結束。

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起布爾雪維克掌握了俄羅斯而其政權日益鞏固。

X X X X X X X

在夏季的歷程中我已與俄國計擬休戰條件。其根本思想就是即日在現有之線停止敵對行動。我要求沒有地域的撤退或武器的讓渡。條件內容沒有什麼能使休戰與將來和平發生困難的。這個草案交到帝國政府及同盟軍統帥部而得到同意的答覆。一點差異的更改都沒有。

我對於萬一俄軍接近我們的休戰動議之一切準備俱已完全。十一月間俄國軍隊之布爾雪維克的分化已達到這種地步，就是最高統帥部真是能使東正面薄弱而以部隊增強西方。我們當時在東方約有八十個師，估我們總兵力三分之一。

從十一月底部隊列車不停的由東方開到西方。這就不再考慮在西方行一種經過戰鬥師的與生力師的交換，却籌劃西方一種實際的足數的加強。

一九一八年攻擊法國的思想，於十一月已激動西戰場許多指揮官並瀰漫於第一線。因此我非常緊張的期待俄國政府向我們請求休戰的日子。

十一月二十六日俄國最高指揮官，人民委員克里倫可 Krylenko 以無線電報詢問，是否德國最高統帥部準備休戰。我們答覆同意。十二月二日俄國的談判者已通過德軍前線，會議毫不延遲的在不銳斯特，利他衛斯克開始，此地為東戰場總司令部常駐之處。同時四個同盟國產生他們的代表。

十二月七日已決議停戰十天。十五日休戰簽字。這應該在經過從十二月十七日正午十二時開始迄至一九一八年正月十四日正午十二時止的停戰期間。如果在七天的期限中沒有預告，那末往後就沒有話說了。

條約得到在俄國全正面的官員同意。但是勞工委員會的政府並不十分這樣。因此對羅馬尼亞及小亞細亞的正面在同樣的基礎上進行特別的和議殊有必要。這個同樣的也得到一種圓滿的結果。十二月九日決定弗克沙里 Focșani 的休戰。我們的條件比較協約國加於四同盟國的毀滅意志是有些。

在三年強烈的搏擊之後，武器平靜的擺在整個正面上。凡是在這個長時期中德國指揮官及部隊對於一種強大優勢的敵人作戰之一切行爲，永遠是祖國歷史上及在此地犧牲奮鬥的人們之萬古不朽的光榮之一頁。

我所極端努力的軍事上目的，也是我下半年所致力的都達到了。西正面維持原狀，意軍已與以打擊而在意大利的奧軍已賦與新銳的精神。馬澤多利恩正面穩固。在東方即令一般情形是盡可能想到的混亂，却開闢了達到和平的坦途。我們瞻望戰爭的結局是會很勝利的。

X X X X X

由於德國國會的決定和平，羅馬法王官感覺到一種特別的和平方策，已如上述。大概他的動因更在以前。八月中旬的時候羅馬法王本月一日之和平通 已向作戰國領袖提出。

當協約國勝利的時候，這個通牒完全是以沒有割讓和賠款為基礎並很想對我們提出不當的要求。德國社會的思想對於這個像六月對於和平決定一樣採取同樣方式的立場。看派的報紙拒絕它，多數黨對它表示好感並還唱出敵人較好的見識，同樣自己也立於和平通牒的立場。協約國新聞界完全反對它。這也是堅定的。政府所採的意見是適當的。

帝國總理米雪里斯博士在卡洛茲納哈對我們宣讀他的覆牒草稿。我對這個期待和平的嘗試不希望什麼。同樣覆牒也沒有著想到我的見解。但是我抑留我的疑慮並僅作無關重要的反對的提議，對於一種期待和平的純粹理想的嘗試，我只能表示是一種期待而已，那末在一個強有力的戰爭關係中。和平之不斷的談論甚囂塵上，我也覺得不舒服。假使我回顧一下，那末我很可惜我對於這一切沒有盡全力處置。和平，我所同樣希望的，自然由外交辦理，但是對於人民，祇要敵人堅持着他的毀滅意志，永遠可以說這些是沒有一點用處的。這裏面對協約國的行動是表面上看得很遠的。

我們的也就是奧匈的覆牒是很懇篤，在許多地方經過外交的潤色，參看着國會的和平決定並七個被召致協同工作的國會議員所擬成的願望，我們所採取的意見就非常確定了。

協約國是拒絕了或者是簡直不實在的答覆，羅馬法王的方略收到很小的成效。這總是一齣老調。德國人民很想和平，但是協約國拒絕它。在協約國對我們溫和而却是激烈的宣傳中，口頭就是「無割讓與賠款的協調和平」，並一再於中立的國家發表。但是如何協約國與他們發生關係，那又變腔了！協約國的思想橫豎激頭澈尾是想毀滅德國。

八月底或者九月初，忽然間說是有了一個機會與協約國進行會商。帝國總理告訴我這或者由英國提議。這個我當然喜歡；如果英國有和平的意志，那末現在的和平前途比從前我們單方面進行的情形要好些。因此我也判斷和平問題比以前有利。

和平談判進行與帝國總理研究關於比利時的各種問題。

我們的目的是在於比利時對德意志帝國的經濟關聯。於是德國與比利時在平時之密切的經濟關係可供參考。政府相信以此可作出與英國結緣的一種基礎。我期望格爾曼大臣 Staatssekretär V. Kuelmann在九月底的國會講演能以這種意思關於比利時作公開的闡明。但是在十月九日他講演的不是關於比利時，却是在國會強烈喝采之下談愛爾薩斯——羅特因及帝國領土之完整：

「只要德意志的拳頭能够掌握着一枝槍，像我們把它當作我們的父親榮譽的遺產之帝國領土的完整，不能作任何種類的討論或讓步的對象。」

因此我們對於英國沒有得到繼續進行。

講演喪失了和平的前途。最高統帥部質問格爾曼大臣也沒有得到確定的答覆。我很詫異並可惜我在某種時間相信一個這樣的人。

為聯絡這次和平的評論，於九月十一日在柏林舉行一個御前會議。我以為這是我的職責，再來一次詳細闡明德國根據這次作戰的經驗為保證他的將來所需要的是什麼，而這於一九一七年秋季中在這個與另一個機會費許多的考慮所確定了的，從那裏面我現在祇能提起很明白的幾點。

我以戰爭前不利的國境狀況與戰爭間的經驗爲出發點。一個三年的長期戰爭，祇虧得在德國的範圍中，煤，鐵及營養物資都拿得出來，才還能够在極大限制之外行節約的補給。

我們只有把壓迫我們的戰爭當作攻擊戰來指導，並向東方與西方擴展，那我們才能繼續存在；如果我們停留在我們的國境，我們一定是失敗的。

假使敵人長時間的以暴力突破德國的領域，那失敗是難以避免的。我們能够餓死，我們的軍事經濟或許被壓迫背脊。

與我們在歐洲中部的戰略地位同樣不利的是我們現在的煤。鐵礦場很顯明的在我們國家的邊境上。在上施內西恩 Oberschlesien 的煤與鐵緊接着俄國的境界。在西方羅特因的礦區及薩爾伯盧肯煤區的情形也是一樣。下萊因河威斯特劃勒 Westfale 的工業區域對比利時完全沒有掩護。

破壞兵器在作戰中長足進步。如農砲的射程增加到特加的大，飛機的有效範圍是擴大了。

在未來的戰爭敵人至遲在動員之後，即使用大量的彈藥和飛機對我們軍事經濟的策源地前進，並以放列於遠方之砲兵射擊之，這種情形能够進展到那樣——我能說這不是悲觀——就是我們在第一天作戰馬上就失敗。我們或者會和兔子在巢穴一樣被撲殺。

一切軍事上推論的結果，例如在西方努力向法國深遠推進國境，暫且除外。自己安分於所最必要的，這倒很有關係。在羅特因礦區與上施內西恩必須足夠有一個幾公里寬掩護地帶，爲得使我們以前的財產避免戰爭的直接影響。這兩個力源地的保安總是不充分，因此我們下萊因河威斯特劃勒

工業區域的確實掩護實有必要。結論祇能這樣：比利時不許成爲敵人的行進區域。這個國家的中立，我以爲是一種幻想，實際上不能這樣打算。這必須與德國有經濟全般的利害，以此結合強固的商業政策關係。這應該是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在該國弗蘭得人也有他們的權利。

在弗蘭得海岸德國海軍支撐點的思想，我是不同意。這是欠斟酌並不明瞭軍事的。

如果在西方國境的情形大概像那個樣子處理，那末我們在那裏的德國的軍事和經濟的地位就達成他將來所需求的。

在東方德國的國境完全擴展開去，可想而知是不利。這不僅是因這上施內西恩的地位關係。在一九一四年作戰已充分表示能够保有外克塞爾河以東的國土有這樣的困難，東普魯士省已經由一個從這次作戰艱苦得來的掩護地帶得到一種大的保安。

遠向西方突入普魯士的波蘭彎曲部，結果對於德國的防禦有很顯著的軍事上不利。因此在但澤 Tanzig與托命之間狹窄地域向南防禦並爲上施內西恩煤區戰略的掩護地帶，實所必要。

由於苦蘭得 Kurland 與立陶宛之極力拉攏，國境的狀態演成不利。如果此際南邊國境的掩護地帶達到外克塞爾以東並擴張到托命以南，那末由鐵道網的整備能够方便許多。假使在後來的一種戰爭再要依賴自己力量的話，苦蘭得及立陶宛能使我們給養充實，並供給德國新的人力。一種大規模的殖民活動這裏是可能的。

對於德國世界經濟的地位，我想到亞在羅馬尼亞與巴爾幹半島於商業政策的利益，尤其於我

們殖民地的歸還或其合併於一個小範圍殖民領地。

在軍費上而我希望從不苛刻。

我關於和平的觀察從未供作與敵人任何談判的基礎，因政府從未達到此種地步。在第一次不銜斯特的會商及在布卡銳斯特 *Bruchard* 往後政府走他自己的路線，那是與我相左的。

凡是最高統帥有關在作戰目的與帝國總理所接洽的都是理論上的研究。如果敵人一直堅持着毀滅的意志，那這次戰爭只能由勝利或者失敗來決定。無論何時政府指示我們除了完成作戰並達到和平之外，沒有其他路線。

我們在以前和平的這個或那個條件之下的權利主張是一種非常輕率並表示德國人民的新的錯誤指導。協約國從不作一種貢獻，他們不想給我們一點什麼，而只想有所得。

戰爭是開始了；我在必須力求一種有利的武力決定，或者我們有能力妨止我們的失敗。假使德國至少是現在看清了這些，然後自己才會明白協約國關於民族自決權，斷念於合併及殖民地，解除武裝，海上自由等一切流行語都是虛忘的誤信，而那些仍是原樣的。

任何人類生活是一種具體而微的戰鬥，各民族在世界上與各黨派在國家的內部為權力互相鬥爭一樣——這會永遠繼續是這樣。這是一種自然律。人類的開明與較高的文化能够減輕為權力的鬥爭及暴力手段，但是永遠不能除去，這是違反人的天性，結果是違反天性本身。天性就是戰鬥！強者勝而善者否，於是不高貴的突進向前，如果高貴的不失敗，他就以戰鬥和暴力壓迫高貴的施行防禦

。但是如果高貴的也是強的話，才能够繼續生存。

X X X X X X

德國內部狀況的演進往後也不幸運了。在國會裏各黨派對內閣鬥爭，力量日形強大。帝國總理米雪里斯博士把他的力量消耗在這種鬥爭裏面沒有爲作戰工作的時間。

一九一七年夏季在海軍的前途明顯的可以認識革命的精神已達到如何的田地。他們籌劃和一種艦隊的同盟罷工來強制和平。這種情形值不得怎樣急切批評的，嚴重的警告仍舊沒有效果。

政府的措置的力量不大充分。帝國總理雖則也明瞭認識由自由社會民主黨威脅作戰的危險。但是他制止不了這個黨的影響。已證實了影響不良的該黨報紙不許可繼續作分化的寫作了。

國會表示對他的作戰任務沒有理解，指名的議員以國民代表爲後盾，已確實證明他的與在海軍中進行醞釀革命及葬送軍紀的事件有密切關係。德國人民關於此種事件之異常嚴重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教訓。

在海軍中管理的方式惹起不可勝數的弊害。但是在陸軍中海軍的事件也被討論。結果逸出深的印象。

德國人民精神的作戰能力自從六月在暫時的蓬勃之後，又很快的進入一種躊躇的深沉狀態。在一九一八年秋季及一九一九年德國人民要解除武裝的精神可以了然了。雖有俄國的革命及在海軍中的現象，而我們在這種嚴重狀況中所受領的指導新聞與證明內部的任務也沒有整理出結果。

更換總理

我們戰時經濟生活的不適當是一天天的暴露，並漸漸引起痛憤。

我們的經濟狀況也漸次嚴重。人民生活所缺乏的原料一天天的增加。

關於給養我們是經過來的，但這是非常困難。

在將來的展望中關於帝國總理米雪里斯博士的退職是異常的嚴重。我希望現在再不容懷疑的俄國之崩潰畢竟會振奮我們的精神。這個與我們在意大利煊嘩的成果及在西正面英勇的行爲連繫實足以使其興奮並補償關於中止一種有效潛艇戰的失望。協約國的人民在同一時間內得不到與這同樣的。他們却只有失敗，但是此際他們自己和他的政府抓着一種團結的意志，並以強韌的民族思想爲盡力指導他們的要人之後盾。反抗的要素是達不到。德國是走上一種相反的政治路線造成他的不幸。國會反對一種對於作戰可在人民地位中得到反抗要素的統一指導。帝國總理拒絕政治的指導。於是作戰的國家內部情形愈演愈與我們有害。敵人希望以我們內部的崩潰補償其軍事上的失望。

十月底黑爾特林伯爵 Graf V. Hertling繼米雪里斯博士任總理。他是第一個得到國會多數一致信任的榮譽之帝國總理。

最高統帥部當職務已經確定之後才知道的。我不認識黑爾特林伯爵。我們期待由他成就政府對於作戰必需解決的任務，內政之有力的指導，我們精神作戰能力的提高，及完成已賦與米雪里斯博士調整補充的任務，此外對於敵人宣傳的開展。

在我認識帝國總理黑爾特林伯爵之後，我必須證明並且不久就料到這位先生也不堪任帝國總理

。黑爾特林伯爵完全立於他以某種方式得獲選之國會多數的及不割讓不賠款媾和計劃的立場。他特別在他第一次大演講中把這個明白的宣佈，在協約國方面並未惹起任何的回響。他自稱「協調總理」。我相信這個時期對於協調還沒有成熟。我們需要一個在他的高級地位寄託有作戰任務的總理是有力量與精幹的籌措一切，並對人民闡明威脅他們的危險。但是這一切却與黑爾特林伯爵的天性矛盾。他在國會黨的處理中是圓滑的，國會黨給他却也按照作戰其他所熱望的。榮達的意志激動了黑爾特林伯爵受領這個官職；但是這個時代要求一種有力的人物。工作負擔對於他的高年及他的衰弱是太重了。我應該把這個再告訴皇帝嗎？在皇帝自己重複對波盧公爵及梯爾披茨 *Tirpitz* 海軍上將宣佈之後，那個應作總理呢？那個是站在這個缺口中以他強制的權力統一並指導人民參加作戰的人物呢？

許多人已以我總理性質的建議找到我的身上。這雖則想得好，可是這種思想是不適當的。我所遂行的工作也太繁鉅了；爲了指導世界戰爭，我必須統轄作戰工具。這就已經要求一種不平常的工作力。再加之接受須要專人負責尙難勝任的那樣工作非常困難的內閣。這是不可能的。德國要一個賦予獨裁權的執政官，他不在大本營而坐鎮在柏林。這個執政官必須是一個能够完全透澈國內情形的人物。柏林許是會跟着他的。我不能接受這個任務。關於這個我撫心究詰是明白的。並不是自己在責任之前畏縮，却是因爲很清楚的認論以一個人的力量在這種國民與世界的戰爭中不能同時達成指導國內的人民及抗敵的軍隊以應付一切的抵抗與齟齬。我所擔負的除了爲軍隊達成最後及確定的

勝利所需要的，在前線與政府繼續努力奮鬥外是沒有什麼其他的。

一九一八年在西方之攻擊準備

在一七一七年——一八年年關前後的陸地作戰狀況由俄國的沒落對於我們是比任何假想還來得有利。我們能够像一八一四及一九一五年一樣由陸地上的一個攻擊以決定戰爭。兵力狀況是我們還不會有過的。

增強的潛艇戰至今經濟上不能如海軍部長所期待及我根據專門家的判斷所希望於他的行動，基於參戰的遲晚，協約國在兩年作戰中有機會講求對策及形成戰爭的抵禦。但是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在潛艇戰方面可以說仍有決定作戰的效果，那末他的行動實舉足輕重。沒有打算顯著的減輕他在西正面所負的任務，這或者是一種錯誤。我們潛艇海員的行動永久有光耀的盛名，在祖國及海軍中足以自負。

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年關前後我能可算一種與海軍富有希望的着眼。我絕對是個懷疑的，以致我必須以我的思想適應從一九一八年春季起美國新部隊參戰為目的。美國要在那一種情形才上場，這料不到；但是大概可以確實假定，就是部隊情形在春季參戰對於我們比較延遲到夏季及秋季，到那個時候我們或者達成一個大的勝利以後有利一點。

最高統帥部在一九一七年秋季有個重要的問題：他能否利用在春季呈現的有利狀況於西方來一

個大的打擊，或者他應該不作這種嘗試，限於行有計劃的防禦而僅只大概在意大利或馬澤多賓恩利施助攻。

四個同盟國只希望由德國武力的勝利把他們團結起來，想達到勝利在抵禦中是產生不出來的。奧軍是疲憊了；他被俘有一百八十萬人，補充缺乏。他的戰鬥力是較小，對於意大利大體上用。如果俄國事實上已沒落了，那末可以希望這個部隊還能繼續適應其任務。關於國內雙重君主政體的情形困難是毫無疑義。

布加利亞佔領了平時所欲保持的；他是作戰疲勞。亞多斯拉屋 Radostawow 內閣失掉地位。逆流是可感覺到的。關於布加利亞我只能看到他仍會忠實於我們的，他向來在我們這方面一切都好。但是對勝利的希望就較少，或許我們甚至會不成功，現在一切一定會像所能發生的一樣來到。爲什麼在民衆的生活中比在人類的生活會異樣呢？

土耳其是忠實同盟者，但是他力量用完了；是否沒有或帶着本身的過失，這倒是一樣的。他的兵員現額減削甚多，他的軍隊有一部隊僅在花名冊上。

在德國精神方面顯見得比我們的同盟國要好點，但是却也很顯明的衰落，同樣情緒也惡化了。我絕對是融合現有的國民精力以達到有利的狀況。我希望補充問題的規整。

軍隊很勝利的渡過一九一七年；但是此際也表示出來，在西方協約國加入異常大量的器材，想純粹以抵禦保持正面是不能再保險了。

部隊在防禦中長久支持感受非常困難。他們在敵人軍事器材壓迫之下表示不能再有原來的抵抗能力。他們害怕新的將來的抵禦戰而很想從事運動戰。因此德國部隊在羅馬尼亞，東加里西亞，意大利及在康卜萊會戰均有熾盛的行動，並從新證明他們比敵人優越。抵禦是怎樣的抑壓部隊，那末攻擊就怎樣的提起他們的精神。再攻擊也與軍隊有興趣；在防禦一定逐步屈服於敵時常加強之優越人員與作戰器材之下。這是本身感覺到的。在西方想舉行攻擊，並預料他在俄國崩潰之後舉行，精神上甚覺安心。因此我又賦與在部隊中統治着攻擊和防禦的情緒。由這裏說出明白的以強制的暴力逼成的思想，就是僅只採取攻擊才能結束戰爭。許多並很重要的將軍之言論，也是同樣的意思。我當然不是被這樣的情緒推動，加之我的責任觀念是太重了。

在我們同盟國方面及我們的情形與乎軍隊的狀況都必要一次攻擊，他們給與一個迅速的決定。這只能在西正面行之適宜。

供此需要須要有有效的戰鬥方式及強大的部隊，部隊指揮官及部隊本身須經攻擊之訓練。如果這個能適宜完成，那末不僅能夠而且必須施行攻擊。

我完全的明瞭這個在西方的攻擊一定是世界史上一次最困難的著作。我不使這個秘密。德國人民也必須把一切貢獻出來。人員愈是缺乏，他的作戰意志必須愈加強盛，政府在戰爭業務方面的工作愈要有力。最高統帥部是像那個時候從事坦能堡會戰一樣把其他戰場各種不需要的都供應決戰之用。我們是不能十分充分。

德國部隊開始由意大利，加里西亞及布可維拉向法國及比利時轉運，關於由巴爾幹半島及東正面輸送部隊，急切需要最後的決定。但是以前我們必須明瞭我們對俄國及羅馬尼亞關係的態勢及協約國過激主義與對於四同盟國的態度。

如果在不銳斯特——利他衛斯克一切進行順利，則該處工作成就良好，那末能够期望於三月中旬在西方準備行富有成效的攻擊兵力。一種拖延是顧慮對美國部隊預期的參戰不能認定。立刻很顯明的我們注意到和平會議了。

X X X X X X

在不銳斯特——利他衛斯克的和平會議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開始。德國全權使者是樞爾曼大臣，霍夫曼將軍在他下面做最高統帥部的特使。奧匈選出卡澤林伯爵。其他四同盟國同樣各有代表。

俄國的全權使團是被看作向各方面都有同等權力的。他們馬上作了幾個建議。

十二月二十五日卡澤林伯爵以四同盟國的名義宣佈同意俄國的無暴力佔領地域及無作戰賠償之和平建議。在這種原則上面也邀請協約國限在正月四日晚十時以前參加和平會議。

會議是不如所願的開始了。只舉出一些需要很長時間討論的着眼點，而沒有簡單確定的要求。邀請協約國參加也只能使之遲延。他們並沒有接受的希望。十二月十八日於卡洛茲納哈在皇帝主席會議之下以前不久沒有確定的規定。我們將來在東方是有問題。對於必要的軍事上國境保安並未想

到。

由俄國布爾雪維克代表的演說澈底表明，他對他們及協約國建議會商延期而布爾雪維克本身總還希望協約國，爲得達到世界革命。因此他們努力把不銳斯特的會議造成他們的理論大宣傳的場所。這個對於我們比較在社會關係中不能澈底的布爾雪維克的破壞影響更要危險些。總之國會的多數黨把它誤認和看輕了。他們看到俄國布爾雪維克的代表在不銳斯特所陳述的只證明他們個人理論的和平運動的見解與世界親睦的開始。我完全是另外一種見地。布爾雪維克有同沒有協約國的支持對於我們都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敵人，就是和平有所成就，總決定是削減我們軍事的力量，這點我是很明瞭的。

十二月底議和使者沒有得到什麼特別協定的分別回到本國，爲的是在爲協約國難定的期限滿了之後，正月初頭再到不銳斯特會集。

元帥同我於正月初同時赴柏林，爲的與格爾曼大臣談談及敦促他迅速的活動。我也想見見同時在柏林的霍夫曼將軍。

正月二日舉行御前會議。我陳述於考慮在西方的攻擊中需要東方暫時的和平，只要這個如果是很有把握，那兵力轉運就能如可能的完成。基於軍事上的理由必須進行各種遲滯嘗試。我們許是足够阻止他。

元帥於正月七日對皇帝提呈一封建議書。他負責提出和平的結果要給德國人民一種使我們的敵

人不敢馬上取算一種新的戰爭之有力與良好的境界。這不但是他個人，連我也有這種意見。

皇帝把這封建議書交給帝國總理批覆。我們在正月半會與彼一度會談。

帝國總理黑爾特林伯爵總不贊成元帥同我對於和平條件負有共同責任的見解。他聲言責任始終是歸他負的。我們簡直沒有妨害他國家正當權力的企圖。我們心裏只深深感覺一種道德上的責任，這是誰也不能干涉我們的。

黑爾特林伯爵是看得到的極力擺脫最高統帥部名義上的監督。我看到像這個樣子的情形只覺得驚奇。可惜內閣沒有明瞭的表示並十分正確的在公事上規定是他統治而不是我魯登道夫。

關於帝國總理國法上的責任及元帥的沉默道德上的共同責任以及我個人人格是不容有疑問的。但是帝國總理愈是在這裏面劃一個界線，對於他的責任就愈加困難了。

此際和平使者一行又會集於不銳斯特。協約國自然沒有來。許多的帶着相當的緊張期待着，俄國是否會退逸。她是歸托洛茲基 Trotski 指導，她的參加是強制着他的。俄國軍隊的解體是很迅速的繼續演進。他們已經是一種完全瓦解的狀態並願望和平。那末我們的軍事狀況是可想而知的有利，我們只用很明白的並確定的貫徹我們簡單的要求。

我們進行商討自治權的執行問題。我們讓已經適用的由立陶宛及苦蘭得 *Kurland* 佔領區域居民所承認的自治權從新允許備居民諮詢。我們只要求這應在地域佔領着時舉行之。托洛茲基在這上面堅持主張要我們先由該地區撤退，然後居民執行自治權。

該地域的撤退在軍事上是一種不合理的，這是我們生命所繫並不想交給不顧信義的布爾雪維克。如果我們從該地區撤退，那末俄國的布爾雪維克在德國老早作為武裝的力量樹立了。這對於他們與自治權的實行簡直沒有關係，他們只極力擴張權力。他們是暴力政策並以爲由我們撤退的區域馬上要歸屬於他們的。

我們純粹軍事上的要求是簡直不成問題的那樣少。動員解除是已較好的進行。武器或船舶的交付我們並不希望。

我們不要求愛斯特蘭得 Estland 及利佛蘭得 Livland，而我們也願意使我們德意志血統的及其餘的居民從布爾雪維克裏解放出來。這個要求雖則列入討論，並對於布爾雪維克有軍事上的必要，然在托洛茲基不能成立。和平並不是爲我們的要求所妨害，却只是因布爾雪維克革命的企圖，我們活動的猶疑及國內與不銳斯特——利他衛斯克的不明世情，沒有看透俄國革命實情的態度所攔淺。當霍夫曼將軍爲着以軍事的利害並以此概括托洛茲基的宣傳活動，作了一次有力的行動，一種憤怒的喧嚷由很多的德國及奧國人醞釀，並談論與協約國不斷的宣傳無割讓賠款一樣的話。在這樣情況之下如果托洛茲基有任何讓步，他一定是一個傻瓜；何況他是很有活動力和聰明的。他的聲明雖然沒有實際力量作後盾，總是要提出的；他一再立於要求者的地位。他威脅俄國的使者因其在德奧匈方面缺乏誠意使之召回，並由此次不能再重要的詰難拒斥所要求於他的賠償。托洛茲基與協約國很喜歡這次和會的遷延；第一他可以利用任何機會提議把和會由不銳斯特移到一個中立的處所。他可

以由他的廣播對世界，尤其對德國的勞動界宣佈他布爾雪維克理論。布爾雪維克使我們革命並這樣使德國崩潰的企圖，只要不是完全的盲目者誰也很明白的。

和會全沒有推動。在像迄今日於不銳斯特所商討的簡單沒有和平可言，却使我們的精神戰鬥能力繼續的低落。我在卡洛茲納哈如坐針氈，並迫請霍夫曼將軍促進商議。他很好看得清軍事上的必要，但是在他的地位不能一定的干涉。

正月十八日托洛茲基赴彼得堡 Petersburg，此地為布爾雪維克黨人解散憲法議會之處。因此他們公告世界，他們是怎樣的抱定民族自由。但是德國人民不願看也不願知道。

托洛茲基曾表示過意思，說只離開六天，但是他在三十日才回來。

正月二十三日元帥依我的請求發表一次談話，就是我們必須澄清東方。如果這不能實現，那若干適用於西方的良好師要留在那裏，假使俄國繼續妨害和議，那末人們就應把它中止而再開始敵對的行動。

假使我們從托洛茲基與沒有那個國家承認的布爾雪維克政府放棄這種議和，協約國政府要人們一定要想些什麼！假使德國真是跟着那班人走，並忍受他們公開對我們及我們的軍隊所實行的宣傳，那德國一定是怎樣的需要和平，假使我們這樣放棄理會無武力，無政府主義的俄國，協約國領導者，卜勒門考及洛得·格阿爾格將要怎樣的擔心和平？任何考慮在那裏必須讓步，就是協約國對於我們簡直還在進行一種冒險，這能怎樣的反衝敵人的和平愛好，關於這上面疑惑是不可能的。

抗敵的軍人也不明瞭這個一星期之久的來去談判對沒有明顯實際的目的及確實的成果。他們貢獻他最高的力量，在成千的困乏與死亡的危險之下所達成的是什麼？他自然也要極力的注視其結果。而這次是第一次議和，前線上注意他的收獲，其緊張決不亞於國內。我們畢竟要告一確實的段落；祇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及國外明瞭。

此際土耳其完全不為俄國，何況羅馬尼亞。烏克蘭 Ukraine 的代表團於正月十二日到達不統斯特，他們是完全反對布爾雪維克的代表團。他們特別被霍夫曼將軍支撐，並給四同盟國代表的機會，參與特別會議。

三十日在不統斯特與托洛茲基重開和議。結果現在是特殊的現象，就是一切以他為標準。

外交官現在表示看到與托洛茲基的談判不會有結果。褚爾曼大臣及卡澤林伯爵就片面中止協商並已於二月四日再回柏林。

為得與他們討論狀況，我同樣於二月初赴柏林。在我們的集會我由褚爾曼大臣得到在與烏克蘭媾和簽字之後二十四小時與托洛茲基決裂的約言。由我所聽到的一切，我保證只有布爾雪維克的俄國簡直不願和平的印象。他希望協約國以及德國的逐漸革命並相信我們沒有辦法。這個希望因一九一八年正月底在柏林違反主要勞工領袖的意志所暴發的政治的同盟罷工是更加大了。當時我們勞工運動的一部與布爾雪維克有密切的關係。他們的領導者及指導爾後反對布爾雪維克的報紙對這種事實總還沒有認識。當時絕對還置重反對共同的敵人，舊時的獨裁者，並因此有意或者無意之間動搖

與托洛茲
基談判的
破裂
與烏克蘭
媾和

祖國的基礎了。當以後顯然達到目的，而人們自己成了獨裁者，那末人們所挑起的火燄已成燎原之勢。那就是說：「是的，建築師，這完全是另外的一點東西。」

卡澤林伯爵表示因奧大利不良的給養狀況壓迫着他迎合烏克蘭。沒有他們的麥子這雙重君主國就不能生活。

褚爾曼大臣及卡澤林伯爵在談話之後回到不銳斯特。

與烏克蘭的媾和在二月九日在該地簽字了。我請褚爾曼大臣履行他二月五日的約言實行與托洛茲基決裂。但是他却拒絕了。

在同一天俄國政府以一個無線電報喚起德國軍隊實行對最高軍事領袖反抗命令。

基於元帥的建議，皇帝指示褚爾曼大臣以後給托洛茲基一個接受我們以前的條件之最後通牒，同樣給大臣要求巴爾梯苦姆的撤退之任務。最後的訓令相信在顧慮國內及奧匈的情緒不能實施。因此皇帝同意放棄了。

褚爾曼大臣現在逼迫托洛茲基弄出一個結果。他拒絕任何條約束縛，但是表示贊成結束戰事，着手俄國軍隊的復員。

這自然造成東方十分曖昧的狀況。我們不能允許在那裏的狀況就在這樣未了的情形之中。他當我們在西方為我們生存鬥爭時，隨時能給我們新的危險。就軍事的地位是需要證明。

二月十三日在漢堡舉行決定東方事件目的的會議。帝國總理，副總理，褚爾曼大臣，元帥，海

軍部長及我參加。皇帝陛下只有時出席。最高統帥部所持的意見如下：

俄國正面的再形強化在每一瞬間都有可能。只要俄國不走前面，羅馬尼亞也永不會媾和。那末在西方的任何攻擊一定現不出希望。因此也逸去機會，把我們總是以薄弱的同盟者對抗強大優勢的敵人所指導的世界戰爭大獲全勝的結束。

爲着妨害由布爾雪維克形成一種新的東方正面，必須以一種急劇，強烈的打擊了結他與我們對壘的部隊，這也要使用大量的作戰資材。這裏一樣繼續的作戰才不成問題。

在烏克蘭布爾雪維克是必須壓制。援助的申請已由該地提出。那裏也造成這個樣子的狀況，就是我們由他那裏得到軍事的利益，提取麥子與原料，及奧大利爲生活所需用的。加之我們此時必須深入該地。在芬蘭 Finland 也因苦惱於布爾雪維克而向我們求援，我們能多得一個反抗布爾雪維克的友邦。這是加強對彼得堡的影響。

我們的軍事及給養狀況熱望在東方有一種休戰的通告，明瞭的狀況及迅速的行動。新的軍事力量的開展我並不願意。但是望着敵人從新強化，是軍事上一種不應有的事情；所以必須有所行動。這要求作戰的鐵的紀律。才能保障我們會得來和平。但和平也就是我所切望的。

在這種心境中，我給帝國總理及副總理詳細說明並以嚴重的語氣指示我們在西方所要解決的任務之非常的困難。我表示從布爾雪維克領袖們的手裏簡直莫想一種真實的和平，他們始終是至少要煽動德國的革命。這種危險我們簡直無法估計。對付布爾雪維克我們只能由國境向前的一種嚴密的

間罷防禦之。

帝國總理及副總理的最初的躊躇是說服了並同意休戰的通告，尤其顧慮到給養的狀況。楮爾曼大臣不以爲然。但是他實行帝國總理的政策，他的態度不能引起我的信賴，我却很願意信任外交部的長官。

皇帝批准休戰的通告。

因此二月十八日下午及十九日早在全俄國正面開始新的敵對行動，布爾雪維克政府準備直接以無線電報宣佈締結和平條約。我們得到在不銳斯特商討的結果，爾後的和平完全是另外一種形態。政府要求在得到四同盟國的同意及與最高統帥部意見一致求我們的軍事上安全，但是也以民族自決權的名義承認芬蘭及烏克蘭的獨立，放棄苦蘭得 Kurland，立陶宛，波蘭以及割讓巴托姆 Batum及卡爾斯 Kars。關於利弗蘭得及愛斯特蘭得之將來的地位還沒有解決；該地首先是由我們佔領。

大俄羅斯的軍隊應行復員，艦隊停止外部勤務。此外俄國消除在德國中的任何宣傳。一大堆經濟的問題，俘虜交換等在下次會議提出。前進應行繼續直至這些要求最後在新的談判裏通過爲止。托洛茲基聲明準備馬上派遣新的代表到不銳斯特；他自己不來，據推測許是因爲在那裏於他的宣傳活動再沒有可能。

俄國的使者於二月二十八日到達不銳斯特。這沒有其他要商量的。俄國的全權代表只有簽署和約的任務。他們在自己相當的不幸中表現品格。在三月三日午後五時三十分完成簽字。和平於是成

東方敵對
行動的再
起

功。而在俄國正面的敵對行動從新中止了。

不銳斯特的和平條件於布爾雪維克黨人很關重要，以此作戰狀態永不能停止——這是基於他們的革命宣傳——。我全沒有企及一種妨害生存的破壞或削弱俄國。加之條約制止干涉俄國的國內政治及經濟生活並沒有給他什麼玷辱一個獨立國家光榮的地方及奴隸他的居民，把當時俄國所得到的和平與他所能得到的再與我們必須收獲的比較一下，這是很足為訓的，雖則我們永沒有提出和平申請。關於不銳斯特強制和平的惡評，可以默然了。再希望德國人民的一部份相信這給敵人宣傳的警語。

國會的大多數也贊許不銳斯特的和平條件並認為是給與民族自決權的條約，多數社會黨人也沒有話說，只有自由社會民主黨不同意。

德國部隊，大部份後備兵在意外短促的時間進達拉爾瓦 Narva，浦勒斯考 Pskau，波洛茨克 Polotsk 及阿爾恰 Orsha Mogilew。俄軍沒有行使抵抗。作戰資材的豐獲是很多。居民感覺自己從布爾雪維克裏解放出來。新佔領區域由非爾馬屯 Vernaikung 的東戰場總司令部接收，為着在東方全佔領區域內急切需要的經濟上利用，對俄國編成了一個邊境守備隊。同時並阻止布爾雪維克對佔領區域及越過此地向德國的宣傳侵擾。

在烏克蘭的前進也迅速的向前。我們的部隊以重點指向鵝驕 Kiev，該地於三月一日佔領，與匈軍向阿得沙 Odessa。作戰沿鐵道推進；有時在裝甲列車間從事戰鬥，廣大的地區必須以稀薄的

兵力急速的通過。布爾雪維克的部隊僅行使很少的抵抗，捷克斯拉夫 Tschecoslowakei 部隊——由奧匈俘虜編成——作戰甚佳；與他們會行激烈的戰鬥。運動與戰鬥一直延長到五月間。

X X X X X X X X X

與羅馬尼亞議和的經過同與布爾雪維克的俄國一樣不痛快。

本來我們站在我們軍事狀況的基礎上就能像協約國對我們提出的一樣締結和平條約；換句話說就是強制和平。加之我們沒有發動。德國在他們的條件中對於軍事狀況直應參考到全般和平條約的締結，在此以後對於時間以羅馬尼亞的衰弱是沒有關係的。

像布加利亞所要求的一樣把整個多浦盧得沙送在他的手裏，對於德國的將來是不利的。同樣我們反對匈牙利的續行合併使羅馬尼亞損失。我以為正當的就只是爲着使布加利亞國境防禦的改善而稍許修正境界。我們對於貝沙拉賓 Bessarabien 之加入羅馬尼亞及對軍隊之休養是沒有躊躇的。爲着排除羅馬尼亞種種的意外，使羅馬尼亞皇帝及皇族迄至全般和平條約締結時止離開他的國土，這是要要求的。

但是奧匈恐怕德國政治及經濟的影響在羅馬尼亞增加。卡澤林伯爵反對這個，並不使我們知道派遣從前在羅馬尼亞的副武官讓道到瑪栖 Jassy 羅馬尼亞皇帝那裏保證羅馬尼亞能得到光榮和平的美意，由此使我們不得興旺。

因爲這個及其他的關係不用說與羅馬尼亞的議和就形成不澈底和不明瞭，這以後是整個和平的

特徵。

參與議和的指導首先是馬肯生元帥。他很快的就看到奧匈到處的妨害。二月二十四日外交官接收辦理。他們總是忽視確實的看到卡澤林伯爵。褚爾曼總理沒有像我們的判斷和我們關於羅馬尼亞制壓的協力以及我們軍事狀況所需要的一樣做出來。我常時向帝國總理交涉及促進工作。我希望以我們異常強大軍事地位的壓迫——我們能由各方面攻擊羅馬尼亞——對他們來一個有力的行動。然而帝國總理相信以溫和手段可適合我的要求。在這件簡單的事實中就可表明我與內閣的思想根本上的區別。

三月五日訂立布佛特阿 Butea 的預備條約，該項條約要確定在布卡銳斯特的和平條約裏面。多浦盧得沙的問題沒有解決。北多浦盧得沙移交四同盟國共管，南部歸布加利亞。土耳其要求交還在一九一四年秋季讓與布加利亞的阿德里安羅泊爾 Adrianopol 及在馬里扎 Martiza 的地區是空無所得。

土地割讓於匈牙利，在羅馬尼亞以卡澤林伯爵的壓迫，雖則我們願意抗議也是不容易的。

在貝沙拉賓 Bessarabia 中羅馬尼亞的確定是被認可的。

軍事上和平條約規定羅馬尼亞在同盟國監視之下解除動員，改裝軍隊及交出軍事器材之一部份。法國的軍事宣傳機關是驅逐到俄國。

和平之經濟的協定對德國並沒有達到如我所願望的。對羅馬尼亞是不容易的。

一九一八年在西方之攻擊準備

把攻擊一切優良的原則在軍隊的思想中倡導，這些是在戰爭以前融化於我們的勤務令中並充分保存着的。這只要以新的戰鬥經驗去補充，沒有去抑止攻擊的活躍，損失一定能保持盡可能的小。軍隊的整個思想又從塹壕戰中扯出來置於攻擊之上了。

爲着以能想得到的較優的軍事器材裝備軍隊，並像往年對峙禦戰一樣，現在對攻擊戰及運動戰施行訓練，凡是辦得到都辦到了。

在軍隊裏直到三月底展開一種興奮的生活。軍隊經過新兵教育並完成混合部隊演習或射擊教育。士兵的各個教練看得同平時一樣的重要。軍紀的確立也以全力促成。這始終是我們軍隊及每種成功的基礎，並當感覺到國內對於軍隊不良的影響愈行猖獗的時候，軍紀愈有高尚的價值。對於高級指揮官及參謀軍官的教程是被實施的，但是迄至班長爲止的下級指揮官。其對於攻擊成功的躬行實踐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又常時到前線並與各軍司令官頻繁的交換意見。我參加各種演習並與前線上許多軍官講話。我對於這些和那些提出許多贊同和反對的意見。關於「火力轉移」與「前地」的談論現在還擺在我耳朵裏。最後我必須給與一種決定，這是我的職責。

在正月與二月的歷程中，那爲攻擊所規定的各師由陣地裏調出來。該部有一部份由從其他戰場到達之部隊補充。在這個時間起完全注意他們的訓練與裝備。

此際凡是對於攻擊所能想到的一切，漸漸的已辦到。由東戰場調出的各師又首當其衝了。

我們希望以由各方面調集的部隊能够攻擊寬五十公里的一種連繫的正面。此處有二十至三十個砲兵連算出在每一個公里上沒有迫擊砲。由於各部的節省攻擊還能寬闊一點。當時我們的優勢就師數上在整個西正面約有二十五至三十個師。因此兵力的狀況是有利的，這給我們一個成功的希望。我們想以約五十至六十個師實施這個攻擊。

同盟國的
支援

再對於奧匈最高統帥部也有所交涉。他們派遣許多砲連，可惜彈藥裝備是那樣的少，致對於我們的援助不很多。奧匈各師則未供調遣。我們從土耳其與布加利亞沒有得到一點什麼。

我們在西方作戰的繼續指導必須賦與良好的軍事器材，我們的補充狀況反而仍甚嚴重，我們的建議沒有成效。

補充狀況沒有這樣不利的必要的。逃兵的損失是非常的大。他的數量在中立的外國，例如荷蘭，總額達萬人。還有許多存心的留在國內，被他們同居者沉默的容許，向各方面去不被官廳麻煩。同樣逃避徵兵者也有數千之多，減低戰鬥部隊的戰鬥能力，尤其在步兵他們佔大多數，這些都是在正面重要的問題。這些人必須仍回軍隊，那末補充情形永不至這樣緊張。假使在國內作戰意志存在，往後的補充是能够打破的。戰爭是由作戰意志來決定，但是作戰意志就不行。

雖則有幾十萬人可供使用，而補充的困難在一九一八年三月是無法解決。這種部隊很大的缺額，仍是一種不安心的因素。

軍隊以知識克服了由抵禦轉為攻擊在往年戰鬥之困難的印象。精神像是因此穩定，而各

處潛移默化的工作大有進步，在一九一八年三月是不可誤認的。以九十九年度的實施在新兵儲備處裏關於這種補充及他的道德的狀態開始訴苦，惹人注意的就是以若干大量資金處理許多新兵。這一定使長在戰地，厭於生活的士兵非常的憤激。

對於國內的精神戰鬥能力是不能發生點什麼。國內再沒有能力潑勵軍隊的神經；他已經腐蝕了軍隊的元氣。

內閣本身同在一九一七年秋季在海軍運動中一樣很少認識時代的特徵。他總是在顧慮以精力確實維持掌握在德國秩序的問題。另一方面恐怕革命運動再給我們大的損害。帝國內閣認為最高統帥部所持的意見在那個時期是決定要求德國的革命。當時在愛利肯多爾佛 Reinkeendorf 成立了我在才聽道的第一次德國的勞工和士兵會議。事實上這是我們自己產生一種在生存鬥爭中繼續衰弱的因素。決定戰爭的重要意義我還沒有歸他。我對於全體德國人民的信仰最後還沒有動搖。

指揮官與部隊對於當前戰鬥彼等所負任務之感覺與最高統帥部適合。我們是否得突破敵人而進行作戰，抑或仍是一種頓挫，所能達到是什麼自然不一定——如同作戰中其他一切。我報告皇帝，軍隊已行集結並充實準備遂行他『歷史上最大的任務』。

一九一八年在西方之攻擊

攻擊地點的決定是困難的。這必須適時確定。部隊向窄狹區域的集結，巨大彈藥數量及各種特

別儲藏品以鐵道的輸送，部隊本身的工作及砲兵陣地之確定，道路之標識，空中偵察及供超越壘壕橋樑所用材料的完成，最後迄會戰的開進要耗費幾個星期，並需要繼續考慮並及於各部的準備。因此危險自然早就近於公開。於是在不攻擊的正面須採取引誘工作，這同時就形成爾後攻擊的基礎。並由謹慎實施之抵禦勤務以補充之。

我會與集團軍軍長及本部僚屬討論關於所選擇的攻擊正面並聽取他們的意見。下面一個地區是費研究的：在佛蘭得由衣泊爾至倫斯，在阿亞斯與聖捫廷或拉·菲銳之間及在凡爾登之兩側要塞之間隙中。三個方向都有許多贊成和反對的意見，這常時是這樣情形。最高統帥部決定是中間的地區。

攻擊計劃

在配備為攻擊用的各師及特種攻擊器材確定之後，決定向卡洛衣細勒斯 Croisilles、阿亞斯以南，莫奧衛銳斯 Moavrès及康卜萊 波根 CanhreiBogen之間隙間，衛勒爾斯—古斯萊 Villes Guislin與聖捫廷以南南阿衣塞河之間突擊。這是隨伴由拉·菲銳一個局部的突進而起的。

第十七軍越卡洛衣細勒——莫奧衛銳斯之線，第二及第十八軍在衛勒爾斯—古斯萊與拉·菲銳之間施行攻擊。此處第十七與第一軍應相互的使作戰容易，並以其內翼解決在康卜萊波根之敵，於是在卡洛衣細勒斯與培洛內之間突破。第十八軍與第一軍的最外翼協力突擊兵團之掩護向南突入，各軍軍事器材、裝備及強度的計算能勝此任務。

第十七及第二軍對於主要決定仍依盧浦銳希特親王集團軍的命令。第十八軍隸屬德國皇太子集

團軍。此集團軍的資源是在最廣的範圍蒐集。在西方從事第一次大攻擊戰，元帥與我因一種人物的信仰，皇帝的尊嚴招致皇太子，因這是戰略狀況的要求。我不為皇朝的關係所動。在皇帝深厚的信任我是自由的人而不是朝臣。

攻擊的擴張往北向阿亞斯，往南到與衣索非爾 Osmier 左側是預先考慮了的。

如果敵人自己要轉為攻擊或反攻，一般的正面仍施行抵禦。在若干地點對這種場合準備向後撤退。

在這個範圍是從正月月中旬有計劃的並以極大的供給工作。雖則在東戰場的狀況絕對是尙未證明，而在二月初已確定三月二十一日為攻擊日期。戰爭的情勢須要一次決戰。

各軍司令官，參謀次長，經總部長，野戰鐵道部長以及我的大範圍司令部的人員之處置，都非常相互的適切。這我能够在我前線旅行的時候證實之。我就這種機會討論調整並補助一切有關的問題。準備的經過是按照計劃。到處確信實在的工作。一切彼此的吻合如像一架時鐘的機械。各軍在預定的日期完成作戰準備，這是一定的。

關於在西方攻擊的企圖，帝國總理看得很明白。他知道我們是怎樣的重視這次攻擊。我也把攻擊的日期通知了帝國總理。作戰以外的另一種途徑，以和平的願望對於敵人，是不適於德國的。因此以軍事的勝利動搖洛得。洛阿爾格及卡勒門考 Clomanceau 的地位是先決條件。在和平上面是不能想到榮譽。我是沒有被政府指示一種和平的可能。

攻擊的準備

三月初大本營離開已住一年多的卡洛茲納哈。

此際在施柏斯的新行營已經佈置。這裏距前線比較很近並以四倍的場所給最高統帥部的各部份。但是對於會戰的指導，對於作戰距前線還是太遠了。因此我預定以阿威斯內斯 Avenue 爲加強的作戰部行營。由該地乘汽車到前方各地是容易到達。

三月十八日元帥同我以及加強的作戰部赴阿威斯內斯。我們在那裏辦公室不大好，一切是很狹小，但是必須過下去。

我們的軍官集會所首先是很不適宜，以後我們找着合意的處所。在那裏停留以及會餐給一點鬆憩，這我們總是必須的。

皇帝剛過一天來。他住在他停在鄰近車站的宮廷列車裏。三月二十日早在全攻擊正面上各砲連與迫擊砲及其彈藥位置在最前線後方，線上甚而在其前方。這是一種重要的行動，同時是一種怪事，就是敵人沒有看到什麼，也沒有聽到夜間的交通。有時向我們砲連，彈藥集積地的擾亂射擊的砲彈在空中飛過。敵人的注意是被引起了，但是他是在長大正面的各部份感覺到這些，因此不能找着明確的根據。

在法國的大會戰

自從若干日來才調至攻擊正面後方的各步兵師，是在飛機掩護之下緊密集結於我們最前線突擊發起陣地的後方。這四十至五十個師的集結也沒有被敵人注意，還是由他廣佈的間諜組織通知了他。行軍雖然努力在夜間，但是部隊很好勝的通過村落。這樣的數量自不能使之隱匿。同時自二月中

向攻擊正面看手的大的鐵道運轉被敵人飛機所察知者甚少。

其他敵人也沒有聽到什麼；我必須假定，另外一方面敵人的抵禦準備或許已十分有力而他的預備隊許能較快的到達。這種作戰的事態，雖則雙方俱盡其全力也是不一定的；這樣是在於我們，那樣是在於敵人。

三月十八日或十九日由一個迫擊砲連逃出兩個兵，在被敵人搜獲文件或俘虜口供之後。他們許是作了關於當前攻擊的報告。

二十日午最高統帥部臨到一種困難的決定，就是攻擊應否於二十一日開始，或須延期。

任何延期一定使緊接敵人密集配置的部隊，形成非常的困難，在那裏各方面瀰漫一種難以負担的緊張。大眾及精神的壓力向前壓迫。

正午十二時對各集團軍頒發按計劃實施攻擊的命令。這現在是不能再中止了。一切都必須納入軌道。最高統帥部，高級指揮官及部隊都盡了他們的職責。未來的情形現在擺在命運的手裏。

三月二十一日晨四時頃開始以猛烈射擊，對卡洛衣細勒斯及拉·菲銳之間寬七十公里之正面交戰。

約二小時我們全部砲兵對敵之各砲連，爾後以砲兵主力對敵之壘壕戰門，並以迫擊砲射擊之。將近九時我強大砲火——僅一部仍對敵之砲連及特別支撐點——集中延伸射擊。我們的步兵開始突進。

在強大敵人前方攻擊之第十七軍僅到達敵之第二線陣地，移動彈幕是越過他們而遠向前方急速延伸；步兵與彼失掉連繫。他們現在停滯在這個陣地前方而沒有砲兵的支援。

在第二軍方面步砲協同動作較佳。步兵突入敵之第二線陣地。

第十八軍方面一切如計劃進行。該軍進展良好。

三月二十二日第十七軍方面變化很少。但是指揮統一而有力的第二軍與敵打擊並向前推進。第十八軍獲得廣大地域。

第十七軍方面的情況結果不能把敵人在康卜萊波根解決，也不能使第二軍前進容易，第二軍必須自己開路，因此不能像得到第十七軍良好協同的一樣迅速的前進。於是盧浦銳希特皇太子集團軍在卡洛衣細勒斯與培洛內之間不能如會戰方針一樣獲得地步。

三月二十五日第十七及第二軍在激烈戰鬥之下越過巴拋美 Bapaume——可姆佈勒斯 Comblès之線，第十八軍佔領內斯勒並覺抵抗甚微。第十七軍的戰鬥力已經疲竭；該軍於二十一及二十二日犧牲太大，表面上看該軍戰鬥是太密集了。第二軍還精銳，但該軍對於漏斗孔地帶已經叫苦。該軍越過阿爾伯爾特 Ahert再不能進出。其左翼突過桑姆渡口，稍許被敵阻止。第十八軍仍有充分的戰鬥和勝利的喜報；該軍已於二十七日佔領莫恩特地 Montdidier。敵人在桑姆河以北隨即形成一新正面，該陣地的克服一定困難。敵人在阿敏斯 Amiens方面的抵抗像是較弱。

原先的會戰思想必須變更，繼續攻擊的重點要正對着這個方向。

對於這個現在自行增厚並施攻擊的敵人，我們使用原有的攻擊力量已再不够用。彈藥的補給是不十分充足，給養的困難也出現了。雖則有一切預先的準備，而這道路及鐵道的修繕所費的時間太多。

在很有計劃的彈藥補給之後，二月三十日第十八軍在莫恩特地與洛容 *Novon* 之間攻擊。四月四日在阿爾伯特及桑姆河以南之第二軍及第十八軍右翼的攻擊對着阿敏斯。這次戰鬥沒有成果。敵人的抵抗強過我們的力量，這是不容爭辯的。一種軟弱的會戰不許可與以打擊。最高統帥部必須下異常困難的決心，最後向阿敏斯攻擊。

協約國他們這方面現在在阿爾伯特及阿敏斯以南無連繫並無成就的攻擊。第二軍在週到的準備之後，四月二十四日又於衛勒爾斯，布銳通 *Villers Bretonaux* 以戰車加入嘗試改善其陣地。他們也有良好的進展，但是不能保守其所得。

其他在阿爾伯特與莫恩特地之間正面漸漸沉寂。有時候戰鬥復趨激烈，那裏的狀況總是緊張的。新正面的其他部份，向阿亞斯及洛容，很早就平靜了。

會戰於四月四日結束，這是一種喧嘩的武功，而永遠是著名於世界史中的。凡是英國與法國所不能成功的，我們都達到了，並且是在戰爭的第四年！

戰略上在二十三，二十四及二十五還有二十七日所能希冀的沒有得到。我們沒有拿到阿敏斯特別的失望，該地的獲得可增加桑姆南北敵人正面幾的連絡之異常困難的。以射程遠大的砲兵射擊

阿敏斯的鐵道建築沒有充分的效果。但是我們的部隊却與英法軍打擊，並表示優於敵人。如果部隊不盡可能力求成果。那末不但減低戰鬥的價值，且不能再到處確實在官長掌握之中。現有生活資料的儲藏是增加了。此際寶貴的時間白白的過去。

新的正面現在能穩定了。經過戰鬥的各師有一部份以由平靜方面抽調的生力軍代替，其犧牲較小的任其留在前方。對於後方連絡的建設到處與以最大的注意與顧慮。但是大的業務，重要的是對於在新正面不再需要的部隊，調回休養，訓練及軍紀的鞏固。我們得到為繼續活動並抵禦萬一有的敵人反攻之預備隊。這個預備隊現在却只是純粹局部的性質。

我們的損害並不小，我們甚長的時間是以強大數量作戰。但是我們除了大量的墜廢外有約九萬的俘虜，此外敵人的死傷也大。在我們這方面許多輕傷者能够期望在最近的期內歸隊。我們是攻擊者。却是一切的損失我們都順利的填補了。

此次會戰我自己損失很大。我妻子的最小的兒子是在三月二十三日作航空軍官陣亡。尸體首先是像不易找着。在遠方的戰場上有一座題着英文的坟墓：「二位德國航空軍官葬此」。我有了辯認我兒子尸首的悲慘的任務。現在他是葬在德國。

在敵人方面戰敗的印象是較深刻的。雖然我們沒有什麼請求，我們却以此作外交上的利用。法國是贖罪了。關於英國及美國的軍事上支援可以看得清楚的。卡勒門考向協約國交涉。在英國由煤礦區及軍需工業中抽出若干萬的工人編入軍隊，却是大概十個師尚不能再補足起來。兵役年限就被

延長。洛得。格阿爾格請威爾遜急切的援助，並派遣全部可供使用的船舶——在此情形之下英國是否受損失，完全不管——開赴美國，運送新部隊。我們在一九一八年秋季做了什麼？我們供給了一切嗎？我們拿來對照一下是好的，於是這次戰爭的教訓後來被德國人民服膺了。只有以最高的精力是適當於戰爭的。

在這次會戰中我們在拉昂地區開始以一種一百二十公里長射程砲射擊巴黎。這種砲是技術與科學的奇蹟，菲爾馬。克虜伯 *Firma Krupp* 廠及勞生伯爾格 *Rausenberger* 技師的傑作。對巴黎及法國的射擊影響是大的。居民的一部份離開首都，並在法國增大因我們的效果所蔓延的不安。

對於擴張我們的攻擊正面與改善我們的戰略狀況所有計劃的準備的業務，已經在三月底及四月初實施。

向阿亞斯方面，第十七軍置重點於斯卡爾佩河以北已在交月的時候攻擊。該軍應佔領阿亞斯以東及其以北的重要高地，第六軍應於其翌日由倫斯來連繫，以便也在這裏攀登高地，我很着重這兩個攻擊的價值。假使這個高地帶在我們的手裏，那對於在里斯平原 *Lys-Ebene* 的任何戰鬥都有極大的意義。

雖然以異常多的砲兵與彈藥參加，而第十軍在斯卡爾佩河兩側的攻擊沒有成果；沒有吉星高照他們作戰。或許是砲兵效力不夠。最高統帥部現在也中止第六軍南翼的攻擊，相反的決定在阿爾門梯統斯 *Armetiers* 與拉·巴塞之間向里斯平原施行突擊。天氣乾燥，而英軍在里斯平原與衣泊爾前

各堡爾及
阿爾門梯
銳斯附近
的會戰

方特別的薄弱。

第六軍非常留神這個攻擊，雖然砲兵力量很小，而準備迅速，預期在四月九日已能實施。這個我很歡迎。攻擊實施愈早，對於配備在里斯平原的葡萄牙軍愈能有一種奇襲的效果。

四月九日上午攻擊進行甚順利。直到中午的消息是良好的，這一次對我個人比往年在阿亞斯困難的敗北是另外一種生日的慶祝。皇帝自己在阿威斯內斯傾聽軍事的報告，並也在這裏早餐。他對我，還有我兩殉職的兒子褒獎了幾句話，並把他的貝茲勒 Bézou的鐵質小雕像送給我。他是我的皇帝而我為他服務并以此極忠實的獻身於祖國。這座雕像對於我永遠是我對皇帝和最高統帥部的一種神聖的回憶紀念，他愛他的士兵並庇佑他的國土與國民的精華。

午後攻擊像是進展徐緩。敵人陣地帶的架橋有一部份却總是以地面的崩潰形成很大的困難。道路網不適應突擊方面，這個是在我們方面並妨害戰車部隊。砲兵與彈藥的挺翅需要很多時間。我們的步兵在極叢蔽的地形內為敵人機關鎗所生的停滯是很大的。晚間我們向阿爾門梯銳斯前進，到達里斯河並接近拉威 Lawe對貝特胡勒 Bethune方向我們只得稍許向前。在左翼上我們滯留在菲斯特吳貝爾特 Feurbert及幾溫西 Givichy。結果是不滿意。

四月十日繼續攻擊。但是只在阿爾門梯銳斯方向及直接在阿爾門梯銳斯上面越里斯河獲得充分的地步。敵人的機關鎗給部隊各方面很多的工作；如同派遣在那裏一個參謀軍官所報告給我的一樣。他們常有新鮮的措施。但是部隊常時為搜尋食料也停滯太久了。

四月十一日佔領阿爾門梯銳斯。在擺洛衣爾 Baillet 方向進展較佳；麥爾衛內也攻下了。在第六軍北方的第四軍已於日前以其左翼進攻，並克復去年六月七日所陷落的美細勒斯 Mesance。

第四及第六軍繼續攻擊的目標是在北開鎮里斯平原的高地帶。可惜我們在一九一四年秋季沒有能固守着。這個高地起自遠向東方展望的客墨爾 Kommel 而止於卡塞爾 Cassi。佔領這個高地，在其北方所設的衣塞爾陣地 Yael Stellung 一定要跟着放棄。

當第四軍漸次的奪得廣大的地面，在四月十二日以後第六軍的突擊力量就鬆弛了。二十五日客墨爾的奪取確是戰鬥行動的頂點。在第四軍的前方總是法國師作戰。其他的攻擊再沒有多大希望。客墨爾以南還故下擺洛衣爾，再向南方第六軍却不能再前進了。

在三月二十一日會戰影響之下，福熙將軍被任為聯合軍總司令。他嘗試從我們手裏再奪去客墨爾是沒有成功。但是最高統帥部預料着敵人兵力的增強就中止了攻擊。

四月底，這個在三月二十一日開始的攻勢是結束了。此際嘗試改善此處與彼處的陣地並遲滯敵人的反攻，致戰事延到五月間。在這裏的焦點是客墨爾地帶及擺洛衣爾，阿爾伯特以及桑姆以南地區一直到盧客川 Luce-Bach。

我們博得大的成果，在後來發生事件的印象之下是不許可忘記的。我們擊破了英軍。只有少數的英國師還沒有接觸。由五十九個英國師是有五十三個，並由此加上二十五個師是參加了戰鬥的。法軍差不多以其半數的師加入。

攻擊的中止自然有深長的意義。敵人也同我們一樣要加強自己。我們的損失給我們感覺到補充的缺乏。四月間我從新向軍政部交涉，後來着手提出關於軍需工業的抗議。

我們的部隊自己弄得不好，在里斯平原的幾個師絕對顯見是喪失了旺盛的攻擊心。這個必須想到的。也有部隊滯留請求現有的儲藏品，也有一部份抑留爲着房屋及農村食糧的搜查引起困難的遲滯。這都是軍紀廢弛的表示。同樣嚴重的是不論年輕的連長以及年老的軍官都沒有十分感覺到要毫無遲滯的繼續指揮部隊，反而加以干涉並濫用賦與他們權力的威望。我們老的平時的軍官團的缺點是可痛切感覺到的。他們是軍隊精神力量的擔當者。加之戰爭的前半期國會減輕了懲罰法規。重禁錮的處刑有所限制，這對於負責任的指揮官是奪去了最有效之處罰的手段。這種懲罰確實是相當的困難，其執行也不許可擺在年輕的沒有經驗的連長手裏，但是完全廢止是危險的。如果當時減輕認爲適當的話，現在證明它的惡果；還有時常舉行的特赦令給士兵的影響也不好。協約國在任何場合比我們能用他們很嚴厲的懲罰。歷史的事實是不動搖的。

在長期的戰爭司法上還有其他的弊害。於是在司法官之下得勢的是軍事過失的一種軟弱的判決，這時常是不可解的。與此連帶在前線上發生的情形，就是不直接被部隊按事實作最後的判決，却是在後方另外一種情形之下並在一個相當時間之後。

在我指導各階級軍官演習的機會中漫然的許多談話裏面，我一再訴出關於從國內到軍隊裏面的疲弱與不滿意情緒之苦處。休假兵如果曠使，新作戰的補充兵軍紀就不良。因此就影響軍隊作戰的

能力。

關於國內的精神我總是以顧慮及此所發生的見解談的。在這個時候我首先一次說出要從軍隊排除不滿及戰鬥的疲勞。人們對於這個好像是奇怪；但是這最後必須一度像由國內侵入軍隊的一樣從軍隊裏排除出來。而且前線部隊各部份所負擔的艱鉅——比較國內任何艱鉅來得無限。痛憤與曠使而在這裏必須容忍的人，除能使國內發生憤懣的刺激外沒有傍的。但是軍隊的大多數雖則有國內分化的影響，軍紀的腐敗還是好勝的。國民與軍隊僅只有一個頭腦與一個靈魂，假使國家害了病，軍隊永遠不能健全的，這是我不易的信條。在野戰軍疑惑的現象始終僅只一部份信服我的見識。在大體上講還是有訓練與紀律而畢竟擊退了敵人。我希望軍隊的責任觀念及勝利的意志還足夠以克制許多不利的影響。

在繼續的作戰行動是不能耗費時間了。我們在西正面強行發動的攻擊必須繼續，並馬上盡一切可能的跟着第一次大打擊來施行第二次打擊。

大量軍用器材的追送，彈藥補充及集積，各師的調集，不可忽視的過去攻擊戰鬥經驗的利用以及許多其他的要消耗許多時間。這是有害的。但是在事實上使用現有的戰鬥力量是不能更改的。

在衣泊爾及灑洛衣爾附近對英軍繼續攻擊看下去是有利的作戰。但是在那裏敵人現在又配置強大的兵力，就是他們也不能有休養的部隊。遠南方情況也是一樣。薄弱的是第七及第一軍當面的敵

新的決心

人。他們把這裏的部隊轉移到衣泊爾並也用若干經過戰鬥的師代替。敵人強固的高地的陣地像是絕對的難於攻擊。但是如果已方的砲兵在以前澈底的有效，那末最後僅只要克服地形的困難。德國皇太子集團軍於八月底已得到策立在披龍 Rion 與愛姆斯之間攻擊計劃的任務。

在討論的過程中有如下的決定並確定為可實施的：

1. 第七及第一軍之攻擊，自拉昂西南安利趨 Anizy —— 伯里·奧·伯克 Berry au Bac 以南之線向索衣索恩斯 Soissons —— 非斯美斯 Fismes —— 愛姆斯；

2. 攻擊的擴張向右渡愛內特 Ailette 河到阿衣塞。向左一直到愛姆斯；

3. 第十八軍攻擊在阿衣塞以西，重點指向可姆披洛勒。

在這樣寬的正面上同時攻擊是不可能，因為我們為三月二十一日會戰所參加的一部砲兵必須在盧浦銳希特親王集團軍方面供抵禦之用。

我們實施這個突擊會到那種程度是不能預測。我希望這次能十分消耗敵人的兵力，那末就可使在佛蘭得的攻擊繼續實施。

在西正面預期不採取攻擊的另一部份應繼續行攻擊的作業。

X

X

X

X

X

當西方有這個大事件的時候，在意大利的及馬澤多利恩的正面保持平靜。這些正面當我們西正面一種擴張的時候除形成我們的側方掩護，同時馬澤多利恩掩護奧匈以外沒有傍的。

奧軍在意大利的情形因為由俄國遣回幾十萬俘虜而改善了。軍隊因此加強並感覺到對意大利有攻擊能力。阿爾茲將軍遣送奧國的軍官參加我們的西方攻擊，並永久不斷的報告戰術的經驗。他企圖在六月上半月轉移攻勢，那末就在我們向克敏·特斯·大美斯 Chemins des Darnes 攻擊之後不久因此五月底，六月初的行動是對協約國一個共同的大努力。

在馬澤多利恩正面還是繼續着平靜。布加同亞的軍隊有時間休養和訓練。但是他們的精神大概自從三月間以來因為不良的給養與被服的關係看着更壞了，這是不可錯看的。對德國不快的情緒被敵人的宣傳與親協約國的布加利亞人煽動。暴動的事變做出來，破壞的方法不知到了如何的程度。

在巴力斯坦 Palaestina 正面英軍於三月底越過約爾旦 Jordan 緊接死海 Totes Meer 以北攻擊，以最大的努力包圍配置在當地的土耳其集團軍之左側而將其由鐵道壓迫向大馬士革 Damaskus。英軍攻擊的部隊首先得到進展，但是以後以一個失敗結束。四月底英軍又得進展又同樣的不成功。其繼續攻擊預期要在現在開始的熱烈的新年以後舉行。在美索不達米亞英國部隊遠向摩素爾推進，並穩住在北汜爾生開始潰散的俄國部隊。

在阿爾美利恩 Armenien 土耳其軍於二月底開終前進。該軍於三月底掃蕩其境內之俄軍，四月底佔領在不銳斯特和會所通告它的卡爾斯及巴托姆地區。此際土軍還打算停止，却遠向高加索 Kaukasus 地區進入佔領之。

倘能同意土耳其的處置放手做去，這對於一般作戰有利。但是這種處置不許使土耳其離開他原

來的實戰任務，成使我們從高加索得原料補給增加困難，我們期望由那裏得到一種很重要的補助的。恩衛爾的任務是對英軍作戰。而首先却在巴力斯坦正面。在這上面我以德國的電報一再指示他。現在也有機會，與英國在北泊爾生遭遇。此地土軍能够優於英軍。但是恩衛爾及土耳其政府在對英軍作戰上面着想比在對高加索貪求的目的上要少些。

在烏克蘭德國部隊的前進在三月一日佔領鵝驛之後變徐緩了。阿得沙於三月十二日在輕易戰鬥之後攻陷。此際在三月七日與羅馬尼亞締結預備和平條件通過莫爾道行軍的德國部隊與此協力。在這種情形最高統帥部跟着這上面就確定發動向烏克蘭進軍的目標，而僅只進至依這個目標所要求的遠度。

烏克蘭招呼我們。我們，還有匈牙利及奧軍使用烏克蘭的麥子；因此這個地方不可淪落於布爾雪爾克而須導入新的力量。我們必須加強至能為我所用。

其他地區的佔領在許多地方與布爾雪維克黨徒及部隊實行衝突。他們在一般的場合是被不費力的驅逐走了。在這種運動停止之後，東戰場總司令部與蘇維埃政府劃定一條休戰的地境線。其間東戰場總司令部提出布爾雪維克黨徒侵入我們的守備地區的報告，這是蘇維埃政府的特徵，它常是要對我們部隊負責的，它沒有違守這條地境線。可惜是外交官署像對於布爾雪維克的謊話比我們的呈報還要相信些。

一種遼闊的活動地域賦給德國的軍事與文官機關。我努力進行一切，因為最高統帥部在結果上

是與全般有關係的。愛西伏爾恩元帥接收在謁驛的集團軍，政府的代表是滿姆全權大使 Pötschlater。V. Munn。儲藏品的提取是歸帝國經濟機關管理。不明確的與多頭的簡直不能使整個組織有所作為。然而在不幸的柏林所持的意見中反對『軍國主義』，而在那裏以他們的形式的工作方式盛行的官僚政治。

新成立的烏克蘭政府證明沒有能力給地方平靜並供給我們的麥子，這全如所預想的。這個政府是沒有希望了。斯可洛泊斯哥薩克團長 Der Hetman Skoropatski接收執政。同他工作的進行良好。

新烏克蘭部隊的編成也被着手了。這個當盡需要時間並還不能直接使作戰輕鬆。在烏克蘭的德國部隊是被集團軍使用急切對布爾雪維克防衛並保全地方經濟的利用。我們時常要減少他們，而該部却申訴兵力不夠。

帝國經濟機關在烏克蘭努力進行能先行和平政治；假使是一種狹隘的國家經濟政策，那是沒有什麼異議的，爲了這我請求賦與他以權利。

我們在烏克蘭的麥子中得到一種經濟力的資源在手裏，使對於中立國改善我們的狀況，並使我們爾後經濟上輕鬆，這種對我們作戰能力如此重要的希望一定馬上被埋沒了。

由烏克蘭提取的給養資料，連帶着我們的資助確實拯救了匈牙利及奧國軍隊的饑饉。因此僅只顧到迫切的。但是對於我們的國家在麵包麥類及飼料物料方面沒有得到爲蘇生我們國家衰微的力量

所絕對必需的。以後烏克蘭也幫助了德國。它在一九一八年夏季供給了我們的肉類。我們還沒有十分統制我們原有的以及佔領區域的家畜現額。軍隊接收了大批的馬匹。沒有馬匹或許不能作戰。如果德國必須養育這些馬匹，那末本國的農村經濟或許又要遭遇困難。再我們要從烏克蘭取得各種原料。

在東戰場總司令部對大俄羅斯的正面從浦利浦也特到芬蘭灣 Finnischer Bussen 的狀況自三月三日以來沒有變化。

芬蘭 Finland 興起了。它迫切的需要直接援助。單只供給武器不够。蘇維埃政府沒有準備把他們的軍隊從芬蘭撤退。他們由英國的支援已較接近。

爲了阻止形成一個新的東正西及本身軍事的加強，德國答應了芬蘭關於部隊援助的請求。馬內海姆將軍 General V. Manneheim 也爲着迅速遣德國部隊來了。他以為該項部隊不必太早和太强，於是他的芬蘭人或許要從戰鬥而獲得自信力。這是正確的軍事思想。

由三個獵兵營 Jaegerbataillon，三個騎兵狙擊團 Kavallerieschuetzen-Regiment 以及幾個砲連在坦澤編成隸屬於古爾茨伯爵的東海師 Ostsee-Division。該師於四月初在漢哥 Hango 登陸，這個時候馬內海姆將軍以他一部由德國武裝的芬蘭自衛軍在他姆佛蘭斯西北背向瓦沙配置，並越過他姆佛爾斯 Tammefors 推進。東海師即刻轉西北向他佛斯退屋斯 Tunstetus 前進。該師在艦隊協力之下於四月十三日小的兵力佔領黑爾生格佛爾斯 Heisingfors，東戰場總司令部以一個薄弱

部起在黑爾生洛佛爾斯以東登陸。該部開始由此地向北行進，爲着在拉錫 Lahiti 直接截在他佛斯退屋斯配置的赤衛軍的退却，這在協調內攻擊之下成功了，在激烈的戰鬥之後把他們完全包圍而強迫投降，於是芬蘭是解放了。

衛波爾齊 Wälog 此際是被由北來的白衛軍佔領了：這是戰略的正確行動，該軍自己估計，如不在遠西方有此決定，就不能透視英國部隊的兵力並由俄國布爾雪維克的支援。這個戰略的勝利，這個芬蘭迅速的解放是在拉錫——他佛斯退屋斯戰場上由德國與芬蘭部隊的良好協同行動達到了目的。作戰於是結束。

爲着擾亂在培得爾斯堡的布爾雪維克的先生們，或阻止英國由茂滿海岸 Marman Kuest 來的一種確定航行，我們現在佔領了拉爾瓦 Narva 及衛波蘭格，這在我們形成一種隨時可向培得爾斯堡進軍。英國對培得爾斯堡一種重要的企圖是再不可能。薄弱的東海師之派出是有了代價。假使像實際上的情形我們以後在芬蘭再沒有成就，那個責任總是要歸我們躊躇的政策負的。它的不澈底很遺憾的也在這裏可以見到。他們沒有決心，於是在芬蘭沒有一個朋友並出於德國忠實的黨與意料之外。

烏克蘭及芬蘭在這次世界大戰偉大的事件之中顯見的僅只一段插話。但是在軍事上這兩個地方却供給了一切所期望於它的。一種新的東正面之形成是阻止了，無論如何是拖過了長的時間。我們是在東方突破了封鎖，我們的生活像是能够因此增強。蘇維埃政府的地位是極爲動搖，嚴重的威脅了他的存立。

當五月底德國在西正面繼續攻擊的時候，在六月上旬奧匈軍應接着在意大利攻擊，在整個正面上的情形是就緒了；一種特別的危險因素像僅只在巴力斯坦能呈現出來。

× × × × × × ×

德國在法國的第二次大攻擊及奧軍在意大利的攻擊按實際計劃的舉行了。

五月中各部隊開始集結以供越過克敏·特斯·大美的突破。準備工作是適時完成。砲兵之加入按布洛哈苗內爾上校 Oberst Bruchmüller 的建議規定。這個建議對於砲兵的準備攻擊也是決定了的。

我時常乘車到參加此役的各軍司令部並獲得較好的印象。

在索衣索
恩斯及愛
姆斯附近
會戰及在
意大利之
奧匈軍攻
擊

五月二十七日在佛克塞龍 Vauxillon 與沙披魯易爾 Sarignol 之間開始攻擊。這次攻擊又得一種煌燄的成果。我曾經相信這或許僅只得達到索衣索恩斯與非斯美斯地區。這個目標已經於第二天遠遠的越過了。我們所佔領的地面越過非斯美斯很多，越過索衣索恩斯較少。在索衣索恩斯方面有利的狀況沒有被一個司令部認識，這是深為遺憾的。雖然狀況或許是可能的，而我們在這裏却沒有像在非斯美斯一樣有力的突進。而且我們的狀況不僅是在索衣索恩斯以西，却在整個攻擊正面上形成顯著的有利。法軍是否在愛斯內河與阿衣塞河之間還能繼續保持，這很是成問題的。這裏又是一瞬間能看到許多的情形，但是許多也被忽視了。最上級的指揮部處理及思考並能準備一切，其實施就再不擺在他的手裏了。一切都必須拿到戰場上以完整的事實去滿足。

第七軍中以其中央向南突進至馬爾勒河 Manne 該軍左翼，及向萊姆斯 攻擊的第一軍右翼如所企圖的左方有所擴張在馬爾勒河與菲斯內河 Vesle 之間向萊姆斯 山林 Reims Bargival 壓迫，並在這裏不久遭遇難再克服的抵抗。第七軍右翼得到索衣索恩斯 西南愛斯內河與馬爾勒河之間直到達衛勒爾斯——可得銳茲 Villers Cotterets 森林地區之東緣，佔客特奧·替利 Chateau Thierry 福熙將軍在萊姆斯以南集結強大的預備隊並對索衣索恩斯作無益的反攻，以後擴延到客特奧·替利。

我們在六月初中止了我們的前進。最高統帥部僅只企圖在愛斯內河與衛勒爾斯——可得銳茲森林之間，索衣索恩斯西南繼續攻擊。我們顧慮到索衣索恩斯以東由愛斯內河與菲斯內河谷地行駛的鐵道想能再向西獲得地面並在戰術上支援第十八軍越過莫恩特地 莫爾——洛容之線攻擊。

我們的部隊雖然有幾次不可避免的，暫時的危機，然在攻擊及防禦中仍是狀況的支配者。就是英法軍以戰爭加入的地方，他們也表現是優勢。在客特奧·替利附近，已在法國很久的美國部隊會勇敢的——可是指揮得不好，以密集的數量攻擊我們僅稀薄佔領的正面而沒有成果。這裏在我們的士兵還感覺到我們或許是較強大。我們的戰術無論在那一方面證明我們的損失對比敵人的及其大量俘虜數目絕對是少些，然而這就使我們苦痛了。攻擊的中止又沒有到處適時的做到。抵禦或許已妥貼的地方，這裏或者那裏還遭受攻擊。部隊迄少例外的到處表現一種良好的行動與忍耐。

在全局裏這種印象是很有利的。德國皇太子集團軍在攻擊中搏得一種大的戰術的勝利。敵人強制他的預備隊龐大的加入。比我們自己在部隊消耗的大。巴黎處於這種法國敗北的現象之下，有大

量的羣衆離開去。我所緊張注視着的六月初國會會議，絕對沒有表示虛弱。卡內門考做岸的以典型的強硬話句演講：『我們現在退讓，但是我們永不至被屈服。』及：『如果國家的權力是在頂點上，我們將搏得勝利，』『我在巴黎的前方奮鬥，我在巴黎的裏面奮鬥，我在巴黎的後面奮鬥。』『我們理想。梯爾斯及柳貝大的命運是什麼；我熱望不蹈梯爾斯困難與不可思議的輪子。』

協約國在本年第二次大戰敗之後，也還不願意和平。

我們不能佔領萊姆斯而把各軍在這裏深遠的推進至山地之內，這在我們方面是戰略的不利。因此第七軍中央部隊的補給只能指示在由索衣索恩斯以東愛斯內谷地到菲斯內谷地的鐵路幹線。爲着使突發事件的運轉不生滯障，即着手裏兩個谷地之間建築一個第二條遠在東方適當的曲線。其他的鐵路幹線在愛斯內以南因爲地形困難太大不能築設。由拉昂還有一條幹線經安利趨到索衣索恩斯。在愛內特與愛斯內谷地之間城市以北被爆破的隧道必須修復。對第七軍的左翼及第一軍的右翼行駛一條軌寬一公尺的鐵道及輕便鐵道，其利用甚爲便利。這些鐵道才能以我們現有的運轉連絡，免除兩個陣地的組織，不良的道鐵狀況造成對載重汽車縱列的一種強大要求；因此我們運轉材料的情形嚴重。

攻擊在六月一日已適合我們企圖的擴展到愛內特河流進阿衣塞河的入口地區。供此必需的砲兵攻擊資材的推進經過順利。戰鬥推進至陣地組織之內，這是我們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阿爾伯里希運動時所放棄的。

六月七日預計第十八軍在莫恩特地、笛爾與洛容之間攻擊，第七軍同時在索衣索恩斯西南攻擊。六月初在第十八軍行轅的一次會議，我得到該軍砲兵的準備沒有適時完成的證據。因此攻擊就延期到六月九日。這是有害的，因為攻擊的延期與在愛斯內河和馬爾勒河之間強大的戰鬥行動愈是離開戰術上的連繫，對索衣索恩斯西南一種局部的行動沒有十分有效的補償。在敵人方面預備隊的轉移達成了。雖然有這些考慮，而我採取了後訂的時間，因為我在攻擊的基礎準備上面必須考慮以決定的價值置於他的成就與損害上。

第十八軍的攻擊於九日開始，其右翼對美利 *Mery* 左翼指向緊靠阿衣塞河以西的極強固高地的陣地。這次防禦的方面是有準備，然而我們的步兵却突破敵人整個的陣地組織並越過進出，一部份直推進到阿洛恩得河 *Aronde*。

已經是十一日了，我們的右翼總對着美利，敵人實施很激烈的逆襲，並也稍許獲得地面。接着十二與十三日沒有結果。因為敵人強大部隊的集結而取得連絡使得最高統帥部為避免損害已於十一日命令第十八軍停止攻擊。此際在索衣索恩斯西南第七軍方面開始的攻擊不會成功，這是明白的預料得到。

第十八軍的攻擊沒有改變我們由第七軍攻擊所形成的戰略狀況，特別的戰術經驗也沒有成熟。

六月中旬在整個德國皇太子集團軍的新正面開始平靜。僅只在愛斯內河與衛勒爾斯——可得銳 *Ködel* 茲森林之間甚形緊張，致時常有局部的戰鬥。在萊姆斯與馬爾勒河之間阿爾得銳 *Ardeche* 兩岸也繼續着相

當的不安。佔領的地區給我們豐富的資源及使我們的給養狀況容易。

奧軍在意大利的攻擊於六月十一日開始。雖有局部的效果而無所成就。在幾天之後。阿爾茲將軍必須決心把越過阿衛河推進的部隊又撤回河這邊。奧軍按我在巴屯 Batten 接到的報告打得很好。什麼原因使得奧軍不得成功，我是不能夠窺測。

這次失敗對於我是一種深感痛苦的事件。想在意大利輕鬆西正面我是再不能希望了。

我馬上建議於聯合的軍司令部，把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交給西方。阿爾茲將軍同意。在這個問題中大概與他不願如此決定的皇朝要人們爭論過的。奧軍調到西方的增強，在長時間逼迫之後總額是四個師。在七月裏方僅僅來了兩個。他們看去確實承認是好的，但是他們的現況，尤其他們的彈藥補給是可憐的。訓練他們到能夠參加西正面的陣地戰要好幾個星期。八月底及九月初這兩個師很近的跟進了。

在西正面德國軍隊以後和以前一樣沒有實際的補給與最高統帥部所集合的，國內所交給他的部隊繼續施行戰鬥。

在歐洲同盟軍正面的其餘部份是沒有實驗的戰鬥能力的。

在東正面的狀況沒有變化。

美國援助的意義

合衆國在四月，五月和六月運來法國的兵力總額按當前的情報判斷有約十五個師。目下在法國總共約有二十個美國師。這比我所認為可能的較多。因此我們在三月間所保持的師數之優勢是平均

了。當美國的師是由十二個強大的營編成的時候，兵員數目就愈顯明的是我們不利。但是我們以前凡是以曾經在法國很久的師作戰的地方，雖數量上劣勢也還是支配着狀況。急促到達的新部隊以較少的訓練從事戰鬥會比老的各師良好，這是靠不住的。沒有能够輕視的敵人，但是也不應估價過高。況且我們在一九一四年曾經怎樣的攻擊俄軍並與以打擊！所以要求我們的部隊保持他們內在的實質。他們會與任何敵人週旋到底的，與強大的美國師也一樣，即令他們的精神比較已經長時間作戰的軍隊消耗要來得少些。但是新到達的美國部隊能把在平靜正面的法國及英國軍隊解放出來，這是很關重要的。這裏面是擺着一樁非常有意義的事實；其影響是合衆國部隊的派遣是在戰爭的結尾上。因此美國成爲決定戰爭的力量。

六月十五日福煦將軍使用他的預備隊極多，這是因爲法軍非常的要求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法軍在一九一八年初夏迄今僅只瓦解少數的營。法軍招集他殖民地預備人員從事戰鬥比早年多。法軍在我們當前作戰的休息中將有新的力量，這是一定的。英軍在五月中旬以來近似沉靜，其復興定有進展，但是他們這時候實際上要比盧布銳希特親王集團軍較爲迅速的獲得力量。即令他們生活條件較優，也是靠不住的。然而協約國軍隊的給養比較我們顯著的有利，這一定不可看輕的。

在比利時的軍隊中，我們的佛蘭得人的宣傳佔住地步，時常有逃兵到我們這邊來，由他們的口供推斷，比利時的軍隊反對我們的情緒是鬆弛了。

我們的軍隊是有損害。流行性感冒流行甚盛，盧浦銳希特親王集團軍遭遇很特別的困難。我每

天早上由部隊長聽到大批數量流行性感冒的損失，並申訴如果英軍現在攻擊，便深感部隊的薄弱，這在我是一件嚴重的事務。但是英軍卻沒有這樣進行。流行性感冒的損失也過去了。在德國皇太子集團軍方面部隊經過了戰鬥自然損失很大。我所能希望補償的程度，只許可各營以很少的例外在休息的時間中又達到一種完全適當應法軍的狀況。

營的兵力是減少了，但是我們爲着使敵人願望和平，總還有能實施一個打擊的樣子：加之另外一種方法是沒有的。

最高統帥部現在又企圖攻擊敵人薄弱之處。因此預計六月半在萊姆斯兩側實施一個攻擊，由於這個攻擊同時應改善在愛斯內與馬爾勒之間第七軍的後方連絡。基於這種處置我們要把砲兵，迫擊砲及航空部隊集中到佛蘭得正面，爲着是在這方面盡可能的在十四天以後能行攻擊。如果在萊姆斯攻擊有所成就，一定要希望在佛蘭得方面的敵人確實是薄弱。

在萊姆斯方面的攻擊有一個健全的基礎，我們着手實施攻擊並很可保證其必定成功。軍隊在德國皇太子集團軍的最後會戰中是像就民兵素質只能如此希望的優良的作戰了。假使軍隊的特性及他內在的實質被適切正當運用，在大體上表現是優於敵人。

×

×

×

×

×

現在由軍隊得到關於國內情緒不利的影響及於前線。並由國內也得到軍隊不良的情緒，這些消息是增加了。軍隊關於敵人的宣傳也訴着苦。他們真是被敵人宣傳文件氾濫，其危險是明白的看出

非常嚴重。最高統帥部懸賞繳納宣傳文書，但是不能阻止在繳納以前毒化我們軍人的心靈。可惜這個時候決定有效的僅只以政府的援助與敵之宣傳爭鬥。而愛國教育對這上面是不够。

軍隊精神的一種顯著的惡化是由於俄國俘虜歸還的軍人在長期休假之後又被徵集起始的。他們一部帶着惡劣的精神；首先他們就厭惡，簡直不想出來，他們同由英國和法國交換的俘虜一樣不能再作戰。在格勞頓茲光景太嚴重了。

現在很多的事件侵擾着在西方部隊的精神，他們被流行性感冒削弱，並被單調的營養弄得無生趣。在若干地方的給養因我們在攻擊時所取的儲藏品是變換得很好的。但是現在番薯雖則去年收穫在德國很好也開始缺乏了。

在拜耳人的部隊中，分邦主義的精神愈來愈加優勢。這由拜耳政府沉默放任的傾向所影響是可以感覺到的，因此他就增大了敵人宣傳的效果。煽動反對皇帝及皇太子，但是結果也反對拜耳王室。拜耳的部隊漸漸把戰爭看作純粹是普魯士的。他們從司令部起就不願意像在戰爭的初年一樣參加作戰。

國內完全為敵人的宣傳及敵國政府要人的演講所影響，其効力在第一線我們是限制了，全部在國會多數中代表的黨都盲從敵人宣傳的口頭禪，並像出自自然的大法一樣追着建議協和，諒解及解除武裝，其中例外的是舊教黨的右派。外交部的大臣，在他個人是透澈整個世界現像的，對此發表意見，說這次戰爭不能靠戰場上決定的。因此他一定反對一般人所想的。所以在國會裏，在輿論

上，在一切的處所要對我疲乏的人民及軍人宣稱，最高統帥部爲了祖國必須要求他們把生命貢獻到戰場上。在這種感化之下，能把軟弱的天性變強嗎？一般在近年沒有嚴格的訓練而在政治黨派活動及生活興奮中長成的青年有了許多功勞，而現在在短期的服役期限之後來到部隊，或者不安的有所企圖的人們在他歸還的請求期滿之後成爲軍人，這些能期望他獻身爲國王及祖國戰鬥嗎？他們的思想不是僅僅較近於想保持他們的生命嗎？

在各方面布爾雪維克是愈來愈侵入了，這只有自由社會民主黨情願提倡和擴展，他們這時候在柏林公開布置。使岳非到柏林來，我們就注意了，並被東戰場總司令部啓示，建議在佔領地域中任何城市與他繼續談判。我們總是從新注意在柏林用有非常多人員的俄國大使館革命活動所轄的機關，注意其與自由社會民主黨的連絡及革命活動的本身。這是不能成就什麼的。當布爾雪維克在德國得到社會的好感的時候，岳非先生能够動搖德國人民的戰鬥能力，而這如在協約國，雖則以封鎖與宣傳或許還永不可能的。

他以這種目的還使用許多的手段在我們國內造成革命因素。他們革命活動的整個情形自然在後來才明白。在馬格得堡 Magdeburg 自由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創空者證明：

「自從一九一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以來我們是有組織準備革命。我們會歷起我們到前線去的人民逃亡。使之逃亡我們是有組織的賦與假造的文件，金錢及不署名的傳單。我們把這些人遣送到四面八方，尤其是又到前線去勸誘士兵及使前線軟弱。士兵同情這個，就逃亡，所以崩潰是漸漸的。但

是一定成功。」

此外歸休兵的革命與布爾雪維克的影響。在列車中推動很廣泛的宣傳。那些在歸休途中的士兵被運動不再回到前線去，那些在赴前線途中的就被勸誘行消極的抵抗，或逃走與暴動。在六月——七月之交是有許多還不能見到，但是在秘密的，無法妨阻的發展着。

不論是左派人民的社會主義的或布爾雪維克的思想，其共同的努力是權威的破壞；而致力於此已十餘年之久了。現在，在國家危難之中，他們公然的出現。我對於包藏禍心的議員現在還在薄弱的內閣攫取權力的殘骸，再因為人們看到我支撐着權威從各方面努力動搖我的地位和信仰都不願有所談論，我祇想着對軍官有計劃的工作。許多人看到軍官僅祇以爲是「軍國主義」的代表，沒有認爲是國家秩序的担当者，沒有明白的看到軍官與應與以信仰的重任之根本關係。一切是這樣沒有感覺的。軍官團在我們永不作政治的驅策。它是由各界及各黨派補充；每個人都能够當軍官。却是可惜到各方面去的不再是老的軍官團。在弊害方面應歸外來的因素，我們國民道德的沉淪及許多沒有經驗的軍官負責，這些軍官其所以這樣早的得到位置是因爲在血灑的戰場上軍官的缺額特別的大。信仰虔誠的德國人民也一度悟解這種關係，但是就他的背恩及他原來嚴重的過失就違背這種情況，並因此違背軍隊，祖國及他自己。那末這個就找着應該誰負責。

當時衆口一詞的把怨苦積累在軍官階級。

我凡得到關於一個軍官違反規則的任何特別情形，卽令是匿名的，我也令詳細的審查。軍官的

處境及生活要時常與司令部商量。在繼續告發的印象之下元帥自己也向各軍官訊問。軍官團純粹把戰爭置於光榮之上。誰違反這個就是一種例外並不屬於我們的。對於他要能够十分嚴厲的告發。那些沒有像榮譽的男子一樣以純潔的行動從事戰爭，只想在破壞之前保存異鄉的財產的軍官，真是污蔑了祖國，軍隊，軍官團和他自己。軍官團總括來講是能够自負的，在四年中雖則有後方各種煽動工作而沒有減低軍隊的團結，它是這樣的領導達成勝利並還能够創造力量領導結合軍士及兵卒越過萊茵河——這次戰爭的偉蹟中一種非常有價值的行動。

在德國的人民及軍隊中積累許多不健全的。病態是不能再忽視了！從許多方面都能觀察得到。時常到阿威斯內斯的德國皇太子關於這個日益不安的談論並也向皇帝呈送報告書。我只能贊成這個。我常常把我的憂慮從新通告與我同事的諸君，以圖矯正與探究這種病態。我這是逆耳之言。德國人民必須以此——自己不是有責任的——懺悔他的生活。

補充問題我們永遠是在緊張之中。我曾有機會，對於皇帝能把我們補充情形的嚴重詳細的陳述。對於帝國總理最高統帥部是重提一九一六年秋季及一九一七年秋季改進補充狀態的建議。六月底在施拍又開在帝國總理。與登堡元帥陸軍大臣與我之間關於這個問題一切的會議。我又一度非常嚴重的發表急需創造補充，在國內對於逃避徵兵者及逃兵實行嚴厲的制裁，總之是使國民決心戰鬥。在那裏我又指示我們一部份輿論，敵人的宣傳及布爾雪維克的危險。

我關於這各點還說過許多次，比我在本書所寫的多。這次我也有許多地方滿意。但是現況沒有

變化。我不知道是否諸位先生認爲我的建議大走極端，或以爲是我「軍國主義」的一種產物。

這個時候我從新嘗試利用我們的成功加強在敵人方面的和平運動。對於帝國總理關於這方面送交一個新的備忘錄，在卡勒門考講演之後，依我的意見必須強制着繼續實施作戰。或者對我們屈服。我必須假定負責任的政府要人也是這樣的想。至少帝國總理在他七月十二日國會講演採取這個同樣的立場。他聲明我們繼續的準備和平，但是敵人這樣長久的保持他的殲滅我們的意志，所以我們必須堅持。如果在敵人方面真誠的表示開拓和平的運動，那末我們即刻會在這上面商酌。

「我對你也能够說，這個立場大概不僅是我們的立場，而最高統帥部也顯明的同意。因爲最高統帥部指導作戰也不是願意作戰，對我表示卻是：只要看到在另一方面有一種真誠的和平意志，我們一定追隨事實。」

帝國總理正確的轉達了元帥和我的意見。

假使我現在還想到一種由政府從事的和平交涉，那末我堅持我們只能在我們現在滿意的條件下休戰與媾和。像我們在一月間所接受的，雖則我們的情形嚴重也是不許可做像我們在十月間所接受的。我關於當時條件的見解是有道理或沒有道理，那只有卡勒門考，威爾遜，洛得·格阿爾格能够決定。英國與合衆國想我們經濟上崩潰，英國更想使我們沒有抵抗力，法國想使我們枯竭，把可厭的德國人澈底屈服於世界之上，把德國的人民在極遠的將來抑止他的進化，這是我們一切敵人的共同願望。協約國所努力的造福世界的思想僅只想他們自己以一種強大的國家政策使之團結。這是他

們一切行動的基礎，其他不過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已，在我們方面一切是相反的，我們首先是想造福世界，然後及於祖國的強盛。現在戰爭是開始了，而卻不能按我們的意志結束。

七月初褚爾曼大臣去職。他是在俾士麥 Bismarck 時代以後外交官的榜樣。布爾雪維克的進入柏林及默認他們由俄國大使館出來的宣傳永遠是要與他的名字連在一起的。

我懇願亨則大臣 Staatssekretär V. Hintze 為繼任者，因為我認為他是天性堅強的。我對我還希望協約國有和平意志，並對他指示布爾雪維克的危險及岳非先生的革命活動。他仍然同前任一樣任布爾雪維克猖獗，一部份因為他對俄國的見解；一部份大概因為他還不能支配外交部老的方針。

X X X X X X X

事情在俄國是採取一種固有的方式進行，這就是蘇維埃政府虛偽的特徵。

當時協約國以蘇維埃政府的同意由奧匈的俘虜繼續捷克斯拉夫的配備。俄國是一定對我們從事戰鬥，加之那應由西伯利亞鐵道運到法國。與我們保持和平的政府容許這個，而我們承認嗎！關於這點六月初我詳細的函告帝國總理，並給他注意布爾雪維克威脅我們的危險。

這個時候我們對大俄羅斯進行的東方政策完全在布爾雪維克得意之中。我以為這樣一種政策是近視的，因為他結果一定導入全般布爾雪維克運動的增強。這個僅能够危害我們，並不僅是在軍事上，而更利害的是障礙帝國政府純粹政治的關係。軍事上或者我們所以我們在東方的部隊向培得爾

斯堡行急遽的打擊，以索恩哥薩克的援助也許能指向莫斯科 Moskau。這比較對布爾雪維克永遠不能達到目的的在長大正面施行防禦或許來得好些。防禦消耗力量比爲一種短的前進運動所需要的多，並使供維持道義而作戰的部份疲勞，我們能够排除內心這樣仇恨我們的蘇維埃政府，而要求另一種不從事和準備反對我們的權力在俄國，隨同我們一道走。在這裏面對於戰爭很有重大的效果。

布爾雪維克的祕密工作，沒有被德國內閣認識。內閣以爲他是誠實的或者想他就此停止。內閣與他繼續會商關於不銳斯特和約的公開闡明各點。我們的內閣因他的信任沒有受什麼妨害，在莫斯科也沒有謀殺使者，當他們全體疑異在俄國另外一種思潮的時候，他們完全順利的經過由布爾雪維克所佈置的圈套。布爾雪維克的政府是很親切的；他適合德國關於愛斯特朗得及利佛蘭得的志願，也承認格阿爾根 Georgen 的獨立，賠款分期照付並可望其供給原料，在此條件下也供給巴古 Baku 的油。英國還禮是很少的。

我們的內閣對於布爾雪維克的信任到了願供給岳非先生武器彈藥的程度。那些給我送達外交部同意通牒的人對我說：「這些軍用器材還是在德國，岳非先生會把牠在這裏對我們使用的。」

「在東方其他的經過我不能在這裏詳細的敘述。當時我所進行的都是我以爲在我的軍事及軍事經濟狀況上考慮所絕對必要的。在我腦海裏沒有拿破崙式的征服世界的計劃。在我不安的奮鬥中簡直不容發生空想精神的活躍。在烏克蘭與高加索我不想侵佔地盤；我僅企圖能供給我們大半爲生活及實行戰爭所迫切需要的。同時我希望在這裏成功之後能够打破封鎖，增加我們的經濟，並因此給

我們物質上與精神的活力。這個地域的人力我想供作戰利用，以能實施為限，一部份編成部隊，一部份——而這是很有希望的，應國內工人的募集，以解決國內軍隊補充問題。我在整個東方地區自然嘗試遂行這個；並也希望由東方德國的居民直接得到新兵。但是我們工作不能迅速的滿足。

僅只在德國國粹的保衛與培養中我超出目前的軍事要求，而研究未來的思想。我想團結與加強德國主義，並由此使之光大。那些離散在德國的殖民同着我們的軍人在東方地區，我是經常的運用我的親愛思想。

對於東戰場總司令部現有地區的統治，我在夏季裏對帝國政府條陳各種明瞭的界線，為着在那裏能統一政府指導的意見行動。但是我們不能推行。政府問題的解決也停滯下去。卡爾皇帝關於一九一七年春季與大利和平寫給拍耳馬親王和細克斯托斯的信是週知了。

對於在西方第三次大攻擊的準備，完全按照三月二十一日及五月二十七日會戰一樣的舉行。

當第一及第三軍在愛姆斯以東至他吳銳之間為着經過愛斯姆山林以右翼向厄拍爾納 Epernay，以重點向卡洛斯·斯·馬爾勒 Chalons Sur Marne 前進的時候，第七軍應同時在客特奧·替利以東渡過馬爾勒河在河流兩側也向厄拍爾納突進。集團軍的攻擊要空出大概在阿爾得銳河與愛姆斯以東的敵陣地。這樣攻擊能保持一種甚大的寬幅，對於成就上才顯然有利。兩個攻擊團協同向厄拍爾納能夠得到一種大的收穫。為這個攻擊大部份是指定超過克徹·特斯·大美斯突擊的各師。這個是對部隊一種高度的要求，但這是狀況所迫。因此盧浦銳希特親王集團軍的各師更能較好的休息以待執

行其爾後在佛蘭得攻擊的任務。

德國皇太子集團軍的攻擊原來應在七月十二日舉行。可惜爲着能有澈底的準備，攻擊必須延期到十五日。當準備在完成途中的時候，由投降兵得到一個消息，說馬上直接由衛勒爾在——可得銳茲森林有一個大的戰車攻擊。這又惹起普遍和完備防禦的處置。陣地構築自然還不能有大的進展，高的穀類使前方展望困難。但尤其是在陣地內，流行性感冒流行，却決比前線其他部份利害。通知了的敵之攻擊沒有舉行。我希望這個消息大大的警醒了部隊。德國皇太子集團軍極力主張必須深切的整頓整個防禦正面。

我是永遠的與攻擊的各軍連絡，我總是着重知道是否敵人向他們及部隊注意到我們的準備，各軍否認這個。僅只向馬爾勒河的砲火是較猛烈的。

向馬爾勒河南岸偵察，我還特別的指示不可舉行。雖然如此一個工兵軍官却游泳過去而被俘虜了。像在會戰之後所知道的。他是供出了幾多。同樣的行動有一個重砲兵的准尉，他是在阿爾得銳河落入敵人之手。協約國也在若干地方作斥候行動，並也在這裏俘虜；協約國從他們知道了什麼，我是不曉得。事實上也可惜在全德國以毫不負責的樣子說出了在愛姆斯附近一個攻擊。關於這點以後我從國內得到許多信件實爲遺憾。再於會戰之後敵人的無線電文公開的拍出，就是我們的計劃他都適時的知道了。在軍隊內部的一種秘密行動仍然是困難，因爲軍是強大砲兵及迫擊砲部隊的集結，這是在任何攻擊都要參加的，我們的企圖就可想而知了。

雖然有各種的考慮，而我們不能有什麼變更的。我們是深知攻擊措施的遲鈍。欺騙的嘗試是早就佈置的。在這方面是一切都做到了。郵政的封鎖是沒有價值。通到國內的電線是太多了。准許解職的人我不能禁止，他們是最高統帥部能給軍人唯一的好事。

當司令部自身恐懼的從事秘密行動的時候，天賦德國的報告釋及吹大牛皮就把重要及秘密的事情公開，因此也傳給敵人。

十五日早開始攻擊。

我們渡過馬爾勒河是一種優越的行動。雖然敵人的防禦清清楚楚的準備在河岸。而渡河成功，第七軍隨即在馬爾勒河與阿爾得銳河之間向頑強防禦的陣地壓迫。位置在這裏的意大利各師是特別嚴重的削弱了。

約在馬爾勒河以南五公里，攻擊部隊遭遇強大的敵人，該部沒有渡河的多數砲兵協同，不能再克服當面之敵人。戰鬥在這裏停滯。十六日在馬爾勒河前方及向阿爾得銳河我們經激烈戰鬥徐緩的奪取地面。

在第一及第三軍前方敵人是有意圖的退避在他的第二線陣地，我們的全正面同着於其前方。

到了十六日中午，最高統帥部命令停止第一及第三軍方面的攻擊。繼續攻擊是所費太大了。我們能充分的改善陣地，這因為又佔領了在一九一七年春季所喪失的高地；同時我們得到一種深遠的前地。被撤回的部隊，供德國皇太子集團軍或最高統帥部作準備隊。我非常着重他們即刻的成立。

索衣索恩
斯西南兩
廝所指導
的攻擊

只要下了停止第一及第三軍攻擊的重大決心，那末渡過馬爾勒河一種繼續的推進及任我們的部隊留在河的兩岸是沒有意義的。數目甚少的橋樑在敵人嚴重炮火及經常的敵機機關槍與炸彈之下，要部隊立刻撤退像是不可能的。在退却能開始之前，其渡河關係必須規整的。於十七日命令在二十一一日夜間撤退。在馬爾勒河以南的部隊渡着很困難的日子，並英武的支持着。

僅只在馬爾勒河以北，阿爾得銳前方最高統帥部爲着更利害的包圍愛姆斯，並或許還可以佔領的相信還能够繼續施行攻擊。因此德國皇太子集團軍已於十六日得到必要的訓示。

其他的正面我認爲固定了。最高統帥部最初就堅持雖然在佛蘭得的敵人未如所望的削弱，在盧浦銳特親王集團軍方面應行攻擊。我自己在十七到十八日的晚間乘車到盧浦銳特集團軍的司令部，爲了再親身一度指示預備工作的情形。此次攻擊想必須繼續四月底所停止的。

當在盧浦銳特集團軍司令部會商的時候。於十八日上午我接到一個報告，說是法國以出其不意的戰車攻擊在索衣索恩西南突破。我結束了會議——自然在最大的神經緊張之中——而回到阿威斯內斯。午後二時我到達那裏。元帥從車站裏歡迎我。我們即刻同到辦公室。在第九軍左翼及第七軍右翼的狀況已形嚴重。

福煦將軍已於十七日到達康拍內戰場，在阿爾得銳河與馬爾勒河之間愛姆斯山林及馬爾勒河以南攻數無功，十八日在愛姆斯西南及馬爾勒河以南繼續戰鬥同樣的沒有結束，同時在索衣索恩西南。與奧爾苦與愛斯內河之間佔領很大的地面。在這裏的攻擊是在短遽而強烈的砲兵準備射擊之後，

祕密的以迄今尚未會有的在一地集中多數的戰車，及以緊接的密集步兵施行突擊。在這裏是第一次使用小的、矮的而行駛迅速的戰車，機關槍火力能够越過高的殼類射去。我們的機關槍凡是不配置在高層陣地的就被這個障礙。但是在這裏戰車的火力效力也減小。此外戰車僅可供兵員輸送之用。戰車爲着得爾後增強，突入我們陣線，進來在我們的後面卸下牠內載的機關槍形成機關槍巢。

我們的步兵沒有到處都穩住。索衣索恩斯西南所被造成的缺口很迅速的向側方，尤其向城市這方面繼續的裂開。缺口以南也很危險。但是現在的預備隊到處要供最近的使用。在奧爾苦與馬爾勒之間的攻擊被擊退了。奧爾苦以北的情形使在緊接此河以南戰鬥的部隊向後彎曲，該處現在敵人猛烈壓迫。

這個大概是像我到阿威斯內斯第一天上午所知道的一樣的狀況。這是福煦將軍指導的對我們索衣索恩斯與愛姆斯之間突出的彎曲部之一次大反攻。英國的軍隊也召致在此。敵人的攻擊重點置於索衣索恩斯方向及愛姆斯西南，阿爾得統河下游。福煦將軍的企圖可斷定是想解除這個彎曲部。在阿爾得銳攻擊是不成功，在索衣索恩斯是得到很廣的地面。一切能行的對抗處置都實施了。最高統帥部不能預先很遠的援助。

狀況的演進先要等候。在馬爾勒河以南的部隊不能性燥的就撤回來。在七月二十一——二十一日夜間向馬爾勒河北岸撤退的命令因爲整備還停滯看。在部隊裏不許有動搖。因此就要較久的固守客特奧·替利以西地區。該部首先必須打消放棄馬爾勒河南岸以南。在索衣索恩斯西南及阿爾得統河

的抵抗是在較遠的將來。

七月十九日又是一個危險的日期。但是經過尚可支持。敵人在索衣索恩斯方向沒有再得着相當的地盤。馬爾勒河以南及遠南方，馬爾勒河與阿爾得鏡河之間都突破了。

在全局上狀況是很比較有利的。那在十八日使之襲擊的餘部在十九日一般都打得好。

我考察十八日我們失敗的原因。部隊不再相信有一個攻擊。一個我熟識的師長通知我，說他十七日在最前線並在敵人方面得到非常安靜的印象。事實上法軍的攻擊命令在行動以前的幾點鐘才被頒發到部隊去。在戰鬥開始直前傳到我的陣線來的消息不再靈通了。多數運動迅速的戰車在高的穀類田地中急速前進更增加奇襲的效力。加之各師因爲流行性感冒及單調的給養疲弱。若干部份因早先的戰鬥更相當疲乏。一切的一切都增加了敵人出其不意攻擊的效果。在十九日克制了這個以後，部隊就鎖定了。

在索衣索恩斯以南及愛姆斯西南主攻位置，我們在二十與二十一日實際上抵禦了敵人強大的火器攻擊，在這裏敵又參加了多數的戰車。

馬爾勒河南岸的部隊向北岸撤退在二十日夜間於標準的整備中施行。這是得到法軍二十日在這裏沒有攻擊的好處。敵人二十一日早的突擊衝在已經撤退的陣地上。

二十二日進入一種戰鬥休息。敵人的攻擊畢竟是開始了。會戰決定是我們失敗。

最高統帥部在這天決心困難。第七軍在向馬爾勒河突出的彎曲部情形因爲後方的連絡是很嚴重

。我們許是永遠要處於不利的環境對一種可想而知的有極好連絡的敵人戰鬥。敵人在索衣索恩斯或阿爾得鏡河任何成果都能有深遠的意義。保守彎曲部在將來是不可能，對於愛姆斯一個新的打擊像是沒有希望。

我派遣幾個軍官到戰鬥的前線，他們應給我一張當地情況的要圖。我按到這張要圖增強了我們大概在二十二日晚所下的決心，就是部隊於七月二十六到二十七日的夜間由馬爾勒河撤退至菲銳·恩·他爾登洛斯 *Fere en Tardenois*——衛勒·恩·他爾登洛斯 *Ville en Tardenois* 之線。關於這點我自然與德國皇太子集團軍及第七軍經常的有思想上的連絡。在指定之線必須行短時間的抵抗。敵人會從新急遽的以他的火器攻擊。這一定使他消耗很多。撤退到索衣索恩斯與愛姆斯之間直線菲斯內河後方，依觀察在八月初頭。在這個事件以前是實行放棄菲斯內河以南的地區，尤其是菲斯內谷地。該地豐富的儲藏品我們用以供給生活。

所要的命令是頒發了。盧浦銳希特集團軍的攻擊必須放棄。在遷入菲斯內陣地又獲得主動之後，這個會怎樣並是否成就，關於這點我現在還不能答辦。

在二十六到二十七日的夜間，由馬爾勒河之線向北撤退是有計劃的及在大的整備之中實施了。稱斯將軍在第二天從新行激烈而又無功的攻擊。敵人按部隊的報告有嚴重的死傷。自然在我們方面部隊的要求也是很大。生力師的供給也像在早先的抵禦戰一樣不斷的需要。

八月一日到二日的夜間，菲斯內河後方的正面佈置妥了。敵人緊接尾追並激烈的壓迫。而到處

由馬爾勒河撤退到菲斯內河之後

被擊退了。

在馬爾勒河與菲斯內河之間運動的抵禦戰是結束了。

此次會戰是參加的指揮官及部隊的一種光耀的行動。七月十八日所投射的黑影是又抹殺了。德國的軍人在這天以後雖然負有重大的要求而作戰良好並感覺自己是優於敵人。而有幾個師方面絕對很少可喜的現像是公然的事實。我以後逐次給這些師的信，對於精神上與以嚴重的注意；我再繼續對第七軍從事審查。

自七月十五日以來戰鬥中與任何會戰一樣，損失實在很大。尤其十八日及與此連繫的抵禦戰我們所費極多。損失之大使我們必須決心解除約十個師，其他的步兵指定供編成補充兵之用。其餘的武器實際上是小範圍的保持着。

中會戰抽下來的各師及其他部隊分散在整個西正面之後。因此從七月底開始一種非常之繁鉅的鐵道運動，這在八月初更為增高，以後才較減少。損害重大的部隊應自行補充，休息及從新鞏固之。

關於敵人七月十五日以來的兵力損失我們不能詳細的明瞭。但是在協約國的密集戰術損失一定很高，而絕對不在我們損失之下。這次會戰敵人與我們一樣消耗很大。法國很令人注目的是有許多呂勒伽勒格人，也有摩洛哥人參加，而嘗試保存他本國人了。六個加入正面的美國師。損失特別嚴重，毫無成績可言。這好像要一個師才能解決他們的補充。雖然每個美國人都愛好戰鬥，而美國部

隊的作戰價值很小。

再英國及意大利各師方面的損失也大。

嘗試在美國增援隊到達之前以德國的勝利造成協約國人民的和平願望是不成功了。軍隊的振撼力不足以在美國以主力到達陣地之前與敵人決定的打擊。因此我們全般狀況變成異常嚴重，這是我很清楚的知道。

八月初我們在全正面施行抵禦，中止了攻擊。現在決心休息的理由與早先一樣。正於敵人是否讓我們休息，那就是疑問了。

我計算敵人攻擊的繼續在各種不同的位置。但是我想定敵人僅能行單獨部份的攻擊。因為敵人也疲弱而一般却不比我們小。攻擊畢竟施行了；因這在整個正面上演成一次大的戰鬥，實際上八月八日及二十日有很大的成果。這個給敵人表示我們不再舊時的了，並能挑蹈戰鬥的繼續。

八月初我希望一定抵禦當前的部份攻擊，並能像從前一樣在小範圍施行逆襲。

我們的正面據明像是有抵抗力，然後與還有其他事情留在前線指示的帝國總理下了堅確的決心。這我能有很大的希望是不可否認的。我以這種心情與我以僚屬商議；再以這種思想工作，却遇着八月八日的攻擊了。

一九一八年夏秋最後的戰鬥

八月八日在這次戰爭的歷史中是德意志軍隊的繁日。我經過較更痛苦的是在自九月十五日以後在布加利亞正面所演變的事件中，而四同盟國的命運是確定了。

八月八日晨，在更以人工加强的濃霧中，英軍，尤其是以澳大利與加拿大的各師以及法軍在阿爾伯特與莫欲衣爾 Woraiti 之間用強大的戰軍大隊，但其餘並無大優勢的攻擊。他們在桑姆河與盧客川之間深長的突入我們的正面。在該地配備的各師都被突潰。各師司令部被敵人的戰車出其不意的突進他的駐在地。突破的位置很快擴展越過盧客川；那些還在莫欲衣爾勇敢抵禦的部隊被席捲了。向北方嚴令在桑姆制止。我們在此以北戰鬥的部隊很有效果的抵禦了這同樣的突擊。在幾天以前因疲勞交代撤在培洛內西南地區的各師立刻被第二軍軍司令部方面的警報而開始行動。同時一切任何可使用的部隊均對突破位置推進。盧浦銳希特集團軍以鐵道向那裏加入的預備隊運動中。第十八軍以他的預備隊由東南來直接加入戰鬥，以其他一部推進至洛衣 Roye 西北地區。再自己很危險的第九軍也必須遵照我的命令向那裏轉移。在部隊能自遠方來到以前，自然要費時日。在遼闊的範圍，部隊的輸送盡量利用汽車。

在八月八日早上上午的時候，我已經得到一種狀況概括的景象。這是很晦澀的。我立刻派遣一個參謀軍官到戰場上，爲着要得到部隊現狀的觀察。

絕對能說是有戰鬥力的德國六至七個師完全擊潰了。三至四個師及擊潰的殘部準備配備閉鎖布亞衣 Bray 與洛衣之間的廣闊區域。

情形是異常嚴重。只要敵人稍稍猛烈的繼續攻擊，我們在桑姆河以西就不能再固守了。

八月九日對我們幸運的是敵人缺乏攻擊力，却仍在桑姆河與阿衛銳川之間獲得廣大地面；桑姆河以北第二軍也必須把他的正面稍稍後撤。即令只能形成佔領薄弱的正面，但是該軍能與桑姆河以南連繫。部隊比較日前在桑姆河與盧客川之間各師很顯著的是打得好些。值得注意的是在會戰以前不久因疲勞而交代的各師之良好行動。洛衣西北地區是保持了。第十八軍在他現在突出很遠的陣地不能滯留而必須後撤。該軍在九日夜間實施這個困難的運動。第二天早上法軍猛烈攻擊他以前的陣地，該陣地也有計劃的由後衛放棄了。該軍自然必須遺置許多器材。

當敵人在阿衛銳與阿衣塞之間強硬壓迫并在這裏增加力量的時候，在十日與十一日於阿爾伯爾特以南及桑姆河與阿衛銳川之間激烈而却有成效的交戰。

第二天在全正面有局部的戰鬥。我們的部隊又站住了，但是當第十八軍很有效果的抵禦的時候，第二軍還是精神上虧損。

第二軍方面的損失是很大的。他的預備隊在加入的時候要求是同樣的強大。有幾個師的步兵由汽車輸送上前，原屬某師的砲兵必須加入其他的地方。部隊是很互相交錯的了。我們的消耗不用說是因俘虜損失，使最高統帥部又有以其他的師作為補充來補散的必要。我們的預備隊自行減少。反之敵人僅只消耗極小的力量。狀況對於我們變成顯著的不利。美國的部隊愈到得多，這一定更加不好。由一次攻擊把我們的狀況根本的來改善已經再不好了。所以只有維持現狀。對於敵人攻擊的繼

續，現在我們必須絕對的把握。成功是對於敵人太輕快了。他們以無線電文慶祝並證據確鑿的宣稱德國軍隊的精神不再是舊時的了。敵人也蒐集了許多對於他很有價值的文件材料。協約國一定明白的透視了我們困難的補充狀況，這個更是他不辭勞瘁進行攻擊的理由。

這位派遣到戰場上去的參謀軍官，對我是這樣敘述在八日的攻擊首當其衝的各師之現狀，這我是深切的注意。我爲了與師長及軍官們高急最近的事變，把他們由前線招集到阿威斯內斯。我聽取其光耀勇敢的行動，但是有些措置我必得公開的表示在德國軍隊中不可使之成習，像我們軍隊以單獨的騎兵對應密集的戰車！一個新銳而勇敢的師被疲勞的「破壞罷工者」及「熱望戰爭延長者」的部隊喝采，這些話往後還要談起的。軍官們有許多地方再沒有感應，他們已神搖魄奪了。凡是我常時預先語誠，我所恐懼的一切都成爲真理。我們的戰鬥器械是再沒有完全的价值。即令我們各師在極大的多數是英勇的打了仗，而我們的作戰能力蒙受損害。八月八日確定了我們戰鬥力的劣勢，而在我是希望找到一種戰略的補助使狀況又於我們有利，但相反的我得到證明，就是最高統帥部的處置自今以後缺乏保障的基礎。因經作戰指導像我當時所表示的是帶有一種賭博的性質，這個我總是爲危險的。德國人民的命運我以爲是在擲骰子。戰爭是完結了。

八月八日明顯的表現出德國與敵人雙方的大軍指導，對我按他原來的確證是福煦將軍的籌劃。協約國愈是可以明白的認識了我們的劣勢，就會開始大的協約國攻擊——世界大戰最後的戰鬥，並即由敵人以強大的精力實施之。

當我完全透視了八月八日所呈現的狀況，即決心盡可能的提早與帝國總理及外交部大臣集合會議。這已於八月十三及十四日在施拍舉行。

十三日帝國總理，元帥，亨則大臣同我在布利坦括去旅社 Hotel Britannique 元帥的房間裏會談。我報告停戰情況的概況，軍隊的現狀及我們同盟國的情形，並說明要由攻擊造成敵人媾和的意志，已再不可談。由防禦却幾乎不能達到這種目的。因此我們必須在外交的途徑上來結束戰爭。目下西正面撐住了，但是在戰鬥中容有由其幾份部隊的不利造成動搖，依狀況要要求正面的感移。我對軍隊在法國支持的希望却是可靠的。在同盟國方面給西正面的狀況可想而知是有不利的後響。在這種環境中，國民與軍隊的精神比以前更有重大的意義。關於這點我說得特別嚴重。元帥應於國內的情緒沒有發表意見。在戰爭狀況評判中他比我樂觀。亨則大臣聽到關於這一切得出很明瞭的結論，就是必須談判媾和而我們在那上面準備，表示很歡迎的態度。帝國總理關於國內情緒發言簡短，沒有說點什麼有注意價值的話。

第二天上午會議是由皇帝主席。首先就商量內部的情緒。帝國總理致簡短的開會詞。我同日前一樣達表精神緊張力的實行。這點上面皇帝許可亨則大臣發言。亨則大臣對於國內的狀況沒有表示，却像我日前所敘述的一樣立刻討論軍事政治的狀況，並也得出同樣的結論。他表示很傷感的。眼淚湧在眼眶裏。皇帝是很甯靜的，他與亨則大臣約定並交代他盡可能的與荷蘭女王進行折衷媾和。他也指示有對人是闡明的必要並行行政事務的密切與統一的指導。帝國總理發表對內部威權的真實確保

持。樂載論者一定在適當的瞬間抽出頭緒。因此會議終結。我深切感動的給亨則大臣握手。

元帥同我立刻回到阿威斯內斯。我相信帝國總理爲了根據我們的會議對各大臣及國會報告概況也得離開施拍。這要他親自關切的干與人民的開導。但是他留在施拍而把這交給巴頁爾副總理 Viktor von kanuzler Payer 及亨則大臣，與各黨領袖厄伯爾特 Ebert，格呂伯爾 Groeber，施特銳色曼 Strasse- mann，威麥爾 Wimmer 威斯特阿浦伯爵會談。這些人是請於二十一日到內政部去的。亨則大臣在這裏陳述軍事政治的狀況而情緒一致的贊同施拍的結論，就是盡可能迅速的結束戰爭。他表示他爲得到和平要蒐集一切線索。參加這次談話的先生們對我說，他們對於我們的作戰狀況得到一種非常深刻的印象。自然的亨則大臣在作戰與進行和平的考慮上在他的通告中留有很大的退步。假使像以後所發生的，我們的企圖被廣大的民衆討究，這一定兩方面都有不可預料的損害。就敵人的本性講，繼續戰鬥與提出媾和條件都必須把我們毀滅。

X X X X X

在我們回到大本營以後的日子都是特別的困難。我們在西正面的狀況已較嚴重，即令發生不安的感覺，而正面在十四日，當皇帝命令進行和平談判的時候，還是穩定的。

八月二十日英軍在阿亞斯以南波衣斯魯衣克斯 Borsloux 與安克銳 Arice 之間攻擊。於是在盧浦 銳希特親王集團軍的正面開始戰鬥，這差不多是不間斷的繼續迄至戰爭結束，而對集團軍司令部及各軍均有最嚴重的要求。

第十七軍適時退避，英軍的突擊在新陣地之前頓挫，二十二日該軍得最高統帥部同意舉行一個大的猛烈的反攻，這次反攻有所成就，然而仍以中止爲妙。同時英軍的攻擊因此向南擴展。以重點置於阿爾伯特與布亞衣之間，在桑姆兩側演成激烈的戰鬥。澳大利兵沒有得到成果。因此兩天嚴重的日子是於我們有利的經過了。

我開始希望至少在這裏作戰的幸運又要演成於我們有利。但是在第二天英軍却以僅少的新銳兵力參加，在很困難的戰鬥中對巴拋美獲得地步。實際上這次是在異常猛烈的砲兵射擊之後不久協同人工煙霧作窄狹縱隊的戰車突破。戰車與人工煙霧的兵器仍繼續加入我們最危險的敵人方面。敵人的精神愈是壯而我們各師愈是疲憊與削弱，則牠們的加入數量愈多。但是突破並未完全擴大而被很快的發覺。預備隊適時加入的逆襲一般能均衡其突破。但是危險却繼續存在，就是預備隊部隊的因局部指揮疲於奔命而不能集中使用的原故。

以後敵人的攻擊得由北來由安克銳壓迫我們。這裏有普魯士的，絕對不能認爲良好的一個師也加入在河川後方却是完全失利了。敵人不規整的突入我們的正面。在阿爾伯特以東桑姆戰場的彈痕地帶，當鐵道連絡不良，預備隊謹能困難的運到該地的時候，戰鬥情形是更加嚴重了。該處的狀況在八月廿五日非常緊張。敵人攻擊的繼續是一定的。

桑姆以南在往培洛內的道路上僅有部份的突擊。第十八軍受不間斷的攻擊，該軍勇敢的固守。在阿衣塞河與愛斯內河之間，法軍已於八月二十日舉行一個大的突擊而確實像我所猜想的。但

退却到細
格佛利得
陣地

是在苦茨附近適當配置的攻擊各師沒有着手反攻。這裏發生一種深大的彎曲，這對於阿衣塞河與當地的部隊的後方很感不便。在洛衣威雍 Zouvron 方向也被敵人突破。這由德國良好的獵兵師的攻擊又——絕對不是完全的給打退了。在兩個突破位置之間主戰鬥線的其他部份還是沒有間隙的在我們手裏。狀況是演成如果還要停留在阿衣塞河及愛內特前方是像再沒有利益了。最高統帥部必須決心，第九軍於二十日夜間以右翼撤回阿衣塞河後方，二十一日夜間在固守索衣索恩斯西北地面之後以中央撤至愛內特後方。這次會戰雖然盡一切的準備經過又不順利。軍隊的精神蒙受損失。部隊不能再到處耐受猛烈的砲火與戰車的突擊。我們又在這裏蒙受嚴重而無法填補的損失。八月二十日又是一煞之日——敵人在這天努力規整的繼續他的攻擊。

第二天在斯卡爾佩與菲斯內河之間的全正面上也有激烈的戰鬥。八月二十六日英軍開始攻擊阿亞斯——康卜萊道路。戰鬥起先經過良好，但是九月二日一個強大的英軍戰車突擊越過屋坦陣地的障礙物與甄壕而開拓步兵的道路，因為這樣並其他的戰鬥我們不能否認的有從斯卡爾佩至菲斯內河全正面撤退的必要。這是一種較為困難的決心。但是正面縮短，並且我們可節約兵力，即令敵人也是一樣，而按我們非常的人員消耗却是一種利益。當敵人進入自一九一七年春季退却運動的荒涼地區的時候，部隊的生活條件在細格佛利得陣地內及其以東要比較良好。第十七軍中央已於二日夜間撤至阿爾魯易克師 Arlier——莫魯易銳斯 Moerue 運河後方。餘部的背進運動按照集團軍最近的訓令實施。

爲節約兵力在第四及第六軍方面里斯赫 Lyshogen 長時準備的撤陣也在現在實施。

同時最高統帥部與集團軍長商議之後着手偵察並在兩個北方兵團之後加強一個新的後方陣地——黑爾曼陣地。該陣地應由荷蘭邊境向布留格 Bruege 以東至馬爾內 Marie 西南。在此地連繫風頂——布龍希爾得陣地，這個陣地爲順沿愛斯內河上游，於一九一七年構築向愛斯內河。防禦陣地組織的末端在愛斯內河東接着有伽爾衛茨集團軍的後方陣線，該部在聖·米衣爾彎曲部斜角的米衣爾陣地。既設的陣地應按作業力的情形繼續建築。

此外最高統帥部在安特維爾 Antwerpen——布綠塞爾 Brussel——那姆之線以西並向馬斯河上游着手偵察一個第二後方陣（安特維爾——馬斯河陣地）。愛爾薩斯——羅特因要塞已加修繕，最後命令一切非直接需用的軍需品黑爾曼——風頂——布龍希爾得之線以西及以南撤退，並準備鐵路與道路之澈底破壞以及煤鐵業之停工。村落僅只在有一種直接戰術目的的要求時，才有損失波及。

一種大的向德國的後送運動開始了。
由德國運來物品已限於是最必要的。
最高統帥部的位置因正面後撤至細格佛利得陣地在阿威斯內斯已適當了。因此回到我們在三月間那樣期待及充滿着希望而離開的施柏。

敵人也同我們一樣特別緊張，在若干地方總以同樣的多數師攻擊。敵人也必須損傷。但他是攻

擊的，我們現在還是像整個一九一七年一樣處於四面楚歌之中，按師的數量在九月初兵力的狀況較去年有利，但是我們的師有一部份是很薄弱的。我們必須把每營四步兵連一機槍連改爲三步兵連一機槍連。因爲我們解散了相當數量的師，而美國部隊陸續到達前線，所以數量比例愈來愈差。

前線的逃兵增加。許多由國內銷假的也在內。請假逾限者加多，戰鬥線稀薄的佔領着。

現在陸軍部最後的想自由處決在兵役大範圍的申訴。成果還是要等候。這是那一種精神帶發的？由東方各師凡是我們能用作西方戰鬥師的早已抽調了。我們那個時候在東方情形較佳。所以還能調出戰鬥價值較小的幾個師——該師由老年兵編成，不能應西方的要求——以供使用。

一切沒有相當的數量，何況對於敵人的增進的兵力與高漲的必勝信念沒有精神力的均勢。在德國軍隊中不能排去憂鬱的現象，却要在繼續的退却時與國內解體的影響之下而增高，這是完全明白的。

最高統帥部對於盧浦銳希特及波恩 Boenn集團軍補充新的力量是很困難的。假使最高統帥部已於七月底由第七軍及現在由戰鬥的各軍，尤其是由第二軍經過戰鬥的或擊潰的各師毫無顧慮的調出前線，那我或者較易設法。

在軍隊中與國內的精神及情緒永遠使我關心到最高的程度。當陸軍部長在八月間到阿威斯內斯訪問我們的時候，我對他引起了幾個前線的軍官，他們最後對部長證明國內在軍紀上不良的影響。他也同陸軍部其他的執政大員一樣總是厭棄這種識見，無論如何是否認這種事實的整個意義。

新的和平會議

我是在內部努力宣傳與喚起民衆的嘗試沒有充分進行。帝國總理在我兩年逼迫之下最後在一九一八年八月才決定創立國內與國外新聞與宣傳業務於中央機關。使隸屬於外交部爲一不幸運的附屬機關，沒有任何權力。我時常重複的一切書面的與口頭的建議與啓示。要在行政方面添設宣傳部長總是沒有結果。只有能透視全般軍事的，政治及經濟的狀況的一個部長或大臣才可以像作戰及時代所要求的一樣指導強烈的宣傳手段。

西正面的狀況已高度的緊張。從我們提出媾和建議的八月中旬起更加嚴重。維持原狀還有確實的希望；側翼與背面是在意大利與馬澤多利恩有掩護。但是想誘導一種達到勝利的遽變是再沒有可能了。九月三日以這種心情答覆帝國總理的質問。

我急切的請求與帝國總理及亨則大臣在施拍重新商議。帝國總理因顧慮他高大的年齡拒絕出席。與亨則大臣的會談於九月十日舉行。他通知說布利安伯爵對各交戰國擬就一個通牒而想以此誘起媾和的表示；說在維爾納媾和的需要是大爲增加。亨則大臣敘述關於他個人和平的努力是確實希望在荷蘭女王的調停，他這種希望根據什麼，由他的話中不能推定。元帥同我看到伯爵的企圖多半沒有結果，並以爲就海牙一種規定的步驟較爲有利。

亨則大臣在九月十二日由施拍以皇帝及最高統帥部同意立刻在荷蘭女王方面進行爲會商的決議案打電報給外交部；同盟國是請求加入的。

布利安伯爵的通牒雖然我們在維爾納有所諫阻，而已於九月十四日公佈。外交上的觀察說荷蘭

敵人到處緊接跟進。很快的就開始繼續攻擊。戰鬥是很激烈，尤其在莫魯易銳斯——鶴龍線上。迄至二十五及二十六日局部慘烈的繼續戰鬥。陣地一般均能保持。這些日子也從新消耗全數軍隊的力量。

在兩個北方兵團後方的黑爾曼陣地之構築已經開始。在德國皇太子集團軍後方也積極從事陣地的構築。

在海岸與馬斯河間正面後方的撤退工作在進行中，常為十分有效的敵之空中攻擊所阻害。這是運輸數量異常多的資材，這是為繼續作戰所不能捨去的。許多地方先有一種錯誤的儲藏政策，現在自己應當受罰了。

在聖米衣爾與莫塞耳河 Die Mosel之間伽爾衛茨集團軍正面於八月底已惹人注目的有頻繁的交通。這或許是一種美軍的攻擊。最高統帥部向該處派遣預備隊。我與集團軍長及因攻擊突出的軍隊像好久以前已有計劃的準備一樣討論從事彎曲部撤退。地方的司令部是期望的。可惜最高統帥部因顧慮當地為工業中心於九月十日才准許彎曲部的撤退。

敵人在西
方攻擊的
擴展及布
加利亞的
崩潰

在九月十二日美軍在魯浦特與莫塞耳之間攻擊，同時對彎曲部西北方在康姆布銳斯高地 Combr-
res Hohe 施行助攻的時候。撤陣工作還沒有長足的進行。敵人在兩個地方壓迫。在南正面一個普魯士的師被突破。預備隊為立刻調整其損害，還沒有十分的接近。在康姆布銳斯高地配備有一個國師，該師也必得較好的抵住。當地的軍司令部已於中午命令自彎曲部撤退。我是不滿意自家，可是

也不滿意當地的軍司令部。我後我得到報告說往後的撤退經過良好。這是可能的，因為敵人沒有再衝。在這個基礎上於我以後擬具的軍隊報告有利。

我的軍隊報告是被非難為不誠實的。這個報告却是不容疑議的真實并憑我對軍隊，國內的人民與我們的同盟國的良好心寫成的。晚上報告僅以簡潔語句敘述日間的事件。中午報告係根據迄至我簽字的時候以前——通常在午前十時三十分——所呈在最高統帥部的報告。就中我寫關於軍隊的。軍人是當然知道概述他所行使與容受的一切。軍隊報告中所述及的部隊，軍官及士兵是足自負的看到自己的榮譽公佈於世界，這却是有點興奮的。在家鄉裏當然也以子弟得到社會的讚揚引為榮耀。軍隊報告的每一句話是經過考慮的寫下來。大的事件是提出來評論；較小戰鬥動作就只能選擇重要的了。在平靜時期中日常的報告：「無特殊情况」或「無重要事件」，這就是通告廣闊正面上的任何地方，德意志的士兵仍在不含晝夜的極忠實的捨身實行他們對祖國困難的義務了。

地內的喪失是按形成戰鬥態勢的影響，絕對不能由此使戰鬥的部隊受害。我當通知敵人奪取我們火炮和被俘的數量，這沒有人能相信，就是那樣有公平思想的德國人可惜也是一樣！我們沒有我當因恰切時常談到的堅強的國民，敵人軍隊報告的德國讀者已行十足的戕害。對最高統帥部的報告不信任有時到拿在手裏與敵人軍報報告比較的程度。這是何等實際的正直！

最高統帥部很信賴的容許德國人民閱讀敵方軍報報告的印刷品。後來我感覺到這是一種錯誤。敵人以他的報告在我們這方面極力作標準的宣傳及壓迫我們的情緒。一道追補的禁令，繳回報告，



在我像絕對還有質問的價值。法國一定認識很清楚，所以雖然我們沒有由軍隊報告有所宣傳。而不容我們軍隊報告的印刷。

雖然有傷心的損失而在吳非銳平原成就彎曲部的撤退并移轉至米雪爾陣地。十三日戰鬥活動已不旺盛。我接到報告使我計及敵人要對米雪爾陣地繼續攻擊。

二十二日以後，柯爾衛茨集團軍當面的情況變化。一種這樣攻擊的可能終止了；在阿爾戈冷森 Argonnen 兩側的戰鬥好像將近激烈。

X X X X X X

全般狀況是愈演愈嚴重，我們的部隊消耗特大，能力愈弱，疲勞增加，但是正面是整然的，只在第二軍方面有時常有破損。

奧軍正面在意大利站住。意大利一種攻擊的徵候還沒有發現。

此際在布加利亞的事件強迫最高統帥部作困難的決心，這就是目下的大勢。

九月十五日協約國軍隊在花爾達以東馬澤多利恩，在花爾達與客爾納 Caria 之間山地，及以較弱之兵力在莫納斯梯爾攻擊。在兩翼的攻擊被挫。在狀況上對於攻擊呈現最大困難的中央，該處配置的布加利亞的部隊沒有施行抵抗。他們輕易的放棄陣地，僅只因此就須要分裂協約國軍一切狂暴的前進，對於防禦像在帶有高山性質的適當山地區域，大有可能，

德國高級司令部企圖適時招致三個德國師兵力的預備隊使布加利亞停止於第二線陣地。這個打

算看到是錯了：布加利亞完全有計劃的未行戰鬥向客爾納後方，一部向花爾達後方撤退，布加利亞的預備隊沒有參戰。在此以前不久由羅馬尼亞各營加強的德國部隊，不能單獨閉鎖這個漏洞。協約國是得自由向北直下花爾達谷前趨克里屋拉克 Krivopalce 了。

其他佈署抵抗的嘗試也失敗了。布加利亞軍隊都回老家。只有直接隸屬於德國司令部配置在浦銳斯達湖 Presdaee 與客爾納之間的布加利亞軍隊起先還表現一種較好的態勢。

十六至遲在十七日率領部隊在施特盧馬 Struma 的盧考將軍致電給皇帝說他必須協定休戰；他簡直來不及表示與我們脫離及公然把協約國引進軍中。

在十五日以後幾天，我得到一個法國參謀本部國內報告，由這裏面明白的看到法國方面預期不會再被布加利亞軍隊抵抗。在布加利亞索非阿 Sofia 的協約國宣傳，協約國金錢及美國的代表顯出他們的工夫。在這裏協約國也盡了全力工作。或許俄國布爾雪維克的狂潮也流入了。在索非阿的皇帝及我們的代表在這方面沒有知道一點什麼。

一切德國的司令部盡他們的可能做過了。凡德國人指揮的地方，布加利亞的軍隊是團結一致。在高山地的德國命令是被布加利亞拒絕的。

布加利亞的軍隊已有長久的休息。他們正是自行加強的時候；他們必得不要我們援助，反而應援助我們西戰場。最高統帥部知道布加利亞的軍隊有病，却是要他們抗拒被我們預料到的攻擊，並保有戰鬥的意志像的確還有希望。我們始終像在布加利亞德國司令官一樣計算大概將有局部的失敗

，而沒有料到布加利亞軍隊完全解體。

布加利亞的政府對提高國民與軍隊的作戰意志及鞏固部隊的軍紀沒有什麼措施。他們甚至放任敵人自由的活動，雖有我的警告而合眾國的代表仍駐在索非阿煽惑并寬容一切唆使反對我們的人。協約國金錢籠罩一切，也把很多潰退的部隊引到索非阿來。布加利亞從四個同盟國裏崩潰下來的原因也就在此而不是傍的。

關於由布加利亞的崩潰而發生的嚴重狀況，并不能瞞着什麼人。

土耳其也被一種嚴重的負擔征服。他的巴力斯坦正面是沒有停留的潰退。德國的軍官和部隊在那裏也盡了他的責任，德國軍人在約旦 Jordan也作了英勇的戰鬥。但是我們的兵力是有限制。他們在這裏也僅僅能真正支持奧軍相當時間。

英軍得迅速的沿鐵路向大馬士革並沿海岸向北獲得地面。君士坦丁堡目下雖還不至於受威脅，但是土耳其的抵抗力却損失很大了。君士坦丁堡遲早是要陷落的，是在十一月或者十二月間，這要看大局如何。

協約國嘗試解放塞爾維亞以及匈牙利，並以此給在那裏攻擊的奧國一個致命的打擊，這是自然的。我們在巴爾幹的整個正面上是動搖了。我們是否能在塞爾維亞及布加利亞，以後在多腦河形成新的態勢，這是個問題。

在我們的狀況中，爲了穩定我們在巴爾幹半島的正面並因此拒止協約國進入匈牙利，向德國的

側面及奧國的一種突擊，必須盡一切而爲之。因此我們派許多師向巴爾幹前進。

但是不久就明白從布加利亞再沒有什麼期望。皇帝退位並離開布加利亞。行政整個歸協約國。布加利亞的軍隊遣散或解除武裝。布加利亞完全到協約國手掌裏的休戰協定是時時刻刻可期待着的。

我們否能在塞爾維亞及羅馬尼亞爲奧匈及我們的西正面形成一個新的側背掩護並能保持羅馬尼亞供給我們油料，這個問題是有極大的疑問。

在意大利佈署一個攻擊，現在要有保障，奧國部隊在那裏現在打得怎樣是完在不一樣的。

戰鬥情形祇會更顯著的惡化，這種演變是慢慢的或者勢如破竹，那是能不預料的。或許軍情要在可猜想的時期中完成，這在巴爾幹半島及在意大利的奧軍正面事實上也會出現的。

我感覺到在這種狀況中，加速結束戰爭，促進政府作決定的措施，都於我有重大的責任。最高統帥部自九月十一日起關於在荷蘭女王方面的和平進行沒有聽到什麼。從八月半起時間是無結果的過去。布利安伯爵的通牒是音信渺然。外交官看到對於敵方的毀滅意志要達成這種任務是不可能的。在這種不是突如其來，却是我從八月初漸次激烈的戰鬥中由內心確認的思想關係上，我於九月二十六日請亨則大臣到施拍來。

這個時候在柏林的情形真是感覺不快，關於權力的鬥爭又露骨表現出來，鑛工的代表反對黑

爾特林伯爵的風潮是外表的徵象並激起軒然大波。並不適合皇帝對行政業務的一種單純與緊接指導的訓誡。當時我對那天的經過沒有明瞭的印象。我不知道九月二十八日在柏林起革命並決定對威爾遜提議媾和。亨則大臣約定二十九日星期天來訪。

這個時候在西方又進行猛烈的戰鬥。

協約國在衣泊爾以東舉行攻擊，並在佛蘭得舊戰場上到處從最前線壓迫我們，因此還有一部越過砲兵掩護陣地後退。使我們看到要把軍隊撤到後方陣地。

雖然在康卜萊方面一切預先看到是很好的，而敵人於二十七日向這裏以一個強大的突擊越過運河獲得地面。遠南方直到菲斯內的正面是保持了的。

在康拍內及在馬斯河西岸於九月二十六日開始一個大的會戰。英軍與美軍在這裏以很深遠的目標攻擊。阿爾戈冷以西我們還是支配着狀況並實施很有力的抵禦。在阿爾戈冷與馬斯河之間美軍是突入了。美軍在這裏集結一個強大的軍。因此他的侵害在作戰演變中愈來愈重要。他的突擊是被妨害的。

我們在整個西正面又進行一種大的搏擊。

九月二十九日及其以後的日子均繼續戰鬥，情形僅只是普通的緊張。沒有什麼需要急切決定的。我像注意自八月半起內閣對於和平運動毫無成就一樣的着重其後繼者的主張。在這裏面對於我是沒有什麼驚異的。責任上最後的要求不能無為的消耗時間及講空話。敵人是接近媾和及休戰。這要

看作戰情形，情形惡化就是非常不可靠的。我們還是不用無條件的屈服。敵人一定發言。這不知是講和解抑或講強迫？如像我所估計卡勒門考及洛得·格阿爾格，恐怕是最壞的。這個時候威爾遜常是在非常嚴肅的形態之下觀察，舉出他的條件。他及由他代表的美國必須感覺使他們有體面。如果我們承認威爾遜的主張，那末我們能够以很確定，但至少可明白修改的十四點作為談判的基礎；但是如果是一種欺騙，如果敵人的慾望過高，如果敵人的軍事領袖也菲薄我們由剛毅的奮鬥所得的尊嚴，那末戰鬥一定繼續下去，於是也就演成無窮的困難，假使政府與人民最後看清楚為了德國在這次戰團中根本為的什麼，或許能有英勇的行爲。

直就這一方面我能够不斬斷對國內一種從新增強的希望。敵人的答覆同一九一七年正月一樣，如必須稍稍充實的運輸，在國民中情緒，決斷及統一的基楚又穩固了，這對於我們的精神作戰能力不能說沒有良好的反應。這樣愈出現得早，愈能立刻給軍隊及全般軍事經濟重大的影響，並確實更加充分的進展，這是無容疑議的，假使敵方完全不願意傍的，我們又得到作戰工具，由此我們可作一種印象很深刻的談話。在這裏面沒有什麼不可能的。法國，塞爾維亞及比利時比我們受的損害大得多，却支持了。戰爭愈近我們的國境，軍人防衛的義務心發自各個人的心靈上而走上前線，他知道什麼叫做戰地，戰場甚至於兵站管區，戰爭以他毀滅力量的全部威脅德國領土，這種情形之下，我想七千萬人民又會像一個人一樣的團結，準備他還把潛在的巨大力量充分有力的發展。是否完全把血流盡，而比我們更感困難的法國在撤退之後也還能長期的堅持，同樣都是問題，一種投降在

我們的國民及我們的兒童之前決沒有能够認為正當的時候；但若現有某種的可能，無論在何種情形也要走上達到和平的途徑。

我自己是徐緩的詳考這個困難的決心，並只在責任上與依衷心的衝動來衡慮，凡是在戰爭地位上價值較少的一切是不關心的。我這次戰爭的一切大的決心都是在整個責任意識中依據我的見解成立的。我知道還有許多的誹謗及一切不幸的歸咎。這些個人的苦楚不能影響我的決心。

九月二十八日午後六時我訪元帥於他階級很長的房間裏，我對他陳述關於媾和與申請休戰的意見。即令我們在西正面支持住，而狀況僅由巴爾幹的情形也能變壞，我們現在有一個任務要毫不猶疑的明瞭而確定處理。元帥聽着很感動，他答應他想晚上同我談這個問題，并把狀況不斷的用腦筋想過並策定必要之處置。我們關於休戰的條件必須許可佔領地區的一種規整與有秩序的撤退並在我們國家的邊境重整敵對的行動，這是一致的。首先是一種非常大的軍事的讓步，在東方的問題我們沒有考慮。我相信協約國或許認識布爾雪維克的危險，這也是威脅他們的。

元帥同我分別時緊緊的握着手，像人們葬送他愛的東西一樣，我們並不僅是在人類生活幸福的時期，却要在最困難的時期情願共同負責。我們的姓名與世界戰爭的大勝利有密切關係，現在的義務是把我們的姓名盡一切可能想到的來實施這個方策。

與亨則大臣會商的基础就是以九月二十八日元帥同我的談話再作表面上的確定。會議是九月二十九日午前十時在布利坦利主旅社舉行。

最高統帥
決心請
部
休戰

亨則大臣像昨夜在柏林決定的一樣就外部的關係毫無參考的陳述國內的狀況。黑爾特林伯爵不能停留很久，他個人的意見也是沒有十分的確定。在柏林依內部的情形一定有一種完全的改革制度並組織議會的內閣。他說一種由下的革命也有可能。其次他表示在荷蘭女王方面的和平進行不要望想，再往後也是不行。所以這是沒有作一點實際的事情。

現在元帥同我陳述情況及關於休戰條件的見解。亨則大臣以為這是很正確的，致威爾遜總統以外交部從事已久的誘道休戰與媾和的一種思想。假使我們也以致威爾遜的通譯給英法通知，我們是同意這種建議的。

在會議之後我們乘車到從卡塞爾Kassel（普魯土地名）來到施拍的皇帝行宮。亨則大臣同樣的報告關於內部政治的建議，並連接講在威爾遜總統方面的媾和與休戰的方策。於是元帥報告軍事狀況的景象，這我僅只簡短的證明。皇帝是很靜默。在威爾遜方面着手進行，皇帝表示同意。在午后因亨則大臣的軟促，對實際到達的內閣總理關於在德國行使議會制度頒佈最高的訓令。最高統帥部在牠公佈之後才知道；黑爾特林伯爵相信這不能實行而辭職了。在柏林從新找新議會的內閣總理。在這個時候，那一個主動者都不接受這項榮冠，這是一件特別的事件。

亨則大臣告訴我何時組織新的內閣並有決定的能力，及通譯取得諸同盟國的同意並能於十月一日星期二交付。

我首先堅持在這個時刻。

一九一八年夏秋最後的戰鬥

根據同樣來過施拍的內閣總理魯特恩伯爵 Graf V. Noeudern 的意思，最高統帥部派遣菲恩·佛·鄧·布捨少校 Major Frhr. V. den Bussche 於二十九日晚上到柏林。如果有當局的邀請，他能在國會報告軍事的狀況。巴頁爾副總理於十月二日午前九時帶他到國會各黨領袖集合處所並參加繼續的會議。菲恩·佛·鄧·布捨少校知道我的着眼與企圖。這點在他的報告也用筆記錄下來。他的報告是很簡單的。他敘述巴爾幹由布加利亞崩潰所發生的作戰狀況或許還很有利，而西正面的情形是絕對可靠的，他給部隊讚揚。我們的補給狀況是非常嚴重的負責討論過，並在這上面證明我們的狀況已再不能支應消耗的了。

菲恩·佛·鄧·布捨少校的結論：

「我們還能够在可預測的時期繼續作戰，給敵人重大的損害，拯救我們破毀的國家。」

這些知識與這些事情使登堡元帥及魯登道夫將軍形成這個決心，就是為繼續作戰使德國人民及他的同盟國節約作奮力，而向皇帝建議立即中止戰鬥。

當作戰的繼續不再有利的狀況中，就要像七月十五日大攻擊一樣立刻使之中止，現在同樣要決心如無所企望的斷念於作戰的繼續。在這上面還有時間。德軍的力量還足以阻止敵人成月之久，擄取局部的成果並使協約國處身於新的作戰之前。但是現在一天天都使敵人逼近他的目標，並使他減少與我們締結一種我們能容忍的和平條約的意向。

因此沒有一刻時刻能够空費。每天二十四小時，狀況都能惡化並給敵人的機會，使能更明白的

透視我們眼前的衰弱。

這對於和平前途及軍事狀況能演成不良的結果。

凡是怯的表示，既不是軍隊又不是國內所許可的。在申請媾和的同時，在國內必須有一種團結的陣線，這使人家知道，如果敵人不想與我們媾和或只給一種屈辱的和平。那末我們保有非常的意思以繼續作戰。

如果到了這種場合，那末軍隊的保持即確實繫於國內及由國內波及軍隊的精神之堅決的態度了。

菲恩·佛·鄧·布捨少校在他的報告中也發表了我的計劃與我的思想。

菲恩·佛·鄧·布捨少校的報告效果是很強大。情形是否像他所說的。隨時以他的風采嚴重的印像對聽衆加強他言語的效力。這我就不知道，這是人世上容易明白的，菲恩·佛·鄧·布捨少校也注意到議員們強烈的神經震盪。

他的有價值的嚴重的話，結果關於我們必須要作的沒有聲息。我相信在強烈的刺激時簡直未正確的瞭解這些話。菲恩·佛·鄧·布捨所說的，是難免立刻傳到社會上，而確實是一定使我們陷於損失最嚴重的情形。很明顯的我們還沒有能像現在所發生的一樣把我們的弱點暴露給敵人。

這位少校對於以前的政府沒有注意到在他的聽衆當中有一位波蘭人，這是非常危險的。波蘭人會把他聽到的一切立刻宣揚到國內與國外去，這內閣或許一定知道的。

我就迄至十月一日所能形成的見解及爲我對於軍隊所負責任的驅策，於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一日在施拍再與內閣總理及外交部兩方面的代表商議，我同樣與元帥意見一致的指示菲恩·佛·鄧·布捨少校，緊要的是在十月一日發出通牒，至遲在十月二日中午，那末按亨則大臣以爲可能的努力作去。

維持人的生活並熟慮這開始愈早則愈對我們開始談判的狀況有利，這種思想特別使我感動。卽令這在現在的瞬間沒有威脅，而在二個或三個星期中却能有決定的意義，德國軍隊是否能在廿四小時以前或以後休戰，或者，如果我們應繼續戰鬥，能否從國內得到一種精神的鼓舞，都繫於此。對於這點，內閣的組成延期超過亨則大臣所要求的時間是不能辭其咎的。關於這點得常常與我的僚屬談及並只是這種見解。其餘我同意大臣及菲恩·佛·鄧·布捨所說的立場。這有一種非公開的景象。如像這種思想所能發生的，『休戰必須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達成，否則正面就崩潰』，這一點或許說過我不明瞭的。在我九月二十九日會議與菲恩·佛·鄧·布捨少校十月二日報告之間，雙方都在心上沒有置意戰爭的事件，在這時間中許能使我意見動搖。

十月一日夜深及二日的過程中。最高統帥部派遣在內閣總理那裏的代表黑夫屯上校 Oberst V. Heikten 累次叫我並告訴我新內閣的組成及發出通牒所遭遇困難的情形。我在九月三十日已把在施拍的經過告訴他並訓示他敦促內閣行迅速而有力的措置，却是他不應『強迫』，然而對於無爲的躊躇每天所能表現的害處，當然是要指示出來。亨則大臣也在九月三十日下午對黑夫屯上校申明，新

的內閣至遲在十月一日下午可以組成，而後和平通牒在晚上能够發出。

在一日晚與黑夫屯上校談話之後，我明白看到並認定亨則大臣的假想不能達成。我指示黑夫屯上校注意不可發生不必要的懈怠，但是這天在柏林給我滿意，通牒推動發出了。

十月三日新的內閣舉行會議，元帥以最高統帥部代表資格參加；他以我們在廿九日對亨則大臣所說過的一樣意思發言，並確定以一種我認為正當的文件對內閣總理表示最高統帥部的意見如下：

「最高統帥部於本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主張對我們的敵人有立刻表示申請和平的需要。」

因為馬澤多利恩正面的崩潰，與因此演成我們西方預備隊必然的薄弱，以及不能補充最後一日會戰所生的巨大損害，按世人的判斷，想強制敵人媾和已經再沒有望想了。

敵人方面永遠有新銳的預備隊加入作戰。

德國軍隊還能確實掌握並很勝利的抵禦一切的攻擊。但是狀況一天比一天嚴重並強制最高統帥部下很困難的決心。

在這種狀況之下，爲了使德國人民及他的同盟國節省無益的作戰，必須中止作戰。每延誤一天就爲多消耗成千士兵的生命。」

元帥明確的提出在東方德國地域的讓與，不能在問題之列。

元帥對於上述九月二十九日的一種辯和要求的事實有親筆的記載，就是這個時候只能着想開始一種很體面的和平。

一九一八年夏秋最後的戰鬥

對威爾遜
第一次通牒

十月四日元帥回到施柏。五日對威爾遜的第一次通牒發出了。

關於通牒的作成及政治活動的經過最高統帥部沒有繼續干與，我以為詞調不十分堅定而建議一種剛健的語句，但是沒有人注意。事實上我們所根據的威爾遜所提十四點的立場，對於我們自然是不利的。這近於在德國猖獗的社會民主的世界觀並符合一九一四年七月底奧匈對塞爾維亞所提出十四缺的數目。

十月二日我以一個電報申明：「威爾遜通牒的十四條供作和平談判的基礎，但不應作為由敵人提出的條件。」元帥在柏林也處於同樣的立場，但是出席的諸大臣沒有理會這個。只有巴頁爾副總理誓忠於元帥。

為研究休戰的問題，在施柏召集一個委員會。主席為賽得爾將軍 General V. Grendell，由諸大臣裏面選出亨則大臣。其餘為溫特非為特 Winterdt 將軍，布靈克曼少校 Major Brinkmann 及范塞洛維長 Kapitän Vanselow。

由軍隊的宣言調整休戰與辯和動議的力量是嘗試過的。

我在九月二十九日以後與許多官長談論這次的申請並很滿意當時他們對我的信仰尚未蒙損害。
馬克斯親王 Prinz Max 於十月五日在第一次大的國會講演中與元帥及我所取的立場一樣主張在條件不可忍受時有繼續戰鬥的必要。國會主席也以同樣的意思發表。

我確信在內閣總理，國會與最高統帥部之間關於這個基本的問題很有完全一致的情緒。但是在

內閣總理及國會方面缺乏——已從一九一四年起——要求每個德國人爲他的生活而奮鬥與爲這個生存戰爭而犧牲他一切的信念。在這上面活躍的意識是在表裏如一毒化我們國民精神的成千累萬流行語之下喪失了。在一九一九年五月那種法外的和平條件公佈之後，這種識見才侵入國民與國民會議。這位主席又說了漂亮而沉痛的話。但是這次也是話終歸不過一句話而已。

如果我在十月初已確定的向內閣提出問題，或許我處理得比較正確和聰明，德國人民爲他的光榮繼續戰鬥嗎？內閣鼓舞最後的人並更以神聖嚴重的熱情倡導人民嗎？這也是必須決定的。但是我現在還相信當日在國內的吶喊是沒有十足的效果而消失的。雖然經過四年的戰爭，却還是像十月五日演講所提出的一樣不明瞭戰爭的實質；政府與人民還是不認識狀況的强大嚴重性。敵人像在第二次威爾遜通議所明白現示的也沒有暴露他毀滅的企圖。

× × × × × × × ×

威爾遜總
統的答覆

威爾遜總統對於我們十月五日通議的答覆於十月九日才以無線電途達柏林。軍事上要求以在西方佔領地區的撤退爲休戰決定的先決條件。這點我們是準備了的。通議使繼續談判的途徑開放了。

我依照馬克斯親王的意思乘車到柏林。我與他密切的作了一個較長的談話。我已認識了親王。他已兩次到大本營。我們長談並相互有興趣的傾聽着。我們沒有許多共同的意見。巴貝爾副總理會指示他現在唯一可能的內閣總理。這點我能同意。我以爲馬克斯親王作親王與軍官統一是一樣的指導新的時代。我相信他會發動，但是也會制動。他真是屬於一種老皇朝的血統，這對於大德國就有

一種熱烈的感覺。所以他能在最困難的時期裨益於德意志祖國。可是這個希望是沒有滿足的。

馬克斯親王在談話時給我一種問題紙，這要精確的答覆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性質上現出在柏林的先生們對戰爭的實質知道是怎樣的少。我的答覆是按我以前思想的程序。這表示我沒有理由採一種不同的主張。威爾遜的答覆使我們還有希望得到一種不毀滅我們的和平。

親王關於狀況也想聽其他高級軍官的意見。但是最高統帥部單只有一種共同的着眼。在各軍方面情形是不一樣的。由全正面某一軍推定其結果是不行的。我表示拒絕。況且元帥同我單獨能負這個責任。皇帝自己能够隨時徵集意見，但不是內閣總理。

假使與敵人談判不能達到一種我們能容納的和平，德國人民是否想繼續奮鬥，現在是要明白表示的時候了。準備工作必須着手。最高統帥部關於這個可能由輿論上得到一種有利的現像。但是馬克斯親王按他十月五日的演講關於這種場合當時實際上並沒有做什麼。因此我向他提出這個切實的問題並請他即與決定。

我在同日參加軍事內閣的會議。

問題紙是討論過的。我也提出我的問題。並沒有得到特別的決定。

在內閣開會結束時馬克斯親王對我出席表示謝意。我以得到元帥同意的意思簡短的確答覆我們將事實上援助新的內閣。

內閣是過於多頭了。這名為軍事內閣，但是與敵人軍事內閣沒有一點相同的。

第一次威爾遜通牒的答覆是經過內閣與最高統帥部同意的。我對於這個通牒還提出質問是否英法也採取那十四點的立場。在內部政治的動議最高統帥部沒有干與。最高統帥部又不能用肯定的語調。加之我們的活動表現一種不高尚的焦躁，凡是我們一直認為神聖的，一切都投之汪洋大海。敵人一定滿意的看到，我們是怎樣的只趨於崩潰。

在全世界突然以一種理想的流行語盛行仲裁和平的空談。這不用再驚奇了。世界的輿論順着敵人宣傳的眼色，這是無待贅言。協約國以它達到他們的目的，現在他們能取下面具而着手一種強制和平。但是我們還只是小心翼翼的提出仲裁和平的話。以前宣傳這種理想及主張完全可能與容易達到仲裁及公道的和平的人們，並沒有道德上的勇氣明白表示他們自己誤解敵人的企圖及令人困惑並陷於不幸。他們在不明確的思想中有一部份恐怕按依威爾遜十四點的辯和不能說是一種公道的和平。於是我們自己已經屈辱。他們更加利害的煽動反對我：說現在因我申請休戰過於性急造成一種新的不幸。其後因我過走極端妨害種種和平。所以現在他們操縱國民與軍隊對我的憤怒。假使以前只談論仲裁和平的人也討論作戰與失敗的恐怖並援助我，振奮國民最後的力量保持精神的戰鬥能力，那末我現在也不用提議休戰了。關於這點也是容易明白的。

十月十二日向美國發出第二次通牒。

X

X

X

X

X

九月底在西正面酣激的會戰在繼續進行。這是敵人鉅大的努力，想在根特 Cent 與毛包格 Ma

一九一八年夏秋最後的戰鬥

Stapa 方面突破波恩及盧浦銳希特集團軍，在阿爾戈冷兩側向卡爾內威內——色且 Sotia 方向突破勃勒爾及德奧及德國皇太子集團軍。這類似的基本思想為協約國一九一五年秋季以來一切攻擊作戰的基礎。這以前是因敵人的疲勞及我們的抵抗力而失敗的。現在我們是薄弱了，並總是這師或那師不利。在前線後方逃兵的數量增加。矯正各部士兵的密探局，他們的職務不能再繁鉅了。在前方作戰的都是勇士。他們在廣大的區域數量並不多了。他們感覺是一致的。士兵的眼光注視着軍官，戰鬥的艱苦是壓在軍官們的身上。他們以忠誠之心造成勇敢的奇蹟。團長旅長及師長與軍官們及少數士兵，常時以司書，勤務兵，親身來再恢復狀況。他們增加極大的氣勢，但是也不能阻止以生力戰鬥的敵人突破人。我們對於那種充分發揚勇士行爲的士兵能引以自負。但是我們力量的消耗是太大了。最好的是留在血染的沙場上。我們步兵營之一部份還只能以兩連編成。最高統帥部禁止告假。因為輸送情形的困難，已歸休在國內者起先仍須停留在那裏。他們逗留的時期比規定的長久。但是在危險的十二月間只許較少的歸休兵在德國。可惜實際上不這樣。

各師從事休息及被服裝具修繕的時間是愈來愈短。良好的部隊比不可信賴的，要求更大。結果也是有害的。他們不能洞察狀況，因此他們必須時常閉縮間隙。他們的戰鬥意志衰退，狀況緊張愈來愈兇，力量已漸消耗。實行調整及援助薄弱的部份是非常的困難。狀況上必須第二線各師急速的加入，而部隊是完全混雜了。

對前線指揮官神經上的要求繼續增高，這是很難担負的，但是他們却明瞭祖國的危難並保持自

向黑爾曼
——風頂——
布龍希爾
得的陣地
轉移

負的氣概。

在北方第四軍於十月初在不斷的戰鬥之下徐徐被壓退却。雖然他們的各師員額很薄弱，而作戰很勇敢。以致敵人沒有較大的成果，只能站穩脚步，也不能再行挑戰。此際狀況十分緊張，使得最高統帥部必須決心令第四軍暫時與敵脫離，並縮短他的正面。該軍接得命令，退至厄卡洛及里斯後方的黑爾曼陣地。因此放棄了佛蘭得的海岸。潛水艇的根據點是早已遷移。

因第四軍撤退至里斯之後，接着就有指揮第六第十七軍撤至Die Schelde後方黑爾曼陣地的必要。第六軍於十七日還在利勒以西，而應於十七日夜間放棄該城，這種運動須與第十七軍連繫。

遠南方第二軍戰鬥不利而第十八軍右翼同樣陷入困難的奮鬥中。最高統帥部看到兩軍俱有退入黑爾曼陣地的必要。這個決心頗為困難。黑爾曼陣地的構築還沒有完工，我希望各軍在細格佛利得陣地停留稍久。背進的運動經過順利。敵人已於十九日對新陣地衝擊並被擊退。

在康拍內及在阿爾戈冷兩側的馬斯河方面的抵禦戰，雖敵人恰好在這個戰場異常優勢，而獲得一種有利的經過。敵在這裏的部隊比兩個北方集團軍前方的顯為強大。敵人只能徐緩的奪取地面。德國皇太子集團軍方面因敵對第一軍左翼及第三軍繼續猛烈的突擊，於十月初頭即決心中止戰鬥並以全部退至風頂——布龍希爾得陣地。最高統帥部對特別節約使用的集團軍，不能賦與新的兵力。兩個北方集團軍消耗太多。他們有計劃處理的運動是認可的。

十月十二日早晨，第七、第三及第一軍富有抵禦力的位置於新的。構築良好的陣地；前地的撤退是適切的完成。第三及第一軍在九月底迄十月初的戰鬥呈現一種充分而光耀的抵禦效果，對指揮官及部隊是能作驕矜的回顧的。

敵人在阿衣塞河與愛斯內河之間緊密尾隨德國皇太子集團軍的背進運動；如是不久在我們新的陣地發生激烈的戰鬥。對第五軍壓迫的是美國部隊，在馬斯河內以西愛銳谷 Airetal 附進非常強大。戰鬥也侵至馬斯河東岸，幼稚的美國部隊之攻擊雖在數量上特別的優勢，然在嘗大的損失之下頓挫了。

敵人对米雪爾陣地及黑爾索格·阿爾布銳斯特集團軍 Gie Heeresgruppe Herzog Albrecht 的一種攻擊大概是準備了的。

於是在十七日的狀況是我們全正面進入馬斯河以西的一個後方陣地。在右翼的運動尚在實施中，特別感人的是軍隊退入黑爾曼——風頂——布龍希爾得陣地時所委棄供軍隊便利的大量設置。此外我消耗很強大的部隊及精神力，我們在許多地方戰鬥是很成功的，在其他地方敵人雖以極大的優勢而不能不以少的成果為滿足。繼續戰鬥的出路完全繫於部隊內在的實質。提議休戰的影響是不利的，作戰的疲勞更為增大。國內缺乏強硬的代表使之均衡。國內與政府最後必須顯明的表示，是否他們還有作戰的意志，只有這才能希望在軍隊產生精神的力量。最高統帥部於十四日又對內閣總理以電報表示這個問題。像當日的嚴重而在國內與軍隊之間的連繫簡直沒有接觸。

之繼續談判，並鑿壓煽動戰爭者的反抗。在通譯的答覆裏面要明白的表示德國軍事狀況上的要求是什麼。

我由敵人思想的傾向，得到一種另外的見解。我只看到敵人毀滅的意志，這是威脅我們的。

我對於向我提出的許多問題發表原則的與實行的意見。

是否能由東方調遣所有的師向西方，或者只能以一部加強西方的正面，都要在較長的實施上考慮了這些問題都要各別的討論。因此我必須知道最高統帥部能從東方調出何種部隊。所以內閣要答覆關於布爾雪維克的危險及烏克蘭對於的價值這兩個問題。

我們對於布爾雪維克的防範現在已非常單薄並愈形鬆懈。霍夫曼將軍同我闡明布爾雪維克的危險甚大並需要邊境哨兵。

內閣對於布爾雪維克像是也沒有什麼原則上的主張。現在表示的還不明瞭與確定。雖有帝國軍法會議主席的抗議而內閣由監獄釋放其愛僕，內閣不介意的看着岳非先生在柏林分配金錢與文書及準備革命。我們的，也有邊境高級司令部的警告都等於過耳秋風。十月底岳非先生畢竟被驅逐出去。因此我們與俄國又從新進入戰爭狀態。對布爾雪維克的防禦處置由此才確實的創立。

在會議中我還指示了東戰場總司令所轄地區不可勝計的軍無經濟上的價值。

烏克蘭是否撤退的問題還沒有着落，這沒有舉行作為基礎的預備會議。而目前也是不容易決定的。

十月十七
日軍事內
閣開會

現在我們討論這個特別重要的問題 國內想並能給軍隊一些什麼？一切其他的都與這連繫。我希望內閣的內部關於這點弄得很明白。但是並不是這種情形。新的陸軍部長關於補充情形給我一種比以前有利的展望。我不能加以考驗。這給我的特別深刻的印象就是由國內立刻有六萬至七萬的人可供使用。爲什麼他們不被較早的交出呢？我說：假使我現在能得到所預定的補充，那末我看將來是十分穩妥的。但是這必須很快的。這位部長沒有一天能够懈怠的。

我注意到在軍隊與國內的精神，這是很重要意義的，關於這點我像在本書時常論及的一樣發表意見。我申言軍隊現在治好需要支撐者。

根據內閣總理的意思三位指定的國會的大臣發表關於情緒上的意見。

格呂柏爾 *Grober* 大臣沒有直接談這個問題。

孫得曼 *Scheidemann* 大臣很嚴厲的發表。他很願意相信我們還能够爲軍隊動員十萬人，但是人們如果以爲這十萬人會改進黨隊的情緒就是欺人的。『勞動者愈來愈多的有這種說法：情願一種帶有驚怖的結局，不願一種沒有結局的驚怖。』孫得曼大臣這句話是內閣總理與多數黨對內部所領導的政治之一種破產的宣告。

好斯曼 *Hausmann* 大臣相信召險國民會有強大的效果。

巴頂爾副總理看到情緒並不如孫得曼大臣那樣的嚴重；他完全按我的意思，末尾並這樣說：

『如果是說定了國民的安全，通牒就能這樣決定；我們斷實是處於困難的狀況之中，但是我們

不會落膽而中止計劃——那末還不至喪失一切。」

佛得利堡 Friedberg 大臣也一樣說法並以為：「無論如何必須有所作為。」

除補給而外還有與一切有關連的精神緊張力；爲什麼明知道的先生們不早早的喚起呢？這對我真是一件禍害的，不可解的謎。

關於大的軍事狀況我沒有什麼新的說得。關於西正面我像十月十日所說的一樣的重述一遍：

「我以爲一種突破是一定的，而不是未定的。如果你問我的良心，我只能答覆：我不怕他。」狀況轉向惡劣的一種變化是隨時可能的。任何一處的襲擊不會是最後的戰鬥。狀況比以前不會好也不會壞。我們的部隊能如最高統帥部所期待的行動。但是敵人的攻擊力像是鬆懈。與威爾遜的談判迄至現在是沒有結果。我們在各方面或許能支配我們的決心並能使談判繼續或者中止。對於我們真誠的愛好和平是沒有人能够懷疑的。在另一方面極力防衛生存與光榮，這是我們正當的權利。內閣爲了在與協約國真誠追求的和解中至少不至於結局太壞，要運用一切可實施的手段，這是對德國人民負有責任的。我們軍事上愈強，我們談判愈有利；這是最簡單聰明的訓條，德國人民大多數還能够並願意以他們最後的力量交給軍隊。內閣的責任就是把這種意志移於實行。

索爾夫 Solferino 大臣現在對我思想變化。我很詫異：內閣在危險的場合却也還想戰鬥。況且如果我現在說得比以前有把握，那末大臣却能够並一定喜歡各種有利的狀況判斷，因爲這使他談判容易的。加之我不想在目前中止談判，却是要逼迫表明我們的思想及最後的願望。我總括我的意思再作

如下的談話：

「我始終相信，只要是怎樣行得通，我們必須完成休戰談判。但是我們只能接受一種容許陸地規整撤退的休戰條約。因此至少必須有二至三個月的期限。再我們不許接受任何使我們不能再整敵對行動的條件。這是敵人的企圖，我們在通牒之後必須想到。條件想使我們中止戰鬥。在我們進行討論其他以前，敵人必須一度說明究竟他的條件是什麼。我們不想與威爾遜即刻決裂。相反的我們必須提出一個問題：「明白的說吧，我們應該作什麼？但是如果有一點玷辱我們國家的光榮，想使我們沒有戰鬥能力，那末就絕對的不來！」」

以後我對協約國報告我們在退却時的破壞上也有所申明：

「我們爲了限制軍事上尙有藉口的破壞是負責的作了一切。……軍隊對於各個殘暴的人是不能負責的。我反對這種殘暴。我請把這在致威爾遜的通牒中申明，因軍隊在這上面是有一種權利的。」

於是會議告終。坐在我傍邊的格呂伯爾與好斯曼大臣對我表示好感，因爲我振奮了他們的情緒。我滿懷希望的回到施拍。

在柏林興奮的情緒保持至十月十九日中午。往後就破產了。這個經過我知道不十分清楚。爲什麼在十七日那樣富有信賴發言的大臣沒有行動呢？他們却是知道。什麼是行得通！況且好斯曼大臣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二日在狂熱的鼓掌之下發言：「如果我們的軍隊，如果我們的勞動者在十二月

五日及九日知道這樣透視和平，那末軍隊或許不會放下他的武器，而要堅持下去，——所以這時候我有點茫然了。凡是出現的一切都是十月十七日能預料到的。這是不移在載在世界上。在屈服之前我們是有報告的。却是人們畢竟只置身於現實的立場上。人們必須停止欺瞞自己與人民，人們必須甚在最高統帥部所下的決心移於實行。

二十日我們得到達施的答覆新草案。潛艇戰是取消了，這是走上帶有一切禍害的降服途徑。元帥同我更警惕的激動我們的情緒。我們建議告諭國民。我們拒絕參與這個草案。軍事內閣是注意這點的。爲什麼，我是不知道。我們是有自我思想的人，並走我們認爲正當並永遠追求的途徑。

威爾遜的答覆於十月二十日發出。潛艇戰是放棄了，陸軍尤其是海軍由於對威爾遜的這個讓步致了命。在海軍方面意氣之消沉是無法計算。內閣是因喪膽而中止其預定行動了。

陸軍部長還爲整備補充而工作者。再這個時候又沒有長進什麼，補充的一部份再不要想到前線，內閣是妥協了！

X

X

X

X

X

十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威爾遜的覆牒送達。這是一種滅殺我們勢力的巧妙答覆。他現在也明白的表示說休戰條件就是要使德國方面不能重整敵對行動，並對同盟軍有無限的權力，還要保障由德國政府所容納辯和的細部。這按我的意見，必須繼續作戰，現在是沒有人再有疑義了。我根據十月十七日開會的印像確實相信德國人民雖然又要過高價的日子，但是雄能應付。

X X X X X X X X
這個時候在西正面由荷蘭邊境自凡爾登是激烈的繼續戰鬥。敵人到處猛烈的攻擊並凡是我們必須退却的地方就兇猛的推進。我們戰鬥所費甚多。部隊作戰不是到處都好。一部份仍有熾赫的行動。軍隊由國內不能再得到什麼。任何鼓勵都是缺乏。在全部上還是這樣英勇的作戰，真是一種奇蹟。

安特維爾屬本——馬斯河陣地的構築進展徐緩。正開始武裝。最高統帥部為更能使正面縮短必須計算於十二月初將正面撤至該陣地線上。自然這也與敵人有利。因為鐵道的破壞敵人在北方的攻擊力量減退。敵人現在會侵入羅特因是意料得到的。

德國人民的憤發在各方面裏改善了我們的狀況。我們能够戰鬥多久，是說不定的。敵人的心我們是不能明白的知道。可是一個大的民族如果只有一個意志對那裏，自然不至毀滅。

元帥同我於十月二十五日又到柏林對皇帝呈述我們的觀察。皇帝沒有什麼決定。但是他表示完全信任我。他指示元帥同我見內閣總理。內閣總理害病。巴貝爾先生在晚上九點鐘接待我們及海軍上將雪耳 Admiral Sacher。他是謝絕表示他個人的態度，其他的都像在特別會議一樣。他大概知道內閣想我退休，因為我是主張繼續戰鬥的。再陸軍部長是連帶的，他在國會與內閣裏面不是立於皇帝與軍隊之前的；換句話說，他必須放棄他職務。來日是一種特別悲慘的時期；內閣不想再從事戰鬥，這是明顯的了。內閣相信一切都必須放棄。他們已經到十一月九日革命的憤怒嗎？他們

希望由對外的屈服拯救祖國嗎？我是嚴重而興奮的談論。我是給他們注意警戒敵人毀滅的意志，對威爾遜的希望。

我給他們注意警戒在德國的布爾雪維克及煽動反抗軍官者，這剛好在現在很是猖獗。這時在俄國也正是決定的分歧點。

我警告他們注意陛下對於軍隊的地位是動搖了。陛下是我們最高的作戰主帥，全軍部仰望着他。我們矢志盡忠於最高統帥並以之與皇帝堅確的結合。

軍官團與最高作戰主帥的地位動搖目下是很少顧慮到的，當前軍隊處於最嚴重的試驗中。當軍隊被任為監督國家秩序者的時期中，他們的地位動搖對於在軍隊及國家的秩序是極大的打擊。

十二月初我也以同樣的意思對幾個社會民主黨領袖發表。他們也不能瞭解皇帝對軍隊，不僅是對我們老的軍官，却同樣是對於行伍中士兵的地位是什麼。在十二月九日以後有許多例子證明了我的觀察。

對於副總理巴頁爾我不承認午前在國會所發生及最高統帥所遭遇的事件。關於這點我只收到一個我不大明瞭的報告。在二十四日晚，我離開施拍之前不久擬就如下的已由元帥簽名的關於威爾遜第三次通牒對軍隊的訓諭，這也適合內閣的着眼。最高統帥部爲了預防對軍隊有分裂的影響，對這個通牒提出主張，像是必要的。對各軍的電報如下：

「公告各部隊：

威爾遜在他的覆牒中聲稱他建議同盟國加入休戰談判。但是休戰必須使德國不能再重整軍備。關於媾和如果德國完全適合協約國關於內部形態的要求，他才能與德國談判；換句話說只有無條件的屈服。

威爾遜的覆牒要求軍事的投降。因此這在我們軍人是不能接受的。這個覆牒證明我們敵人在一九一四年發動戰爭的毀滅我們的意志毫未減少的繼續保持着。此外也證明敵人「公道的和平」這句話，只是為欺騙我們及分裂我們的抵抗力的空話而已。因此威爾遜的覆牒在我們軍人只是需要以極大的力量繼續抵抗。如果使敵人知道以一切的犧牲不能突破德國的正面時，他們會準備進行一種真是對大眾保障德國將來的和平了。

十月二十四日晚十時於戰地。

興登堡署

我是很繁忙的，負責起草電報的少校，為顧慮列車立刻開行先給他到元帥那裏然後到我這裏。否則我會得到先有副署而後元帥簽字的文件了。這個訓諭不適合十二月二十日致威爾遜的答覆。我吃了一驚並問這位少校，是否訓諭的目的實際上與內閣的察觀一致。他答覆我是肯定的。這個訓諭適合由黑夫屯上校及機要顧問施托姆 Gebhardt V. S. tunna 在外交部所作輿論代表的意見。我又一次滿懷希望，現在並也拿出我的招牌。以後發現電報的內容適合當局意見的這種觀察並不正確。因此黑葉上校抑壓這個訓諭。由當時革命機關已加檢查的電話連絡，這個訓諭給自由社會民主黨並因此也給國會知道了。此外在報紙的談話中也毫無顧慮的公開。在二十五日中午國會會議時對最高統帥

部發生徹底的憤怒。內閣雖然還有一種強大軍隊的威權，而對他的防衛却不動一指。我在二十五日深夜才得到這件事情的消息。否則我要與巴貝爾副總理談論這件事情。後來這個訓諭的發生源起是通知內閣了的。但是這個時候捏造的事實滿足他們的目的；我是解職了。

我軍事歷程的端末

二十五日在內政部的會議在一個半至二個鐘點之後完結。溫特非爾特將軍及黑夫屯上校在走廊裏等着我。我對他們只能以深切內心的刺激說：「這不能再有什麼希望，德國是失敗了！」他們也很感動。

在二十七日的德國通牒，我們知道我們是屈服了。

在二十六日早八時我還是以昨夜的精神狀態寫我的辭職書。我這是由於昨日與副總理巴貝爾會談觀察所得，就是內閣本身再沒有什麼作爲了。因此皇帝對祖國與軍隊演成一種不能掌握的狀態。我被看做是延長戰爭者，因此我的去職或者於內閣諸君對威爾遜的處境並因是而對於德國得到一種便利。於是我或許得皇帝特別的恩惠准予辭職了。

元帥於二十六日晨九時與平常一樣來到我這裏。我把我的辭職書放在一邊，因為我決心候我的辭職書呈在皇帝之前才報告他。元帥是有他主宰的決心；我不想影響他。但是他看到這個文件。這種作法惹起他的注意。他要我不把他發出去。我應當留在這裏。我現在不許可脫離皇帝與軍隊。我在長時的內心衡慮之後答應了。我確信我必須繼續維持我的地位，並對元帥建議再嘗試與馬克斯親王會談一次。親王沒有接見我們，他還是害着病。這個時候黑夫屯上校報告我內閣表面上藉口以前

所述的軍隊訓練在皇帝跟前極力請求免我的職。皇帝或許馬上召我到皇城觀望台去。我是再沒有什麼驚異之處並在我個人是毫無疑問的願意犧牲。當與黑夫屯上校談話的時候，皇帝忽然在非規定的時間召我們到皇城觀望台去。

在參謀本部官署至皇城觀望台的途中我對元帥說剛才所聽到的。後來我知道馬克斯親王在皇帝那皆提出在我去職時的內閣問題。

皇帝比較昨日像有所轉變，他只同我談論着，尤其是對二十四日晚的軍隊訓練。這是我生活中最感痛苦的幾分鐘。我恭敬的奏明皇帝我再不能受他的寄託，因此無任誠慎的請求准我辭職。皇帝接受了這個請求。

我單獨的乘車回來。我再沒有見到陛下。我在回到參謀本部官署之後，以深切的悲痛告訴我的僚屬，還有黑夫屯上校說在十四天中我們或許再不會有皇帝了。關於這點他們也是明白的。十一月九日是德備與普魯士共和國了。

元帥還有一刻工夫來到我的房間裏。我只能給他看在三個鐘頭以前所阻止發出的辭職書。於是我們分手了。

我立刻中止我的職權。我發出早上寫好的辭職書；現在我必須採取另外的語句。

二十六日晚我乘車回到施拍，爲得與我在長久的年載共安危甘苦的僚屬們告別並料理我私人的事務。

二十七日中午我是在大本營，午後我告辭了。我很感動。在這個危難的瞬間離開我的僚屬與軍隊。就我作軍官對於最高統帥所處地位的見解，除我所做過的以外，我不能做旁的了，所以這給我無邊的困難。

我在軍人生活中是只走職責上一條正路。我只為一種大的思想所激動；這就是盡忠於祖國，軍隊及傳統的皇族。在這四個年頭我也是生活於此。我的努力只是破壞敵人殲滅我們的意志並任新的敵人攻擊之前保障德國的將來。

十月二十七日在施拍我以充分男子的力量立於一種軍事生涯的盡頭，這種生涯是給我非常大的創作區域的，但也是一種只能課與少數人的責任。

晚上我離開施拍。在阿亨我尋訪我第一次的指揮部。我想到呂替溪。在那裏我盡了本份並自彼以後沒有改變。我的筋肉緊張，我回到故鄉。

尾語

大局從十月底急轉直下。在西方英國軍隊於十一月四日以整然的態勢在來自凡爾登的敵人壓迫之下撤退至安特爾維本——馬斯陣地。愛爾薩斯——羅特因正面敵之突擊猛烈。

奧軍在由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四日的會戰中起先所行的抵抗良好，繼則弛鬆，以後在維爾納無頭腦內閣宣告雙重君主國解體。

敵人的部隊向英斯布魯卡 Innsbruck 推進。最高統帥部實施廣範圍的措施以保障拜耳的南方邊境。對於巴爾幹則固守多腦河。

現在我們孤單的立於世界上。

十一月由自由社會民主黨準備的革命才在海軍中爆發。馬克斯親王的內閣沒有力量防遏起初僅只俄國式的局部革命運動於未然。他們沒有任何指導；他們任事變自然演進。

十一月九日正午十二時內閣總理馬克斯親王獨斷的宣佈皇帝退位。老的內閣對部隊頒發命令，這等於禁止使用武器的命令。因此直接消滅了軍隊。

皇帝看到自己處於既成事實之前。他依在施拍大本營所接受的諫言到荷蘭去。皇太子跟着他，以後在柏林其他業務無條件的供給是拒絕的。各聯邦首領去職。

十一月九日德國缺乏任何堅強的手段及任何意志，帝王廢除，像一座空中樓閣一樣的崩潰了。我們生活及現在又經過四個困難的年頭長期流血的地方是毀滅了。我們再沒有能以自負的祖國。國家及社會的秩序完全破壞。任何權威無效。無秩序，過激主義，恐怖及不誠實等依他們的言論與手段侵入德意志祖國。勞工會與士兵會在國內是長時的有計劃的準備並創立了暗中工作。因此在前線對德國人民保障一種另外戰爭結果的士兵可看作「不能脫離者」或逃兵。

革命思想在大多數的補充部隊中已獲得基礎而加入革命黨方面。

此際在東方及西方佔領區域的兵站部隊同樣的有革命的準備，將紀律與秩序付之等閑；他們野

變無頭腦的混雜掠奪回到家裏。部隊由羅馬尼亞及多瑙河正面背進，爲着能以固守而進入匈牙利。

對在戰鬥中的西正面，士兵會以高級的裁可未能十分迅速的創立。

新的執政者及擁護他的羣衆放棄一切抵抗，在不假詞色的敵人之前無所根據的無條件的簽訂降約。

在西方的軍隊還整然的越過邊境退在萊茵河後方，爾後因輕率的復員及直接與國內的革命羣衆接觸同樣分化而殒落了。

在敵人之前無可詭病的士兵在這個精神崩潰的時期中委棄了軍隊與祖國而只爲自己着想。這個時候軍官也把他們的本身職責及歷史的使命推在一起。我們自一八〇六年以來所經歷的場面沒有一個普魯士人能保持了。尤其是軍官，軍士及兵卒的忠誠在這個新的環境中還以老的信念以爲能爲祖國自由運用是估計過高。

軍隊資財到處被浪費而祖國的防禦力量完全破壞。喪失不可勝計的代價。

對於優勢的敵人很勝利的抵抗四年之久，完成歷史上空前的事件校保衛故鄉邊境的英勇的德軍是消滅了。優勢的艦隊交付給敵人。從未與敵人交戰過的本國主權代表不能十分迅速的將逃兵及其他軍事犯罪者並因此自己有一部份及他們親密的朋友赦免。他們及士兵會以熱中及決定的企圖從事毀滅一切軍事生命。這是新姿態的國內對爲祖國流血百萬及以身殉的德國士兵的報酬。由德國人實行破壞德國的國防軍是一種世界上未曾前見的罪惡與悲劇。一種洪流是衝殘了德國，但不是自然的

力量，却是由於以內閣總理代表的內閣沒有指導的國民之萎靡。

那些十年來淆亂人民觀聽及作無知的約言，同時長期國在內及軍隊中煽動反抗威權而現在竟將威權破壞的人們看着立刻被壓迫要放棄以前所宣佈的原則了。一種新的權威必須創立，一種新的軍隊被編成，爲得是能在內部以暴力對抗暴力，像這是以前從沒有此必要的。這種部隊不是革命的產物，却是帶有從一九一四年以來拯救祖國的軍隊紀律與精神之志願部隊——在這個關係重大的時代中的一種強烈的光芒；人類卻沒有達到革命想像上的恩惠。相信如果他們要達成什麼只能在不毀滅自己的正當途徑上獲得。在這個嚴重的時期所戲弄德國人民的是一種無比的賭賽。這以他的生活及他的理想賦與人民非常大的罪惡。

世界對一切驚奇；他們不能掌握這種巨大的。自負與有力的德國國家之崩潰與他敵人的恐怖。協約國還害怕我們毀滅了的軍隊並不能充分利用瞬間的利益十分做到由他們的宣傳更澈底的削弱我們及壓迫我們訂立一種奴隸的和約。

戰國是因本身的罪過而深切的銷沉。德國再不是有大權力的獨立的國家了。他的存立與維持是危險的。

在這次世界戰爭中各方面都削弱與減小了，也放棄了若干年代隸屬我們的領土與人民。

德國喪失了他的殖民地。

德國失掉他的防禦力量，德國人喪失執干戈以衛祖國的權利。

德國的商船從世界的海洋中消失。他的經濟力崩潰，殘餘的也處於戰勝者的監督之下。七千萬德國人的生活處於不安的地位。

我們的財力不及我們須付的賠款。

革命所負的債務，並未因媾和而結束。這造成奴隸般的嚴酷束縛，屈服德國人民以至完全粉碎。

他們援助工作的不快，消滅請求工作較金錢價值更多的觀念。他們妨害創造力量的活動並抹殺一切個人的。因此他們着重支配羣衆及中等階級。假使沒有長期間的平靜，一切國家的及經濟的生活，其復興的動力都成問題。

於是因媾和而削弱的國內不能維持人民。

在德國流着同胞的血。德國的財產燬壞。國庫浪費而以利己的目的使用，國家，聯邦及鄉村的金融日益動搖。國民健全的道德如水就下的趨向革命的「自由」；人的低劣本能無所限制並無所顧慮的發揮。到處瀰漫着無秩序，怠惰，機詐與欺騙，在許多地方流行着最可厭的沉湎享樂——我們的眼光看着緊接着他們的爲祖國戰死的百萬墳墓及許多殘廢者的顏面。德國呈現一種淒涼的及無統治的現象，這在有德意志觀念的心靈惹起不可言狀的悲哀，但是引起敵人與中立國的輕蔑。

德國人公然在敵人之前宣稱德國的所謂惡行，有的是投合敵人的意思並乞求敵人和善。盡忠祖國的德國人被他的內閣爲了達成他的勝利交付給敵人。這是我們帶有不堪的羞恥與污辱在德國人民

之前所表現的自卑的實在情形。

德國人因爲革命變爲國民中的廢物，對外再沒有團結力，爲異族的人及外國資本的奴隸，自己甘於暴棄。

「在二十年中德國人民要受那自誇而發起革命之各黨派的罪。」這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於柏林第二次評議會上，但社會民主黨員對他同黨所說的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

× × × × × ×

德國人民的命運是由現在的和平斷送了。在我們的將來是黑暗；只有施下伯。佛洛男子的行爲在將來閃耀着光明！

一切的魔影幻滅，大眾的欺瞞開始消潛。我們看到沒有一點什麼。欺騙自己，希望在其他或迷信上面，勇氣單只在口頭上作爲將來的慰藉而像從未幫助我們一樣的無補於現在的衰弱。

另一方面是有必要：

大膽無畏的思想，各個人大丈夫的行動及個人的退讓在祖國的軍紀中捐除自我的服從是必需的。只是這樣能再給我們國民的尊嚴，獲得這種品格是德國復興的前決條件，這是第一個誠條！

愛家鄉，習職業，愛工作及孳孳不倦的樂意創造，勵精刻苦，農場生活自由的實踐躬行，兄弟恭，個人與國家，手與腦之精誠無間的通力合作，委身於工作義務之中，獨立不羈從事光榮的工作，這都是德意志真價的基礎及新的隆盛的前提。這是第二個誠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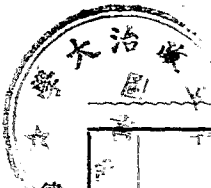
德國人必須再是忠於職守，公正，真誠，勇敢的，道德上的尊嚴克制着他。這是第三個誠條；一致的率直，有節操沒有猶疑，這些斬切的話必須臻於實際。只有這樣我們才再有自我的尊重，只有由此我們才強制到人家的尊敬。

在國民的覺悟與教育，實際的活動，艱苦的工作及個人的品格中，德國人應明瞭的看到我們貧弱國家的嚴酷的現實，且德國人要瞭解自己，這樣的作法對於祖國將再有所裨益，我們以犧牲個人愛護祖國，鼓舞我們精力的老的精神為我們理想的至善，為德國的存立，為德國的家鄉，幸福與安寧及為他們的富強而生活，如果命運上要求，那末就以身殉，如在巨人之戰（見前註）的英雄們所做的——一樣！

在四年作戰期中我們人民的行為是偉大的；他們有為我們後盾，而今日為革命所湮埋的力量上雄辯的事實。一個國民，凡是能有這樣的成就，都有生活的權利。希望我們現在有力量排除積壓在我們身上的殘渣；希望人們像以前在戰地一樣有責任心，以遠大的計劃及堅強的意志領導之並嚴實新鮮有力的氣息於被踐踏的國民生活中，得國民的英傑充分信仰景從的人們，應以獨創的行動統率祖國的創造的力量。

我們在這種深重崩潰之後得到教訓，回想到我們的為信仰德意志偉大而殉身的先烈，在現在的德國是這樣的缺乏他們，我們認識這個，德國人將再自立與偉大！

這是上帝的主宰！



德文人名地名中文譯名對照表

德文人名地名中文譯名對照表

二畫

力，卜。

三畫

大，山，上，凡，弓。

四畫

比

二 畫

力克	Lyck
力茨曼	Litzmann
力可賴肯	Nikolaiken
卜銳埃	Bredow
卜銳斯老	Breslau

三 畫

大株	Dagoe
大爾古衣	Targujin
大馬士革	Damasku
大盧馬志	Talumatsch
山恩(河)	San
上愛爾薩斯	Ober-Elsass
凡爾登	Verdun
弓賓年	Gumbinuen

四 畫

比色	Bisc
比亞拉	Bialla
比阿洛衛	Bjalowje

四 畫

比順乎斯堡	Bischoisburg
比阿里斯托克	Bialystok
巴古	Baku
巴敦	Baden
巴真爾	Payer
巴托姆	Batum
巴拋美	Bapaume
巴生海姆	Passenheim
巴格大特	Bagdad
巴內斯梯納(巴力斯坦)	Palaestina
巴亞羅衛志	Baranowitsch
巴照梯苦姆	Baltikum
巴爾幹半島	Balkanhalbinsel
巴蘭洛衛其	Baranowitsch
瓦沙	Wasa
瓦拉閃	Walachei
瓦爾特	Warthe
瓦卜力茨	Waplitz
瓦斯亨格爾	Washington
厄大恩	Etain

四畫——木，毛，勿，屯，孔，丹，文，

四 畫

厄米西	Emmich
厄爾濱	Elbing
厄卡洛	Ecloo
厄拍爾納	Epernay
厄伯爾特	Ebert
厄爾茲柏爾格	Erzberge
內門堡	Lemburg
內衣洛	Nejlow
內斯勒	Nesle
內阿波爾得	Leopold
木拉瓦	Mlawa
木薩肯	Muschaken
木納斯梯爾	Monastir
毛奇	Moltke
毛包格	Maubeuge
勿蘭茨·約瑟飛	Franz Joseph
屯也斯特爾	Dnjestr
孔拉德	Gonrad
丹麥	Daenemark
文塔	Winta

四 畫	五 畫
不銳斯特·利他衛斯克	Brest-Litowsk
布 克	Bug
布 里	Briey
布 草	Buzau
布利安	Burian
布雲塔	Brenta
布愛拉	Braila
布蘇亞	Bshura
布亞衣	Bray
布留格	Bruegge
布甯卡曼	Brinkmann
布塞斯亨	Brsheshing
布加利亞 (保加利亞)	Bulgarien
布可衛納	Bukowina
布佛特阿	Buftea
布綠塞爾	Bruessel
布靈爾曼	Brinkmann
布爾塞煞里	Brschshany
布卡銳斯特	Bukarest

五 畫

布龍希爾特	Brumhild
布利坦利圭	Britanipu
布洛哈苗內爾	Bruchmueller
卡亞	Kara
卡爾(奧太子)	Karl
卡屯	Kathen
卡亞考	Krakau
卡納勒	Canale
卡澤林(伯爵)	Czernin
卡塞爾	Cassel
卡利西	Kalisch
卡洛施	Kalusch
卡爾斯	Kars
卡亞約瓦	Crajowa
卡亞卡爾	Cracal
卡衛格龍	Chavignon
卡勒門考	Clemenceau
卡爾巴屯(山)	Karpathen
卡利姆托	Klimantow
卡托衛茨	Kattowitz

五畫——卡，可。

五 畫

卡里倫可	Krylenko
卡亞斯利波	Krasnyber
卡洛茲納哈	Kreuznach
卡里屋拉克	Krivolae
卡爾特洛塞	Chartrouse
卡爾內衛內	Charleville
卡爾佛銳特	Krafreit
卡爾瓦衣亞	Kalwarija
卡澤洛衛茨	Czernowitz
卡龍施他特	Kronstadt
卡洛衣細勒斯	Croisilles
卡爾斯特高原	Karstiiothflasche
卡亞勿特·佛·得爾姆心根	Krafft V. Delmensingan
可吳洛	Kowno
可恩大	Conta
可約累	Choroncl
可爾姆	Cholm
可衛爾	Cowel
可有石器	Koljuscki
可得洛衣波	Codroipo

五畫——可，砒，他，古，史，立，尼，外，北。

五 畫

可姆布勒斯	Comboles
可姆披格勒	Compiègne
可斯耶利脆	Kosjenitze
砒沙	Pizza
砒恩斯克	Pinsk
砒爾衛施器	Pilwischki
他吳銳	Tahure
他爾洛波兒	Tarnopol
他姆佛爾斯	Tammerfors
他佛斯退屋斯	Taxastehus
古爾茨	Coltz
古特愛·阿馬亞	Kutel Amara
古斯列爾斯毫遜	Gosslershausen
史蒂芬	Schlieffen
史梅陶	Schmettow
立陶宛	Litauen
尼門(河)	Niemen
外克塞爾(河)	Weichsel
北海	Nord-See
北泊爾生	Nordpersen

六畫——加，米，安，衣。

五	畫	
加利波里半島		Gallipolihalbinsol
六	畫	
米陶		Mitau
米利雅		Milija
米倫堡		Millenberg
米額卡		Mileika
米爾納		Milna
米耶峭		Mijechow
米雪爾(陣地)		Michel
米雪里斯		Michaclis
米阿斯加		Miashga
米雪羅克斯		Michernodx
米衣爾彎曲部		Mihiel-Bogon
安克銳		Anere
安利趨		Anizy
安格堡		Angerburg
安格那柏(河)		Angerapp
安恩落坡		Annopol
安特維爾本		Antwerpen
衣泊爾		Ypern

六畫——衣，多，托，呂。

六 畫

衣塞爾	Yser
衣希托芬	Richthofen
衣爾·莫退洛	Il Montello
衣索恩桎·褚爾茲	Tsonzo Goerz
多腦	Donau
多岩	Douai
多比沙	Dubissa
多布利克	Dobric
多柏爾多	Doberdo
多納耶克	Dunajek
多奧門特	Douaumont
多浦盧得沙	Dohrudscha
托俞	Thorn
托馬叔	Tomaschew
托姆遜	Thomsen
托爾曼	Tolmein
托羅茲基	Trotzki
呂堡	Loebau
呂替溪	Lucttich
呂克斯屈爾	Uexkuell

六畫——那，色，伏，朵。

七畫——阿。

六 畫

那姆	Namur
那留（河）	Narew
色旦	Sedan
色勒枷勒格	Scnegalueger
伏亨施合音	Hohenstoin
伏亨沙爾擦	Hohensalza
朵恩哥薩克	Donkosak

七 畫

阿亨	Aachen
阿芬	Oven
阿亞斯	Arras
阿利大	Olita
阿敏斯	Amiens
阿衛銳（川）	Avre
阿爾特	Alt
阿爾卑	Alpen
阿爾茲	Arz
阿爾勒	Orne
阿柏託	Opatow
阿得沙	Odessa

七 畫

阿衣塞	Oise
阿爾卑士(山)	Alpen
阿爾採斯	Arges
阿爾細茨	Orshitz
阿爾梭瓦	Orsowa
阿洛恩得(河)	Aronde
阿納託里	Anatolier
阿爾戈冷(森林)	Argonnen
阿索米茨	Ossowjetz
阿爾得銳(河)	Arde
阿爾柏爾特	Albert
阿爾美利恩	Armenien
阿爾巴尼亞	Albanien
阿爾伯里希	Albrich
阿爾斯西茨	Orshitz
阿爾特斯堡	Ortelsburn
阿倫施台普	Allenstein
阿威斯內斯	Avesnes
阿斯特羅得	Osterode
阿爾魯易克斯	Arleux

七 畫

阿爾門梯銳斯	Armentieres
阿爾伯銳希特	Albrecht
阿伯施內西恩	Oborschlesien
阿德里安羅泊爾	Adrianopel
阿爾拾·莫機洛意	Orscha Mogilew
阿細阿可—阿爾細約	Asiago-Arsiero
阿墨爾—阿爾梯納湖	Omer-Oltinasee
貝洛	Below
貝特曼	Bethmann
貝塞納	Beseler
貝盧洛	Belluno
貝茲勒	Bezner
貝沙拉賓	Bessarabiez
貝塞拉銳	Besselare
貝特胡勒	Bethune
貝特亞哈特	Betracht
貝特曼·霍衛克	Bethmann Hollweg
利勒	Lille
利堡	Libau
利大	Lida

七畫——里，佛，好。

七 畫

利卜斯克	Lipsk
利佛藍得	Livland
里大	Nida
里迦	Riga
里斯平原	Lys-Ebene
里曼洛瓦	Limanowa
佛力志	Flitsch
佛力特里施	Friedrich
佛克斯	Vaux
佛迦亞	Fogara
佛蘭得恩	Flandern
佛爾茨	Fortz
佛力特城	Friedrichstadt
佛克塞龍	Vauxaillon
佛浴利拉	Florina
佛利得堡	Friedberg
佛克沙里	Focsani
佛略格老	Froegenau
佛特·佛葉龍	Ft. Fleron
好斯曼	Hausmann

七畫——好，君，門，伯，克，沙，但，攸，坎，甫。

八畫——波。

七 畫

好特活爾斯特爾	Hauthoulster
君士坦扎	Konstantze
君士坦丁堡	Konstantinopel
門卡斯	Munkaes
門斯古特	Mensguth
伯恩施托夫	Bernstorff
伯里·奧·伯克	Berry Au Bac
克敏·特斯·大美斯	Chemin des Dames
沙洛利起	Saleniki
沙披魯易爾	Sapigneul
但澤	Tanzig
攸暈考爾特	Juvincourt
坎恩特力茨	Kenntnis
甫爾澤米斯爾	Przemysl

八 畫

波得	Bode
波恩	Boehn
波孫	Posen
波盧	Buelow
波利姆	Bolimow

八畫——波，拉。

八 畫

波柏爾	Bohr
波利斯	Boris
波墨恩	Bommern
波約衛克	Boroewie
波特美爾	Bothmer
波斯塔衛	Postawy
波落茨克	Polotzk
波利衛耶斯	Ponjewjesh
波爾卡佩勒	Poelkapelle
波姆—愛爾木里	Boehm.Ermolli
波衣斯魯易克斯	Poisieux
拉昂	Laon
拉瓦	Nawa
拉威	Lawo
拉踢	Lahti
拉·巴塞	La Bassee
拉·菲銳	La Fere
拉伯洛	Lapanow
拉爾瓦	Narwa
拉羅志(湖)	Naretsch

八畫——拉，吳，林，非，易，拍，披。

八	畫
拉衣格約得	Naigrod
拉佛克斯角	Laffaux-Eeke
吳壽	Wussow
吳里恩	Wolhynien
吳非銳	Woeevre
吳地納	Udine
吳爾施	Woyrsch
吳爾柏落	Wolhrow
吳落茨辣衛克	Wlozlawek
林心根	Linsingen
林克爾	Lyncker
林凌侃媯	Nennekamp
非斯美斯	Fismes
非爾馬屯	Vermaltung
易爾斯漢卡	Ilshanka
易萬哥約得	Iwangorod
拍爾馬	Perma
拍斯涉大勒	Passcheudale
披龍	Pinon
披阿衛(河)	Piave

八畫——披，坦，彼，芬，泌，亨，岳，明，坤，叔，花，東，突，妥。
九畫——施。

八 畫

披利闌河口	Piltzamundung
坦能堡	Tanneberg
彼得堡	Beterburg
芬蘭	Finnland
泌亞里斯托克	Bjalystok
亨則	Hintze
岳非	Joffe
明斯卡	Minsk
坤廳	Quentin
叔白爾	Schubert
花爾達	Vardar
東約俞卡	Ostrolenka
突特亞坎	Tutrakan
妥浦愛沙爾	Topraisar

九 畫

施泊	Spa
施拍	Spaa
施卡瓦	Schkwa
施特門	Strom
施姆港	Smorgan

九 畫

施台音	Stein
施特揚	Stettin
施梯爾	Styr
施托灼得	Stochod
施洛利姆	Slonim
施內西恩	Schlesien
施特盧馬	Struma
施問茨亞里	Swentzjany
施卡伯·佛洛	Scapa Flow
施特銳色曼	Stresemann
施搭里斯老	Stanislau
施挫爾多克	Szurduk
施器耶衛脆	Skiernjewitze
施比耶町湖	Spirding See
施特拉遜堡	Strassenburg
施內斯米·伙爾施台音	Schleswig-Holstein
洛衣	Roye
洛容	Nojon
洛衣威雍	Nouvron
洛吳格約得	Nowograd

九 畫——施，落。

九畫——洛，苦，約，茲，哈。

九 畫

洛得·格爾格	Lloyd George
洛吳·亞多姆斯卡	Nowo Radomsk
洛吳·阿納山大利亞	Nowo Alexandrija
洛吳·格落幾衛斯卡	Nowo Gnorgiewsk
苦茨	Cutz
苦姆	Kulm
苦施	Kosch
苦特落	Kutno
苦蘭得	Kurland
苦蘭沙里	Kurschany
約旦	Jodan
約斯漢	Roshan
約翰力斯堡	Johannisburg
茲波約	Zborow
茲布盧志	Zhrutsch
茲洛大·利拍	Zlota-Lipa
哈波	Harhou
哈姆	Ham
哈布斯堡	Habsburg
哈孫波特	Hasinpot

九 畫

哈溫考爾特	Havrincourt
客爾納	Cerna
客爾屯	Kaernten
客墨爾	Kemmel
客特奧·替利	Chateau Thierry
伽貝大	Gambetta
伽爾衛茨	Gallwitz
美熱	Maehren
美利	Mery
美美爾	Memel
美細勒斯	Messines
美趣銳斯	Mcjieres
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en
胡梯爾	Huter
胡爾坎	Vulkan
胡族倫舉爾灰	Huzulendoerfer
風頂	Hunding
苗林	Muehlen
娥恩	Moon
拜耳	Bayer

九畫——哈，客，伽，美，胡，風，苗，姆，拜。

九畫——范，冒，屋，科，孫，柏，英，普，飛。
十畫——馬

九 畫

范塞洛	Vanselow
冒爾湖	Mauer-See
屋坦障地	Wotanstellung
科布列茲	Coblenz
孫得曼	Scheidemann
柏爾格亞得	Belgrad
英斯布魯卡	Innsbruck
晉斯特爾堡	Insterburg
飛爾特銳	Feltre

十 畫

馬斯(河)	Mass
馬肯生	Makensen
馬里扎	Maritza
馬屯堡	Martenburg
馬洛斯	Maros
馬倫堡	Marienburg
馬爾勒(河)	Marne
馬爾易茨	Marwitz
馬格得堡	Magdeburg
馬內海姆	Mannerhim

十 畫

馬塔約爾	Matajur
馬澤多利恩	Mazedonien
馬爾格亞波瓦	Marggrabowa
馬蘇耳湖沼地帶	Masurischen Seen
浦約底	Brody
浦內斯	Pless
浦特納	Putna
浦銳格	Pregeł
浦澤姆	Przemhł
浦勒斯考	Pleskan
浦亞斯利西	Prassnysch
浦利浦也特	Prepet
浦爾突斯克	Pultusk
浦洛厄斯梯	Ploeesti
銳浦斯達湖	Pressda-See
浦羅細洛吳	Brussilow
威得	Witte
威麥爾	Wiemer
威斯特阿浦	Westrap
威斯特靈勒	Westfale

十畫——威，格，納，索，陸。

十 畫

威廉斯哈溫	Wilhelmshaven
威兒黑姆斯哈溫	Wilhelmshaven
格內孫	Gnesen
格爾道	Gerdauen
格努頓茲	Graudenz
格約耶茨	Grojetz
格爾，波掃	Gr. Boessau
格亞耶屋	Grajewo
格約特落	Grodno
格阿爾根	Georgien
格呂伯爾	Groebert
格露衛爾得	Geluveld
納多斯拉夫	Nadoslawow
納得窩爾納	Nadworna
納索瓦—突茲拉	Nasowa-Tuzla
索非阿	Sofia
索爾夫	Solf
索爾道	Soldau
索衣索恩斯	Soissons
陸增	Loetzen

十畫——哥，涉，烏，特，恩，豈，都，高，倫，桑，宰，挽，起，討。

十 畫

哥爾茲	Gorz
哥尼斯堡	Koenigsberg
涉斯堡	Schaetzburg
涉爾得	Schelde
烏斯道	Usdau
烏克蘭	Ukraine
烏拉底斯爾，吳里恩斯克	Wladimir-Wolynsk
特興	Teschen
特洛托斯	Trotus
恩衛爾總督	Enver Paseha
豈衛大勒	Cividale
都姆貝	Dombe
高加索	Kaukasus
倫斯	Lens
桑姆	Somme
宰里	Seiny
挽坑	Wanken
起爾	Kiel
討約根	Tauroggen

十一畫

莫爾更	Morgen
莫爾施	Moysruch
莫爾道	Moldau
莫塞耳(河)	Mosol
莫欲衣爾	Moreuil
莫洛維里爾	Morouvillier
莫魯易銳斯	Moewes
莫納斯梯爾	Monastir
莫恩特地笛爾	Montdidier
亞埃	Radom
亞吳峠	Rawka
亞特施器	Ratschki
亞衣格洛得	Raigrod
亞多斯拉屋	Radoslawow
亞瓦，欲斯卡	Rawa Ruska
亞得細衛利施器	Radsiwilischki
細亞茲	Steradz
細納雅	Sinaja
細格佛利得	Siegfried
細格斯托斯	Sixtus

十 一 畫

細利斯特利亞	Silistria
培洛爾	P'eronne
培得爾斯堡	Petersburg
康卜萊	Cambrei
康披納	Compina
康拍內	Champagne
康浦龍	Campulung
康卜萊，波根（灣）	Cambrei Bogen
康姆布銳斯高地	Combreshoche
亞約斯老	Jaroslau
沙姆索洛夫	Samsonow
麥爾衛內	Merville
袞得爾	Guendell
荷蘭	Holland
處內	Kuehne
梅略	Melier
雪耳	Seheer
哇烏熱	Wavre
參得屋斯臺	Zandvoorde

十一畫——細，培，康，亞，沙，麥，袞，荷，處，梅，雪，哇，參。

十二畫

黑葉	Heye
黑夫屯	Haeften
黑爾曼	Hermann
黑爾衛	Herve
黑爾特林	Helting
黑曼施他特	Hermannstadt
黑爾夫利希	Helfferich
黑爾哥蘭得	Helgoland
黑爾生格佛爾斯	Helsingfors
黑爾索格·阿爾布銳希特	Herzog Albrecht
菲斯內(河)	Vesle
菲蒂蘭得	Ferdinand
菲爾馬·克虜伯	Firma Krupp
菲恩·佛·鄧·布捨	Fehn V. den Bussche
菲斯特吳貝爾特	Festubert
菲銳·恩·他爾登洛斯	Fero en Tardenois
奧爾苦	Ourcq
奧古斯討	Augustow
奧斯特落	Austro
奧托·佛·貝洛	Otto V. Below

十二畫

奧衣索菲爾	Oisenfer
勞登堡	Nordenburg
勞頓堡	Lautenburg
勞生伯爾格	Rausenberger
勞格茶爾根	Laugzargen
勞恩施太音	Lauenstein
斯卡爾佩	Scarpe
斯拉梯納	Slatina
斯卡格亞克	Skagerrak
斯可洛泊斯基	Skoropadski
斯衛斯討一趣姆塞	Swistow-Zimnicea
梯約爾	Tirol
梯爾斯	Thiers
梯爾細特	Tilsit
梯爾披茨	Tirpitz
華沙	Warschau
華倫梯里	Valentini
捷克斯拉夫	Tschechoslowakei
達爾克門	Darkehmen
花爾根漢	Falkenhaya

十二畫——幾，雅，普，萊。
十三畫——愛，塞。

十二畫

幾溫西	Givenchy
雅可卜(城)	Jakob (stadt)
普魯茨克	Plotzk
萊茵(河)	Rhein

十三畫

愛斯內(河)	Aisne
愛銳谷	Airetal
愛姆斯	Reims
愛爾根堡	Eilgmburg
愛內特谷	Ailettertal
愛西伏爾恩	Eichhorn
愛斯特蘭得	Estland
愛爾浦河口	Elbmueendung
愛利肯多爾佛	Reinickendorf
愛生哈爾特約退	Eisenharrothe
愛爾薩斯—羅特因	Elass-Lothringen
塞克特	Seeckt
塞銳特	Sereth
塞得曼	Scheidemann
塞倫陣地	Schuenstellung

十 三 畫

塔落山背	Talou-Ruecken
塔爾落波爾	Tarnopol
塔格里阿門安(河)	Tagliamento
捺羅攝	Zalosche
聖·搨廷	St. Quontin
聖·米衣爾	St. Mihiel
葉可	Jekow
解斯特森林	Geistor Wald
新愛半島	Sieihalbinsel

十 四 畫

楮納	Duena
楮納堡	Duenaburg
楮爾曼	Kuehlmann
楮爾力茨	Goerlitz
鄭斯托叔	Tschstochow
鄭爾納屋大一康斯坦捺	Tschernawoda-Constanza
齊大	Zita
齊麥曼	Zimmerman
齋色多爾夫(村)	Duesedorf
賓根	Bingen

十三畫——塔，捺，聖，葉，解，新。

十四畫——楮，鄭，齊，齋，賓。

十四畫—漢，滿，韶，僕，魁，漁，維，福。十五畫—魯，賴，墨，摩，鮑，黎，熱，撤。

十四畫

漢堡	Hamburg
漢哥	Hangoe
滿姆	Mumm
韶冷	Schaulen
僕內繩	Pleschen
魁·多·布斯	Quenn Du Bors
漁特非爾特	Winterferdt
維特塞得樹曲部	Wyttschaete Bogen
福煦	Foch

十五畫

魯浦得	Rupt
魯得恩	Noedern
魯易·山得	Neu-Sandee
賴浦博沙尹	Leibhusaren
墨塞堡	Merseburg
摩索爾	Mosul
鮑衣屯	Beuthen
黎維勒	Nivelje
熱錫納	Retinne
撤涉	Tschechischen

十五畫

瑾波龍	Kimpolung
銳特黑爾	Rothel
潤特爾堡(山)	Winterborg
趣姆里塞阿	Zimnicea
德意志·愛老	Deutsch Eylau

十六畫

衛老	Wehlau
衛道	Windau
衛得洗	Widsy
衛塞爾	Weser
衛爾納	Wilna
衛施留	Wischnjew
衛斯落可	Wisloko
衛波爾格	Wiborg
衛爾巴冷	Wirballen
衛勒爾斯—可得銳斯	Villers-Cotterets
衛勒爾斯—古斯萊	Villers-Guislain
衛勒·恩·他爾登洛	Ville en Tardenois
衛勒爾斯·布銳通洛衣克斯	Villers Bretonneux
盧考	Lukow

十五畫

瑾，銳，潤，趣，德。

十六畫

衛，盧。

十六畫

盧，瞞，霍，器，營，鴉。

十七畫

龍，擦，濟，薩。

十八畫

羅。

十六畫

盧茨克	Lutzk
盧客川	Luce Bach
盧斯特頤克	Rustschuk
盧浦銳希到	Rupprecht
瞞托窩	Montowo
霍夫曼	Hoffmann
器爾塞	Kielce
營屯撒耶	Jendrtschejew
鴉可浦城	Jakobstadt

十七畫

龍京	Loncin
龍威	Longwy
擦斯托	Zastrow
濟本卜爾根	Siehenbuergen
薩爾伯盧肯	Saarbruecken

十八畫

羅基	Lodz
羅爾	Rohr
羅登	Norden
羅布林	Lublin

十八畫

羅衛志	Lowitsch
羅姆沙	Lomsha
羅屯突爾姆	Notenturm
羅特卡利非卿	Lord Northcliffe
擺洛衣爾	Bailleul

十九畫

鵲驛	Kiew
懷里·蘇·愛斯內	Vailly sur Aisne
韓羅衛	Hannover

二十畫

蘇衣佩	Suippe
蘇瓦起	Suwalki

二十一畫

鶴龍	Holnon
攝爾	Sche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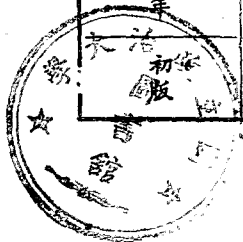
十八畫——羅，擺。十九畫——鵲，懷，韓。二十畫——蘇。二十一畫——鶴，攝。

戴 堅先生著述一覽

同仇學社發行

書名	原著者	譯述者	內容摘要	出版年月	版次
大戰回憶錄	德國元帥魯登道夫著	戴堅	本書都二十餘萬言係敘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經驗之事實為研究戰史與高等統帥學者必讀書	三五年	三版
白紙戰術 (第一集)	日本借行叢書 澤述哲彥編纂	戴堅	本書為鍛練戰術思想運用戰術原則演練戰術法則詳答戰術作業之良好參攷書籍(每集編二十萬言鐸版三十餘幅)	二八年	三版
白紙戰術 (第二集)	日本借行叢書通 山光四郎編輯	戴堅	同上	二八年	三版
小戰 (亦名游擊戰)	德國阿突爾愛哈爾特著	戴堅	一「小戰(游擊戰)是劣勢部隊對抗優勢敵人之一種可能的戰法」這句話本書從戰史的教訓與戰術上的研究來加以證實並說明	二九年	再版
命令作為法	德國陸軍上校 黑木茨佛克曼著	戴堅	本書係根據最近德國國防部所頒之部隊指揮而編著為各級部隊長幕僚及有心研究戰術者之良好參考書	二七年	三版
軍官研究袖珍	德國洛墨爾著	戴堅	本書是以諸兵種連合的小部隊用各種情況作橫斷面的周詳而有系統的調製戰況的結構要圖及寫景圖的調製戰況的現示演習的過程審判的要領等均有精彩獨到之處	三十年	再版

書名	著作者	內容	摘要	出版年月	版次
將，將論	戴堅	本書係申引古今名將之嘉言與事蹟詮釋智信仁勇嚴之真義，闡述為將，將將，將兵之道。	三四年	再版	
現代軍事教育法	戴堅	本書係綜合近代軍事各種教育方法並旁徵列強圖籍及實地治兵經驗治著而成都二十餘萬言銅鐸版七十餘幅為現代軍事教育參考鉅著	三一年	再版	
中美兵學通論	戴堅	本書論證此次中美作戰為戰爭史上兩大奇蹟，并闡明「有」的戰爭與「無」的戰爭的特質，比較中美教育之精神與方式，進而論述中美兵學的交流與中國兵學的前途	三五年	三版	
美國戰術之技巧	戴堅	本書分析美國戰爭勝利的重要原因，進而研究美國戰術思維的方法，并說明美國參謀業務命令作為及行軍攻擊防禦，轉進運動，補給等運用法則上的技巧，為瞭解美國戰術必讀之參考書	三四年	再版	
怎樣訓練一個戰鬥兵	戴堅	戰鬥力不強是戰鬥兵不行戰鬥兵不行是訓練法不好因此本書提供些資料顯示怎樣在現地用啓發的方式去訓練一個戰鬥兵	三五年	三版	
兵經	戴堅	本書係適應國軍需要採取典範令之精華參合個人研究的心得與實地的經驗編成各種歌訣作為士兵學術合一教育的一種教材	三五年	七版	
軍事教育圖解百幀	戴堅	車隊訓練手冊云：「各部隊教育重要的課目或繁雜的動作必須先示被教育者以圖解……」美國步兵訓練網要中有云「一幅圖示的價值等於一千字」(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本圖根據上述實貴的提示特將東西列強軍事教育的精粹與我國近年進步軍事教育的結晶融合適精審編著	三三年	初版	



書名	著作者	內容	摘要	出版年月	版次
步兵訓練 教案	戴堅	本書係採發教育之主旨綜合典範令各項原則法則應用於實地而編成各種教案		三〇年	五版
戰陣新法	戴堅	本書為「美國戰術之技巧」之姊妹篇係採取美國戰術之精華闡明其重要制則之應用		三四年	三版
中文五百基 礎單字表	戴堅	本表係根據中文文法編纂附有切實易行之教育文法為成年入識字教育之良好教材		三五年	三版

戴堅先生新書預告

中美對照 美國戰術綱要

本書關於美軍戰術原則與要領，編制與統計及參謀各科報告命令格式等均有詳明之闡述。并以原文對照附印，為研究美軍戰術及軍事英文之必讀書。

古代兵經新編

本書係將中國古代兵經，重新分類編纂，并以近代軍事之思想與經驗，加以闡述，為研究中國古代兵經時間最省效力最速之參攷書。

27601,

2148
2